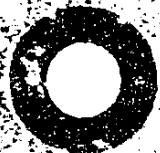


劇剽

中國新文學叢刊



田漢 洪深 郭沫若

陳大悲 汪仲賢 歐陽予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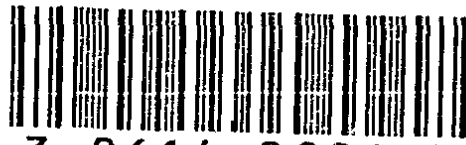
熊佛西 丁西林 鄭伯奇

向培良 袁牧之等著

854.6

536

2



3 0614 2806 0

小引

新文藝運動中，留到現在，最可憐的部門，要算戲劇了。這並不是說，戲劇的努力沒有成功，或是戲劇的成績一無可取。我們看戲劇作家像田漢，洪深，歐陽予倩，陳大悲等，他們在創作和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實在不應該得到這樣荒蕪的收穫；可是幾年來中國的環境，卻是不大適合於話劇的發展。除了在學生界和進步的小市民之間外，她始終不能發抓到大部分的觀眾。而且所有的劇本，能殼在臺上表演的，也非常稀少，當然一方面是中國觀眾的程度太幼稚了。另一方面，如今中國的戲劇界中，和話劇競爭的，也是十分利害。舊戲隨着殘餘的封建勢力，還把握着羣衆，梅蘭芳，程硯秋等名伶，並到外國去出過風頭。『文明戲』帶着話劇的遺蛻，用了低級趣味，迎合一般下層的觀眾。新興的電影，完成到有聲的技巧，再加上資本主義作後盾，很快的站到戲劇界最高地位，現在已經和舊劇分庭抗禮，將來一定全是她的勢力了。因此中國新文藝運動中戲劇界的優秀人才，大都投身到銀色圈裏，努力他們的工作。如田漢，洪深，歐陽予倩，應雲衛，袁牧之等，都和電影界發生了

211950

01955



關係。一九三五年業餘劇人公演戈果爾的名作欽差大臣（即巡按）裏面的人才大都是銀色圈裏的。我們可以說，話劇和電影的攜手，正是發揚新藝術的先聲。所以我們對於目前中國戲劇界的衰落，大可不必悲觀。

中國戲劇界的革新運動，當然要推『文明戲』為最早。像鄭正秋，汪仲賢，陳大悲，歐陽予倩，都為文明戲努力過的。民國初年上海的春柳社，是那時人才的集合。可是文明戲的缺點太多了，洪深曾經扼要地說：『所謂文明戲，是整個的倒坍了。戲與演員，同時退化，同時失敗的。講到戲，那已經試驗過，成立的，好的劇本，先祇是不肯嚴格的讀熟遵守，漸至完全棄擲不顧，僅是極簡單的，利用一點情節了。戲劇的取材，不但不直接向人生裏尋覓（所謂創作），甚至外國的好劇本小說，亦無能使用，而專取坊間流行的彈詞唱本，如珍珠塔，珍珠衫，三笑，姻緣等，第三四流腐敗的故事了，在表演的時候，因欲博得觀衆的拍掌或發笑，往往任意動作，任意發言，什麼劇情身分性格，甚至情理，一切都不管，所演的戲竟至全無意識，不及兒戲了。再講到演員，他們在劇場以外的生活，至少要與他們在臺上無聊的行爲，同受責備。有時下了戲臺後的罪惡，恐怕影響更要大些。深夜不睡，Wine, Woman

and Song. 可以使得人，不論做什麼行業，都要一敗塗地的。他們放任自己，去幹了許多在他們頭腦清醒不瘋狂的時候，所決不會允許自己去幹的事，他們不但降低和破壞了他們的藝術，而且失去了觀衆的恭敬、好感、與同情，也破壞了自己了。在這個時代，所謂文明戲，是怎樣一個東西呢？（一）從來沒有一部編寫完全的劇本的，祇將一張很簡單的幕表，貼在後臺上場處。（二）有時連這張幕表，也不肯鄭重遵守。（三）絕對不排練，不試演，不充分預備的。（四）有時演員上場，甚至連全劇的情節，還不大清楚。（五）演員在外面，過了很放蕩的生活，到臺上時，疲倦，想瞌睡，沒有精神。（六）新進的演員，未受教育，亦無大志，目的祇在混飯吃。（七）沒有藝術的目的，自好者僅知保全飯碗，不良者欲藉戲爲工具，以獲得不正當的出名。（八）卽有要好努力的演員，也祇能自願自，無術使全部改善。（九）佈景道具燈光編劇等，不顧事實，不計情理。——這樣一個東西，還能夠不失敗麼！結果好一點的人才，都另外去尋途徑了。』這樣的東西，當然要被淘汰。到了新文藝運動開始，新青年和其他類似的雜誌裏，便有討論戲劇的文章。可是理論雖然豐富，創作卻非常稀少，只有胡適作的終身大事一本，而且先寫成英文的。民國十年五月，沈雁冰，陳大悲等十三個人，組織民衆戲劇社，並出版戲劇月刊。

由中華書局印行，一共出了六期。民國十一年冬季，蒲伯英在北平開辦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可是只經過兩個年頭，因為經濟關係，終告解散。那時劇本的創作卻漸漸地多起來了。首露鋒鏘的，便是田漢。他在創造季刊上，發表了咖啡店之一夜和午飯之前，後來成了南國社的主要人物。郭沫若寫了三篇歷史劇，叫做三個叛逆的女性，即卓文君、王昭君、蘇嫫，充滿着反封建的熱情。那時文學研究會方面，對於戲劇的貢獻，比創造社較為減色，寫劇本只有葉紹鈞、熊佛西等兩三個人。但是這時候的劇本，已經為可以上演著想了。像侯曜、徐公美、谷劍塵、丁西林、熊佛西等，都有幾篇膾炙人口的創作。學校中開什麼遊藝會，也表演話劇了；文藝刊物上，也登載劇本了，可以說興盛時代。但是1928—1927的革命狂浪，也震撼了戲劇界。一部分的劇作者，因為從事革命工作的結果，創作的題材也改變了。從前是反封建的，如今已走到反帝反封建的路上去了。這時期中最努力的，仍舊是田漢。電影的發展，吸引了戲劇界大部分的優秀人材；因此可以說中國電影之有今日，大半也應該歸功於話劇界的人。

現在再說本書的編選。編選本書，的確很困難的。因為要想用最少的篇幅，將二十年來中國戲

劇界的名作，一一包括在內，簡直是很費力的事。編者盡心想做到這一點，曾經和幾個愛好話劇的朋友，加以仔細的探討，才決定選下面幾篇，這裏略附一些紹介，以增閱讀的興趣：

田漢，字壽昌，又用陳瑜的筆名。湖南長沙人，留日學生。他是中國最有名的戲劇家，曾辦過南國學院，造就戲劇的人才；也曾導演過電影，聯華公司的三個摩登的女性，便是他的成績。他創作的戲劇很多。這裏選的三篇，可以說他的代表。蘇州夜話是以反對軍閥內戰為中心思想，敘述一個老畫師，因內戰而家破人亡，父女離合的悲劇。獲虎之夜以鄉間的戀愛悲劇為題材。這兩篇都帶有濃厚的詩意，可是比他的純粹詩劇南歸更適於表演。另一篇戰友，是他後期的代表，反映着「一二八」英雄的戰爭，以受傷的大學生和勇敢的女看護為主角。田漢最近的作品，還有回春之曲，雖有反帝的意識，但演出時成了 Romance 了，所以不選。

洪深，字伯駿，江蘇武進人，留美學生，是一個實踐的戲劇家。回國後組織戲劇協社，表演話劇，獲得非常的成功。他在劇作方面的成績，卻不及實際方面的努力。這裏選的趙閩王，是他的代表作，描寫從事內戰兵士的慘酷，簡直異常恐怖；就是不看表演，只讀這一本劇本，也要令人毛髮慄然。還有

一本五奎橋結構也很好，但因篇幅關係，不能選入。

陳大悲和汪仲賢，是最早努力文明戲的人，也是文明戲的覺悟者，他們都是實踐的戲劇家，可是創作很少。這裏選的兩篇，雖然題材很平凡，卻是很適於表演的。尤其是汪仲賢的好兒子，這種家庭，正是我們日常在上海都能見到的。

郭沫若是一個多方面的文學家，最會寫詩，也會寫小說和戲劇。他的戲劇裏，還帶着雄渾奔放的感情。這裏選的卓文君，是三個叛逆的女性裏的一篇。雖然以相如琴挑文君為題材，而舊皮袋裏裝新酒，對於封建勢力，下了很嚴重的攻擊。

歐陽子倩是湖南瀏陽人，早年便在日本留學。他對於京戲，文明戲，話劇，跳舞，無一不精，曾經在春柳社裏表演過，也曾做過京戲裏的青衣，舞臺經驗，當然非常充分。他的喜劇回家以後，以留學生棄糟糠妻另尋新歡為題材，寫得很是輕鬆，令觀眾不由自主地和吳自芳（劇中的女主角）發生同情。

熊佛西，江西豐城人，在北平任教戲劇課程。他的劇作很多，也極著名，可惜太庸俗化了。像一片

愛國心，蘭芝與仲卿等。這裏選洋狀元一篇，谷劍塵，浙江上虞人。他和熊佛西一樣，劇作太嫌庸俗化。所作也不及熊佛西的多和普遍；而舞臺經驗，卻較熊為豐富。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江蘇泰興人。他的創作一隻馬蜂，是很談諧的喜劇，也是最成功的作品。

鄭伯奇，陝西人。他是創造社的主要份子，寫的劇本也不少。抗爭帶着強烈的反帝意識，故事是在上海所常能見到的，外國水兵欺凌咖啡店的侍女，而寫得也很動人。

向培良是一個劇作家兼戲劇批評家，這裏選的一篇暗嫩，充滿着熱情，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而不適於表演。取材是聖經裏的故事。

袁牧之，原名家萊，浙江寧波人，是戲劇界的後起之秀，現在從事電影，像桃李劫和風雲兒女，也得到很大的成功。這裏選的一個女人和一條狗，是一篇輕鬆的獨幕喜劇。

『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本書的編選，當然不能盡滿人意。而且『滄海遺珠，在所不免。』篇幅的限制，更使我們不能充分的採擇。可是我們敢說，這裏的十四篇，全是各家的代表名作；而且表演

的成績，也久爲世人所稱道。『以小觀大，』二十年來的中國戲劇運動，也可暫留片影吧。

編 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蘇州夜話	(一)	田漢
獲虎之夜	(一六)	田漢
戰友	(三八)	田漢
趙閻王	(五七)	洪深
卓文君	(八九)	郭沫若
幽蘭女士	(一一五)	陳大悲
好兒子	(一六三)	汪仲賢
回家以後	(一八〇)	歐陽予倩
洋狀元	(二〇三)	熊佛西
一隻馬蜂	(二三三)	丁西林
冷飯	(二四九)	谷劍塵
抗爭	(二六七)	鄭伯奇
暗嫩	(二七七)	向培良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二九三)	袁牧之

蘇

...

蘇州夜話

田漢

登場人物：

劉叔康（老畫家）

楊小鳳（女學生）

賣花女

男學生甲乙丙丁四人，賣報者一人。

時代：

現代

地方：

蘇州某飯店鄰接小廳之一室。

（老畫家率其畫徒五六人來蘇州寫生，下榻蘇州飯店，此時適由郊外暢遊歸寓，各人畫布上皆取得自然的斷片若干，左側學生甲，正面近進門處學生乙，皆在對着他們輕便的畫架熱心地改畫。惟右側近腳光處他們此來的唯一的並且最使他們一行引為誇耀的女同學楊女士，很安舒地一腳擱在

學生丁

膝上，在恢復她一日間的疲勞，手裏還拿着一本關於蘇州的書熱心地在做他今日經過的名勝古迹底歷史的研究。右側學生丙在洗面打雪花，近右側腳燈處學生丁，於梳好頭髮之後在打領帶。）

（領帶老打不好，意欲找密司楊替她打，望了她幾眼，但又未便率爾而出，祇好用個聲東擊西之法，先請忙於“Self-decoration”的學生丙。）老周，你替我打一打罷。

（舉起一雙滿着雪花的手）你看看我沒有工夫，你去找密司楊罷。她閒着。

（正中下懷，很情熱的走到密司楊側。）密司楊！

楊小鳳

（由書裏擡起頭來）什麼？

學生丁

請你替我打一打罷。我老是打不好。

楊小鳳

對不起，我不會。（依然看她的書去了）

學生丁 不會？（哀求地）沒有的事罷。你今天早晨

不是還替老陳（指其鄰座改畫的同學）打過的嗎？

學生丙 （雪花打好了，對丁。）得了；還是我替你打罷。

學生丁 密司楊會的呀。

學生丙 老兄，別傻了。密司楊對於打領結，就像她圖

畫的時候取景一樣，也得有點兒『選擇』呀；不然，她爲什麼要這麼遠來畫虎邱的塔，又不就近去畫我們學院後面的那個水塔呢？

學生丁 糟糕！把我比成那個水塔了。

學生乙 （大笑，停了畫筆。）一點也不差，你看你頭

這麼大，身子這麼小，不像一個水塔像什麼呢？

學生丁 那麼難怪了，你們看老陳頭尖尖的，身子那麼胖，可不正像虎邱的那個塔嗎？

學生甲 （和密司楊，通笑了。）假若我像虎邱的塔，你先生倒有點兒像生公說法台傍邊池子

楊小鳳

裏的那塊頑石呢。你看今天劉先生站在生公講台底下對我們講自然與人生的時候，他一個人不是抱着那塊頑石坐着麼？（笑着說）密斯特張，我替你取個名字，好不好？

學生丁

（很誠懇地）不管什麼名字，祇要是您取的，沒有不好的。

楊小鳳

那麼你乾脆不要叫君實了，改叫『頑石』好不好？

學生甲

好極了。（拍手大笑）

學生丁

謝謝，我是一塊頑石，你是一顆靈芝草啊，小姐。

楊小鳳

（啞然）……

學生乙

看你不出，你倒不老實。別演紅樓夢了，我們趁劉先生沒有回到外面去頑頑罷？

學生丁

好，去罷。老朱，別畫了。去罷。

學生丙

等一等。

學生乙

學生丙 (搶去畫筆) 等什麼? 像咱們這形兒, 等一

輩子也沒有出息。還是到街上去罷。

學生乙 (望學生甲) 那麼老陳你也得去。

學生甲 (一心改畫) 我不出去。

那麼密司楊, 你同我們去罷。

楊小鳳 (捏其腳趾) 不, 我腳痛。

學生丁 咳, 誰叫你穿起高跟鞋爬山呢?

學生乙 這個不行, 至少老陳得去。

學生甲 今天早晨我出去太早了。受了點兒涼, 這會兒還頭痛。

學生乙 她腳痛你頭痛, 怎麼這麼湊巧。可是你們倆

要一個也不去, 我們都要心痛的。

學生丙 去呀, 去呀!

到街上去,

到夜的蘇州去。

夜的蘇州是多麼有趣:

你可以看見羅馬似的城頭的月,

你可以看見威尼斯似的街頭的水,

你可以看見弓陀拉似的船,

你可以看見那船上詭婆西似的女。

采香船上女如花,

千古風流夢館娃。

何處文園消渴病,

金閨門外品清茶。

對呀, 我們陪詩人喝茶去。

去。

去, 等我穿衣。老陳也去。

(老畫家劉叔康在他們不注意的當兒登場)

老陳去, 我們喝茶去, 蘇州的茶頂有名的。

我不要喝茶。

那麼我們就喝酒去罷。

Oh! wine, woman, and song, 喝酒, 聽蘇

州的女人唱歌, 這是多麼够味的事。

(次第見其師至皆肅靜)……

(惟有他不曾看見) 去呀, 去呀, 怎麼, 又不

去了呢。要去就快去罷。別等到那鬍子回來

了, 又要逼着我們聽他的什麼人生觀, 戀愛

觀；那麼老了，還戀愛觀哩。

學生甲

（微牽丁衣）怎麼？詩人你也不去了麼？（猛見劉不覺悚立）

劉叔康

（舒徐地而自帶威嚴地）我此次帶你們到蘇州來，原是要你們來用功的，不是單叫你們來頑的。『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這樣的窮學生到蘇州來，根本就不容易，所以我叫你們努力和時間爭鬪，別老是貪酒貪茶的。我今天在虎邱，不對你們說過的嗎，假使蘇州人少喝幾杯茶，蘇州一定比現在要美得多。

（諸生皆靜聽。）

（密司楊放下書本。）

學生丁

（頑皮地）那麼先生，我們出去也不喝酒，也不喝茶，單去看看女人，好不好？

劉叔康

（沉吟地）女人？女人是罪惡的東西，幾千年前的蘇州就亡在女人手裏。遊靈巖山上的時候，我也不對你們說過的麼？那琴台，那月池，那響屨廊，那采香徑都是女人留下

的罪惡的痕跡！

學生丙

可是先生那不算西施的罪惡，那祇能怪吳王不長進呀。

劉叔康

這話也對。蘇州的男子不很值得恭維，因為太女性的了。可是蘇州的女子卻不壞……（他好像不勝懷舊之感似的，不願再說下去了。走到學生甲後看他的畫。）唔，不壞。不過你有些地方還嫌對於自然的愛不夠。先生，您不說我們得做自然的主人，不要做他的奴隸麼？

學生甲

劉叔康

是的，得做自然的主人，可是你要做他的主人，你得充分知道他，若要充分知道他，就得充分地愛他。

劉叔康

（學生乙丙丁在劉熱心為學生甲說理時，早一個個溜跑了，最後密司楊當不住他們的示意，也背着劉先生一顛一顛地去了。）（未覺）風景畫家對於自然的愛，應該和你這畫裏面那農夫對於土一樣，你看那農夫對於他天天親近的那鋤頭底下的土，就

像是對着給他奶吃的母親一樣，他好像開得着她的熱香，聽得着她的呼吸，感得着她的脈搏似的——畫風景畫不到這個境界，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學生甲

（見密司楊也走了，早已無心作畫，更那來的心思聽他的先生談畫理。）是。

劉叔康

（熱心地感激地）伯高，你得努力，因為你大可以學畫。我現在別沒有什麼奢望了，祇望在你們中間能得一個真的繼承者，真的同志，我也就滿足了，也就覺得不寂寞了。

學生甲

（作傾聽狀）外面有人敲門（急擲筆趨出）

劉叔康

（一見學生盡去）一個個都溜跑了。（隔壁酒樓上女子的歌聲，清揚入耳，他自嘲地）蘇州女子的唱歌，自然比一個老畫師的談畫要好聽得多罷。（無力地坐在沙發上）

劉叔康

（密司楊徐徐由外面顛進來）
（見楊）怎麼，你沒有出去嗎？

蘇州夜話

楊小鳳

他們要我一塊兒去；我腳痛，所以又回來了。腳痛（忙起立讓坐）快坐下來。

楊小鳳

（坐在原來的沙發上）謝謝。

劉叔康

（略一回顧見諸生盡去）痛在那兒？

楊小鳳

（以手按之）這兒？

劉叔康

（護痛而誇張地）噯喲！

楊小鳳

噯呀，誰叫你穿起這樣的高跟鞋爬山呢？

劉叔康

（辯解地）我穿慣了。

楊小鳳

（感慨地）咳，一個藝術家為着完成他的藝術，不知道要受多少痛苦。正和你們女人家為着愛漂亮所受的痛苦一樣啊。

劉叔康

（他在室內徘徊有頃，忽覺一種被壓抑的感情迸裂而出）

楊小鳳

小鳳！
噯（見其激越之狀，大驚）
我的女學生也不算少了，可是我——我覺得祇有你，小鳳祇有你……（很迫切地）
（驚訝而退卻地）我怎麼樣？

劉叔康 (一字一頓地) 你最有希望!

楊小鳳 (恍然安心) 哦……

劉叔康 人一過了壯年，他愛熱鬧的心腸遠勝過少年人，可是運命每每使他和熱鬧離開。我因為已經是個四海無家的人，家庭的樂趣，我是被拒絕的了。我祇想在你們中間尋到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愛，這就是我辦這個小小的學院的原因了。可是我寂寞得很。我千辛萬苦得來的教訓，得來的真理，很熱心地拿來送給你們，可是你們雖然天天念着我的講義，事實上都把牠當作糞土似的，誰也不願意接受。小鳳，要不是還有你在，我真快要把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愛都失掉了。

楊小鳳 (傾聽他的懇切的話後，忽然立起來抱着這晚境蒼涼的老畫家很情熱地) 先生!

劉叔康 (驚喜無措) 怎麼?

楊小鳳 (把頭伏在他的懷裏，一句一句地) 我雖然年紀很輕……

劉叔康 (緊張地) 唔!

楊小鳳 不懂得什麼……

劉叔康 唔。

楊小鳳 可是您要是真正……

劉叔康 (緊張地) 真正怎麼?

楊小鳳 真正愛我的時候……

劉叔康 (更緊張地) 哦，真正愛你，又怎麼樣?

楊小鳳 (緊抱着他) 我——我願意做您的……

劉叔康 (緊張到極度) 哦，你願做我的——做我的什麼呀?

楊小鳳 頭伏得更進……

劉叔康 (驚喜欲狂) 小鳳你說呀，有什麼話祇管明白地說出來，別藏在心裏，彼此都難受。我雖然年紀比你大幾歲，可是我的血還是一樣的熱呀。快說出來罷，你願意做我的什麼，小鳳……

楊小鳳 (很親熱地) 我願意做您的 (忽又伏其頭於他的懷裏)……

劉叔康 (受不住這種心的激動，兩眼望天手撫着

她的頭似乎在感謝上帝賜他這樣不意的幸福。啊！（忽野獸似的抱住着她，逼着她）做我的什麼快說！

楊小鳳（手撫其頰）做您的女兒呀。

劉叔康（氣球昇至三十三天忽然炸裂）……

女兒啊。（無力地可是很慈愛地吻了她的額）孩子，你怎麼不早說呀。（拭汗）

楊小鳳您不是知道我是沒有爸爸的可憐的孩子嗎？

劉叔康好，你願意的時候我就做你的爸爸罷。坐下

來，別站壞了，你不是腳痛嗎？（扶楊坐沙發，自取椅坐其旁。）

楊小鳳謝謝。

劉叔康咳，說起來正和你有過爸爸一樣，我也是有過女兒的人啊。

楊小鳳（高興）那麼姊姊在那兒呢？

劉叔康（打量楊）唔，她若是還在的時候怕要和你一般兒高了。可是她的年紀比你還小，你

得叫他妹妹呢。（默算）那是十幾年前的

事兒，那時她纔五六歲，現在若是在的時候是十八歲了。

楊小鳳她小我兩歲。

劉叔康這孩子不單止模樣兒長的和你一般可愛，

她的聰明也很够。記得她很小的時候我教她唸一首唐詩：『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

落花雖有恨，墮地亦無聲。』她一學就會，時常放在口裏當歌唱；可是那裏知道四句詩

就豫言了我今日的心境呢！啊，『落花雖有恨，墮地亦無聲。』

楊小鳳難道說妹妹不在了嗎？

劉叔康誰知道？

楊小鳳怎麼會不知道呢？

劉叔康小鳳，我平常因為怕觸起我的舊痛，所以從來不和你們談起我的家事……十年前我

和睡在酒罈傍邊一樣是完全沉醉在藝術裏面的；我覺得藝術高於一切。加上我父親

傳下不少的美術上的收藏，所以我自從出了學校門之後，就在北京的郊外，我家的近

邊，築了一個精美的畫室。我和我那賢德的妻子——她的原籍也是蘇州人——和我那可愛的女兒，住在那裏面作畫。我學着古人畫『長江萬里圖』的意思，想竭大半生的精力畫一幅大畫叫『萬里長城』。象徵我們民族的偉大的魄力；並且搜集了許多關於長城的故事，像孟姜女之類，想把她畫進去。這畫畫了五年，就逢着一次可詛咒的內戰：一個軍閥和另一個軍閥爭奪北京，北京城外成了他們的戰場，不用說，我的家，我那精美的畫室成了他們的炮火的目標。我是個倔強不過的人，我不信家裏人的勸告，在炮火中間安然地作畫。可是在一個黑夜裏我忽然驚醒來的時候，大兵已經搶到我的家了。我慌了，我一面教我的妻子帶着女兒先逃，一面趕忙去保護我那畫室，因為畫是我的生命呀……可是那些大兵看見我鎖那畫室，以為那中間一定像皇帝的陵墓一樣，藏着什麼金銀珠寶，幾槍托就把我那

楊小鳳

劉叔康

畫室的門給打開了。（示以手指）這個指頭就是那個時候弄破的。
（驚視）啊呀，可是沒有開槍還算是好的呢。

他們進來之後，一看除了一幅大畫之外，幾乎沒有一樣值錢的東西，何況那幅大畫值不值錢還不曉得呢；他們氣了，一頓刺刀把我那幅費了五年心血還沒有畫成的大畫一塊一塊地割爛了；我在傍邊看着就好像被他們一刀一刀地割着自己的皮肉一樣。我跪着哀求他們留下一段；他們——啊，那些禽獸——他們那裏肯聽，一把火就把我那精美的畫室啊——我那象牙的宮殿——全給燒了。我做夢似的心裏，忽然想起我的妻女來了；她們呢？——趕忙在兵火中一找，那裏看見她們的蹤影。我望着天，望着我那畫室的火光，我呆了。我的腦筋像給雷擊碎了似的，我昏了……

楊小鳳

後來怎麼樣呢？

劉叔康

一個月以後我從病院裏出來了——我倒在地下的時候被一個熟人救了，送在病院裏的——我一面登報尋找她們，一面改了名字投入一個革命的軍官學校，因為我覺悟了，要建設藝術不能單拿畫筆，還得拿槍！自從拿槍以來，我打了好幾次惡戰，結果革命成功了。當出發的時候，我們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以為中國可以因着我們的血得救，可是革命成功之後，才發見我們的血白流的太多，因此我尋了一個機會到歐洲去了。到歐洲本想再學陸軍，可是一種幻滅的悲哀，和無家的寂寞，依然驅起我丟了槍再去拿畫筆。我想由我的藝術和事業忘記我從前的一切。可是從前的一切不獨不能忘記，並且日子越久，越加使我思妻想女的情懷激烈起來。我那賢美的妻，我那可愛的女兒，她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呀？

楊小鳳

劉叔康

難道就不可以找她們嗎！我也曾到處找過她們的蹤跡，可是地北天

賣報的

南，知道她們究竟飄泊在什麼地方呢？
（賣報的登場。）

先生，今早的上海報要看罷？十二個銅板看到張將軍同李將軍打仗，要買罷？

劉叔康

（惡其妨礙他的談話）不要，不要。

賣報的

（見其買報無望去而之他口裏仍繼續）今早的上海報買罷？十二個銅板看到張將軍同李將軍打仗。（一路叫去）

劉叔康

咳，又是打仗，又不知道要離散多少人家的夫妻父女。

楊小鳳

還不知要破壞多少美的東西呢？

劉叔康

美的東西的運命總是破壞。可是人不能因為他結果是要破壞的就不去創造他。『不斷的破壞，不斷的創造』這纔是我們的態度。可是我們民族好像中了破壞狂似的，把創造的氣力都消磨了。這祇能够望你們努力呀。

楊小鳳

妹妹若是在的時候應該是個有望的女畫家了。

劉叔康

(感慨係之)那孩子若是還在,到不見得走我這一條路。她從小就愛唱,現在應該是個有望的音樂底學生了。

賣花女

(在內)梔子花……白蘭花……梔子花……白蘭花……

楊小鳳

我若是有一個學音樂的妹妹可多麼有趣。我自己雖然學畫,可是也頂愛音樂的。

劉叔康

我將來送你到歐洲去學音樂罷。我自從失了女兒之後,我時常想……

賣花女

(賣花女上。向老畫家兜售。)

劉叔康

先生,阿要買梔子花,白蘭花?

賣花女

(不願,斥之。)不要不要,快出去!

劉叔康

老先生,買一朵罷。

賣花女

我們不要,別在這裏麻煩。

楊小鳳

(改向女)小姐,買朵花戴戴罷,蠻新鮮格。

賣花女

(忙,選幾朵)幾化銅錢?

楊小鳳

隨便係把幾個好哪。

賣花女

(取兩毛錢與之)

小姐,謝謝係。(好奇地走到畫架後)

楊小鳳

(取花爲劉插領角)您也戴一朵罷。

劉叔康

我不要。

楊小鳳

不。這是我送給爸爸的。(自取一朵,掛自己襟上。)

劉叔康

咳,你們年輕的女孩子愛花,就像我們年紀大幾歲的人愛你們女孩子一樣。

楊小鳳

(瞥見賣花女在改畫)呵呀,她在那裏改他們的畫呢。

劉叔康

(急起止之)噯啞!快些放下。

賣花女

先生,係看啥人畫得好哪?

劉叔康

你看,人家畫得蠻好的畫,給你這一來弄得一榻糊塗了。你還說誰畫得好!

賣花女

格個有啥稀奇。

劉叔康

這自然也沒有什麼稀奇,可是你曉得什麼?

賣花女

(不平地用京話)你怎麼知道我不曉得什麼?

劉叔康

(驚異)這孩子倒有些作怪,說話南一句北一句的。

賣花女

長這麼大還不會說話嗎?

劉叔康 好，你會說話。（收回畫筆）你快出去罷，弄

髒了人家的畫，回頭他們要生氣的去。

賣花女 （被欺負慣了的反抗）去就去。（提花籃

徐出）

劉叔康 （收好畫筆就座，將繼續談話。）……

賣花女 （漫吟）『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

雖有恨，墮地亦無聲。』

劉叔康 喂！（忽有所觸，急起身呼之。）賣花的！賣花

的！

賣花女 （回來）又叫我轉來做什麼呀？還要買花

麼？

劉叔康 花是不要了。

賣花女 那末叫我轉來啥事體呢？

劉叔康 你坐坐一會兒，我有話問你。

賣花女 （勉強就坐）老先生，請你快些說罷，我還

得去賣完這些花，養活這條小命呢。

劉叔康 我問你，你每天這樣賣花，能掙多少錢一天

呢？

賣花女 賣花能掙多少錢？也不過掙一點兒錢就是

哪。

劉叔康 那麼又怎麼能養得活你呢。

賣花女 老先生，命有好壞，可是活總是要活的！比方

像小姐一樣的命，自然又有不同；像我這樣

的命有一點兒錢也就可以活下去了。

劉叔康 （感嘆地）咳，中國啊，你連這樣年輕的女

孩，都叫她成爲一個宿命論者麼！（再問下

去）你念過書沒有？進過學堂沒有？

賣花女 在這兒也念過幾年書。後來連吃飯都沒有

法想，那來錢念書呢？賣花的時候走過女學

堂，聽得裏面彈鋼琴的聲音，看見那些女學

生拍網球底時候，那種活潑的樣子，心裏恨

不得變個鳥兒飛到她們裏面去；有時候聽

呆了，看呆了，不知道耽擱了多少賣花的時

間。後來我想明白了，我是一個賣花的！和她

們那些有福氣的小姐們隔了一層很厚的

牆壁，所以我以後再也不走過那噶兒了。

劉叔康 你爸爸爲什麼不掙錢養活你，並且送你進

學堂呢？

賣花女
劉叔康
賣花女

我沒有爸爸了。
哦，沒有爸爸了。那麼你母親呢？

……（觸動悲懷抑鬱有頃，打量老畫師一回。）老先生，我第一次到外面賣花的時候，我母親對我說過：『明兒，我是叫你去賣花的，不是叫你去賣愁的。』因此我時常記著母親的話，從不敢向客人們訴哀的。可是老先生，一個小蟲兒受了苦也想哼一聲呀。我看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我不妨對你們說罷。

楊小鳳

我看你不像是此地人？

賣花女

我媽雖然是本地人，可是我的爸爸是北京人。我是在北京生的。我很小的時候北京也不知爲着什麼打了一次大仗，一天晚上大兵衝到我家裏來，把我一家人都衝散了。

劉叔康
賣花女

媽媽和我不由自主地，隨着許多鄰舍拼命的逃，逃了一程，回頭望我們的家的時候，老先生，早燒紅了半邊天了。後來繼續逃出來

楊小鳳
賣花女

的人還很多，媽和我都以爲爸爸一定也在中間的，後來好不容易逃到天津了。到了天津你尋着爸爸沒有呢？

媽媽在許多逃難的人中間尋問了多少時候，也不會得着我爸爸的消息……後來好不容易遇見了一個最後由我們村裏逃出來的王叔叔，據他說我爸爸死守着家裏，不讓大兵進去，大兵生氣，放了一把火，把我爸爸燒死在裏面了……（泣聲）

劉叔康

（仰望着天）嚶，你爸爸要是真在那時候死了，倒免得後來許多的煩惱。（起身欲抱之）孩子，你姓什麼？

賣花女

我姓唐。

劉叔康

（愕然）姓唐？你爲什麼姓唐？

賣花女

我爲什麼不姓唐？

楊小鳳

（見他們回答都奇怪，轉轉話頭。）可是後來呢？

賣花女

（繼續的說）後來我媽在客棧裏抱着我哭了好幾天。想要自殺呢，又捨不得我。想要

帶起我逃呢，又一個錢也沒有了。
爲什麼不找親戚呢？

楊小鳳
賣花女

我爸爸平常祇管作畫，從來不管家的，更不
去找親戚；所以這個時候又有誰來管我們
呢？幸而咳，又不幸遇見一位很親切的唐先
生，看得我母女哭得可憐，說他現在蘇州做
生意，要是願意同他到南邊去的時候，他可
以供給我們的船費。我母親本是南邊人，她
還有一個妹妹在蘇州，想趁此去找她，所以
我們就同他到南邊來了。

楊小鳳

賣花女

到蘇州找着你的阿姨沒有？
找着了也就沒有事了。偏巧我那阿姨家裏
有了什麼變動，早不住在蘇州了。我們母女
弄得蘇州也不能住，北京也沒有法子回去
了。

楊小鳳

賣花女

那麼，那位唐先生呢？
是呀，也虧得那位唐先生對我媽說：『你別
着急，既然親戚不在，就在我家裏住一年半
載也沒有什麼。』我母親不肯，祇向他借了

一點點錢，租了一間屋子，每天靠她給人家
做活來養活我。

劉叔康

賣花女

唔（點頭）……
隔了一年，我八歲了。唐先生親自對我媽說：
『你既然那樣愛你的姑娘，望她做她那沒
有兒子的父親底一個有出息的女兒，那麼，
你得送她讀書了。』我媽說：『沒有錢，也沒
有法子。』那位先生說：『我有錢。』我媽說：
『承你帶我們來的恩還沒有報，怎好再用
你的錢呢？』他說：『這有什麼要緊，但凡你
願意做我家的人的時候，我願意把你姑娘
撫養到大學畢業。』

劉叔康

賣花女

（緊張地）你媽答應了沒有？
我媽本來不答應，可是一想到我的將來，她
可就答應了。（泣聲）我那可憐的媽她爲
着我捨了她自己了。

劉叔康

楊小鳳

（緊張地）哦！因此你就姓了唐了。（蒙着
頭……）
後來他送你讀書沒有？

楊小鳳

因此我在小學裏念了三年書。最初幾年，我媽和那位唐先生的感情還好，我的日子也還好過。後來那位先生因為我媽沒有給她生孩子，他又娶了一個。自從這個進門以來，我媽同我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第二年我要上學，因為那姨母不贊成，就停止了。後來那姨母生了一個孩子，這就是更了不得了，我們母女在他家就簡直沒有說話的分兒。我每天不單止不能念書，還得做那娘姨們都不做的苦事，一拿書本，就要挨他們的打罵。

劉叔康

（興奮地）唔！

晚上母親總是抱着我哭。說她不單止負了爸爸，還負了我。母親的身體本來不好，那裏經得過這樣的憂愁？後來就病了。那時候繼父的心裏，那裏還有我母親？讓她病，全不給她藥吃。老先生，我從那時候就出來賣花了。拿賣花得來的錢買些藥給她吃。可是老先生，這能濟什麼事呢？

劉叔康
賣花女

（已興奮到老淚橫流了）唔。後來呢？後來，我母親老是這樣病着，可是也老是不死。她說她現在的希望就是能够多看見我一天好一天。到去年一個冬天的晚上，我母親緊握着我的手說：『明兒，我實在不能支持了。我死了之後，雖看不見你的樣子了，可是你的八字我已經替你算清了。與其讓你將來長大受人家折磨，還不如……』這話沒有說完。我那可憐的媽可就丟了我去了。

劉叔康

（沈痛之聲）她死了！

賣花女

死了，我也就被他們趕出來了。

楊小鳳

你將來安排怎麼樣？

賣花女

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孩子，有什麼將來！不過假令我不餓死，我想報仇！

楊小鳳

向什麼人報仇？

賣花女

向那害死我母親的！

楊小鳳

是你那繼父麼？

賣花女

他今年已經死了。

楊小鳳 那麼，你的仇人是誰呢？
賣花女 我的仇人麼？我的仇人？我的仇人一個是戰

劉叔康 爭，一個是貧窮，要不是戰爭，我們一家人怎
樣會衝散，我的爸爸，怎麼會被人家害死。要
不是貧窮，我媽怎麼會嫁人，她也怎麼會死！
（再也不能忍了，傷慘地）孩子，你還有一
個仇人在這裏！

賣花女 （啞然）老先生，您同我有什麼仇？

劉叔康 我不該看重了我的藝術，丟棄了你們。
賣花女 你難道是我的爸爸麼？我的爸爸不是已經
死了嗎？

劉叔康 孩子，正和你爸爸也以為你們死了一樣。
賣花女 （仔細打量）真正是我的爸爸？

劉叔康 是的。

賣花女 您是不是姓劉？

劉叔康 姓劉。

賣花女 名字呢？

劉叔康 叔康！

賣花女 啊，爸爸呀，你還在麼！媽死的時候，還叫着你

的名字，說對不住你呢。

啊，孩子，我纔對不住你們。

劉叔康 爸爸！（兩人緊抱而哭）

（也陪着眼淚）這就是妹妹麼？

楊小鳳 劉叔康（含淚點頭）……

——幕——

（田漢戲曲集）

獲虎之夜

田漢

時間 某年冬夜

地方 長沙東鄉某山中

人物

魏福生 富裕之獵戶

魏黃氏 福生妻

蓮姑 福生獨生女

魏胡氏 蓮姑之祖母

李東陽 鄰人，甲長

何維貴 李之親戚，農夫

黃大傻 蓮姑表兄，貧顛行乞

屠大，周三 魏家所雇之長工

佈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鄉人飯後之休息室，客來時之應接室，冬夜之圍爐向火處）開幕時，魏福生坐爐傍吸水煙。其母老態隆鍾坐圍椅上吸旱煙。福生之妻正泡茶。蓮姑十八九歲好女子，

雖山家裝束而不掩其美。將泡好之茶用盤子托着先奉有祖母。次奉其父，次托茶四杯出『火房』送給其家的傭工。福生目送其女出去，對其妻低語。

福生

我們這孩子嫁到陳家裏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樣多的媳婦，我都看見過，單就人物講，很少及得我家蓮兒的。

黃氏

（感着一種母親樣的誇耀）可不是嗎？前幾天羅大先生也是這樣說呢。可是也不知道費去我多少心血纔替她掙了這樣多的嫁奩。不然，單祇模樣兒好，嫁奩太少也還是要遭妯娌們看不起的。

祖母

但也當感謝仙姑娘，難得這幾年家道還好，新近又連打了兩隻虎。不然的話，你有這樣順手嗎？

黃氏

鏡已經裝好了沒有？

福生 早就裝好了。但還沒有上線。等到稍微晚一點，

便把線上好，今晚是準有的。

黃氏 再打了一隻時，我的蓮兒又可以多一樣嫁裝

了。我還想替她到城裏去買一幅錦緞被面，買一個繡花帳簷哩。沒有幾個日子便要過門了。不趕快辦，恐怕來不及。

福生 我這次若打了一隻大點兒的，也不必擡到城

裏去請賞，最好把皮剝下來替蓮兒做一牀褥子，倒也顯得我們獵戶人家的本色。我打了第一隻虎的時候，便有這個意思。蓮兒，你……

（回頭不見蓮兒）蓮兒怎麼不進來？

黃氏 她大約聽得說她的事不好意思，回到自己房

裏去了吧。

福生 像她這一向還好，從前她真是不聽說，真把我

氣死了。

黃氏 我不也是很氣嗎，聽她晚上這樣的哭，我又是

恨。又是可憐……那顛子還在廟裏嗎？

福生 唔。還在廟裏，住在那戲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驅

逐出境，怎奈地方人見他年紀又輕，又沒有父

母，也不過有些顛裏顛氣，並不為非作歹，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的辦，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說出來。

黃氏 不過近來也沒有看見他走我們門口過身了。

福生 大約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罵，不敢再來了。吧。

那種顛子單祇罵他兩句，他是不怕的。

祖母 可是那孩子也真可憐啊。你罵他兩句不要他

再來了就夠了，你打他做什麼呢。

福生 你老人家那裏曉得，那孩子看去好像很顛，可

是他對蓮兒一點也不顛，我起初以為他是顛

子，所以蓮兒和他頑耍，我也不大管他。後來人

大了，他還天天來找蓮兒談笑，蓮兒也彷彿非

他很不快活，我纔曉得這事不是頑的。那時候

他的母親剛死不久，我好好的對他說，我薦他

到田家墩一家農家去看牛。他說他不願意到

那樣遠的地方去，又說他雖然無家可歸了，但

怎麼樣也不肯離開仙姑嶺。從那時起，他便在

廟裏的戲臺底下過日子。可憐也實在可憐。但

是一想到他會害得我的蓮兒不肯出嫁，真是

可恨。

黃氏 好了。現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為他的緣故，使

我們替蓮兒選了現在這一家好人家。

福生 (忽然想起) 喂，前天蓮兒到那裏去來？

黃氏 同下屋張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機匠師夫家裏

去來。我要她送幾斤虎肉去，順便問他那匹布織完沒有。

福生 以後要屠大爺送去好哪，姑娘們不要到外面

跑。我髻髻看見她走那一邊嶺上下來的呢。

黃氏 你爲什麼問起這事呢？

福生 蓮兒有好久沒有出門，我恐怕她又跑到廟裏去。

祖母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有什麼要緊？

福生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自然沒有什麼要緊，我祇

怕她又去會那顛子呢。

黃氏 有張二姑娘跟着決沒有那回事。並且蓮兒自

從定了人家，也早已把那顛子忘了。

福生 惟願得如此纔好。

(此時外面有人聲對話。李東陽帶何維貴來

訪福生。屠大迎之。)

屠大 (在內) 哦！李大公來了。請進。

李 (在內) 哦，大司務，福生在家嗎？

屠大 (在內) 在火房裏坐。請進。(登場) 客來了。

(退場)

(李、何登場。福生等起迎。)

李 魏老板！

福生 哦，甲長先生來了。請坐，請坐。這位是誰？

李 這是舍親。姓何。住在墩裏。(長沙東鄉稱田野

間爲「墩」山谷間爲「坤」)

福生 原求是何大哥。幾時進坤來的？

何 就是今天下午來的。

李 他是今天下午進坤的。他家幾代住在墩裏務

農，很少到坤裏來的時候。他是我的姪郎的哥

哥。前回我到墩裏去散事，在他家歇了一夜。談

起坤裏過的怎樣的有趣，柴火怎樣的，多。坡土

怎樣的好，晚上怎樣可以聽得老虎豹子叫。把

這位老兄喜歡得不亦樂乎。又談起你家新近

打了兩隻虎，於今一隻擡到城裏請賞去了。一

隻還關在籠裏任人觀看。他家裏人從來沒有見過老虎，個個都想來看看。這位老哥，尤其動了意馬心猿，一定要同我來。他家的父親說這幾天事忙，要他隔幾天來，所以今天纔來。我也今天纔從春華市回來。

何（忽聽得什麼叫，忙着扯住李手。）這是不是虎叫？

福生（笑，同坐皆笑。）這不是虎叫，這是我後面

豬圈裏豬叫。

何怎麼坤裏的豬叫法不同？

李坤裏的豬和墩裏的豬原是一樣叫的。恐怕是你的耳朵作怪罷……第二次打的虎也擡到

城裏去了嗎？

福生擡去四五天了。

李怎麼你沒有去？

福生我沒有去，要老二送去了，順便辦一些貨回。我

在家還有些事情要做呢。

李那麼，維貴，你來得不湊巧。你那樣要看虎，及至

進坤來，虎又擡去了。

黃氏

（一面獻茶與客）真是何大哥，若早五六天來還可以看得到哩，噯，沒有擡去的時候看的人真不知道多少啊。就是擡去之後兩三天還有許多人趕來要看的，都看個空回去了。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太太從城裏回，也來看虎，她逼近籠子側邊站着，聽得虎一叫，人往後面一退，兩手望前一拍，把手上帶的一對玉釧子打的粉碎了。噯呀，好兇！

何（笑了）你家捉了虎的事，真傳得遠，連春華市那一邊都知道了。那地方的都總的太太都想來看一看呢，可惜你們家就把牠送到城裏

去了。不要緊。今晚若是運氣好時，還可以打一隻。不過恐怕捉不到活的罷。

福生什麼，又裝了陷籠嗎？

李不是陷籠，是擡槍，現在等人靜一點，便要上線

福生呢。

李裝在什麼地方？

李

福生 裝在後面的嶺上。

李 那地方沒有人走嗎？

福生 這樣的晚上有誰要跑那邊嶺上去，並且誰不知道昨天已經發了山。

李 那麼恭喜你今晚一定打一隻大虎。明天還要請我喝一杯喜酒呢。

福生 那自然啦。正應請甲長先生喝喜酒的。我的蓮兒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今晚若是打了一隻虎，我要把喜酒更熱鬧的辦他一下，請甲長先生多喝幾杯。

李 哦，不錯，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還沒有預備一點添箱的禮物哩？

黃氏 噯，大公不要又來費心。前天承大挨馳（祖母之意讀若 *Zai Nidh*）送來了一個布，兩個被面，我們已經不敢當得很。

李 那裏的話。正應，正應，陳家幾時過禮？

黃氏 初一過禮。

李 你們這頭親事真說得好。真是門當戶對。不要說我們的門前上下，就是我們這鎮裏都是少

有的。

黃氏 你老人家說得好。

（屠大登場）

屠大 大老板。我們可以去上線了吧。

福生 （時房中久已點燈，爐中柴火熊熊，福生起視窗外。）可以去了。你們要小心些呀。

屠大 曉得的。

李 你們家這位屠司務真是個好人。

福生 哼，他很可靠。

黃氏 有一句講一句，屠司務真是個老實人。他在我家做了五六年長工，從來沒和我們家裏鬧過半句嘴。哦……說起又記起來了。你老人家裏的二姑娘不也是不久要出閣了嗎？

李 哦，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雞坡侯家裏去。侯家裏那真是好人家呀。三十幾人吃茶飯。長工都請了七八個。二姑娘嫁到那樣的人家，真是享福啊。

黃氏 是享福啊。

李 噲，分得她們有什麼福享，不過可以不挨餓罷了。他家的媳婦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

早，睡得晚，紡紗績麻，斟茶煮飯，漿衣洗裳不在講，還要到坡裏栽紅薯，田裏收稻。一年到頭勞苦得要死，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煩了。

不過也要這樣的人家，纔是真正的好人家。越是一家人勤快，越是興旺。

是。我也正是取他家這一點，纔把我的二女看到他家去。她的娘痛愛女兒，聽說侯家裏是那樣的人家，起初還不肯回紅庚呢。

福生，你叫胡二爺到柴屋裏去弄些硬柴來。今晚若是打了虎還有好一會耽擱呢。

我自己去罷。（起身出門）

挨他，你老人家真健旺得很。

咳，講給大公聽，到底年紀來了。現在也不像從前那樣結實啊。

你老人家今年幾十歲了？

你猜猜看。

我看……如我的挨他上下年紀吧？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紀？

今年七十五歲。

黃氏 那麼比我的挨他還要小一歲呢。

李 他的挨他也很健旺得很。我早幾天在他家裏，還看見她老人家替她的孫兒繡兜肚呢。

黃氏 我的挨他眼睛不如從前了，可就是腳力好。仙姑殿那樣陡的山，她老人家還爬得上去。從半山到正殿去不還有一百二十來級的石台階嗎？她老人家一氣走上去，還不費多大氣力，反而把我走得腳軟手麻，氣都喘不轉來。

李 我們後班子真不及老班子啊。（班子即輩之意）

黃氏 是啊。

祖母 我們算什麼，你沒有看見你的公公呢。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那一個不說他健旺。八十歲那年還與後班子賭，推起兩石穀子上山呢。

何 噯呀，我都做不到。

祖母 你們十八九歲的人，是『出山虎子』，正是出勁的時候，有什麼做不到。

福生 （福生抱柴來，放在火爐灣裏）你們講什麼？

李 我們正談起現在這班少年還不及老班子的

有勁啊。

福生 這是實在的話，卽就我們獵戶講，現在的獵戶

那裏及得從前的獵戶的本領高強。不過打獵的器械和方法都比從前精巧些，也不必費從前那樣多的力了。

何 魏老板你府上從前那兩隻虎是怎樣打的呢？說起來，也很有趣，我們去年也還打過幾隻，可

沒有今年這兩隻來得容易。第一隻尤其來得容易，那時我家剛做好一隻陷籠，還沒有擡到山上去裝置，便把牠放在豬圈後面把籠門打開，原祇望萬一關一兩隻小小野物。不想睡到半夜忽然聽得豬圈裏的豬大亂起來，接連聽得幾聲扯鋸子似的大吼，我們爬起來，拿了獵槍，虎叉，掌起燈，望豬圈後面一看時，原來籠子裏早陷了一隻小牛似的猛虎。那隻猛虎走我們屋邊過身，聽得豬圈裏有豬叫，想來吃豬，沒有別的路可以進來，便走那籠子裏鑽進來，用爪子猛力去爬豬圈，不想機關一動，後面的門

何 福生

便關下來再也莫想出去了。後來我們又做了一個木籠，比前一個更加精巧。擡起裝在那條嶺上的亂樹中間。四圍都用樹枝蓋好，祇留一條進路。籠後又放些豬羊雞鴨之類，都替牠們縛了腿子讓牠們在裏面亂彈亂叫。冬天裏的餓虎，走嶺上過身，聽得亂樹中有生物叫着，那會不進去找食物的咧？果然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又裝了一隻老虎。這便是五天前擡上城請賞的那一隻。

打虎就這樣容易嗎？

那裏，這不過我的運氣好罷。遇着難對付的還是要費無窮的氣力。你不看見仙姑嶺下有一個長坡嗎？那裏原先並不是現在這樣的光坡，卻是一帶深林。因為近處的人知道中間是猛虎的巢穴，所以都不敢到那近邊去砍柴，因為沒有人敢去砍柴，所以那一帶深林越長得不見天日。但是最初雖不敢去砍柴，卻也沒有別的事。到後來裏面的虎漸漸多了，常常出來捉近邊人家的豬和雞吃，晚上吼聲不絕，近邊

人家都不敢安心睡覺，後來索性把長坡易四鬍子的兒子咬去了。易四鬍子是我們鎮上有名的獵戶。他們夫婦的膝下祇有這個兒子。那時他剛從城裏回來。聽說兒子被虎咬了，痛不欲生，賭咒要殺盡那坡裏的虎。他還有一個朋友姓袁，也是個有名的獵戶，渾名就叫袁打銃，也願幫忙來除掉這地方的大害。易四鬍子每天背着獵槍，提着刀，到那坡裏去尋。有一天果然給他尋出一條路來。照那條路走去，就到了那虎窩裏。一看母虎不在家，祇賸了四個小虎在窩裏跳。易四鬍子看見很覺得好玩。再一尋時，看見那虎窩旁邊還剩了些小孩的頭腿，易四鬍子不看猶可，一看見了這些頭腿，祇恨得咬牙切齒。一陣亂刀，便將那些小虎都殺死在窩裏。易四鬍子知道母虎回來看了一定要來尋仇。第二天便邀袁打銃和許多獵戶來圍山。那天那母老虎回來看見自己的兒子都殺死了，果然怒吼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圍山的時候，牠坐在窩裏等。

（忽聞許多獵犬聲，屠大和二三夥友從山上回來。）

（屠大，周三登場）

福生 裝好了嗎？

屠大 全都裝好了。

福生 山上沒有人走嗎？

屠大 這時候有什麼人走到那樣的嶺上去？

黃氏 屠大爺，周三爺，快來烘一烘，冷得很哩。

周三 也不怎麼冷。

（黃氏折些帶葉的乾柴，燒起熊熊的火來。屠周二人烘着。）

屠大 屠大爺你的衣袖子爛了呢。

李 昨天我要他交給蓮兒替他補一補，他又不肯。

黃氏 我的衣那裏敢煩蓮姑娘補呢？橫豎在山裏作

活的人，休想穿一件好衣，就有好衣，到山裏去

跑兩趟，鐵打的也要扯爛。

李 我多久就勸屠大爺討一個大娘子，他總不聽，

不然，你的衣爛了，不早有人替你補起了嗎？

屠大 甲長先生，你也得體恤民情呀。你看我們養自

屠大

李

屠大

黃氏

李

周三

黃氏

屠大

福生

屠大

福生

李 己不活的人還能養活人家嗎？話雖是這樣說，老婆總是要討的。也沒有見單身漢子個個有了錢，也沒見討了老婆的個個都餓死了，我還是替你做個媒罷。

周三 我也替你做個媒罷。

屠大 (笑向周三) 你替我做個什麼媒呀？有什麼麼姑子要嫁給我呢？

周三 說起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卻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後屋朱太太的大小姐。

屠大 後屋有什麼姓朱的太太？

周三 (福生合黃氏早笑了) 就是那豬婆的大小姐呀！

屠大 (打周三) 你這小壞蛋。喂，屠大爺，你快去把各種器械安頓好。等一會就要用呢。

屠大 好。周三爺你趕快替我磨刀去。

李 (兩人下場) 今晚上一定又該你發財呢。

福生 哈哈，這些事是要靠運氣的法子總得想，能不

何 能到手可說不定。

福生 第二天又怎麼樣呢，魏老板？

何 (突如其來，摸不着頭腦) 第二天？第二天什麼事？

福生 第二天他們去圍山，捉到那隻虎沒有呢？

何 啊，你是講剛纔說的易四雙子打虎的那件事

啊，好，我索性對你說完了罷。第二天易四雙子邀了袁打銃和本地方好幾個有名的獵戶去圍山。易四雙子和袁打銃奮勇當先，其餘的獵戶祇遠遠的包圍着，易四雙子又讓袁打銃做

他的後援，他由他昨天發見的那條路，一步步逼近虎窩裏去，等到相隔不過一丈來遠的時候，他早由樹後窺見那母老虎磨牙擦爪地在

那裏等他，他不待牠先來，早裝好獵槍，朝那老虎頭上一槍打去，那老虎聽得槍一響，照着槍

煙，一個躡步撲起來。易四雙子本來想等牠撲來，舉起刀去刺牠的肚子，但已來不及了，那老虎撲到他的頭上來了，他丟了槍刀，趁那當兒

一把抱住那老虎的腰，把頭緊緊的頂住牠的

咽喉，把兩隻腳緊緊的撐住牠的後腿，任牠怎樣的擺布，他祇死命的抱着不放。這時易四鬮子的好友袁打銃和其他許多獵戶看了這種情形，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還是袁打銃隔得較近，爬到一枝樹上，覷得準準的對那老虎連發了兩槍，那老虎打急了。候他第三槍到來時，牠就地一滾，那槍子卻打在易四鬮子的腿上。雖然沒有打中要害，但痛得他把腿一縮，那頭上也不由得鬆下來。那老虎趁這個機會，轉過氣來，大吼一聲，把易四鬮子的腦袋咬了半邊，掙脫了易四鬮子的手，幾跳幾躡的跑出重圍去了。那些獵戶那一個敢擋牠的路。袁打銃雖然接着連發了幾槍，但是已經救不了他的朋友。他一面收拾他朋友的遺體，一面也發誓要除掉那隻老虎替他朋友報仇。從此以後袁打銃常常一個人背着槍，去找那隻老虎，後來雖然也打了好幾隻虎，但始終不是咬他的朋友的那隻。他有一個兒子，叫和兒，十四五歲了。他恐怕他死了之後他的朋友的仇就不能報了，

何福生

所以他常常把母老虎的樣子對和兒說，叫他長大了也做一個獵戶，務必尋到這隻虎，把牠打死，把皮骨去祭他的朋友的靈纔算孝子。因此和兒心目中常常有這麼一隻虎。他的兒子後來打到這隻虎沒有呢？你聽哪。第二年春二月間，和兒和幾個鄰舍的小孩到楓樹坡去尋驚蟄菌，這個坡裏也因為林子很深，許久沒人砍動，地下木葉落的多，所以每年結的菌子也最多。這些小孩越取越多，越多越高興，越高興便不顧危險越往林子深的地方走去。正取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一個小孩駭得叫也不敢叫出來，拼命的扯起他們跑。他們問有什麼，他說：『有虎！』那些小孩子聽得有虎，大家都往外跑，把取下來的菌子丟滿了一地，踹得稀爛，但他們跑了好一陣，卻沒見什麼東西追出來，細瞧有虎的那邊的林子，一點響動也沒有。他們都很詫異，內中有大膽的便依然跑到那邊林子裏去窺探，袁和兒便是一個。一看那深林中間，卻有一塊小小的空地。

這空地上果然坐着一隻剛纔嚇起他們亂跑的猛虎。嘴裏咬着一塊什麼東西。兩隻眼珠睜得有茶杯大小，望了使人家兩隻腳自然要軟下來。可是一宗，那怕他們兩次訪牠，牠不獨不動，連哼也不哼一聲，仔細一聽，連氣息都沒有。袁和兒膽子最大，檢起一塊石頭照那老虎的尾上輕輕打去，牠依然一絲也不動。袁和兒知道世界上沒有這樣好氣性兒的老虎。一看牠的頭上還有一兩處傷痕，心裏早已斷定是他父親時常對他說起的那隻老虎。他對他那些小朋友說了，他們依然沒有人敢攏去。還是和兒跑攏去把那老虎一推，嘩啦一聲倒了，原來那隻老虎自從咬了易四聾子，帶了重傷逃出重圍，便躲在這地方死了。如今祇剩得皮包骨頭。肉早已爛了。口裏還咬着易四聾子的半邊腦袋。

那麼爲什麼還坐着呢？

你不知知道呀，這叫做『虎死不倒威』。後來和兒回去把他老子喊來一看，果然是那隻老虎。

何福生

福生

屠大

李

祖母

福生

屠大

福生

何

福生

李

福生

袁打銃把易四聾子那半邊腦骨交給他家裏合遺體一起葬了。把老虎的皮骨祭了他的靈，纔算完了他一樁心事……

（正說到那裏忽聽得山上擡槍一響。）
嚇！

（在內）槍響了。大老板！我們快去罷。

福生，你的財運真好。這次包你又打了一隻大虎了。

若是隻虎，那麼蓮兒又多一樣嫁奩了。

惟願是隻虎也就可以了。我一樁心事，不要打了一隻什麼小的野物，那就不值得了。

（屠大攜獵槍，虎叉之類登場。）

不會，一定是隻大虎。別的小野物不走那條路的。

我也這樣想。

我們也去看看罷。

何大哥要去看看也好。

我也同去看看。

（對黃氏）你趕快去燒好一鍋水，等一下有

好一陣忙呢。

黃氏 我早已預備好了。

周三 (在內) 喂去呀。

福生 屠大(同聲)去呀。

(各攜器械退場)

黃氏 挨馳你老人家去睡去罷。

祖母 還坐一會也好。等他們把虎擡了回來再睡去。

的。等一下有好一陣忙，我在這裏燒燒火也是好的。

黃氏 啊呀，催壺裏沒有水了。蓮兒！

蓮姑 (在內) 來了。

(蓮姑登場)

蓮姑 媽媽，什麼事？

黃氏 你去添一壺水來。等一回他們回來了，要茶喝

是呢。

蓮姑

(攜壺下場，一忽兒，攜一滿壺水登場。依然把

壺掛在火爐裏的通火鈎上。)

蓮姑 媽，又打了一隻虎嗎？

黃氏 屠大爺說一定是隻虎。別的野物，是不走那條

路的，並且昨天不是發了山嗎？

祖母 若是隻虎，你爹爹不知道多麼歡喜。他說這次

若打了虎，不擡到城裏去請賞，要把皮剝來替

你做一鋪褥子，把虎肉留來辦喜酒呢。

日子近了，你那雙鞋子還不趕快做好？

黃氏 我不做。

蓮姑 蠢孩子。你爲什麼不做。

黃氏 我不要穿鞋子了。

蓮姑 你爲什麼不要穿鞋子了？

黃氏 我不要活了。(哭)

蓮姑 你爲什麼不要活了？

黃氏 爹媽若是一定要我嫁，……

蓮姑 你嫌陳家裏不好嗎？

黃氏 不是。

蓮姑 嫌陳家裏的三少爺不好嗎？

黃氏 (搖頭)……

蓮姑 那麼爲什麼又不願意去了呢？

……我祇不願意去就是了。

黃氏

我的好孩子，你先前說得好好的，怎麼這會子又翻悔呢？這樣的終身大事，豈是兒戲得的嗎？人家已經下了定，你又不願意去了。就是我肯，你爹爹肯嗎？就是你爹爹肯，陳家裏能依嗎？你總得懂事一點。你現在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了。放着陳家這樣的人家不去，你還想到什麼人家去？

祖母

是呀。像陳家那樣的人家在我們鎮裏是選一選二的。他家裏肯要你，真是你的八字好。你不到他家去，還想到什麼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更好的人家，他不要你也是枉然呀。

蓮姑

我什麼人家也不願意去。我在家裏侍奉挨牠媽媽好哪。

黃氏

你這話更蠢了。那裏有在娘邊做一世女的呢？我勸你不要三心兩意的。你祇趕快把鞋子做起，別的嫁奩我也替你預備得有個八成了。祇候你爹爹打了這隻虎，替你做牀虎皮褥子，還要二叔在城裏去買一幅繡花帳簾，錦緞被面子，就要過禮了。你剛纔這些話我原曉得你

祖母

是和我淘氣的，你要嫁了，你媽還把你怎樣嗎？祇等一下莫對你爹爹淘氣，你爹爹若聽見了這些話，你是曉得他的脾氣的。

黃氏

是呀。你爹爹他若聽說你不願意，你看他會怎麼樣氣。我不管爹爹氣不氣，我祇不去就是了。好，你有本事等一下對你爹爹說去。我懶得和你說。我要到竈屋裏去了。

蓮姑

（至祖母前）挨牠我……

祖母

（撫之）傻孩子，你哭什麼？你的命不比你媽你挨牠都好嗎？

蓮姑

不挨牠，我是一條苦命。（隱約聞外面人聲嘈雜。獵犬吠聲。）

祖母

你聽。你爹爹和屠大爺他們擡虎來了。你出閣的時候又要添一樣好嫁奩了。並且你可以早些到陳家裏去享福去了。你還不趕快到大門口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去看。我怕這個老虎。你又不是纔看見過老虎的，怕牠做什麼？以前

祖母

捉了活的還不怕，此刻是打死了擡回來的更不必怕了。

蓮姑 我怎麼不怕牠。牠是催我的命的。

祖母 你看你又和黃大傻一樣的發起顛來了。

蓮姑 挨牠是的，我是和他一樣顛的，我時常怕我會

變成他那一樣的顛子呢。

祖母 你越說越傻了。好好的，人怎麼會顛？（人聲狗

聲愈近）好。站起來。（衆聲嘈雜中間甲長之

聲『擡進去』『擡進去』）你聽，虎已經擡

到門口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虎進屋了，我便要出屋了。

（人聲，腳步聲，獵犬吠聲，已鬧成一片了。）

屠大 （在內）周三爺你把大門推開些，推開些。

福生 （在內）堂屋裏快安頓一扇門板。

李 （在內）你把腳好生抱着，擡進去。

祖母 蓮兒，虎擡進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

（人聲，足步聲愈近。）

福生 （在內）擡到堂屋裏去。

李 （在內）不。擡到火房裏去。

祖母 你快去開門，虎要擡到火房裏來了。

福生 （在內）何必擡到火房裏去。

李 （在內）天氣冷得很，非擡到火房裏去不可，

快去安置一下。（火房門開了，李二進來把左

壁大竹牀上的東西挪開，鋪上一牀棉褥，把衣

服捲成一個枕頭，放好。李甲長進來，把椅凳移

開。在蓮姑和她祖母的錯愕中間，福生和屠大

早半擡半抱的擡進一隻大虎（？）咳，不是，

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襁褓少年。腿上打得

鮮血淋漓，此時昏過去了。讓他們把他死骸般

的擡起放在那大竹牀上。）

祖母 怎麼哪，打了人？

咳，還有什麼說。

李 你老人家快把火燒大一點，房裏很冷。福生，你

要趕快去請一個醫生來。

這時候到那裏去請醫生呢？槐樹屋梁六先生

又上城去了。

李 不，立刻要去請一個來，他傷得很重，弄出人命

來可不是頑的。

福生

屠大爺，那麼你到文家坤、文九先生那裏去一趟，任如何請他老人家今晚來。李二爺你也同去，好擡他的轎子。

(屠大、李二忽忽退場)

(黃氏急登場)

打了人？打了誰呀？

福生

你說還有誰！還不是這個晦氣。

(黃氏與蓮姑娘的眼光都轉到那襖襠少年臉上。)

福生

他暈過去了。快燒碗開水灌他一下。(忽注意到蓮姑)

蓮姑快進去，不要在這裏。

蓮姑

(目不轉睛的望着那面色灰敗的少年，似沒有聽得她父親的話。旋疑其視覺有誤，拭目，挨近一看) 噯呀，這不是黃大哥、黃大哥呀！

(哭)

黃氏

當真是那孩子，怎麼瘦到這樣了。(起身，燒水去。)

福生

不識羞的東西，他是你什麼黃大哥？還不給我

滾進去。

祖母

福生

(起視) 當真是那孩子嗎？不是那個傻東西，這時候誰肯跑到那樣的嶺上去送死？我們背時人偏遇着這樣的背時東西。

祖母

福生

打了那裏？打了大腿。祇要打得再上一點，這東西就沒有命了。

李

現在還是危險得很，怎奈血出的太多。我們走到他近邊的時候，還以為是隻虎，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他在那裏亂滾。

福生

他那時傷的那樣重，見了我還對我道恭喜呢。這個混帳東西！

祖母

快替他收血，把他喊轉來。可憐這孩子已經是個顛子了，不要又弄成一個殘疾。

福生

(伏在少年腿邊作法收血) 功程太大了，不容易收。我去叫下屋李待詔 (理髮師別名) 來。甲長先生，請你替我招扶一下，我去一下就來。

李 可以。你去這裏我招扶。

蓮姑 (挨近少年身邊尋着傷處) 哦呀, 傷的這麼重! (摸一手的血) 出了這樣多的血, 噯呀, 怎麼得了! (哭。忽悟哭也無益, 急起身進房, 聞撕布聲)

李 (對何維貴) 今晚來看虎, 不料看了一個這樣的虎。你先回去。我要等一下纔能回。(送至門口) 你出大門一直走, 走到那株大樟樹那裏轉灣, 進那個長坡, 就看見我的家了。你看得見嗎? 拿個火把去罷。

何 不消, 我看得見。

周三 我帶何大哥去好哪。我還要順便到一下李家新屋, 問他家要些藥來。

李 那麼更好哪。你對大挨馳說我等一下就回來。

(何周退場)

蓮姑 (攜白布和棉花一捲登場就少年側坐。爲之洗去血跡繃裹傷處。少年略轉側微帶呻吟之聲, 蓮姑細聲呼少年) 黃大哥, 黃大哥!

少年 (從呻吟聲中隱約吐出一種痛苦的答聲)

唔。

李 壺裏的水開了。快灌點開水。

(黃氏沖一碗開水, 俟略冷, 端到少年身邊, 祖母拿枝筷子挑開少年的口徐徐灌之)

李 好了, 肚子有些轉動了。

祖母 這也是一種星數。

蓮姑 (微呼之) 黃大哥, 黃大哥。

少年 (聲音略大) 唔, 噯啲。

祖母 可憐的孩子, 他這一氣痛暈了呢。

少年 (呻吟中雜着夢囈) 噯啲, 蓮姑娘, 痛啊。

黃氏 這孩子這樣痛沒有忘記蓮兒呢。

蓮姑 (撫之) 黃大哥。

少年 (睜開眼四望) 哦呀。我怎麼在這裏? 我怎麼

睡在這裏?

李 你剛纔在山上被擡槍打了, 我們把你擡到這

來的。這會子清醒了一點沒有?

少年 清醒了一點。哦呀, 李大公。哦呀, 姑母, 姑挨馳, 蓮

姑娘, 蓮姑娘, 我怎麼剛纔在山上看見你, 我祇

當我還倒在山上呢, 噯啲。(拭目) 蓮姑娘, 我

蓮姑 們不是在做夢嗎？黃大哥，不是做夢啊，是真的。你睡在我家火房裏的竹牀上。

少年 是真的……但是我可沒有想到我今晚能再見你啊。你要嫁了。聽說你要嫁了。聽說你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想來賀喜，可又沒有膽子進這張門。我祇想，祇想到你出閣那天，陳家一定要招些教化子來，打旗子的。那時我便去討一面旗子打了，也算是我一點子的敬意……

蓮姑 是那一天？日子已經定了沒有？黃大哥……（哭不可仰）

（福生急上）

福生 李待詔不在家，找了一個空，血止了一點沒有止了一點。蓮姑娘替他裹好了。

福生 （見蓮姑）蓮兒還不進去進去！

蓮姑 （躊躇）……

福生 還不進去。你這不識羞的東西。

蓮姑 爹爹。我今晚要看護他一晚。女兒這一生祇求

爹爹這一件事。

福生 他是你的什麼人？爲什麼定要你看護他，他受了傷，我自然要想法子替他診好的，不要你過問，你還不替我滾進去！

李 讓她招扶一下何妨呢？病人總得姑娘們招扶纔好。

福生 甲長先生，你不大曉得這個情形……我是決不讓我的女兒看護他的。第一我就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時候要跑到那樣的山上去送死。心裏不大清白的人，總是這樣的。

李 不然。你要說他傻嗎？他有時候說出話來一點也不傻。我祇不懂他爲什麼總要尋着我家吵。姑爹，我以後永不要你老人家操心。我永不到你老人家的府上來了。今晚便是最後一回。我本沒有想到今晚能到你老人家的家裏來的。更沒有想到會像受了重傷的野獸一樣倒在這個地方。我祇想能在後山上隱隱約約看得見這屋子裏的燈光就够了。

福生 你爲什麼今晚要來看我家的燈光？

少年 我不止今晚。除開上兩晚之外，我差不多晚晚

來的。我自從在廟裏的戲臺下面安身以來，晚是這樣的，那怕發風落雨的晚上都沒有間斷過。我祇要一望見這家裏的燈光，我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把我的所有的苦楚都忘記了。咳！沒有爹娘的孩子真是可憐啊。

福生 你既然這樣想到我家來，何不好好對我講呢？我曉得我就好好的對你老人家講，你老人家也不見得肯要我到家裏來，並且我是挨過你

老人家的打罵的，我也不願意進來。

福生

我打你罵你，都是願你學好。誰叫你那樣不聽說呢？我要你學木匠去，你不去。學裁縫，你也不去。後來我薦你到田家墩去看牛去，你也不去。偏要在這近邊討飯，叫我如何不惱呢？

少年

是的，我情願在這近邊討飯，我情願一個人睡在戲台下面，我不願離開這個地方，那怕你老人家通知團上要把我這個無家可歸的孩子驅逐出境，我也不願離開這個地方。

福生

我是怕你不務正業纔要驅逐你呀。假如你是學好的，我何至如此。

少年 嘆！貧窮的孩子總是要被人家驅逐的。不過你老人家何嘗是怕我不務正業，無非怕我害你

家的蓮姑娘罷。

福生

少年

你們聽？我早知道他是裝傻的。

姑爹，我實在是是個傻子，我明明曉得沒有愛蓮姑娘的資格，我偏不能捨掉她，我如何不是個傻子呢？我和蓮姑娘從小就在一塊兒，那時我家裏還好，你老人家還帶頑帶笑的說過，將來這兩個孩子倒是好一對，其實不待你老人家說，我們那時的小孩子心裏早模模糊糊有這個意思了。後來我爹不幸去世，家裏虧空不少，你老人家已經冷子一大半。及至我媽媽也過了，家裏又遭了火燒，賣盡田產，還不够還債。我繼續讀書的機會自然沒有了。就是學手藝嗎，也全由別人作主，今天要我去學裁縫，我不願意，逃出來，挨了一遭打罵之後，後天又拖我去學木匠……我那時早曉得蓮姑娘不是我的了。我去學木匠那天早晨想要找蓮姑娘說句話，都被你老人家禁止了。我祇怨自己的命苦，

屢次想打斷這個念頭，怎奈任如何也打不斷。上屋裏陳八先生可憐我，叫我同他到城去學生意。我想這或者可以幫助我忘記蓮姑娘的事。但是我同他走到離城不過幾里路的湖陂，我依然一個人折回來了。我不能忘記蓮姑娘，我不能離開蓮姑娘所住的地方。多虧仙姑廟的王道長可憐我，許我在廟裏的戲台下面安身。我時常替他做些雜事。他遇着我沒有討得飯的時候，也把些吃剩的齋飯把我充饑。我就是這樣過一年多的日子。

蓮姑

（哭）……

少年

一個沒有爹娘，沒有兄弟，沒有親戚朋友的小孩子，日中間還不怎樣，到了晚上獨自一個人睡在廟前的戲臺底下，是多麼淒涼，多麼可怕的境况啊！燒起火來，祇照着自己一個人的影子；唱起歌來，或是哭起來，祇聽得自己一個人的聲音，我纔曉得世間上頂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妖魔鬼怪，卻是孤單寂寞啊！

蓮姑

（泣更哀）……

少年

我寂寞得沒有法子。每到太陽落了，山上的鳥兒都歸到巢裏去了的時候，便一個人慢慢的踱到這後面的山上來望這個屋子裏的燈光，尤其是蓮姑娘窗上的燈光，我一看了這窗上的燈光，好像我還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媽媽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這邊山上來喊蓮妹出來同頑，我拼命摘些山花給蓮妹戴的時候一樣，真不知道多麼歡喜，多麼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細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燈光遠遠望起來越顯得朦朦朧朧的，又好像秋天裏我捉得許多螢火蟲兒，蓮妹把牠裝在蛋殼裏一樣，真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面癡想，每每被雨點把一身打的透濕，還不覺得，直等那燈光熄了，蓮妹也睡了，我纔淒淒涼涼的挨到戲臺底下去睡。

蓮姑

（啜泣）……

祖母

可憐的孩子，那不會受涼嗎？

少年

受涼沒有爹娘的孩子有誰管他不受涼呢？並且寂寞比病還要可怕。我祇要慰得我心裏一刻子的寂寞，也顧不得病了。我受了一年多

的風霜飢餓，體子早已壞了；這幾天又得了一點病，所以有兩晚沒有來看這邊窗上的燈。我自己恐怕到我爹媽的膝下去承歡的時候不遠了，又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嫁到陳家裏去，所以我今晚特再到這邊山上來再望望我那兩晚沒有望見，或許以後永遠望不見的燈光，不想剛到山上便絆着藥繩，挨了這一槍……我盼望那一槍把我打死了倒好，免得還要受幾點鐘的苦痛；不過因為這個緣故，我居然能再見蓮姑娘一面，我這一槍也挨得值得。便死也死得值得。蓮妹！我的傷受得很重，並且身子又病了。你招扶我一下罷。祇要你的手觸我一下，我的病就會好了，我的痛也可以忘記了。蓮姑娘，你招扶我一晚，我祇求你這件事是黃大哥，我一定招扶你。

有蓮姑娘招扶他，他的傷一定好得快些。可憐的孩子，不想他這樣愛着蓮兒。看起來他這一槍還是爲蓮兒挨的。可憐病得這樣子，又受了這樣重的傷。他的娘若在世不

蓮姑
李
祖母
黃氏

知道怎樣傷心呢。

蓮姑 (撫着少年的手) 黃大哥，你好好睡。我今晚招扶你。

少年 (安慰極了) 呵，多謝。

福生 (暴怒的口吻) 不能！蓮兒，快進去。這裏有我招扶，你不要管。你已經是陳家裏的人，你怎麼好看護他，說起來成什麼話！

蓮姑 我怎麼是陳家裏的人？

福生 我把你許給陳家裏了，你便是陳家裏的人。

蓮姑 我把我自己許了他，我便是黃家裏的人。

福生 你這是什麼話？你這不懂事的東西！你怎敢在

你父親面前強嘴！(見蓮姑還握着少年的手)

你還不放手，替我滾進去。你不要招打。

蓮姑 你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放手。

福生 ……(改用一種慈父的口吻) 蓮兒，你仔細想想，你爹爹不是因爲很愛你才把你看給陳家裏嗎？你爹爹辛苦半生，祇有你這一個女兒。因此不想把你胡亂給人。好容易千選萬選，纔選了陳家裏這樣的好人家，還怕陳家裏嫌我們

獵戶出身不大願意。算是看得你人物還不錯，纔應允了這門親事。祇望你心滿意足的到陳家裏去，過半生快樂日子。生了一男半女回門來喚喚外公也算我沒有兒子的人的一種福分。不想你這不懂事的東西再三推托，後來經我和你媽仔細勸你，你纔回心轉意，親口應允了……

黃氏：是呀，蓮兒你自己還應允了的呀。

蓮姑：我因為爹爹再三逼我，我沒有法子，祇好應允了。原想找個機會和黃大哥商量在過門以前

逃到別的地方去。唔。你居然想逃！

福生：想逃。我多久想逃，祇是沒有機會。第一次打了虎的時候到我家看的人很多，我就想趁那時候逃，剛走到半山遇着屠大爺，我祇好轉來。後來隔過門的日子越近，你老人家越不肯叫我

出去。前幾天借着送虎肉纔同張二姑娘到仙姑殿去了一回。因為有張二姑娘同走，不好問人。便沒有找着黃大哥。

福生：找着便怎樣？

蓮姑：找着了。我便約個日子同他跑。

黃氏：安排跑到那裏去？

蓮姑：跑到城裏去。

黃氏：找誰？

蓮姑：找張家大姐介紹我到紡紗廠做工去。

福生：唔。

蓮姑：不想我沒有找着他。他倒先到我家來了。像受了重傷的老虎似的擡到我家來了。身體瘦到

這個樣子。腿上還打一個大洞……流這許多血。黃大哥，可憐的黃大哥，我是不離你的了。生

死，我都不離你。我偏要你離開他。偏不許你……你這種不孝的東西。（猛力想扯開他們的手。但他們死力不放。）

蓮姑：爹爹！

祖母：（同時）福生！

李：（同時）福生！

黃氏：（同時）噯呀，蓮兒，你放手罷。

蓮姑 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間上沒有人能拆開我們

的手。

福生

我能够！（暴怒如雷猛力扯開他們的手，拖着

蓮姑望房裏走。）你這種畜生，不要臉的畜生，

不！打你如何曉得利害。（拖進房裏開撲打聲

抗爭聲。）哼！你還強嘴？不！你還發瘋？不！你還喊

黃大哥？不！你還要氣死我不？（每問一句打一

下）

大家

（同時）福生，福生，噯呀，不要打。（皆擁到後房去。台上祇剩少年一人，死骸似的倒在竹牀

少年

上開裏面打蓮姑聲，舊病新創一齊裂發。）

噯呀。我再不能受了。（忍痛回顧強起取牀邊

獵刀）蓮姑娘，我先你一步罷。（自刺其胸而

死）

（裏面福生，『你還不聽說？不！你還要喊黃大

哥？不！你做陳家裏的人不！』之聲與竹鞭響聲

哀呼『黃大哥』之聲益烈，勸解者號哭者的

聲音伴奏之。）

——幕徐下——

（原載田漢戲曲集現代版）

戰友

人物：

某大學生 A (在上海事變中投身義勇軍傷員)

傷兵 (他的戰友)

看護婦 1 (被傷兵們稱為『同志』的)

看護婦 2

醫生

大學生 B, C, D, E

女學生 A, B

羣衆 (不上場)

時間：

上海撤兵協定簽字之後。

地點：

某教堂對過的一傷兵醫院。

傷兵醫院二樓，病室之一。設兩榻：一靠通露臺的有玻璃的窗門，隱約看見教堂尖塔高聳，一靠另一開着的小窗，見綠樹之顛。室中設備簡單，但可

田漢

知前此必會居多者。

靠玻璃窗榻上一重傷的兵士，直到最後起來拖住

大學生為止，偃臥着不動。靠小窗榻上，則臥一投

身義勇軍參加瀝戰負傷瞎眼之大學生 A!

在這兩榻邊除了置藥瓶食器之几外，有腕椅三

四隻。

開幕，大學生仰面躺着靜聽，看護婦低聲讀報。

大學生 A (很焦躁地) 大聲一點念，請你大聲一

點念……我聽不清楚。

看護婦 1 (稍高聲一點念當日×報停戰協定正

文)。

傷兵 (略轉轉身，似乎也在靜聽，久之嘆了一

聲氣，握拳重重的打一下牀邊)。

大學生 A (急掙扎起來) 什麼？協定今天就得簽

字？請你再念大聲一點，你不是知道我的

耳朵也給大砲震的有一點發聾了嗎？

看護婦 I (放下報紙) 怎麼能够大聲念呢? 醫生

是禁止你看報的。

大學生 A (苦笑) 禁止我看報媽的! 我不是什麼

都給禁止看了嗎? 我現在和我們的戰友

老劉一樣的了。他有眼睛又不大認識字，

我認識字又沒有眼睛了。

看護婦 I (陪笑) 對不起。是我說錯了。張醫生前

幾天就囑咐我不許念報給你們聽，特別

是你。

大學生 A 那爲什麼?

看護婦 I 他說你的心太熱了，聽了外面的事就要

興奮起來，剛好的病又弄壞了。所以外面

的事一概不許告訴你。

大學生 A 那有什麼關係呢? 反而是告訴我們的好。

使我們安心。

看護婦 I 就是近來外面的事可以使你們安心的

太少了。

傷 兵 (突然爬起來低聲) 不是說 X 軍……

看護婦 I (急止之) 嚇……你又這樣說了。

傷 兵

有什麼說不得，現在我們就祇靠他們去打東洋人了。他們始終是中國最強的軍隊……不是說他們已經和東洋人宣戰

了嗎?

了嗎?

是啊。不過你低聲一點說罷。

看護婦 I 有什麼說不得! 我們是替老百姓負了傷

的，還怕誰把我們捉去嗎?

大學生 A 誰管你負傷不負傷，要捉你們還是一樣

要捉去的。聽說前些日子，這病院裏就捉

去了兩個，現在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哩。

傷 兵 那不是說給他們換上醫院嗎?

那裏是給他們換什麼醫院，那不過是從

醫院裏換到監獄裏去。

傷 兵 (切齒) 媽的，我們的出路不是戰場就

是監獄了。

大學生 A 喂，同志，請你拿剛纔的報給我念下去罷，

低聲一點也成。

看護婦 I 你們這樣興奮，我今天不給你們念了。

(放下報紙)

（外面賣報的邊跑邊嚷：『阿要看看剛出版××報，六個銅板一張，看到××簽定賣國條約……看到東洋兵無期佔領上海。阿要看看剛出版××報，六個銅板一張……』）

大學生 A

你不念給我們聽，賣報的早已告訴我們了。好了，反正我們大家是白犧牲了。我的眼睛是白瞎了，老劉的手也白斷了，我們做定了奴隸了。我們躺在這兒幹嗎？我們——（一股熱念湧上來，聲音也咽住了。）

看護婦 I

（急扶之）你要是這樣興奮呢，回頭你們熱度高起來了，醫生又得埋怨我了。

大學生 A

不要緊，我們的興奮已經過去了，我們聽說十九路軍退兵的那天早上，可真是興奮呢。

傷 兵

（回憶）唔，那天氣得我要碰死在牀上。我恨不得拿手溜彈去炸死那些漢奸。

看護婦 I

（微笑）幹嗎不去呢？

大學生 A

我瞎了眼睛哪。

看護婦 I

你就沒有瞎眼睛，我想那也不是什麼好主意。人家是大夥兒有組織的賣國。就炸掉他一兩個有什麼用呢？那樣個人英雄主義，反而要妨害革命的。

大學生 A

不錯。不過我聽得虹口公園朝鮮人扔炸彈的案子發生的時候，心裏真有一點痛快。媽的，那不可一世的野村也變成和我一樣的瞎子了。

看護婦 I

野村不過瞎掉了一個眼睛。就是他的眼睛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並非就饒了我們半殖民地民衆的。這幾天報上說，日本又要發生很大的政變；法西斯蒂快要上臺了。將來屠殺我們比現在這幾個強盜恐怕還要厲害幾倍呢！

傷 兵

難道東洋的老百姓就不起來幹他們的？（閉着眼，預言家似的）這是必然的。

大學生 A

祇有我們民衆聯合起來，纔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是呢？葉同志？

看護婦 I

是啊。不過你注意你又叫我『葉同志』

了。

大學生 A 可不是同志嗎？

傷 兵 我們弟兄們都叫你同志啊。

看護婦 I 因為你們叫別的看護做『小姐』偏叫

我做『同志』，後來給院長聽見了，幾乎要把我趕走。幸虧我在這兒和醫生們，同事們都混得很好，你們又歡迎我，才沒有讓我走。

傷 兵

媽的，那些闊小姐們每天坐汽車上這裏來，那裏像是來看護我們的，倒是專爲來出風頭的。這會兒『天下太平』了，打仗的不值錢了，就連鬼影子也看不見了。葉同志你可別走，我們已經很熟了。你在這裏多待幾天罷。我記得是二月二十五號進院的，我們在這裏快三個月了。

大學生 A

看護婦 I 你瞧，這窗子下面的那株桃子樹你剛來的時候還沒有長葉子，這會兒連花都快

落完了。（起身坐窗下，風吹花片進來。）是嗎？可惜我的眼睛瞧不見！

大學生 A

看護婦 I 啊呀，我又沒有留心。我是告訴你，日子是

過得真快。

大學生 A 我倒覺得過得很慢。你知道在一個瞎了眼睛的人，人生就像一個很長很長的黑夜似的。（嘆息）

傷 兵

（幽涼的回憶）我家裏屋後面也有幾株桃樹，我小的時候老愛爬上去折花哪，或是偷桃子吃。後來窮下來了，房屋啦，田地啦，全賣掉了，家裏的人也分散了。我一個人飄到外面來當了這五六年小兵，沒有回過家鄉一次，不曉得那株桃樹還不在不在哩……

大學生 A

傷 兵

老劉，你也想起家鄉來了嗎？睡着沒有事的時候，什麼都想起來了。

大學生 A

你現在睡在這裏，後悔不後悔？一點也不後悔……我打過七八次仗，一時跟着阿貓打阿狗，一時又跟着阿狗打阿貓，身上臉上也帶過四五次花，要死早就該死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要是死了。

真好比死了一條野狗……打來打去，只有這一次自己也覺得有點意思。我別說祇打斷一隻手，就死了也不後悔。

大學生 A

是呵，老劉，我雖然把眼睛打瞎了也是不後悔的。不過前些日子，我開得窗子外吹進來一陣陣的桃花香，想起了去年我和女同學密斯周遊龍華的時候的事，真有些難過。

看護婦 I

誰是你剛進院不久來看過你幾次的那位小姐嗎？高高的，白白的，手裏似乎還拿着一本聖經的……

大學生 A

是啊，就是她……

看護婦 I

她是一個基督教徒麼？

大學生 A

她並非很相信基督教，不過因為她的父母都是信徒，所以她就跟着上教堂。其實她不如說是一個『自由思想者』。

看護婦 I

密斯周的父親幹什麼的？

大學生 A

一個銀行家。

看護婦 I

（笑）那末你該有錢用了？

大學生 A

有錢用她的父親一看見我，眼睛裏就要出火，還肯給錢我哩？他頂反對我們這次打仗，他說這完全是胡鬧。上次密斯周來不是說嗎，他父親聽見我打傷了，說『好得很，倒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把這些暴燥的青年，教訓教訓』哩。

看護婦 I

那麼，你們的婚姻問題很有點麻煩了？

大學生 A

現在還說到什麼婚姻問題！我的眼睛是瞎了，我自己的運命是看得頂清楚的。起先，我家裏雖然窮了，在學校裏，卻是功課頂好的一個，我又也很能做事，從教授一直到女同學，誰不相信我的『前程遠大』？所以那末許多人包圍密斯周的，還是給我一個人得了勝利。假使我不瞎眼睛，就是她父親反對我，我也不怕。咳！現在是什麼都完了。不過我始終不甘心的。就是陳詠明那傢伙（切齒）他平時專做校長的走狗，破壞學生運動，同時竭力破壞我和周的關係，讓那傢伙把她奪去了，我是

傷兵 死不瞑目的。
誰啊？

看護婦 I 就是有一天——同那周小姐來看你的

那個年輕的大學生嗎？

大學生 A 是啊，你怎麼就猜着了？

看護婦 I 怎麼猜着了？他欺負你看不見，一面說着

很同情你的話，一面他齊眉弄眼的在那裏嘲笑你哩。

大學生 A (氣極)畜生！

看護婦 I 瞧，你又興奮到這個樣子，氣牠幹嗎？還是

保重你自己的身子要緊，我們別再談這些了，原是我，不該告訴你的。

大學生 A 告訴我好了……媽的，怪不得連她也不

不來看我了。我真有一點後悔了。我幹嗎

這樣傻，真去打仗呢？爲的守衛國土嗎？愛

國嗎？那樣用我們士兵民衆的血肉守住

的地方也早已恭恭敬敬地去送給人家

了。爲的出風頭嗎？連自己的愛人也不理

睬我了……

看護婦 I

得了，剛才不是說『瞎了眼睛也不後悔』嗎？這會兒你又這樣發牢騷。你想你們若不是替老百姓受了傷，當我也會來理睬你嗎？

大學生 A

那自然。所以……我有時候真不知道怎樣想的好。自從進了這醫院，一批批的工人，學生，小市民每天帶些東西來看我們，都說這趙辛苦了我們。我每回聽了他們的話真感激得要哭出來，好像自己的傷還受得不够重，很對不起他們似的。就拿你們這樣熱心地看護我們，我們就好像到了家裏一樣，不，我們家裏那有這樣好，就是密斯周肯來看護我們，也沒有這樣好。覺得我們這趙就這樣死了也真是值得。但是葉同志，我想到三個月以前還擺在我面前的幸福，我又有些不甘心了。我相信周總算是一個難得的女子，又聰明又高貴，可就是性子太善良了，容易受人家誘惑，我應該託人告訴她，教她別吃

看護婦 I

陳詠明那傢伙的虧，可是我那些同學怎麼這些日子一個也不來看我呢？連老俞也快一個禮拜不來了。這也不能怪他們，現在各學校都開學了，他們得趕功課，也就沒有多的功夫時常來看你了。

大學生 A

媽的，他們現在大概是要忍痛讀書，忍痛運動，忍痛跳舞，好跟政府作『長期抵抗』罷。（說話中斷續地聽得窗外有汽車喇叭聲）

看護婦 I

看了真是使人氣死！前些日子都說得那麼好聽的，這會兒借着『忍痛』兩個字什麼都不做出來？軍官們『忍痛撤兵』，外交官們『忍痛簽字』，商人們『忍痛開市』，工人學生們也有的『忍痛復工』，『忍痛上課』，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似的。

大學生 A

得了，你也別笑他們了，你自己不也是『忍痛搽粉』嗎？

傷兵

看護婦 I

（笑）哈哈，『忍痛搽粉』（也笑）你怎麼偏偏就曉得我今天搽了粉？你不是眼睛不看見嗎？

大學生 A

眼睛不看見就瞞得過嗎？你平常是不搽粉的，剛才你替我換藥的時候，我聞得你臉上忽然香起來了，我就知道你搽粉了。哈哈，我倒沒有留心。

傷兵

看護婦 I

你真是精明。怎麼樣？可知道瞎子也不是容易騙的。

大學生 A

騙你幹嗎？我是女人啊，女人有時候是免不了愛搽點兒粉的。

大學生 A

不，我一聞得你臉上的粉香，就曉得你快要走了。真是你可能再看護我們幾天罷。

看護婦 I

不用着急，我願意看護到你們出院。今天有一點事要出去，不多一回兒就回來的。我已經託三號病房的陳小姐招扶你們了。（看看手錶）醫生怎麼還不來呢？這些日子每天鬧着『和平』『和平』，把你們的事都丟在一邊，外面沒有人捐錢，

醫生也就懶下來了。據說這好一些醫院都要結束了哩。好，我去找密斯陳去。

傷 兵

(止之)葉同志，請你順便把這邊門開一開，好不好？悶熱得很。

大學生 A

到底是夏天了。

看護婦 1

啊呀，我剛纔關起來就忘了開了。

大學生 A

昨天晚上風很大，吹了好一些花片兒進來了。

看護婦 1

(開門站露臺上望下去)啊呀，今天又是誰在這裏『忍痛結婚』呢！教堂前面街上擺了這一滿街的汽車。

哈哈，『忍痛結婚』我記得自從我進這醫院以來，這前面的教堂行過五次結婚式了。

大學生 A

那，你見過新娘沒有？

看護婦 1

那邊停了一部汽車，繫了花的紅汽車，大約就是新娘坐的罷。啊呀，好幾個學生到這邊了。沈先生恐怕是你那些同學來找你的呢。

傷 兵

怎麼曉得？

大學生 A

看護婦 1

有幾個像是來過這裏的。

醫 生

(門開，張醫生與看護婦 2 進來)

啊呀，醫生來了。(走過來，很事務地招扶)

醫 生

(先至大學生 A 榻邊，取牀頭溫度表看了一看)唔，熱是退了一些了。(檢視一

下傷處)再有一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

(見報紙顧葉)怎麼又念報紙給他們聽呢？我不是禁止了嗎？

沒有念，這是包東西來的，我不過陪他們談談天。

就是談天也不可以的。院長不是說過的嗎？

看護婦 1

曉得了。

醫 生

(匆匆至傷兵牀頭，在兩看護招扶之下，進行各種檢視。)

看護婦 1

(外面敲門，看護婦 1 隨手開門，大學生 B C D E 與女學生 A B 都盛裝入室，幾個走到大學生 A 的牀邊，打招呼。)

醫 生

看護婦 1

醫 生

看護婦 1

醫 生

看護婦 1

醫 生

大學生 B 哈囉，密斯忒沈！

大學生 C 孟嘉，怎麼樣了？

大學生 A 好了些了，你們都來了嗎？（一一握手）

我當你們不來看我了。

大學生 B 那有的話，因為大家功課忙，就不能天天來看你了。

大學生 A 也不要天天來，祇要偶然有人來看看我，就感激得很了。還有誰好像還有兩位女士似的。（他們和她們都笑了。）

大學生 D 怎麼，你的眼睛好了嗎？就曉得有兩位女士來了？

大學生 A 她們腳步的聲音告訴我了。

大學生 D 你們兩位快來和孟嘉握手，可不許說話！

讓孟嘉猜猜是誰？（女學生果然忍着笑來握手）

大學生 E 猜出了沒有？

大學生 A （苦笑搖頭）猜他幹嗎呢？反正有女同學看我就是好的了。

大學生 D 告訴你罷，一個密斯文，一個就是密斯周。

大學生 A

（大部分的同學笑了。）

（有愠意強作笑容）別拿我來開玩笑了，還有一個是密斯吳，對不對？

（她們都笑了）

大學生 D （咋舌）了不得，天才的人不管他眼睛是好是壞，總是天才。

大學生 B （含笑但是鄭重地對他們使着眼色）所以不可因為一個天才的眼睛瞎了就去欺負他。怎麼樣，孟嘉眼睛已經不痛了罷？

大學生 A 已經不痛了。腿上的傷也好起來了。現在倒是有些裏面的病。

（緊握他的手）好好的養息罷。我快要攷完了，可以多來看你了。

謝謝，喔，不錯的，你們這一個學期畢業了，你和老張！

對哪。

大學生 B 真是，孟嘉快一些好，我們都望你早些出院呢。

大學生 C

大學生 A 剛才醫生說，再有一禮拜就可以出院了。

我現在着急的是出了院之後又怎麼辦呢？住在這裏每天還可以吃幾頓稀飯，並且還有人招扶我，出了院可吃什麼呢？誰招扶我呢？我有時想起來，真不如在戰場上打死了倒好。

大學生 B 也不必那麼想了。俗話說，『好死不如壞

活。』我們不也是一樣嗎？雖然這學期要畢業了，家裏也等着靠我們賺錢了。但是出了校門，又跑到那裏去？在這樣的時候，真是誰都沒有一點把握，祇能做到那裏算那裏。我想餓總是餓不死的。

大學生 C 孟嘉，你出院以後的生活，到不必愁了，我們同學會已經決議幫助你。

大學生 D 對啊，我今天是特來告訴你的，這個議案是我們幾個老同學提出來的，昨天已經通過了。

大學生 A 謝謝，爲着我們一個人的事，勞動了你們

大家，我是很抱歉的。

大學生 B 別客氣了。你又不是爲着你個人的事負

傷。你的負傷是我們全校的光榮哩。

大學生 A (試探的) 慚愧得很，怎麼，你們今天是

專來看我的嗎？都穿得這麼齊整的？

大 家 (含糊地) 唔。

大學生 A 密司文，密司吳，怎麼不說話呢？望着我有

些害怕嗎？

女學生 A (走進來靠牀坐下) 那有的事。

大學生 A 密司文，還在圖書館辦事嗎？

女學生 A 還有圖書館呢，早燒得光光的了！現在搬到租界上來，雖然也還有圖書館的空名，

可真是沒有幾本書了。

(醫生經過一些時候麻煩的診察，告一

結束了。)

醫 生 唔，也好得多了，這幾天不可以動，要是再

發膿可麻煩了。(再對葉) 務必少和他

們談話，別讓他們興奮。(他匆匆出門，看

護婦跟着出去。)

看護婦 1 密斯陳，我不是拜託你的嗎？

看護婦2 曉得了，我一會兒就來的。

大學生A 葉同志，請你去叫他們弄點茶來。

大學生B 不要費事，我們就要走的。

大學生A 來了就多坐一會兒。

大學生B 葉小姐，真是辛苦了你呢！

看護婦1 沒有什麼好，你們幾位陪沈先生多談一

會兒，（對A）陳小姐回頭就來的，我去了，順便叫他們拿些水菓來。

大學生A （點頭）謝謝，明天你還要來的呀。

看護婦1 來的，不過可別忘了剛才醫生的話，無論

什麼事不可以太興奮了。（匆匆下場）

大學生D （目送着她的後影直到門關了）這位

看護小姐很不壞。是醫院裏的嗎？

大學生B （代答）不，她也是『義勇軍』，我很少

看見她這樣能幹的女人。她真是『戰場的天使』。

大學生A 你叫她『天使』她可要氣惱了。我們都

叫她『同志』。若不是有她，我們的病院生活就更苦了。

女學生A 我本來也想到傷兵醫院服務的，因為爸

爸媽媽都說上海危險，一定不讓我走，纔沒有來。

大學生A 自然哪，上海並非不危險，豈止上海，現在那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女學生A 是啊，起先我們躲到南翔，南翔打起來了，又躲到蘇州，後來蘇州也每天有日本飛機扔炸彈，爸爸纔帶起我們逃到南京。

大學生A 你們怎麼不跟着政府遷都洛陽呢？（大家笑了）

大學生D 現在可好了，洛陽政府又要搬回南京了。我們學校也要搬回吳淞了。

大學生E 聽說要到下學期才能搬，損失得很厲害，很要一些工夫纔修理得好。單止儀器館

前面坪裏炸的那兩個大洞簡直就成了幾丈深的池子，也要好幾天才能填得平

哩。

大學生A 你去看過嗎？

大學生E 我同密斯吳一道去看的。從麥田裏遠望

起去，還好好像很完整似的。走近去一看沒有一個屋子有頂的。牆壁上是一大一小無數窟窿，最使人難過的是從校門口一直進去兩邊的草長的一尺多深。學校園裏的花木也蒼蒼茸茸地比平年茂盛的多了，靜悄悄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甚至連一個鳥影兒也沒有，就有一兩個鳥兒也好像不敢輕輕的叫一聲。雖是大白天出去的，倒像是在月亮底下走着的一樣。不但是密斯吳害怕，連我的身上也怪發毛的哩。

女學生 B 那天要不是和密司忒張一道，我真不敢去看我們的宿舍了。

大學生 A 怎麼樣密司吳，你的損失大不大？

女學生 B 那還有什麼說的。我是住在樓上的；屋子沒有頂了。那些衣服哪書哪，沒有給人家搶去的也都給風雨糟蹋得一塌糊塗了。鐵牀也給火燒的捲起來了。最妙的就是牀底下一雙高跟皮鞋和牆壁上掛的幾

大學生 A

張照片還一點沒有壞

（不覺俏皮地）剩下得很妙，恰好是時髦小姐們最要緊的幾樣東西，再剩下些香粉哪口紅哪就更好了。

大學生 D

瞧，你的眼睛不中用了，還要說這些不安份的話。

大學生 A

（苦笑）說說有什麼要緊？古人說得好『盲者不視』啊，我告訴你們一點深刻的體驗罷。瞎了眼睛並不痛苦，瞎了眼睛而不能忘記沒有瞎的時候所看見的好看的東西那纔是痛苦呢。

大學生 D

那麼你還不能忘記密司周嗎？（大學生

C以手推D衣，以目止D。）

大學生 A

我竭力想忘記她，但是不能忘記。假使我的眼睛還好，也許可以忘記她，但是我的眼睛是在我和她最相愛的時候瞎的，我的腦筋裏留着她的印象太深了，我恐怕永久忘不了。不怕你們笑我傻，我現在衣裏面還藏着她的小照哩。（以手撫胸）從

我打仗的時候負傷的時候，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離開過牠。

大家（笑了）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大學生B（誠懇地拉着他的手）不過，孟嘉，我還是勸你忘記她罷。

大學生A爲什麼？她怎麼樣了？

大學生B（溫慰之）沒有怎麼樣。我上次不是告訴過你嗎？她還是很思念你的。她已經不在學校裏了，她母親病了，家裏接她回廣東去了。她還有信來托我招扶你。說要錢用，她可以在家裏寄來。不過我看這樣究竟不是一個了局。既然她不見得能嫁你，你也不如早忘了她的好。

大學生A假使是那麼容易忘記的事，我也不要你這樣的勸了。

大學生B那你可太痛苦了。

大學生A我好像命中注定了要受這些痛苦的。（看護婦帶許多香蕉上分給大家。）

大學生B這不像你說的話。你從來不相信運命的。

大學生A……好，我們不要談這些討厭的事了。反日會的工作近來怎麼樣了？你們一聲也不響了嗎？

大學生C這是沒有法子的。自從復課以來，好一點的教授多半都辭退了。頭腦清楚又熱心做事的同學，不是開除了，就是轉學了，有的是交不起學費，剩下的多半是些死氣沉沉的。新的同學又是派別複雜得很，因此什麼運動也幹不起來。

大學生A（焦急地）那怎麼成呢？在這樣緊要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不動呢？咳，假使我的眼睛不瞎的話！

大學生C是啊，我剛纔還和老俞說起呢……我同密司吳到學校去看的時候，看見禮堂外面我們寫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那些標語上面，貼着『大日本軍司令部』的佈告，真是把我氣死了。

女學生A日本兵在我們學生會辦公室牆壁上寫

的那些話還更要把人氣死呢。什麼『懲罰支那學匪』哪，『消滅排日運動』哪，『大日本帝國萬歲』哪……

大學生E

對哪，還畫了幾個烏龜，罵我們是『支那龜』哩。

大學生A

媽的，若是能堅持這一次的反日戰爭，那裏會弄到這樣？這牆上的標語和佈告的鬥爭，已經是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革命學生精神上的肉搏了。你們不要看了，生氣就夠了，帝國主義者並非這樣就滿足的。你們應該快些起來繼續我們反日會的工作：使我們學生運動和工農革命運動聯係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要不然，我們的拳頭是不會打着帝國主義的要害的。

大學生D

不過，不是我說右傾的話，我想我們這時候還是不要動的好。我們的力量不夠，鬧起來也沒有什麼結果。『九一八』事件以來我們是怎麼鬧的？開會哪，打電報哪，

大學生A

臥鐵路搶火車到南京請願哪，示威遊行哪，包圍市政府哪，開民衆法庭哪，組織義勇軍援救東北哪，鬧來鬧去結果有什麼用？上海還不是送給帝國主義者了。我們學校還不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佔去了。我們還不是要搬到租界受帝國主義的保護。

大學生D

（氣憤之極）依你說，我們祇好甘心做奴隸了？

大學生A

（紅臉）我並非說要甘心做奴隸，我是說我們得等一等。

大學生D

（凝視他）等到什麼時候呢？

大學生A

等到我們真有了力量。什麼叫做『力量』？『九一八』以來搶火車，臥鐵路，示威遊行，包圍市政府，組織民衆法庭，成立義勇軍，『一二八』事件一起，參加民族革命戰爭，這些不算我們學生羣衆的力量，什麼纔算是我們的力量！

大學生D 我以為學問纔是我們學生的力量，要等

到我們真有了學問。

大學生A

（急接過他的話）唔，我懂得了，要等到你畢了業，出洋留學，得了學位，回國之後做了『高等華人』或是『要人』們把中國整個兒賣掉纔算真的力量，對不對？

大學生D

（氣得沒有話說）……

大學生B

孟嘉！

大學生A （繼續對D說）假使你真這樣想，那你可真是做夢了。你就肯那麼等，民衆可不能讓你等，他們都已經起來要求自己的政權了。

大學生D

（對面教堂前汽車喇叭聲更多了。）

（無可發洩）哈哈！我們算是做夢，我看那些瞎了眼睛還等着要和他的愛人結婚的纔真是做夢呢！

大學生A

這是什麼話？誰同你說這些，誰要同什麼愛人結婚？

看護婦2

大學生D

（急來扶持）沈先生！我告訴你罷……

大學生B

（厲聲）老戴！

大學生E

（急拉起了D走）老戴，不要說了，他的性格你是曉得的，有病的人脾氣總是大大的，我們到那裏去罷。

大學生B

（E拖D急下）

今天真是怎麼鬧的，我們大不該要他同來的。

大學生A

（猶恨恨然）我早就要罵這傢伙了。他和陳詠明就是我們校裏兩條走狗。去年我們第一次反日會，就是這傢伙破壞的。……

女僕

（對面已聞教堂裏大風琴之聲及唱詩聲，一女僕匆匆敲門進來。）

文小姐，吳小姐，對面已經行禮了，周小姐請你們快些去。

女學生B A

（狼狽地）哦，就來了。（對A）好，密斯忒沈，我們去了，你好好

大學生 A 的保養，我們下次再來看你。
唔，謝謝。

女 僕 還有少爺請張先生俞先生幾位也快些去。

（她們匆匆下去了。）

大學生 C （躊躇地）怎麼樣呢？我們去一下再來罷。

大學生 B 唔。

（唱詩聲高起來了。）

大學生 B （拉了 A 手低聲）孟嘉，我們一會兒再來看你。我還有許多話和你談。

（跟着 C 已將出門。）

大學生 A （忽高聲）老俞！老俞！

看護婦 2 俞先生，沈先生叫你。

大學生 B （急轉來）什麼事？孟嘉？

大學生 A （找着他的手握了）他們可以騙我，你是我的老朋友，你也忍心騙我嗎？（不覺帶淚聲）

大學生 B （緊握手默然有頃）我怎麼忍心騙你，

孟嘉不過你是在病中曉得了於你沒有益處的事，我勸你簡直不必曉得罷。老朋友，你相信我的話。

大學生 A

（着急但冷靜地）不，不，不要緊，你祇老實告訴我。這樣瞞住我，我反而要着急了。

是不是密斯周今天在教堂裏結婚呢？

大學生 B

（躊躇變為決然）好，我告訴你是的和誰結婚？

大學生 A

這我想還是不告訴你的好。我曉得了，是不是和陳詠明結婚？

大學生 B

你猜着了。我也沒有法子了。我今天是萬不想來的。無奈老陳再三拉我，我也祇好跟着來——總之，老朋友，相信我的話把

那個女人忘了罷。

唔，謝謝你告訴我，我曉得了就成了。

你可別煩惱。

你放心，沒有什麼事。

（唱詩與音樂聲更大。）

大學生 A 他們都等着你，你快點去罷。

大學生 B (赧然地) 我去敷衍他們一下就來。

(唱詩聲中看護婦扶大學生 A 躺下。)

看護婦 2 沈先生，你頭上有些發燒。

大學生 A 不要緊，我躺一躺就好了。(另一看護婦

進來)

看護婦 3 陳小姐，第三號病房開刀，張醫生請你去

一下。

看護婦 2 就來了，好，沈先生，你好好的休息休息，養

病要緊，不要想別的了。你瞧劉先生躺的

多好，我去一回兒就來了。

(替他蓋好，匆匆出門。)

(滿室寂然。但聞琴韻歌聲悠然而止。)

(隱約間聞牧師在說教證婚。)

大學生 A (忽慘笑) 哈哈哈哈哈！我真是做夢，我真

是做夢！(急於胸前貼肉處取出照片)

我幹嗎藏着人家女人的照片。(切齒撕

之)(隱約聞牧師講道——)『……上

帝既照着他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又恐

怕人太寂寞了，取男人的肋骨造了他的

大學生 A

(掩耳) 啊，誰把那邊門給我關了，給我關

了，我不要聽那聲音。陳小姐，陳小姐。(他

自己忽然掀被起身，雖然綳帶裹着眼睛

就和好人一樣一直走過去，手摸着門悲

憤地叫着) 啊，我怎麼辦，天哪，為什麼不

讓我年紀再老一點。(自捶其胸)

傷 兵 (雖然仰臥着，但一直沉默地注視他的

言動) 沈先生!

(嗚咽說着) 劉……你是我的戰友，你

告訴我該怎麼辦？我犯了什麼罪？為什麼

該受這樣重的刑罰？為什麼人還沒有死，

就活活的逼他死這顆心？(他心裏忽然

一決) 他媽的，我活着幹嗎？我給他們拼

了罷！(他猛然要向露臺跳下去，但給傷

兵沒有斷的那隻手抱住了。)

傷 兵

（帶憐帶責罵地）沈！你見鬼哩！你不醫好身體去和外國赤佬以及他的走狗們去拼命，卻去和他們拼？你的性命那樣的不值錢嗎？你那個女人看起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她愛滾到那邊去就讓她滾去，用得着你這樣丟不下她嗎？她現在嫁的人據你說是你學校裏一個小走狗，這正是『門當戶對』也用得着這樣氣憤嗎？女人什麼地方找不到。你快不要見鬼了，躺到牀上去，一心一意地養好身體和敵人拚去。

大學生 A
傷 兵

可是，劉，我的眼睛瞎了，我還有什麼用呢？瞎了眼睛，你還有手啊！我呢？我是只剩一隻手了。一隻手我就饒了我們敵人嗎？！就是這一隻手也沒有了，我也不饒的。我還有一口啊，我還有牙齒，我咬也要咬死他們的！

大學生 A
（摸到他的牀上抱着他的那隻粗壯而孤零的手，他止不住悲壯的淚。）劉！你到

戰 友

傷 兵

底是我的戰友你這隻手救了我我還是太年輕了……你曉得年輕人的心是很難得死的……劉（他不覺哭了。）

（因為他惟一的一隻手給 A 捉住了，用頭代替他曾經有過的另一隻手去撫摸他）兄弟，我曉得……

大學生 A

（他就真像受了欺負的小兄弟對他的長兄訴苦似的。）假使我是做錯了事給人家丟棄了，我還甘心一點；現在我算為是替大家犧牲了眼睛的，為什麼該被人拋棄得這樣淒慘呢……為什麼我身體上已經負了傷的，還要給他負上這樣重的心上的傷呢？

傷 兵

兄弟，我曉得……（他擡起頭）不過你要記得你現在是老百姓的人了，給他們拋棄了有什麼難過呢？他們要你，老百姓就不要你了……

（外面教堂門前喧笑聲，汽車喇叭聲，汽車輪軋聲。）

大學生 A

但是，劉大哥！你聽教堂前面的聲音，他們那樣熱鬧，我們應該這樣寂寞嗎……

看護婦 1

（匆匆上）啊，沈先生，怎麼走到那邊去了！

大學生 A

我想來關這張門的。

呢。

（走到露臺上望）

（外面忽然聽見潮水似的喧聲，腳步聲，喊口號聲，隱約看見旗幟飄揚，傳單亂飛，祇聽得他們叫着：

——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中國革命！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踏着抗日士兵義勇軍的血路前進！

（緊握着大學生 A 的手感謝的說）兄弟，你不要聽那教堂那邊的聲音了，你聽這個聲音！我們不是比他們還要熱鬧得

傷兵

看護婦 1
傷兵

多嗎？葉同志，快扶我起來看看。那怎麼成呢？你是剛換過藥的。

不要緊，不要緊，我高興得很，我好像什麼病都好了。（一邊爬起來一邊口裏跟着

叫外面羣衆正叫着的口號）

看護婦 1

（祇好與 A 一同幫着扶他起來。他走到露臺邊，也揚起那唯一的一隻手跟着喊起來。大學生 A 及看護婦自然也狂熱地喊。A 的傷了的眼睛裏甚至淌下淚來，祇聽得外面的羣衆揚起旗子向這邊狂喊了這末一句口號：

——英勇的抗日士兵，義勇軍萬歲！

——大衆武裝起來，自動對日宣戰！

——受傷的兵士弟兄們醫好了傷快再上前線去！

（齊聲揚手）我們一定去！

（教堂那邊的琴聲，汽車聲，喧笑聲，給這海潮般的聲音捲沒了。——幕——

（田漢戲曲集）

趙閻王

洪深

劇中人物表

(以登臺先後爲次序)

趙閻王

老李

小馬

營長

又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個

前清縣官

衙役多人

老者

婦人

洋人

洋奴

土匪

趙閻王

第一節

第一幕

這件事發生在一個軍營裏面，這軍營所在，本是一個荒村；這荒村卻離城不遠，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正是人烟稠密，市場熱鬧。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五百個兵，沒有別的人家。這一營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點得洋燈，生得火盆的，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

這一間屋子，便是營長的臥室。靠後壁儘左，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牀；牀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頭，粉紅湖縐的被，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連衣櫃的矮桌，桌上手鎗一支，軍刀一把，除下來的軍帽，解下來的皮帶，還有粉盒香皂鏡箱，香水瓶等，橫七豎八的堆着。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畫右有門，通着院子。畫左釘上，掛幾件營長的

軍服，後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現時關着。窗
前堆了兩隻木箱，都有軍需課封條。屋左牀前，小
炭火盆內，還有餘火。屋右當地，放着小方桌子，四
把椅子。桌上兩盞洋燈，一盞未點。一盞點着，卻是
無甚亮光，想是油盡快滅了。

右首的門，猛地開了，走進一個人來；身上穿
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褂子上的鈕釦，有好幾個
早已脫落；腿上也無扎布，祇散着腳管；一雙老棉
鞋，當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點張口。他彎着背，聳
着肩，滿臉都有紋路，鬚邊微微灰白。他沒精打彩，
很是疲倦；雖祇四十來歲的人，然而世上的風波，
經得多了，看來卻像五十出外。

他手裏提着一把磁茶壺，想是剛沖得一壺
滾水。進了門，轉身把門關上。在方桌上取了一個
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慢的喝着；又把兩隻手
捧着熱茶壺煖手。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忽然想
起他本來要做一件事，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
上溫着，又略略撥了撥炭，拖過一把椅子，想坐在
火盆旁取煖；忽地走到紙窗邊，朝外望了一望，搖

搖頭自言自語的打算起來。

軍人 這是早晚哪！許有半宵多哪，早哩！還得一回兒
功夫，纔會回來。（看着門）咱溜罷！回到自己
棚裏，找點什麼吃的，再睡他一個大覺。這十六
圈麻將，總得四更天，纔完得了。他媽的，今天真
冷！（走到門旁，忽又轉念）算了罷，還是好好
的當差罷！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咱也就沒交
好運，碰上都是釘子，回頭屋子不煖啦，熱茶沒
有啦，咱是幹什麼的！（坐火盆旁）這清茶愈
喝愈餓得荒。（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覺得身
上冷起來，渾身打戰，在牀上拽了一條粉紅湖
縐被，裹在身上，重複坐下。纔要打盹，聽得門外
一響，趕快立起，把被放還，那門外卻再無聲息
了，便罵道）沒有回來，活見鬼麼！
（有人把門輕輕偷着開了，伸進頭來，低聲喚
道）喂！趙大哥。

趙大

（轉身，低聲）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敞着門，
熱氣都跑啦，要進來，快進來罷，老李。

（老李也是個軍人，不過二十多歲，軍服雖是

舊破，精神卻還振作，他躡著腳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

老李 這兒就是天宮啦，你上咱棚裏去睡去，不凍結實，纔怪呢！（指牀）今兒輸贏大啦。

趙大 知道！

老李 王排長贏了，也不敢說歇，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

趙大 那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燈）一宵總得點兩盞燈的油。

老李 （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來一杯罷！

趙大 （桌上取了兩個茶杯，把酒分開喝着）好白乾！

老李 小鋪子的掌櫃，進城來著，搶來兩瓶，一瓶賣半塊錢，真不講理；獨家的生意嗎？村裏也沒有第一家糧食店。

趙大 小鋪子不是不肯賒帳嗎？（聽着話，一面他將

原點的燈吹滅了，另點了一盞）

老李 肯聽說快關餉啦。

趙大 聽誰說的？

老李 小馬

趙大 小馬不能知道。

老李 嘿！（吃了兩口悶酒，對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即說來意）趙大哥，你跟着營長當差，比小馬可知道得多啦，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

趙大 （笑起來了）和尚碰見禿子，兩頭都是光光的。

老李 別說這個，你比咱們好！

趙大 打那兒好起來？咱們當軍人的，指著的就是餉；

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誰還不乾！

老李 你也是真沒錢哪！

趙大 （說反話）有錢這有五個多月，沒見一個大餉啦，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著呢！（呪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惡氣）老李，這還是走着一鼻子的

的好運，每天沒有斷了口糧，等着罷！

老李 （憤然立起）等着這不等着麼？咱們是苦差使呀！幾兩銀子的餉，就是他媽的賣命錢！大哥們一條命，就值得這八兩銀子一個月，還要欠着五個多月麼？咱們爲什麼來著！

趙大 真是。

老李

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旦，一匹馬還要吃糧食；咱們的餉，是半年不發，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的差，開的仗，那怕他媽不關雙餉，總有法子找補找補打死啦，也算啦。大哥！我這話對麼？

趙大

對對！（默然有感）我想都有個命，咱們命該倒霉。

老李

當兵也有走運的，你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本來是一旅，改的，正招着兵哩！不欠餉，給現錢。

趙大

聽說過。

老李

好多位兄弟們想着；這兒不幹啦，欠的餉也不要啦，痛痛快快的一走，那兒給現錢，上那兒去當差好，年輕不發財，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

趙大

（想起從前，又念到將來，不勝淒然）再上別處去嗎？

老李

大哥，你也這麼想嗎？（又轉了一個念頭，臉上微有笑容）老李，坐

下！

老李

（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糊裏糊塗，在方桌旁坐下）

趙大

咱們皮包着骨頭肉的，都有一個運氣一個命。咱打十八歲死了爹，出來找飯；二十多歲當兵，到過兩廣，出過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黨，河南拿白狼，什麼地方沒有去過，什麼東西沒有吃過，什麼大事沒有見過。（順手將矮桌上手鎗拿起，看了一眼）拿着這支鎗罷！有六個鎗彈，祇許要七條命，不許要五條命。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咱姓趙的，一輩子沒有吃過別人家的虧。（得意極了，拍胸着）今天（不覺聲音淒楚）趙閻王有四十多歲啦，你看咱還成個什麼東西！（冷笑幾聲）趙閻王不是沒有關過。（嘆氣）唉！好吃的好喝的，金錶，大洋錢，到手還有不要的麼？可是命裏沒有，水裏來，他湯裏去，發財呀？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大哥在這兒餓得樂啦。

老李

咱不樂，咱也不怨。

老李 打臉水，倒溺壺，淘開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着

趙大 你罵人，我打死你！

（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便似兩位兇神。）

老李 （不願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氣）大哥咱是

替你冤得慌，有了發財的路子，不能不跟你提，南邊北邊，招兵的地方多着呢，去呀！準有好處。

趙大 （是過來人的話）南邊北邊麼？反正總是一

樣啊。

老李 不，你聽我說，咱們營長上頭，不是五爺麼？五爺

不算大，祇管一旅幾千個人，上頭有師長，管一萬幾千個人，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他有錢有勢，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譬如說罷……

趙大 這個我全曉得，

老李 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也算是師長，可是管着一省的兵，就有一樣好處，（湊近，鄭重說出）是咱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

趙大 這是怎麼說？

老李 不論什麼人，也都肯收留；要是吃過餉，當過差

的，還許派個連長；要是在咱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那是格外的紅。

趙大 咱就不信！

老李 這是新鮮事，頭幾年不這麼着，敢不是因為仇大了。（停了一停）管他那些麼？他們有仇，是咱們的好處，咱們去，還能不紅麼？

（搖搖頭）你說得多麼容易！

趙大

溜得了麼！

老李 行！打這營裏出去，別向西！向西十來里地，就是城，城裏人多熱鬧，給人瞧見，那就不方便啦。出去衝北，不到二十里地，有個大松林，周圍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連成一片。這個林子，白天進去也是漆黑，本沒有道兒可走，地上盡是枯葉，爛樹枝，死老鼠。這個林子，鎗打不到，眼看不見，就有千軍萬馬，也是無用。要再一亂，一迷道，還許進不去，出不來。像咱們人少，認定了方向，穿過林子，走過山，那就離得他們遠啦，怎麼會溜不了！

趙大 不許他們繞着道兒過山呀！要是給他們追上

……

老李 繞過山來，咱們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趙大 追上拿住，這是鎗斃呀？

老李 （心裏着實有點害怕）你拿鎗斃來駭唬我呀！

趙大 逃跑拿住，還不比是喝醉了酒，要個錢，打壞了

人，或是玩個把閨女，犯了這幾樣，還可以求得下來呀！你逃跑，好麼！上頭化了錢，養着咱們，爲的是有了事，嘔氣講打，咱們拼着性命出個力，爭這個面子，這纔叫忠心。你現吃着他的糧，要上別處幹去，太不懂得恩典啦！這化錢的大帥，不鎗斃你，鎗斃誰！

老李 都行！這是拿住了的話，（心裏不服，出語強硬）

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吃糧當差，憑甚麼叫恩典！哪有甚麼好處，到過咱的身上來！

趙大 你去那別處，準好許多麼，準比這兒好麼，準有好處麼？（苦口勸他）

老李 有拿着現錢招兵的。

趙大 對呀！不欠餉給現錢啊，（問他一句，言外有意）

給多久呢！

老李 （無話可答，連喝了兩杯酒，坐下自己尋思。）

趙大 給不了幾天的餉，銀子也完了罷！（老李喝酒，

不去答應）再說，你的新弟兄們，許不如這兒舊夥計，倒同過甘苦的。你那位新大帥，許比咱們的脾氣更壞，侍候不對，就要吃虧。（老李回

過頭去，不要聽）再說現今的世界，那一個營裏不鬧窮，那一位騎着馬掛着刀的，不指着訛

詐駭騙，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們，發的財

（加勸一句，聲音懇切）到處都是一樣啊！你

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老李狠狠的睜了

他一眼）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着好心，人家

就有好處到你麼？你還想着紅起來，當連長，做

熱夢麼！

老李 （立了起來，頗有點醉意了，身子搖擺着，口齒

不甚清楚）咱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

去的！（他並不很醉，不過借着一副酒臉，胡說

亂道）官高錢多，天下通行，今兒的世界，做大

大的壞事，是高升發財；做小小的壞事，是挨罵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錢。什麼叫天理良心，一腳踹得遠遠的去！（提起腳來待踢，卻跌坐在椅子上。）

趙大

你醉啦？

老李

我說的是實話！

趙大

走罷！走罷！歇歇去罷？

老李

我說的是好話呀！

（老李立起來，腳下還是不穩，趙大過去攙扶，被他一把推過。他慢慢的走到門旁，在門上摸了兩摸，摸着轉手，開了門。那冷風迎頭一吹，他立住了腳，直了腰，深深地呼了兩口氣，人便明白過來，恍如夢中初醒，在屋裏四週一看，見有一個人正呆呆的望着自己，那人正是趙大；他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便似失落了寶貝，重又拾着一般，不覺得意，轉身重復關上了門，一步步走過來。）

老李

大哥，你瞧我怎麼就糊塗啦？我把正事給忘啦。

趙大 王

趙大

你還有什麼正事？

老李

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好過個下半世。

趙大

（覺得怪極）借……餉……

老李

就是，就是！

趙大

上那兒去借？

老李

問這屋子借！

趙大

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

老李

這屋子裏的錢多着呢。大哥，我跟你商量，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營長，他富着呢！

趙大

呵呵富着呢。

老李

這件事祕密着呢！——大哥，我沒喝醉——小

趙大

馬呀！他說的，他知道，他看見的，也是碰巧，小馬

老李

說，咱們的餉，早打上頭領下了啦，兩個月的，有

趙大

八九千塊大洋……

老李

（不耐煩）沒有的話，領來了餉，怎麼會不發

趙大

呢？

老李

那就不許麼？營長準是有個用意啊！

趙大

（忽然立定了，自己尋思起來，並不答言。）

老李

（以為趙大未曾聽見，接着又說）大哥，這九

趙大

（以為趙大未曾聽見，接着又說）大哥，這九

千塊錢的鈔票，營長一個人藏着，都在這屋子裏呢！

趙大

（搖搖頭。）

老李

是真的，這是咱們兩個人的機會，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那就遲了。

趙大

（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在他雖是旁人，卻義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辯說明白，他是真心實意，並無強偽，所以字字說來沉着響亮）餉確是沒有領下來咧！

老李

（不服）咄！不講理麼！

趙大

（十二分信得過）我知道！

老李

營裏五百個弟兄們，都不知道，小馬問過排長，排長都不知道，你……

趙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李

你憑什麼，就能知道！

趙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的說）營長的事，就是咱的事；營長心裏的事，沒有不跟咱明說的。要是打早領來了餉的話，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啦；這前後一字不提，準還是餉沒有領

老李

趙大

老李

下來。大哥！我沒有喝醉，你纔醉咧！你就不信，咱們營長，還能瞧得起個人。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罵你王八旦，打你的嘴巴！

趙大

（直認，）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着，他使用着咱，他信咱，（轉緩，反是語語沈痛）當初咱惹下大禍，東奔西走，無地投奔，咱說一個人，難道真是一點天良沒有麼，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讓我改邪歸正，咱從此以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咱到這營裏，伺候着營長，早早晚晚，差不多也四年啦，纔有今日；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事壞事，一齊交託與咱，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也對咱說，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也不背着咱，這是爲了什麼？營長口裏不說，咱心裏還能不知道麼？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報恩，所以他使用我，信我，那怕他罵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別說這九千塊錢，就是九萬塊錢，也不

肯欺瞞咱姓趙的呀。

老李

（聽得這番慨然直談，便知取銀非易，卻還不肯歇手）大哥，你這個話，說得真明白呀！營長有事，不肯欺瞞了你，爲的是他念着姓趙的好處，大哥，姓趙的真好福分呀！

趙大

（看了他一眼）

（連着說）胡金標受凍成病，不能上操，湯藥不全，睡在棚裏受罪，營長沒念着呀！張得勝，除人糧食，領不着餉，還不了帳，跟人口角打架，回來記過，監禁三天，營長沒念着呀！諸位弟兄，讓人支過來，摔過去，趕着罵着，好似四蹄落地，不會開口的牲口，一句話回得不合，三十五十軍棍，打完啦，還得支撐着傷痛，謝恩當差，營長沒念着呀！幹了這個槓鎗的賣買，處處招恨，做了好事，滿不提，壞事不論什麼，都歸在咱們身上，祖宗八代，都給人罵够啦，營長沒念着呀！京北戰事，弟兄們糊裏糊塗，傷傷死死，到底圖了什麼，幾百人埋在一坑上，無墓土，下無棺木，營長沒念着呀！有人把咱們當做個人來着！

趙大

（緘了眉，默然無話）

老李

這領來的餉，咱打聽得確實，計算過多時，這亦不是營長自己的錢，藏着不發，多半是存了刻扣軍餉的心，他的來歷不明，咱們以賊偷賊，也沒罪過，洋錢到手，立刻別處投軍，他也許怕人議論，不敢聲張，就使拿咱，咱們穿過林子，遠走高飛得久了！

趙大

（仍有不以爲然的意思）

老李

這屋子裏的銀子，就你大哥知道，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還許找尋不着，況且你是家貓，咱是野貓，那兒有撒下了你的道理；我今晚來此，本爲邀你同道而行，指着借錢，跟你講話，無非爲此啊！

趙大

別說沒有餉銀，就是滿屋子堆着，營長派咱在他自己屋裏看守，咱也不能幹這個昧心的事！（未肯決裂）大哥，你默守着幹什麼？難道你還有什麼指望麼？還是能升官？還是能發財？爲什麼不趁着頭上有黑髮，嘴裏有白牙，混幾天快樂日子過過！你說營長念你好，信用着你，你

老李

快樂日子過過！你說營長念你好，信用着你，你

記不得王狗子麼。他跟嚙們的（低說）旅長，多年朋友，多大的情分，怎麼後來王狗子的命，還送在旅長手裏呢！

趙大（提起王狗子的事，忽然大怒，臉色改變，眼都紅了。）

老李你說什麼，就是什麼，咱們不去投軍也罷！這拿性命掛上鎗尖兒上找主顧，不定那一天，就許虧折了老本，大哥有了這幾千大洋，回鄉還不够下半世的澆裹麼！大哥（不應）大哥（不應）老李性急起來）這銀子在那兒藏着，你給指出來罷！

趙大（看得此事無法了結，他祇不回答。）

老李（又恨，又急）這銀子我是吃定啦，咱就是要借用幾千，今天不成不散（惡狠狠地）合着吃人命官司罷！

趙大好無法無天的話，你人不怕，鬼不怕，你不怕（指着天）天老爺麼（擡頭一望，不寒而慄）舉頭三尺有神明，老天爺看着哩，報應有遲早，誰也放不去，誰也跑不了，殺人的償命，有冤的

報冤！

老李（蠻）誰他媽的不要發財的？別攪了人家的事，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送他媽的一條昏蛋狗命上西天！

趙大（鎮定）趙園王老啦，拳頭還不老，別說銀子，這地上的塵土，也不許誰帶一點去！

老李你可真是盡忠報國呀！

趙大（老李口裏說着，兩眼祇顧在屋裏四周打量）幹什麼？

老李（三腳兩步，走到矮桌邊）尋一尋！

趙大（上前攔阻）幹不得！

老李混帳（就是一拳）

（趙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聲。）

（老李得了空，慌亂着搜尋屋裏所藏的軍餉，先把牀上被褥翻起，不見有物，急將矮桌上層抽屜倒翻在地，一看也不過是舊書爛紙，碎布破鞋，連忙又開下層屜子，祇見滿滿盛着許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摸，想是裏面藏着東西，急切中看不真，便把屜子拖到方桌邊，就着

燈光仔細翻尋，長衫短褲，丟得滿地，提出一個衣包，一頓撕扯開了，可是衣服之外，別無銀錢；他氣極，將包摔過一邊，蹲下去，彎着腰，再待摸索。

趙大（這時已經醒回來，扶着牆勉強立起，桌子上的手鎗，一把撈在手裏。）扔下！

老李（霍的立起，捏着拳頭，轉過身來待打。）好東西！

趙大（擎着手鎗，對準老李。）

老李（改口）咱們也是老夥計們……你看……

（人急智生）這是圖個什麼？（說到什麼兩字，猛撲趙大，奪住右臂，三扭兩捏，將鎗打落在地，一腳遠遠踢開。）

趙大（順勢抱住老李，口裏大呼，）拿強盜！拿強盜！

（老李捨命掙脫，趙大死也不放，兩個扯抱在一處，祇在房子裏轉，牀鋪拉翻，桌椅碰倒，正打得一片聲響，祇聽得那屋外也是萬聲齊起，人語嘈雜，腳步往來，並那警笛，經人緊連吹着，一遞一聲，噓噓的叫。）

（老李將趙大狠狠打了幾拳，按在地下。）

（趙大漸漸支持不住，但仍抱着兩條腿，不肯放鬆。）

（老李一步步向門退走，把趙大和身在地上拖。）

（祇見幾個武裝軍服的人，推開門，搶進來，先揪住老李。隨後進來的一個，雖也穿着軍褲皮靴，上身卻是一件黑緞對襟皮馬褂，頭上不見軍帽，卻戴着紅結小瓜皮，他服色不倫不類，固然可笑；但他自有一種氣度儀表，便像個行權發令的身分。那警笛已是住了，屋裏外的兵都候着他的號令。）

老李（用力掙）哥兒們……放手……這不干衆

位的事！

兵 營長拿你！

（老李方不言語，心裏恨恨，雖知身犯軍法，他生性強橫，也不畏懼。）

（趙大還躺在地上，未曾放手。）

營長（踢踢他）滾起來！你說！

（兩個兵，半拖半提，將他拖起，站在一旁。）

營長 這成什麼？

趙大 (一路喘着) 回營長的話，李連成殺人放槍，

……安心害人，他要打槍……在屋裏尋出餉銀，都要算他的！

營長 誰說這屋裏有餉銀？

趙大 營長問他……他好不是東西，喝酒閑談來着，

說的都是混帳話！

營長 (看屋裏天翻地覆，桌上還有酒瓶，心中大怒，

拿酒瓶慣得粉碎) 混帳東西！你們不是自己找死，整營的人都鬧了起來啦，我不重重辦一辦，我不用再幹營長，你們吃着糧，老實當差不好，想造反，很好很好！(對護兵說) 拉出去鎖他在院子裏，替他醒醒酒！(對老李) 今日我沒有功夫，明天拿軍法來慢慢的問你，鎗斃你，還不省事！

老李 姓趙的，你聽說，咱們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老子

活着不能見你，做鬼也是後會有期，你記着點兒罷！

(護兵將老李拉出。)

營長 (追呼) 小馬！

小馬 (在門外應) 咱！

營長 去回排長王老爺，就說沒有什麼大事，牌可以

打下去，叫他們別散，我還要翻本，我就來！

小馬 (門外應) 咱！

趙大 (拾起衣服，慢慢折疊) 還好！沒有丟東西。

營長 (到底信不過，自己關上門，從牀下拖出一個

手提皮箱，開了查看，上面也蓋着幾件舊衣，底下卻藏着一包一包的，都是鈔票，匆匆點了數，見確是一無短缺，並未翻動，纔放下心，轉又惱怒起來) 這個東西該死！真要搶去餉銀，我纔白忙得冤哩！哼！好現成便宜的事！(取出一捲鈔票，重將皮箱關好，藏在牀下) 唉！(立刻縮住，他乍見了這許多鈔票，很吃一驚，方知老李說的話不差，營長竟然背着他私藏下餉銀了；他心裏痛苦，真比刀割還要難過，一肚子說不出的惱恨，代人固然不平，自己也灰心，便舒發在這聲抑遏不暢的嘆息中；停了手，張着口，眼睛釘着營長，祇是發呆。)

營長（瞪了他幾眼。很有氣，噤咕罵着）狗樣子！

（鈔票放在懷裏，待走出去。）

趙大（開門伺候着）

營長（走到門口，忽然立住，看了趙大兩眼，拍拍的一連打了幾個嘴巴）昏蛋！這兒是什麼地方，閑雜人可以進來的麼？！你看的什麼屋子！

趙大（不敢分說，不敢躲打）咱咱咱！

營長你隨便得很，還讓李連成來喝酒閑談，膽子大極了！明天餉銀如有短少，我都問着你，可惡的東西，我有工夫來收拾你！（說完就走，碰的一聲門關上了；那腳步聲愈走愈遠。）

（趙大眼睜睜的，半晌不動，慢慢轉過臉來，瞅定了那牀下皮包，好似尋着仇人一般，所有怨氣，都要出在他身上，汹汹的衝過去，急待動手，忽又立定，再三按捺，勉強制住，逼出一聲狂笑來。）

趙大（乾笑）呵呵！菩薩神靈，瞧見了沒有？（揮臂問天）凡人存着好心的，有天良的，老實的，講究忠義的，都是傻子罷！（恨了一回，自想何苦，

那匪毗必報的行爲，就做來，也不值得搖搖頭，擺擺手）爲人還是做一個傻子的的好！（重去拾起衣服，一件一件，撲去塵土，放還在櫃子裏）本來這錢，數目不少呀，九千多塊哩，你想有錢有福，還怕不能買幾頃地，蓋大房子，養牲口呀！做財主是好的，怨不得老李起這個心。（尋着了手鎗，放在矮桌）老李這可完了，明天軍法，問得不好，真許槍斃，這樣死也冤得荒，他恨我可恨透啦，必不肯善罷甘休，我看躲着他點兒的好。爲甚不上別處去呢？（將幾本舊書，齊了又齊，心裏原是想著別事）像我一個窮光棍，一個大沒有，不帶着錢，無路可走呀！（猛回過頭去，望着那藏錢的皮箱，半晌，似乎有點動心。）我這個……不過是個偷竊小罪，作的惡有限不多，再說咱們吃苦受罪，還算少麼？可以說取之無愧！（轉過頭來，兩眼直視，再四尋思，立了起來，重又蹲下）不對！不對！營長有什麼虧負着咱的地方他（句）從前（句）有過好處到咱。（將兩個抽屜，放回原處，又去鋪理

牀褥)他的脾氣,可是真壞,火兒真大,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立直了,頓腳,自己責備自己)這種的差,當他幹什麼?又沒有做着軍官,還說有個貪圖,這做小兵的,還是圖個快樂,還是圖個太平,還是有名,還是有利,趙閻王,你怎麼那樣昏呀!

(貪念又起)就是借用幾百塊錢,這一點兒,營長許不在乎,這一點兒,許不至於害他!(看了一眼皮箱,對天拱手)咱對天鳴誓,諸位神道,老天爺,我這是無可如何,借用幾百塊錢盤程,往他鄉躲仇避禍,有了這些錢,我上別處去安身,以後真要做個好人。(跪下)諸位神道,天老爺,祇此一回,永不再犯,倘若違反其語,亂鎗打我,不得好死!(立起來,看了看屋裏無人,便躡着腳走向牀前,剛要動手,不料呀的一聲開門,有人進來打斷。)

趙大 (慌張)小馬

小馬 (也是護兵)驚着你麼?

趙大 營長的屋子,你隨便可以進來麼?你太可恨啦!

小馬 別罵!別罵!我是營長差來的,有公事,營長又輸

啦,叫再拿幾百塊錢。

趙大 知道了,我就送去,你快請罷!

小馬 (看着趙大這樣失神落志,也猜着了八九分)

我說趙閻王,有大米白飯,咱們大夥嘗嘗,別一個人自己吃獨食,常言道,見者有份,你有發財的地方,求你帶揣帶揣,想着點兒小馬。

趙大 你說的是什麼話?

這個不用說出來,彼此心裏明白,營長管着餉銀,你是跟着營長當差的,『門前有小河,擔水容易多。』(擠了擠眼睛)對不對!

趙大 我不明白!

你是真不懂呀,明說罷,軍餉是天下人的公物,營長使用得,咱亦使用得,你是更不必說啦!

趙大 (心虛口軟)好麼!幹那樣味心的事,你別聽

瞎話!

小馬 瞎話麼?

趙大 (勉強)真是沒有這回事!

小馬 你敢說這屋子裏沒有銀票?

趙大 是沒有

小馬 (目不轉睛，睨着趙大) 哼!

趙大 (別轉臉)

小馬 好! (冷笑一聲) 沒有，就沒有罷! (走了出去)

趙大 (恨恨) 你笑，你笑什麼，難道我還怕你，你也

太會欺負人啦! (一面數說，一面將方桌邊椅子推進放好) 這還是沒有拿着我什麼呀! (立

定向着門外說) 要是我這筋斗，栽在他的手

裏，那纔真有個够受的，我心裏是明白透亮，

(坐下來，愁喪着臉) 這麼大年歲，還來丟送

這把老臉，讓小馬們恥辱取笑! (不堪想及，趕

緊將兩手蒙着頭，掩了眼) 給這種不穀東西

的東西作踐! 比王八且都不如麼! (慢慢放了

手了，祇是呆想，一歇搖搖頭，一歇躑躑腳，一歇

又起來走走) 小馬剛纔進來，一忽兒工夫，那

兒就會瞧出什麼來? (使勁的說) 『老虎不

吃人，枉擔惡名』這屋子裏有的是銀票，山後

林子裏，有的是出路，左右是一拿，為什麼不拿

個三千五千，圖個眼下快活! (憤激) 咳呀! 咱

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 (毅然決然) 幹罷! 送命就送命! 也是值得的! (便去開牀下的皮箱)

趙大 (那房門自己慢慢的罅開好些，嘖的一聲，又關上了，無非是風)

趙大 (駭了一跳，仍把皮箱踢入牀下) 是誰? (不應，又怒喝) 是誰? (不應，愈加疑惑) 是誰? (仍不應)

趙大 (他躑着腳尖，似捉鼠的怒貓一般，走着防着，悄悄到門邊，又立定聽了一聽，纔猛地把門拉開，祇見門外並無半個人影，此時正值嚴冬天氣，夜色已深，雖有點點星月，卻被個北風吹送的黑雲，掩住亮光，一片冷悽悽黑漆漆，對面不見，惟聽得空中似乎有萬種聲響，如人號，如獸嘯，如金鼓，如走沙，隱隱約約，令人毛骨悚然) (一個冷噤，立刻關門，縮進來，不由得悚然畏懼) 有鬼! (如此膽寒心虛，總因種種惡意貪念，制止不住，便自己恨道) 趙閻王，你讓什麼東西蒙住了心，想起幹這種壞事! (天良發現)

生成的賤骨肉，我一定要學好，你一定不讓我
做好人做到底麼！

小馬（開門進來，坐在椅上佯佯的）營長叫你去！

趙大（詫異）叫我去！

小馬快去罷！營長早炸啦，叫你送五百塊錢去的，幹
麼不送！

趙大壞啦！忘啦！（立刻從皮箱內，拿出幾捲鈔票，擡

起身來，祇見小馬笑咪咪望着那藏銀的皮箱，
十分眼熱忻羨，忽然一個念頭，恐防小馬有
詐）費心！你給帶去罷！

小馬（坐在椅上不動）你自己去罷，營長有話要

吩咐你！

趙大請你回！就說咱離不開，（瞟着皮箱，意思顯然）

這屋子裏有東西！

小馬這屋子交給我，我替你看。

趙大（愈想愈疑）你這個狗東西，別是調虎離山
之計罷！（把手縮回）這五百塊，也得說明白
咧！

小馬營長的錢，你倒小心，肯這樣的把守着，準不會

趙大

出差子，營長自己都要不動嗎？（站起來）你
不用忙，營長會賞你！（口吻惡毒）你自個兒，
怕不是有口難分麼，我替你說好去！

（漸漸明白，這事情不妙，營長如若聽了小馬
這番言語，不偷也要冤他偷的，斷無好開交）
罷了！罷了！（索性取許多鈔票，塞在身上，收拾
停當，將次要走，忽又聽得門響，連忙搶了手鎗，
回過身來擬着來人，那知疊面逢見的正是營
長，兩人都吃一驚，半晌無言，營長退向門口，想
阻住去路，趙大起手起一鎗。那營長中彈，稍一踉
蹌，趙大已衝出門去了。）

（急急閉幕）

第二節

第二幕

（這已到了路的盡頭處，當前一座遮天隔地
的大樹林，林子深處，蔓連模糊，結成一個黑塊，
也不知其中是何世界，林子外邊，一根一根豎
挺着的怪樹，一堆一堆蹲踞着的礫石，其實兇

趙大

惡。夜已更深了，些微星光，映在凍地上，一片清冷，遠遠聽得有鐵笛銅鼓之音。

（腳走匆忙，直向前走，一見林子，尋塊石頭坐下。）這可是松林啦，也有走到的時候好呀！讓我歇歇腿，（搓摸着，對腿勸慰。）夥計！今兒辛苦你們啦，到了老家，給你熱水燒酒，洗洗塵土，現在可不能鬆你，還得當一會兒差，送咱過林子去。（望來路）這趙走真不含糊，一個勁兒的跑，二十里地，纔許有一個時辰。（靠着樹休息，聽得那若斷若續的銅鼓，不覺心煩。）勃郎郎！勃郎郎！倒霉鼓總不住聲，擡腿呀，指打鼓就能趕上麼！（張追兵不見）別說這有多遠啦，一百步都瞧不真嗎！（擡頭）滿天烏雲，（傻笑）今宵真黑，比着營長的心還黑！（轉身相林子，笑容驟斂）你瞧瞧這林子，什麼頑意兒，從古至今，有活人在這裏頭走過麼？（又一陣銅鼓聲，風吹入耳）勃郎郎！打你媽的一輩子鼓罷！趙閻王沒那麼大工夫來理會你，（鼻子裏冷笑）爲了姓趙的一個人，出上隊伍啦。

趙閻王

趙大

來二百，來三百，你們一營都來，還能跟我進林子啊！（指點）你瞧一棵樹，又是一棵樹，大大小小，亂七八糟的長着，辨不出東南西北，幾百個人，胡撞瞎碰，能不迷惑住麼？進去容易，出來可難了！這樣周圍十幾里的大林子呵，你們在裏面轉圓圈兒罷，轉上二十五年，別想活著出來啦！（一番盤算，真覺得無愁無恐，索性高枕石塊，睡在地上。）

（林中習習，索索有怪聲。）

（翻身坐起，大喝）什麼東西是誰！是誰！跳起來，懷裏拉出手鎗，緊對黑處）我開鎗打你，（林中卻無動靜）什麼呢？沒有人，許是個松鼠兒。（細尋樹根，見一鼠爬上樹杪）可不是松鼠兒，混帳東西，你也會欺負我，（伸臂朝上將鎗掙了兩掙）再敢嚇唬人，我要你的命！（倒放了心）趙閻王的眼睛，夜看百步，講究在黑地裏打老鼠。

（把鎗仍想放在懷內，卻因一晚走動太多，那褂子皮帶，都繃在身上，不甚舒便，順手解了皮

帶，重新扎括，那口袋裏一捲捲的鈔票，盡數挖了出來，攤在地上。沒經意，就拿了這麼許多！（胡亂點了數，這一堆有三千塊錢。姓趙的快開開眼，也不枉着活了一世！急急將鈔票藏入衣袋，餘下幾捲，取手巾包了，繫在腰裏。）明天到了林子那一邊，這些錢都是你的啦，快走罷！

（一剎那間，烏雲遮沒了星月。）

趙大

（自己害怕，）我的祖宗，怎麼這樣黑呀！也不曉得道兒在那裏，（點頭）那是自然哪！我要衝着北走，總能出得去的。（又尋入路）可是真沒有路，一點路兒找不出來，我怎麼能知道是衝南是衝北呢！（想）不錯，我聽誰說來着，這林子進去的地方，有顆樹削掉了皮，做的暗號，等我找找。（刮燃火柴，到樹邊上下照看）不對！（換樹，點着枯枝細照）這樹怎麼不見呢？別是我走錯了林子罷！（又換樹，忽然噤的一口，將火吹滅）你瘋啦！趙闖王，你往常聰明巧妙，賽過狐狸，今天就這樣糊塗，漆黑的天，你

趙大

打個火照着自己，讓人家好覷見你，對你描準啊！（趕快將枯枝火柴，扔在地上，抓些泥土，掩滅餘火。）

（那夜色愈見沉黑，趙大蹲在那裏，便似一團黑影，面目已辨不出。）

（立起來，猛然身子退後，神色改變，兩眼逼視，駭極大叫）你！你！你是幹什麼的！血！血！血！一腦袋都是血！

（細認愈駭，）營長！營長！你來來拿我呀！不行！不行！這一次不行！姓趙的不當你的差啦！要走非走不可！那怕我得扼死你！（自己一人，兩手亂舞，望空掙鬪了一回）我真据不着你，（張開眼，爽然若失）什麼都不見了，（歎口氣）營長在營裏，剛被我打了一鎗，他影子也不能來啦！（喘着）這是走得太累，走上火來啦，神虛心亂，見神見鬼的，其實不礙，沉住氣，一會兒就好，（話未說完，又跳起來）小馬，你亦來麼！憑什麼你要分我的好處，太以欺負人！（望空撐拒）滾開，滾開！（住手）他亦去了，姓趙的

是一樣啊！小媳婦兒，還有不盼當家的早早回來的麼？（頓）回不去，怎樣回不去？（頓）哦！受了傷！（頓）打仗總免不了受傷呀！（頓）這一次打得真厲害，（頓）你瞧見我來着，可不是麼，我也在場！（頓）三天三夜沒斷了槍砲！（頓）還下着大雨，（頓）後來你就挨了一槍，唉！（頓）你老等着，等着有人把你擡回棚裏，上點藥，給治好了，（頓）怎麼說！他們沒管你！（頓）二哥他們把你活埋啦，（頓）你還沒死，他們就動手把你埋啦！（憤極立起）誰他媽不是一樣的人，下得了這種毒手，真的嗎！真的嗎！（頓）狠心狗肺，狠毒沒有人心的小王八旦！（咬牙）別忙，總有報應的時候，雷打火燒，天誅地滅！（喊）你們屈死的，這樣不中用，就不會去討命麼！

（嗚嗚號哭，一時又起，聲音孤直，半晌始息。）

（面色驚慌）二哥……我……你怪我麼？（氣餒）我倒是下手來着，（賴）可是將軍的命令，叫把受傷太重，差不多不中用的，都扔在坑

裏！（別轉頭去，似乎愧悔）你說的話，我全都記得啊！（追想前情，緩說）當時你瞧着三十五十個人，同下一坑，別說棺材，連蘆蓆片兒都沒有！你掛着眼淚，跟我磕頭求告，說是你身上三處中槍，血流的太多，不知還能治得好治不好；多怕是活的分兒少，死的分兒多，可是嘴裏這口氣不斷，心裏總存着一點指望，也許可以治好，保留得這條老命；要我把你攔開一邊，且不埋在坑裏，祇瞧你自己的運氣，倘若不免一死，那怕露屍沙場，雨打風吹，狗拖狼咬，決不怨我；萬一遇救不死，挨回老家，一家子一輩子都念姓趙的活命之恩；咱們跟着一個主子當差，在一個營裏吃糧，要我念着往常的交情，高擡貴手，也不枉為朋友一場。二哥姓趙的聽了你的話，心裏好不慘傷，實在不忍哪！（懇切申說，惟恐不信）二哥誰不知道將軍的軍法厲害，將軍命令，不論是誰，不准私情，就是自家的弟兄們，傷重了，跟敵人一樣，都得快埋，姓趙的沒有法子呀！（兩手攔隔，側身躲避）二哥且

慢動手，你聽我說，還不明白麼？就是治得好，你也不能殺再扛槍，再打仗啦，麻麻煩煩，把你救回來，也是白費俸，將軍算定了，你們是沒用啦，完啦，反正是一死，爽爽快，早一點兒不好麼！二哥！你怨命罷，姓趙的是旁人呀！（着急）你說我已經答應救你，爲的是瞧見了你的身上帶着八十多塊鈔票，纔起了歹心，把你活埋，簡直是圖財害命呀！這是那兒的話！（老羞成怒）滾開罷！不聽將軍的命令，來聽你的話，我自己的腦袋，都不要了麼！趙閻王走啦，你們敢那麼樣罷！（滿面殺氣，冷笑）趙閻王就是這個脾氣，翻臉不認得朋友！

趙大

（祇聽得遠遠近近，嗚嗚鬼哭，一陣斷頓不續，若有無限怨怒。）

（盛怒）住嘴！住嘴！叫你知道厲害！（對樹放槍。）

趙大

（立時萬聲俱寂。）

（得意，傻笑。）一羣賤骨頭！這一槍把他們制住了，（定了一會，便覺神識清楚了許多，那鼓

趙閻王

趙大

聲也近了！咳！我就攔些什麼，後面有人打着鼓追，放着路不走，糊裏糊塗的，在這裏瞎放槍，糟塌槍子，（急速舉步，但看見樹，不免膽寒）咳！怕的什麼！林子裏，那些都是樹木，還會有別的東西麼！（走入。）

（民國十一年長辛店）（閉幕）

第四幕

（此時月亮從烏雲中透了出來，眼前境界，歷歷清楚。這段林子，卻不見有許多大樹，靠近有一幹兩幹，倒在地上，遠望一叢，皆是矮樹。）

（跌跌跄跄奔入，扶着一段橫木，便躺下來，在地上呻喚）哼！哼！（勉強坐起）呢呢！我的腳啊，（兩手把腳搬近身旁）穿着這個鞋，我可一步真走不了啦！（脫了半天，纔慢慢將兩隻棉鞋退下）漲得這樣緊法，你瞧多麼腫呀！（伸直腳）噯呀！（望林生歎）怎麼還在林子裏，早就該出去啦！（耽心）走了又走，像是過了，不少個時辰啦！

(銅鼓聲似乎響些)你聽呀!倒霉的銅鼓,又打起來了!(搖頭)這聲音是近了點兒呢?還是遠啦!也聽不出來!

(又自己寬慰)怕什麼,離着一大段路哩,那兒就能趕上麼!(身子往後一靠,略爲安閑,仰着頭看月亮)好呀!月亮出來,可以找個道兒走,不會再瞎碰瞎撞,絆着跌着啦,(轉念)這一夜怎麼這樣長啊,天總不肯亮,(四顧)有了太陽,我纔知道那一面是東,那一面是北呀!(苦笑)趙閣王本來在營裏,當着好好兒的差,一下子竟弄得在荒林裏逃命……(低頭不語)

(一團鬼火,綠陰陰的從矮樹堆裏鑽出來,閃爍不定)

趙大 (摸袋)錢!還好都在,(意足)命裏該是我的,總是我的!(掏出錢)不要是爲着你,(哽咽)不能成聲,一會又說)好了!可以享福尋樂了,拼着性命幹一回,算沒有白幹!(想起槍打營長的事,心裏惶恐)記着點兒,這錢是怎樣

得來的,也得行點好事纔好!(指一捲鈔票)先化幾百塊,換買一塊小小的麥田,自己的力氣,掙換出吃的穿的喝的來,良心無虧,從此安分守己,做一個好人罷!(又指一捲)再化幾百塊錢,修蓋娘娘廟,掛個新匾,初一十五,燒香上供,有罪赦罪,有冤解冤,保着平安無事!(又指一捲)這幾百塊錢,有親戚朋友,窮的,老的,或是天災人禍,逼得無法的,我一生辛苦,樣樣嘗到,那能袖手旁觀!(又指一捲)這幾百塊錢,修橋鋪路,夏天湯藥,冬天稀粥,也不枉了我姓趙的出門二十多年,今天發了財回來。

(祇聽得鑼郎郎的響,一團黑影,跟着那鬼火遊出來,近前一看,卻是一個人影,左手拿一隻碗,右手擲骰子。)

趙大 (擡頭看見)我說是誰?是王狗子呀,好久不見,我真念着你哩!他們還說你當了革命黨的奸細,給大帥將軍槍斃啦,這見着你,我心裏喜到什麼似的,幹麼不說話呀!

(王狗子將碗放在地上,祇顧擲骰子,又做手

趙大

勢，似乎邀趙大入局。

（勃然大怒）我把你這個下賤不要臉的狗東西，當初姓趙的本是做了好人，當初，我省吃省穿，攢聚下來幾十兩餉錢，打算退伍回鄉，及早改行，是你王狗子，連騙帶哄，邀我跟你耍錢，把我的錢都贏了去，我是無可如何，纔從新當兵，混一口飯吃，思前想後，就是你這個壞蛋，趕絡着我再向這下流裏走……走……走到今天！（抓着鈔票，朝王狗子擡了幾擡，卻立刻塞入懷裏）今天姓趙的，又發了財，又打算回家行好，你王狗子，又起了欺騙歹心，又來邀我要錢麼？（拔出槍來）狗子呀！我已經要過你一次命啦，你逼着我，非再要你的命不可麼！（鑼郎郎骰子聲）

去你的罷！（一槍打去，萬景都滅。）

（民國五年春）（閉幕）

第五幕

（山勢至此，陡起成爲小岡，過岡子去，無數峯

趙 閻 王

趙大

嵐，都密密蓋着樹木，那岡子上，卻是平坦坦光地，約有百十尺圍圓。）

（一路喊來）好熱呀！好熱呀！好熱！（走到岡子上，四面一望，忽然四肢僵直，雙目緊閉，將身子左右旋轉，舉動木笨，是不自由主的樣子，少停張開眼向遠處瞭望，指手畫腳，說出許多話來，都是謔語）烟！（指一處）黑煙直往上冒，（往後退縮）起了火啦！（再指）好大火？不遠不遠！（側耳）什麼（句）哭（句）娘兒們的聲音（句）好些娘兒們哭哩（立在石頭上張望，吃驚）啊呀！這麼許多姑娘媳婦們，四處亂跑，（咽了一口）兵老爺在後邊追着，（目不轉睛）唷……唷……唷……（哭聲）一個年輕的姑娘，衝這頭跑，給他們抓住啦，（很心細看）那不就是王三姐兒麼，剃頭王師父的妹子，（發急）他們把她按倒在地（句）三個（句）三位兵老爺，都堆在她的身上了，（兩手掩着眼睛）喔……喔……喔……（銅鼓聲如雨點一般，打得甚急。）

趙大

（仍是昏迷不醒，）不好了，兵老爺來啦！衝着我們的房子來啦！（搖手）不不不！這是我家！我不願意走呀！（乾笑）我這麼大年紀，又老又醜，還怕什麼，（催旁人）玉姐兒，你快跑！快快跑呀！（吃驚）不行啦，兵老爺都到了門口，跑不出去啦！（着急）玉姐兒快藏起來，藏起來，藏起來！你還是死了罷！（歎息）年輕的小閨女，長得這樣美，（擲腳）快快……打窗戶裏跳出去！那不是窗戶麼？（屏息而待）好了，好了，（反而自慰）我的女孩兒，總算保住了……她死啦。（掩面啜泣）

（又一陣銅鼓聲）

兵老爺，你進來要什麼……開箱子幹麼，咱們窮苦人家，沒有值錢的東西……（厲聲）把皮襖給我留下……兵爺，我不敢！（改口）你把這衣服留下賞我罷……祇有一件綢衣，還是做新媳婦的時候，我婆給我的……別弄髒，藏着給玉姐兒陪嫁哩……別拿走……聽老人家一句話罷……六十多歲的人，說話決不

趙大

會錯呀……走罷走罷！財主家裏去，可憐窮人，放過他們罷……幹麼點火……不是要放火……天唵……白煙往上直冒，一下子就穿頂了……咱們窮人，礙着你們什麼啦，這樣狠心毒手啊……兵爺，沒有人鋪底下沒有藏着人……（陪笑）我就有這麼一個小子……他實在是駭壞啦，這孩子不會害人……饒了他罷……別打他，那槍把多麼重呀……（發急）別把槍尖兒指着他，這個式兒不好……（跪下）求求你，求求你，我跟諸位跪下啦……有福有量的兵老爺……還是殺我罷……諸位別……（大叫）甯……甯……甯……我的孩子也死了死了死……（大笑）……好熱呀……（脫去衣服）火愈燒愈大，也罷……火神菩薩收了老婆子去罷！我還要活着幹什麼（擁身一跳，倒在地，亂喊亂滾）

（又一陣銅鼓聲）

（漸漸靜下來，躺着不動，忽的翻身坐起，自己莫明其妙）我這是做些什麼呀（看了一轉）

還在林子裏！（指脫下來的衣服）咦，把衣服鈔票，滿地亂扔！（仍舊穿上）

（又是一陣銅鼓聲，祇見狀似人形的黑物，一個一個現出來，接連有幾十個。）

趙大 你是誰……都是燒死的冤鬼呀……那不是三個年輕俏皮的姑娘，怎麼渾身黑的，眼睛鼻子都沒有……還有老頭兒……還有小小子……（大駭往後退縮）幾千個弟兄們放火的，怎麼單來找我一個人，（拔槍）瞧我好欺負呀！

（連擊兩槍，萬景都寂。）

（民國前一年南京）（閉幕）

第六幕

趙大 （仍在岡子上。）

（伏在地上求禱）老天爺！救救俺罷！我一輩子無惡不作，早就該報應，早就該死，念我從沒有存心故意，毒害他人，老天爺！我本不願意做壞事呵！

趙大

（銅鼓聲不絕於耳。）

（跪直伸訴）那次見男女老少，在火裏滾跌叫喚，我向弟兄們求情，他們說，不放火不能搶劫，做事得斬草除根，我心裏不忍，想回營不幹，弟兄們把刀架在我頸上，說同過河，同下水，發財在一塊兒，倒霉也在一塊兒，大家動手，不許一個人單做好人，先殺背羣的，我沒有法子，祇好依從，到後來做溜了手，纔胡作胡為的呀！

（銅鼓聲。）

趙大

（磕頭）那狗子是我鄉親，流落在外，我拿錢替他治病，又代他找着差使，這東西恩將仇報，反而骰子裏灌鉛，詐騙了我的銀子，你想有一點血氣兒的人，誰還能甘心忍要，我纔朦報他是革命黨，原為叫他吃苦幾時，出口冤氣，誰知審出來真憑實據，他真是奸細，給營長槍斃了呢！營長升官，我心裏悔得了不得，五百兩賞銀，一文不要，老天爺！你也瞧見的呀！（磕頭）我趙大不能算是頂壞，多一半是冤枉的，老天爺！可憐開恩罷！

(漸漸明朗，現出衙門，居中一官，翎頂袍褂，據案高坐，十數衙役，橫眉怒目，侍立兩側，筆架簽筒，夾棍竹板，色色齊備，便是前清時審判公堂。)

(一婦人朝上跪着，那官兒顛頭播腦，問了許多話，婦人祇是搖頭，官兒想了一想，和顏悅色，指着趙大又問，婦人仍是搖頭，官兒拍案怒問，婦人祇願搖頭，官兒無法，命差役將婦人帶過一邊。)

(又一老者跪上堂來，官兒照舊問了許多話，老者搖頭，官兒剴切開導，老者固執不從，仍是搖頭，官兒厲色，拔出一把簽，指指趙大，那老者叩了一個頭，跪着搖頭，官兒大怒，指揮左右，將老者上了夾棍，老者痛得昏絕了去。)

趙大 (駭得手足無措，口裏祇叫) 老天爺!

趙大 (噴了一口冷水，那老者漸漸醒轉，官兒指着趙大，又問，那老者回過頭，望了一眼，歎了口氣，很像不得已樣子，勉強點了點頭，官兒大喜。)

青天大老爺冤枉啊!

趙大 (帶上那婦人來又問，婦人仍是搖頭，官兒大怒，擲下一簽，衙役等將婦人按住鞭背。)

啊呀! 大老爺!

趙大 (那婦人被鞭得一絲兩氣，官兒指着趙大再問，便連忙點頭稱是，官兒大喜。)

青天大老爺，冤枉啊!

趙大 (那衙役等，將着竹片夾棍，惡狠狠的望着他。)

(爬前跪下，叩頭求告。)

青天大老爺，冤枉啊!

(說了許多遍，官兒全未聽見。)

老爺別把小兒當做兇手，小的沒有殺人呀! 老爺他們是打昏了，瞎指胡說，小的是冤枉的呀!

趙大 (衙役將夾棍，扔在當地。)

老爺開恩! 小的打不得啦! 腿骨都夾碎啦，青天大老爺!

趙大 (衙役磨拳擦掌，即待動手。)

(擡頭問天。)

天老爺，這叫做公道，這叫做講理，麼! 咱們沒錢沒勢的老百姓，遇着這羣(悲憤填胸)豺狼，還想活命麼! (激烈) 可是姓趙的，不能容容易就死了，我得先殺幾個人，

(立誓) 諸位神道老天爺，祇此一次，永不再犯，我趙大往別處躲仇避禍，從此以後，要做一個好人。(拔出槍，指着官) 狗官聽着，現在是民國，有王法的，你還要冤枉我麼？

(一槍打去，萬景俱滅。)

(光緒三十二年)

(閉幕)

(第二節完)

第三節

第七幕

(林中，趙閻王前遇活埋被害諸冤鬼處，鼓聲更近了。)

(筋疲力疲，步履艱難) 這可怎麼着！(跌倒在地) 五個槍子兒，都使完啦，天還不亮！(爬起想走，又跌在地) 給他們拿住罷，我真不在乎啦。(抱着頭哭) 我怎麼會有今天，當初……(坐起思量往事，無限淒傷) 咱們也是本分人家，種田過活，老爹死下來，留下一所房子一塊地，我養着老娘，對河鄰居劉家的小姑娘，叫

小金子，(愛深難忘，提起名字，猶覺戀戀) 咱們倆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小金子說給我做了媳婦，指望不久過門，娘兒三個，有吃有穿，短不了和和睦睦，有幾天好日子。(長歎) 誰知那個年頭，來了一個鬼子，說咱們拜祖宗敬神道，全不對，死了還得下地獄受罪，那鬼子盡教着村裏人吃洋教，說鬼子話，拜洋菩薩，他媽的又要蓋洋教堂，這可壞啦，我說俺自己個兒的地，怎不讓種呢，原來村裏的王老虎，欺着俺跟媽是孤寡，沒人幫助，把咱的地偷占着賣給鬼子啦，蓋上洋廟，大紅磚房，王老虎發了幾百吊銀的財，咱們一個大錢沒見，鬼子勢力大着哩，那兒去講理啊，媽一急病死啦！我的小金子……也……死……了……好鬼子好鬼子……(抱頭又哭。)(樹後走出兩個人，一個深目黃鬚，胡服手杖，一個肥頭大腹，寬袖長袍，那洋人虎視熊盼，四處指點，那洋奴脅肩諂笑，一路奉承。)

(那洋人戲取棍子，在趙大頭上，輕輕敲了兩

下。

趙大

（跳起罵道）什麼東西？

（洋人昂着頭，睜着眼，反而有氣。）

趙大

（見是洋人，駭得慌了手腳，連忙跪下）洋老爺，洋大人別打別打洋大人（叩頭）

（洋人十分得意，慢慢行開。）

趙大

咳！咱們都不是人（爬起來，恨說）好厲害的

鬼子，縣裏老爺都怕他，府裏老爺怕他，道裏老

爺怕他，撫臺大人怕他，都怕他，北京皇帝萬歲

爺也怕鬼子，好呀！（聲淚俱下）窮人不怕他，

別把咱們窮人，太趕極了，總有一天反起來，拿

鬼子一個個斬盡殺絕，報仇雪恨，（站在一塊

石頭上，側目看看洋人洋奴，忽然一陣狂笑，眼

紅聲醋）我說是誰！原來是王老虎啊！你害得

我好，你害得我好，阿阿也有走到趙閣王手裏

來的時候，（狂笑）今天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洋奴向洋人打恭作揖，那洋人便走前來護

着他。）

趙大

（正要抓住仇人，被洋人侍蠻攔阻，真是忍無

趙大

可忍）怎麼說？王老虎拜過洋菩薩，就可以白欺負人麼！

（洋奴在洋人背後，有揶揄之色。）

（字字沉着，國人同痛）鬼子你聽我說！你到

俺村裏來，甘言笑臉，說爲是行善救苦，咱們老

實心眼，受你哄騙，把你當做朋友，禮貌相待，那

知你這個東西，口是心非，結交了壞人匪類，欺

負良善，盡講究損人利己，胡行胡爲，你的勢力

大啦，咱們鬥不過你，今天你財也發啦，田地拿

過去啦，什麼都是你的理，什麼都是你占便宜

啦，咱們呢，醜丟盡啦，不是人，應該倒霉的啦，永

世比不上你洋大人，連豬狗都不如啦！姓趙的

有田有地，母子兩個，過的安安樂樂的日子，好

鬼子，你攪得咱們家破人亡啊！你真把姓趙的，

當做個不要臉怕死貪生沒有心肝的主八旦，

不敢把鬼子怎麼樣麼！（一股怒氣，上冲斗牛）

我……我……我……（舉起手來，卻待行兇）

（洋人霍的豎起那棍子。）

趙大

（積威之下，到底不敢，十分委屈，祇好往肚裏

咽，那隻舉起的手，慢慢縮回來）有……什麼……法……子……鬼子手裏有棍子（無可如何，但怨毒愈甚。）

（洋人也有些擔心，提棍防着。）

趙大

（不顧死活，跳起喝道）沒有你們這羣毛子，姓趙的何至如此！還我那塊地，還我小金子，不殺你，死也不能甘心！（拔鎗，三放不響）槍也欺負我！（擲鎗在地）老子不要啦，你們有槍，老子不怕，老子有金鐘罩，鉛子打不進，給我一根木棍，給我一根木棍（拾樹枝在手）姓趙的一輩子不肯吃虧，殺大毛子，殺二毛子，殺三毛子（將棍亂擊，萬景都消。）

（庚子）

（閉幕）

第八幕

（林中，趙大遇見王狗子處，銅鼓聲更近了。）
（祇見密密層層，立着許多人，大半衣服破爛，狀如乞丐，幾個紅布纏頭，繡衣畫面，如戲上扮的二郎神，三太子，孫悟空，豬八戒，秦叔寶，武松，

趙 閻 王

趙大

黃天霸等等，有的拿着槍刀，有的拿着鉞鉞，擡扁紅旗，大書乾字，另有許多旗幟，寫的是『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殺大毛子，殺二毛子，殺三毛子』、『姜太公在此，與月光老師在此』等字。）
（伏地誦咒）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叩頭三十六）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伏地不動，少時白沫滿口，躍起，指揮衆人，操棍舞跳，口裏叫喊，與銅鼓相應。）

（閉幕）

第九幕

（銅鼓聲打成一片，少刻住了。）
（小馬領着一隊，老李做嚮導，已追到趙大入林子處。）
（小馬同老李向內張望，衆人藏伏在樹背石後，持槍守待，如臨大敵。）
就是這個林子

老李

八五

小馬 (很不高興) 好傢伙,足足走了三十多里!

(擦汗)

老李 (在地上尋看,得意說) 打這兒進去的,準沒錯兒。

小馬 (不信) 由你說!

老李 (舉起枯枝) 樹枝兒,沒有人打火點着,自己會燒起來麼?

(衆人都回過來看。)

小馬 (無話可答,但心裏不願) 你可不能說他還在裏頭罷!

老李 (冷) 跑不了!

小馬 他先到三個時辰,這早晚許在林子那一邊啦!

老李 (冷) 說不定,不認得路,走不出去,瞎鑽瞎撞,就許在裏頭轉上一輩子的圈子。

小馬 真他媽當的倒霉差,大冬天,在被窩裏睡着還冷,到荒地裏來喝西北風麼!拿住趙大,追回賊來,明天是營裏弟兄,大夥兒都關餉,咱們就該白辛苦的!

老李 營長不說,拿不住趙大,這一個月欠關,就算沒

了麼?

小馬 不是爲這幾兩銀子,我還不來哩!

老李 (冷) 拿得住!

小馬 他早是高飛遠走了!

老李 (冷) 在裏頭。

小馬 好罷!就算在裏頭罷!他在暗處,咱們在亮處,他拿着槍等着,誰不知道趙閻王是百發百中呀!

(老李語塞,衆人聽見,趕快將身伏下。)

老李 (冷) 等着等着等着!太陽快出來啦!東面發亮啦!

(忽聽得林中有物作聲甚厲,衆人回身注視。)

小馬 (走進) 小心着!小心着!

(又聽得趙大在內,直着喉嚨,忘命狂喊。)

小馬 是他!是他!正是趙大,一個人舞着跳着,瘋瘋顛顛的。(大喜) 手裏槍也沒有,舞着根樹枝兒。

(將手一招,許多兵都跟着衝進去了。)

老李 (跟到樹邊,忽反一個轉念,不走進去) 原來如此啊!營長簡直都推在趙大身上,小馬這些

昏蛋,也會信他。(暗笑) 我不明白,趙大這一

槍，怎麼單打不死他，腿上小小的傷，那會致命麼！

（林中槍聲連發。）

老李（默然，少頃長歎）完了！這是你眼睛不認得人，對着惡虎兇狼，也要盡忠報國，纔有今天的下場！

小馬（走出來）拿住了！拿住了！

老李（軍隊凱旋回來，幾個兵拖進趙大，放在亮處。）（解開趙大的衣服，摸着胸口，搖搖頭）咳！（隨手拾起一捲鈔票）這麼許多錢，準有幾千塊。來交給我，我帶回去。

小馬（老李一包包遞給他，衆人看了眼紅。）

老李（在趙大腰裏，摸着一包東西，似乎是幾捲鈔票，不覺詫異）哦！（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連忙將趙大身體翻轉，脫去上身軍褂）還有都在口袋裏，（對小馬）你連這件褂子拿去罷！

小馬（接了褂子，高興）老李！全靠是你！沒你，咱們怎麼也不會知道趙大走林子這條路，回到營裏，營長準肯開恩，這趙將功贖罪定了！

老李

（聽了佛然，明知營長深刻，雖允放他做響導，但搶劫餉銀，本是他起意的，恐難免罪責，幸而他心裏已另有主意，便點了點頭，故意望着趙大歎氣道）也是咱們多年的朋友，三次在一塊兒出差打仗，他死得好慘呀！

小馬（似乎有些感動）也是他運氣不好？

老李（指趙大）等我掘個坑，把趙大哥埋了。

（衆人慘然。）

老李（感慨）誰都許有這麼一天！

（衆人聽了，都不言語。）

小馬（走罷營長還候着哩！）

（領了衆人，打着鼓走了。）

老李（不覺真生感觸）趙大哥！大哥！（悲痛）閻王爺，你也總算死得不含糊啦！弟兄們排着隊打着鼓的送你，（彎下去，代他整理衣服）營長待你好麼，營裏這麼些人，就是你心眼兒真實，就是你傻，（指點着數說一番，又是怪他，又是憐他）你啊！你做好人心太壞，做壞人心太

好，好人壞人，都做不到家，我瞧你東奔西走，到處惹禍，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含淚）今天還是老李來埋你！（頓）老李求你幫個忙，行不行，腰裏的鈔票洋錢，借給我做盤纏罷！（不忍動手，停了一刻，纔將趙大腰裏繫着的手巾包解下來，取出鈔票，盡數放在

自己懷裏！即將手巾包了趙大的頭）趙大哥你死了沒鬼便罷！假如有靈！就保佑着我過林子回老家罷！（拉着趙大，又回頭看看天光）天也快亮啦！（走入林子去了。）

（閉幕）（完）（一九二二年冬）

（原載東方雜誌）

卓文君

郭沫若

人物：

卓文君（二十四歲）

紅簾（文君之侍婢二十歲）

卓王孫（文君之父四十以上）

程鄭（文君之舅四十以上）

臨邛縣令王吉（相如之友三十四五歲）

司馬相如（三十歲）

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蒼頭周大（四十歲）

及家僮秦二（二十一二歲）

時間：

漢武帝初年。

地點：

西蜀臨邛縣城外。

第一幕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圍繞，屋脊亭瓴

卓文君

自山後聳出。

右手臨池樓房一座，額題『漾虛樓』三字，窗軒
廠豁，下有遊廊，隔牆有圓門一道，與右院通。院落
不可見。

樓房中有竹製桌椅諸事；臨池諸面，有欄可憑眺。
林中多木蓮，花正開。

（卓文君與侍女紅簾從側門走上。）

哦，好月亮呀！甚麼都像龜在水晶石裏一樣！

今晚怕不早了罷？月兒已經在天心了。

月兒已經在水心了。

怎樣還不聽見彈琴呢？

兩個心中一輪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

中有你不呢？

啊哈，你又在調弄人！（以手欲撲紅，紅奔馳上樓，

文隨後。）

（二人在樓上追逐，最後紅簾跪地求饒。）

紅 小姐，你饒了我罷！你饒了我罷！
文 噯，你這沒志氣的磕頭蟲！

說時順口，說後頓首。

我若打了你時，也要污了我的貴手。

紅 （憤憤然起，偃憑正面憑欄上。）噯，噯，你們小姐姑娘們，真是高貴，真是有志氣……

你有志氣，爲甚麼事事都要求教我們丫頭呢？

文 啊，你生氣了，你生氣了。（撫摩其肩。）

紅 我們做了頭子的人，那敢生氣，我們是沒有氣的，墊腳凳呢！

文 啊，你別生氣，你恕我說順了口罷。——木蓮花香得很呢！

唉，香得很，是特爲小姐姑娘們香的。

文 啊，你打我罷，請你打我出口氣罷。（跪下。）紅簾

姑娘，請你高擡貴手。

打我這頓首的丫頭！

紅 （嗤然發笑。）你真有志氣呢！

文 我就是沒有志氣了，噯，我若是有志氣，早就逃出了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紅 （喚文君起。）你聽，好像有琴音呢？
文 （與紅簾並肩坐。）你別誑我，我沒聽見甚麼。啊

啊，木蓮花的香氣真好，我一聞着這股香氣，就好像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樣。

紅 往年你一聞見木蓮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嗎？

文 你不說我倒完全忘了。咳，真是使人傷心的木蓮花呢！

爲甚麼又傷心呢？

紅 簾，你忘記了嗎？——

文 忘記了甚麼？

紅 四年前我出閣的時候，不是正當這木蓮開花的時候嗎？在出閣的前一夜，我們兩人不是在這漾

虛樓上，在這木蓮花的香氣裏面哭昏過一次嗎？

文 哇，是的，我記起來了。那時還不是我的不是，我打聽

得程家姑爺是目不識丁的人，我不該立地告訴

了姑娘，姑娘那時還想自殺過呢。——

紅 我素來本是歡喜木蓮花的，我喜歡牠那潔白的

花瓣，翡翠般的綠葉，濃烈的香氣，但是我自從出閣以後，我一聞着牠的香氣，我便要暈倒了。

紅 今年卻是好了。

文 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自從前幾天你告訴我，說這兒可以聽見他的琴音，我們每晚上便到這裏來。我們期待着，傾聽着，便把甚麼都忘記了。我把我的病也忘記了。我現在聞着這木蓮花香，我處女時代純潔的前生又好像甦活轉來了的一樣。但是我不曉得是甚麼緣故呢。

紅 怕是程家姑爺死了的緣故罷？

文 怎麼還不聽見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呢。連二更都還沒有打。

（沉默）

文 你聽，不是琴音嗎？

紅 ……不是，是風吹得竹葉兒玲瓏呢。

文 是從下方來的。

紅 ……是水搖得月影兒叮咚呢。

文 是從遠方來的。

紅 ……不是，不是，甚麼音息也沒有呢。啼飢的鶉聲也沒有，吠月的犬聲也沒有……

文 啊，沒有。真的甚麼也沒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

了

（沉默）

（遠處更聲二起）

紅 小姐，你聽，纔打二更。

文 啊，真的纔打二更。我還怕他生了病來。

紅 小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聽說他正是因為有病纔從梁國回來的。

文 啊，是甚麼病呢？

紅 是文人害的憂鬱病罷？是月兒害的消瘦病罷？

文 天天晚晚高興着彈琴，他又時常騎着白馬在官道上馳騁，想來也怕莫有甚麼沉重的病症呢。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豐滿了起來，卻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說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獨了的緣故罷？

文 好新鮮的醫案，你可算是女扁鵲了。

紅 要小姐纔是呢？

文 你又來了——我記得從前讀他的子虛賦的時候，我以為他是古人，不想他纔是我們西蜀的人，更不想在這臨邛地方我們在呼吸着的浩氣中，

他也在呼吸。啊，我們真是幸福！我們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樣的一位天才，他將來是要與屈靈均、賈太傅們在文學史上爭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賈一樣，不得終其天年而死。

紅 小姐，其實他是不會死的。他是永遠不會死的。你不是纔說他要在文學史上與屈、賈爭光嗎？

文 但是呢，紅簫！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這天地間總有許多不合道理的事情。有許多無足輕重的人，他們在世間上偏能富貴壽考；反是稍有天賦的人，總要為貧病憂患所苦。

紅 那是不可抵抗的運命呢。

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這天地之間，何以會有這樣悖理的、不可抵抗的運命！——就如我自己……啊，也是太為這黑暗的運命所播弄了……我聽縱親命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像成了個破了的花瓶一樣……（破聲而哭）

紅 小姐……小姐……

文 紅簫，你是曉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

紅 不想再和那老禽相見了！
小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

文 唉，普天下的兒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們誤了！恐怕也不盡然罷？

紅 爲甚麼呢？

文 我不說。

紅 你說罷，說了有甚麼要緊？

文 說了，我怕你生氣。

紅 我決不會生氣，你說罷。

文 那嗎，我說——

紅 爲甚麼要說又停止了？

文 小姐，你真的不生氣嗎？

紅 我是決不生氣的，我的紅簫呀！

文 小姐，我覺得說被父母誤了的兒女，多半是把父母誤了的，自己的命運爲甚麼自己不去開拓，要使爲父母的，都成爲蹂躪兒女的惡人？像我這無父無母的孤兒，我倒比小姐們少費得一番心力，我的命運要由我自己作主，要永遠永遠由我自

已作主。我服侍了小姐多年，正因為小姐，你愛我，我也愛你。不把奴婢待我，所以我也就自甘於奴婢的命運了。不然，我早……

文| 啊，紅簫，你別說了。你的話是絕好的教訓。你從今後是我的先生，我要永遠服從你的指導。

紅| 小姐，你總是這樣！你一謙遜起來，又要令人難堪。各人的運命，是該各人自己去開拓的，他人不能指導，也無從指導。小姐，如今又有個絕大的命運的試驗，逼到你眼前來了呢！小姐，你看這短箋上寫的是甚麼？（自懷中取短箋一紙授文君。）

文| （捧就月光中念出）

『鳳兮鳳兮歸故鄉，

遨遊四海求其凰。

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由交接為鴛鴦？

鳳兮鳳兮從凰栖，

願託子尾永為妃。

交情通體必和諧，

中夜相從別有誰？

紅| 簫，你這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紅| 是方纔秦二交給我的。他剛纔對我說，他清早進城的時候，路過都亭，便遇着那司馬長卿先生。司馬先生問他，前幾天我們家中有琴音遠颺，是誰人彈的？他答應是小姐。那司馬先生便控留着他，轉身去寫了這張短箋，教他回來時，面交小姐。他沒緣遇着小姐，只遇着我，所以他便交給我了。

文| 啊，他真大膽呢。萬一落到父親手裏，不會起一場險惡的風波嗎？

紅| 小姐，你到底怎樣答覆他？

文| 你叫我怎答覆呢？這種要求，我是萬難答覆的。他怎不向我父親說呢？

紅| 小姐，你究竟還是要仰仗父親。萬一父親不允他呢？

文| ……噯，我終竟是個弱者……你莫逼我，你等我的事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再走絕路罷！——

紅| 低聲些，有人的腳步聲呢！
（二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側門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紅燈前行，弟可十歲。）

有人在漾虛樓上講話呢。

……唔，那是姐姐和紅簾了。姐姐，我們甚麼地方不會把你找過呀！

你們別跑，看跌在池子裏了！

（弟妹上樓，弟投入文君懷中。）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白話白話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彈琴。

討厭的弟弟，你纔不說白話啦！

你纔叫討厭呢，別人家不說白話，你要說白話。

你們不要鬧罷，不要鬧罷，你們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我一個，人也不回去。

那嗎，紅簾，請你和妹妹兩人先回去罷。

好，二小姐，我們先回去罷。（二人下樓）

（涉迴廊上）紅簾，你們又在樓上聽琴嗎？

我們是在樓上望月。

妹 我曉得的，你們這幾天晚上，都在這裏聽琴，一

直要聽到夜半，我是曉得的，

二小姐，你別到處亂說呢……（二人由側門下）

爹還沒睡嗎？

還沒呢。

你怎麼曉得我們在這兒呢？

我們到你房裏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說：你們一定

到漾虛樓去了。她說前兩夜看見過你們來的。

爹爹說過甚麼話沒有？

說是明天要請客呢。

請些甚麼人呢？

請程姻伯，請王縣令，還要請一位……唉，姓兩個

字的先生。

姓兩個字的先生？

是呢，說是纔到我們這縣裏不久的呢。我記不起

了。

啊，要他肯來纔好，

姐姐，你認得他麼？

別作聲！

(舞台左隅有琴聲幽颯而起，隨後有低抑的男子歌聲。姊弟緊相依抱，立樓頭諦聽。)

(歌聲) 柳影氤氳，

四周如夢，

城上已是三更。

我對着明月鳴琴，

漸自覺神魂甦醒；

安得那月裏姮娥，

前來慰我伶仃！

可憐我落拓半生，

無處把神魂寄定；

我好像辭枝落葉，

隨風四處飄零。

我魂兒已倦遊，

身兒又病，

回到故鄉來，

故鄉——
啊，也一座愁城！

四處都是愁城？

何處是華胥國境？

幾次想，仰我三尺長劍，

令我魂兒飛昇。

(歌聲止息)

姐姐，你怎麼在流眼淚呢？

……

姐姐，你怎麼在戰慄呢？

啊……夜深了，冷起來了，我們回去罷。

(二人下樓，攜手步迴廊上。)

姐姐，你認得那姓兩個字的先生嗎？

他怕是住在我們這鄰近的都亭中的司馬先生罷？

是的，是的，是『死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馬兒！

(笑)不是死馬，是司馬呢！

管他『四馬』也好，『五馬』也好，姐姐，你怎麼

認得他呢？

我並不認得他，只曉得他會彈琴……

就給姐姐一樣啦！

會做詩賦……

也就給姐姐一樣啦。

看着路走，別跌倒了。

姐姐你聽我唱個歌兒給你聽，好不好，你唱罷。

弟文 | 弟文 | 弟文 | 弟文 | 弟文 |
(手舞足蹈唱兒歌。)

月光娘娘，

水裏梳妝。

影在水中，

身在天上。

水間天上兩相望，

一朵白雲飛過江。

都朗朗

都朗朗

都朗朗朗朗朗

一朵白雲飛過江。

(二人同入側門，餘歌在牆內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惱。

惱得星星長眼睛，

一朵白雲過江心。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朵白雲過江心。

第二幕

華麗之客廳。

廳下為庭園，右翼及右後隅有林垣，界隔。後通後

園。左翼前端有疏籬斜界，有門通外院。

廳上左手以紙壁為門，壁上畫松鶴遐齡圖，可通

內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凹壁為龕，龕中以藍色蜀

錦張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餘壁廠豁，下以碧絨

面地。正中圓形朱漆矮掉一。

廳之前面，右翼，背面右三分之二，均有廣廊迴護。

（紅簫以白帕蒙頭在迴廊上掃除。）

（秦二由廳後繞上，兩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紅簫腳下斜坐迴廊上。）

秦二，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我到司馬相公那裏去來，我去催他來的。他在問我，昨晚上的信交到沒有交到呢？

我已經替你交了。

有回信沒有？

小姐說不寫回信。

（含笑）你請把頭埋下來我向你說句私話。有甚麼私話好說？

（埋頭就秦二。）

（兩手抱紅簫頸，親其頰。）

（披秦二頰）你真膽大！別人看見怎好……

（左側有人腳步聲）快放手，人來了！

（秦二向籬內遁去。）

（卓王孫開左側紙壁門走上，文君與其弟隨

後。）

（向紅簫）這麼一大半天，怎麼還在這兒掃地呀？

剛纔老爺插花的時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葉在這廊沿上。

唔，你掃乾淨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來的時候了。

（紅簫下。）

文兒，你看這客廳的陳設怎麼樣？

唉，還可以敷衍得過。但是這瓶牡丹花太沒意思了。司馬先生不是會彈琴嗎？我看倒不如把我的

綠綺琴來陳在這兒。

唔，不錯，不錯。王縣令也是長於音律的。放架琴在這兒是最雅緻的了。——紅簫紅簫

（無應聲。）

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來好了。（下）

但是這瓶花，也要有人來移動纔行呢。三兒，你叫周大來。

（三兒下廳，步入籬門內，叫周大。）

卓文君：（周大上三兒在園中自行取樂。）
唔，周大你來，你來把這花瓶移到這圓桌上！
卓文君：（上廳移花瓶。）老爺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周文君：沒有了，你去罷。——轉來，席面是設在漾虛樓上，你們沒弄錯嗎？
周文君：是，早已陳設好了。
卓文君：現刻是甚麼時候了？
周文君：剛纔纔看了貓兒的眼睛，是一根線了。是已經交了午時了。
卓文君：（文君抱琴上。）
周文君：程老爺們怕快到了，你去罷。來了的時候，教他們引到這裏來。
卓文君：是。（由籬門下。）
卓文君：（置琴龕內。）
卓文君：不錯，這樣是雅緻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這麼樣？
卓文君：也好。不過牡丹花，我總不很歡喜。
卓文君：你談話總不像有福氣的人。牡丹花是富貴花，是花中之王，那有不被人喜歡的道理？

卓文君：我就嫌牠太富貴了。
卓文君：唔，你居孀人的心境，或者是這樣。但是憂能傷人。年青人總還要達觀些纔好。——
卓文君：（文君弟在園中尋紫羅蘭，隨時信口唱歌。）
紫羅蘭，紫羅蘭，
摘得紫羅蘭，
把給大姐做花簪。
紫羅蘭，紫羅蘭。
（至此摘得紫羅蘭一朵，飛上客廳。）
卓文君：姐姐，你看這朵紫羅蘭花！我把給姐姐簪在頭上呢。
卓文君：啊，謝謝呢。
卓文君：（坐地。肘倚圓桌上，自語。）說起琴來，文兒，你近來怎麼不大歡喜彈琴了呢？
卓文君：我有些怕彈得為甚些呢？
卓文君：這幾晚上從那漾虛樓東首的都亭中，時時有琴音彈出……
卓文君：啊哈，你說的就是那司馬相如。

文| 因為彈得太好了，所以我怕見笑了。
卓| 果真彈得好麼。其實他們那些窮文人，打秋風的
慣技，便是離不得賣文賣藝；他們彈琴賦詩，就好
像乞丐們喊街賣唱一樣，不見得——

卓| 爹爹，你爲甚麼要請賣唱的來吃飯呢？
哈哈，娃娃兒，你還年輕呢。不過我也告訴你罷。你
要曉得，屎尿是很醜的東西，但是假如是皇帝
的屎尿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敢有那種大逆不道
的思想，說是醜醜的了。假如皇帝要教我們吃他
的御屎御尿，我們也當得是受寵若驚，如像吞食
龍肝鳳膽一樣。司馬相如他雖是窮文人，雖是等
於賣唱的乞丐，但是他是王縣令的朋友，所以我
們請他，並不是請的窮文人，我們請的是縣令的
朋友，就好像我們蒙皇帝御賜排洩物的光榮，並
不是吞食的屎尿，是吞食的龍肝鳳膽呀。哈哈

哈哈……
爹爹，你吃過皇帝的糞嗎？

文| 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

卓| 王縣令去訪他，他也時常稱病不會呢。
那怕他不肯來！他不來，我們倒可多剩些殘飯來
喂狗。

卓| 爹爹，你說話總是這麼過火！
過火？他鄙薄縣令，只怕是那兒沒有甚麼秋風可
打罷了。我們有錢人，那怕他不來巴結？

卓| 啊啊，爹爹，你把錢看得太重了！
不重嗎？世間上除了金錢而外，那一樣事情辦得
到？上而天子王公下而蒼頭走卒，都是我們有錢
人的傀儡。一碗飯可以養活淮陰侯，五羊皮可以
買死秦宰相。任你甚麼英雄豪傑志士仁人，離了
錢便沒有命。

文| 假如他是肯來，那是再好沒有。爹爹，我想我們學
琴，終是不曾得過名師的指導。我想假如司馬先
生肯來時，我們請他住在我們家裏，等我和二妹，
專心向他學琴，那倒是很幸福的呢。

卓| 幸福的？你真個有點異想天開了！你還年青，又是
纔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處女，那個怎
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呢？

卓| 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

文| 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

卓文 辦不到嗎？

卓弟 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卓弟 只要有錢，不是沒有辦不到的事體嗎？

哈哈……娃娃兒真聰明！你這一問，倒幾乎把老子問窮了。啦，三兒，你還不知世故。你要曉得天地

間錢自然是很貴重，但是也還有一樣東西，和錢

同等貴重的。

是甚麼呢？

卓弟 就是名譽呀！錢可買名，名可賣錢，人生沒有別的，

就是名與利組成的一道彩繩！哈哈！

爹爹，我覺得教兒女，不當是這樣教法！

法？呀，你要來教老子了！不當是這樣教法。要怎樣教

秦 (家僮秦二，由籬門上。)

老爺，程爺和王爺來了。

卓 (文君偕弟下)

卓 (起立) 司馬先生呢？

秦 還沒有來。

卓 你快從後門去催請他去。

秦 我剛纔去催過了。

卓 你再去找一趙罷，叫他快來！

秦 (繞客應向後園中隱去。)

程 (卓王孫整理衣服一巡，下廳步至竹籬門次。程

鄭與王吉，笑語由外院走入。)

『有事弟子服其勞』卓親翁，我邀王公同來了。

哈哈……

卓 (三人相迎揖。)

卓翁，司馬長卿還不會來嗎？

王 是，治下纔吩咐人去催請去了。

卓 哈哈，今天總要他來，纔有興致啦。

是。

卓 (三人步上客廳。)

王 (見綠綺琴) 啊，卓翁，你真是雅人。我還不會知

道你是通曉音律的。

卓 不瞞父台說，治下關於此道，本不擅長，這只是下

家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 文君小姐原是會彈琴的，我倒一時忽略了。幾時

有機會很想領教呢。

卓 豈敢，豈敢！父台和司馬先生，纔正是如今的子期。

伯牙，我們今天是定要拜聆幾曲高山流水的。

程 (同時發言) 自古道：『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則。』如今天下，唉，是禮樂久廢了，我們

縣裏，得王父台主持風教，使民家女子，也能彈琴，

這要算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呢。哈哈

哈哈。豈敢，豈敢。(略略撥琴數下。)

程 王 啊，老父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始作，翁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盡美矣，又盡善也！(搖頭擺腦，盡一唱三嘆神氣。)

王 (愕然) 哦呀，我那當得起你這麼的稱讚呢！……

卓 翁，女公子，多少年紀了？

程 今年滿二十四歲了。

王 還未字人嗎？

程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不瞞老父台說，文

君正是治下的孀媳呢。

哦，令郎是幾時謝世的？

程 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豚兒有棺而無槨者，已

經將近一年了。

王 顏路哭顏淵，仲尼哭伯鯉，這種傷心的際遇，在古

先聖哲，也是不能避免，倒虧得程翁曠達。

程 好說，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上天要命我

們貧，我們不能富；要命我們夭，我們不能壽。治下

是『樂天知命，故不憂』呢。哈哈……

王 那真難得——卓翁，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卓

翁，你該曉得，司馬長卿名揚四海，如今尙未青廬，

假使他能得女公子爲他的內助，那豈不是天作

之合嗎？……承蒙父台見愛，真是寒門之幸，但是古禮，妻

喪三年，小女纔賦孀居，望老父台明鑒，恐怕不便

議禮。……

程 王 哦，這是我一時糊塗了，恕罪，恕罪！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

人了。

王 要程翁這麼『文質彬彬』那纔『然後君子』呢。

程 哈哈……

(秦二自後園上)

卓 司馬先生到了麼？

秦 啓稟老爺，司馬相公說，有病不能奉陪。

卓 啊，這定是你們請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馬先生。

王 不然，不然，長卿的脾氣，素來是這樣。我平時去訪他，他也屢次謝病，以閉門羹相待，今天還是等我

親自去邀他來罷。

卓 那怎敢重勞父台？

王 我們都如像弟兄手足一樣，不必客氣。

卓 讓治下奉陪同行罷。

王 那也儘可不必，我此去，準定可以把他邀來，長卿

是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說，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

要他來鑒賞，他是一定肯來的。假如他不來，我也

就不再來告別了。恕罪，恕罪。

卓 那真重勞父台了。——秦二，你跟隨王大人，從後

門到那都亭去來，時候不早了，我們便在漾虛樓

相待了。

是。

秦 失陪，失陪。

卓 重勞得很。

程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王父台真是『謙

謙君子，卑己自牧』呀！哈哈……

(王吉隨秦二繞客廳由後廊下)

程 哼！『執謂鄆人之子知禮乎？』我那麼恭維他，他

纔不大耳識我——

卓 親翁，你拋文太拋得厲害了。你總是離了書本沒

話說的人。

程 親翁，你要曉得，我們考據家的信條，正是『無徵

不信』。我爲今天的話材起見，昨天晚上把論語來

考究了一個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绩，究竟不錯！像

我這樣的人，假使是生在孔子當時，恐怕七十二

大賢，要成七十三，『言語宰我，子貢』之下，要加

上我程鄭了。真的，我和子貢總覺得是一流人物。

卓 子貢會做生意，我也會做，子貢會說話，我也會說，

子貢聞一以知二，我恐怕能夠聞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個方桌是四角，我知道一個年頭是四季，我知道一朵花菜是四瓣，我知道一雙手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駟馬是四匹，我知道一部詩經是四詩，我知道一個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條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統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國風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真多，真多！——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我終竟不是君子。可惜沒得孔子再生，來品評我一下。

卓 他定會品評你這個骨董是『瑚璉』呢。

程 因為我像子貢嗎？

卓 因為你是『鬚臉』，你是一大勞燒鬚子臉。

程 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爲骨董專家了。

卓 我們且把笑話丟開，還是談正經話罷。我不知道

他是甚麼存心，竟替文君女兒說起親事來——

程 哼，可不是嗎？他做起那禮賢下士的樣子，其實他

是說錯了話，轉不過環，纔借故脫逃了。

卓 你我的女兒就使要再醮，也說不到那窮措大的

分上去呢！

程 可不是嗎？據我想來，怕是那司馬相如和他在暗中作鬼。

卓 真是黃鼠狼想吃天鵝肉了！

程 唉，親翁說到再醮上來，你的意見究竟怎麼樣？

卓 這有甚麼意見可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

從子。』『女人從一而終。』這是古先聖王所定

下的天經地義。雖說文君沒有生育，但應該撫養

螟蛉，以全禮節啦。

程 這樣是很嚴正的見解。要這樣也纔合乎你我的

門第。不過據我想來，古人抱孫不抱子，與其由文

君抱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孫了。

卓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罷。趁着

還有點時間，我去向文君女兒說明，教她也早得

有點把握。她歸家太久了，也覺不成體統。親翁，你

今晚就請在這兒過夜，我要叫她明天就同親翁

一路回府去呢。

程 過夜是可以。可是太可憐了，讓文君多住些時好

罷。

卓 那是不能，那是婦人之仁了。我看文君近來性情漸漸有些乖僻，內子死後，沒人可以管束她們，留在我家終覺不是好事。我暫且失陪了。

程 請便，請便。

（卓王孫開左邊門下。）

程 鄭一人獨留，偷向四處探視一回，諦聽一回後，躡足抱文君綠綺琴起，親吻不置。）

（復轉身入）親翁——

卓 （驚惶失措）啊啊，這架琴……唉，真好，我聞了一聞，到現在也還有稿了的梧桐的香味。唉！

——（置琴原處。）

卓 哈哈，你的鼻子真好！

程 可不是嗎？琴要是腐敗了的梧桐木製的纔是好琴，古者惠子『據槁梧而瞑』，所以據小弟考據起來，辨別琴的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氣味，第二要有梧桐的餘香。

卓 親翁你的考據工夫真高明，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講考據，講骨董的時候了。年青的詩人，要來敲我們的門了，我請你先到漾虛樓去等一下，等我和

程 文君談了便到那邊來。

卓 是，我就去。

程 這綠綺琴，也就請親翁順便抱去罷。

卓 啊，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懷中。）

卓 我立刻就來呢。（下）

程 是。（抱琴由後首下廳，向後園步去，時掉頭四望，復連連吻琴數次，下。）

第三幕

舞台右翼爲卓邸後部，一帶粉牆，牆基比平地高可數尺。牆後花木建築聳出，後門一道斜向左，門前有月臺，石欄迴隱，有石階數級，背面左端臨邛城郭，穩隱可見。柳樹成行，夾着一條宮道，直與城通。右側樹列至卓邸後門近處而盡。左側樹列至前首，匯成一林中，擁都亭一座。門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出，直至幕終。

（周大立倚石欄望月。）

（秦二匆匆由後門出，將上階。）

（瞥見秦二）秦二，你要往那兒去？

哦，是你嗎？倒駭了我一跳。

你這麼夜深，要往那兒去呢？

不往那兒去，我只是出來逛逛。

秦二，你今晚上的樣子很高興啦，你有甚麼喜事？

啊，我有甚麼喜事，我們做奴隸的人有甚麼喜事，

事，周大，我們做下人的人，別人能活五十歲的，

我們只算活得二十五歲。

怎麼說。

別人一天的時間，整整是他們自己的時間，像我們

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時間，只有這夜裏的一半，

纔是我們的。可憐我們這一半自由的時間，還要

完全被那不可抵抗的睡眠奪去呢。

周 哼，你說的話，倒有些像在唱戲啦。因為唱戲的下

人們說的口白，通是詩人們幻想出來的。你倒很

有些詩人的資質了。

秦 周大，你的口總是這麼辣！

不是我口辣，你說甚麼『不可抵抗的睡眠』我

心裏倒有點不高興了。我們在白晝的時候，人家

是君主，我們是奴僕；人家是神聖，我們是豬狗，只

有晚上睡了，不怕是甚麼君主神聖，也還是和我

們奴僕豬狗一樣，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根

毛。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隻角。我們這一視

同仁的睡眠，我每晚盼不得牠早來，你好像還

嫌牠來早了一樣。秦二，你以為我在這兒做甚麼？

你在望月罷？聽琴罷？

周 秦 哼，我沒有你那樣雅趣。蘊葱的詩興！我是在這兒

望睡眠，早早到我眼裏來呢！我這幾晚上，天天都

不容易睡熟。文君姑娘雖是喜歡彈琴，但她在晚

上是不很彈的。近來來了那位（聲音稍低，指都

亭）住在那兒的甚麼死馬死牛，他專門在晚上

鏗湯鏗湯地，從黃昏彈起，一直要彈到鷄叫，彈得

人真是討厭。我倒幾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們

做相公老爺的人，那曉得我們做下人的苦楚呢？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見你，他的腳跡除非

他自己想出門，不怕你在外邊就鬧得天翻地覆，

他也不動的。今大的宴會，不是費了多少工夫，纔

把他請來了嗎？你看他一來，一句也不開口，他好像把我老爺和程老爺們，看得來好像屎蒼蠅一樣，不怕他們對於我們就好像兩尊活上帝。他一來便彈起文君姑娘的綠綺琴，他彈得真是入神，別人向他說話，向他稱讚，他一點也不管，他彈罷，長嘆了幾聲，連席也沒有入，他就告辭回去了。他這人真是有點奇怪。他好像在嘆息沒有知音的人心賞他，其實他不會知道隔牆有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終立着在傾聽呢。文君姑娘說：『他彈着我的琴，就好像彈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絃，都被他彈得戰兢兢的。』——這是紅簫親口對我說的呢。

周 戰兢兢好呵，好個戰兢兢！就這樣，琴台就變成了寢台了。——啊，好孩子，其實你的運氣也不弱。你好像交了桃花運啦！紅簫對於你真不錯——

秦 咳，周大，你那曉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覺，你也是曉得的，不過我並不是怕聽琴吵，我正是爲了想着她的緣故呢。

周 是你自己癡，你怪得誰呢？你爲甚麼不趕緊向她

秦 求婚？

周 我何嘗不？不過我向她請求過好幾次，她總要叫我忍耐，忍耐。她說，我們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自由的，要想結爲夫婦，除非得主人許可，不然便只好脫逃。向主人請求，我不敢，她也不願，她教我只好等待時機逃走！——周大，你不是別人，我纔這麼對你說。你要曉得，她說的話我是甚麼都唯唯聽命的。

周 哼，癡孩子！你簡直被婦人的腰帶纏昏了！脫逃？向甚麼地方脫逃？你怎麼能够脫逃？你的智慧，連麻雀兒大的腦子也沒有！你們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比你們還快。並且像你我做奴婢的人，除去永遠做人奴隸之外，還有甚麼自活養老婆的本事嗎？脫逃！你們真想得輕巧！

秦 啊，逃不了的嗎？

周 你逃給我看看！

秦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瘋了罷！啊啊啊啊……

（在月台上抱頭四竄。）

周 秦二，你怎麼做起了？

（泣啜）……

你怎麼做起了？你不真是瘋了嗎？

秦 我能夠瘋……我倒……好了。

周 嚇，你真是在說瘋話，好好的怎麼會哭起來？

周 大，我告訴你件事，你千萬別向外人說罷！

秦 我這人是素來不洩漏人家的秘密的，你那回晚

上和紅簫私會的事情，我會向別人說過嗎。

周 謝你，你不會向別人說過。我在世界上，除紅簫而

外，我便只信任你——

秦 你有甚麼話告訴我，你說罷。

周 大，你不曉得。前幾天我和那司馬先生遇見過，

就是在這個地方。那時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虛樓

上彈琴。他一遇着我，便問我彈琴的是甚麼人？我

答應是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一刻，交了一封信

給我，教我親手交給文君小姐，但是我交給紅簫

去了。我不瞞你說，今晚紅簫纔交給一封信給我，

要我親自去交給那司馬先生。紅簫對我說，那是

小姐回信。他又教我好生準備，他說我們脫逃的

機會來了。他教我在三更時分在都亭聚齊，好隨

着司馬先生連夜向成都逃去——啊，依你說來，

我纔在做夢逃也逃不掉，教我要苦到幾時纔了

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 （沉默一嚮）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那

兒，你已經交去了麼？

秦 沒，還在我的懷裏。

周 哈哈，好運來叩你的門，你纔閉門不納。天上落了

個星星下來，你纔說是白火石，你這人真蠢！真蠢！

秦 我有甚麼好運？你沒儘擲揄人了！

周 我擲揄你？我對於你是表示滿腔的同情的！你把

小姐的信給我看看罷。

秦 （授信於周）你看得懂嗎？

周 我看得懂甚麼，你也要來不過我們的，老主人是

看得懂的。

秦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麼呢？

周 拿去請他看就好了！

秦 啊，你要教我告發她們嗎？

周 是呢！這正是好運教你走的一條通路。

秦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樣的壞人，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紅簫？並且我壞人好事，我又有甚麼利益？那種事怎麼做得！

周 嚇，你總是癡，你全不想，你以為那司馬先生到底底是甚麼人？他不過是個浮薄的浪子罷了。他雖然能夠做文章，但是他那有我們程老爺利市？程老爺有錢有閒，他講骨董講考據，考證得一本舊書，收買得一件骨董，不費自己一點心血，便可以利達三江；你看他現在的財產，是多麼雄厚！你聽見說過沒有？那司馬先生還是有病的人呢！他們說他得的是消渴病，這病是和女色大有關係的。我們假使聽隨文君姑娘去奔從他，那豈不是害了我們的小姐嗎？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告發了的時候，第一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唔，還有其次嗎？

其次呢，像他那樣漁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紅簫跟了去，也難保得他不雙鴨一箭……

啊，那怎麼使得！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去告發了的時候，第

秦 二，你是救了你的紅簫。救了又怎麼樣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場虧心事呀。

周 你聽我慢慢說罷，包管你就成婚呢，你曉得？我們老主人的脾氣，素來是鄙棄窮人的。他這次器重司馬先生，不過因為他是王縣令的親友罷了。我們老主人，他最重家規，最重門第，假使這次文君姑娘去奔了司馬，那我們老主人定會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三，你是救了我們的主人。

周 哼，講了半天還是一樣！
秦 哼，——一樣！你想吃的餅餅就在後頭了。你個蠢東西！你想跟着司馬逃走，你最終的目的，不過是想和紅簫那話罷了。他先就替你雕去了，你還能那話嗎？並且將來一弄到官府手裏的時候，刑是該你和紅簫兩個賤人受的，你們的皮子纔够皮條抽呢！但是你若事前告發了的時候，那我們得救了我們老主人的歡心。那時不說你只要一個紅簫，你就要十個百個，老主人也會是千肯萬肯的。

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
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真的嗎？

周 秦

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個呆鳥！你在做甚麼

夢！你可以醒了！像這樣的事，怎麼會是壞事？怎

麼會沒有利益？你還是犧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

合山，你還是使浪子少犯幾層罪過，成就你自己

的百年好事呢？

秦

是，是我真是在做夢！我醒來了！我醒來了！我謝謝

你，我去，我就去！

（匆匆向園內跑去。）

周

你往那兒去？

秦

我告發去！

周

甚麼憑據都沒有，你便想要告發人嗎？

秦

（呆然若失）咦！我真在做夢嗎？

周

這封信還丟在我手裏，你便想跑去了嗎？

秦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給我，我就去，快要到

三更了呢？

周

是，你可以去了。萬一她們先出來了，我便在這兒

周 秦

阻擋着她們。你向主人說的時候，你能說出是我
周大和你同謀，那我也沾些利祿了。

是，我曉得。（向門內隱去。）

（自語）嚶，心裏真好過，就好像嗑了一杯冷醋

一樣。

（周大一人在月台上佇了一時，下階，呵欠，自語）

啊，嗑睡倒來了，可是這場把戲，倒不可不看的。

（臨邛城上，遠遠起更三次。）

啊，三更了。她們還沒有出來呢。

（此時牆內有人行聲，語聲：『秦二在外邊等得

發慌了，小姐，你聽見他的嘆聲沒有？』無回應。）

（周大忙登月台。）

（紅簫與文君自門內出。）

秦二，你等了多一陣了？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驚）唔，秦二往甚麼地方去了？

交信去了。

替甚麼人交信？

替小姐交信，交給我們老主人去了。

周 紅

（驚怒）秦二這東西，不想出他纔是……
 壞傢伙呢！他把小姐寫給司馬先生的信來和我商量，他說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發。我說你那樣怎麼對得小姐。他說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是不許可的。他說司馬先生原來不是好人，他是一個漁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後那樣的人；他爲救小姐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小姐假如去從了司馬先生的時候，我們老主人一定會悶鬱而死；他爲救主人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他是應該忠於主人和小姐的，他不應該聽紅簫的唆使，破壞卓府一門，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爲救他自己起見，他的良心也教他告發。他在十分痛悔，他說不該受了司馬先生的賄賂，替他圖謀小姐。他說他要補過。他還想點把火去把都亭燒了。是我勸止了他。我說那都亭是官產，燒了是要嚴究的。就是燒了，也把司馬先生燒不死，他是會逃跑的。他聽了我的話，都亭雖莫有燒，但是他終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人那裏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見小姐，你……

卓

程

（場內多人腳步聲）……
 （秦二與卓王孫、程鄭同出）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紅簫，你們要往那兒去——文君，你是知書識禮的人，我萬不想你替我卓門鬧出這樣傷風敗俗的醜事！你這信上寫的是些甚麼話！（將信札投擲文君）……
 （至文君前拾信起）親翁，你不必過於生怒。古人說得好，「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看這件事情始終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說勸她去聽琴的是紅簫，那「鳳求凰」的詩，由秦二手中接授的人是紅簫，轉交給她的人也是紅簫，教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紅簫，如今誘引她出來的人也是紅簫，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是這紅簫丫頭在作祟。『中葶之言，不可說也。』我看她們也還是未遂犯，這作事情趁着還未外颺，最好是就此陰消的好——文君，你的信中雖然說到家庭的腐敗，雖然說到舊禮制的束縛，但是你也犯不出這樣輕賤了你的金玉之質去從那浪子文人，你有些話實在是誣枉我，但我也計較，你們年青人

卓

這樣的誤解本是常有的。我們也本該替別人隱惡揚善，不過爲解破你的迷執起見，也不妨對你講講。你知道那司馬長卿究竟是甚麼人？你以爲他真是極清高極敦厚的詩人嗎？你是被你自己幻想誤了。他在梁國就因爲沈溺於酒色，染得一身惡病，纔落魄回鄉；而且他的家財是一貧如洗，所以他纔來投奔我們臨邛縣令王公。你看他這樣的人，究竟值得你捨身去從他嗎？論學問，是華而不實淺薄無聊。論品行，是浮誕輕佻，恃才誇傲。論財產，是家徒四壁，乞丐一條。像這樣的人，怎值得你去眷愛呢？『昊天不弔，降孽予一人。』不幸使我顏回早世。但是我家產也儘足使你享福；你就不願回家，便大歸守禮，也是不妨的事情，但你怎么可輕賤你金玉之質，做出這樣有傷風教的舉動呢？你是……

親翁，沒有向她說道理的時候！我卓門不幸，生下這種逆女，我不願甚麼，我只願她早死！（向文君）敗壞門風的淫奔婦！你如還知羞恥，你給我死了罷！（擲劍一柄於文君腳前。）

卓文君

文

（沉默至此始毅然發語。）你兩位老人請不要發怒。

卓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你在向甚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欲前撲打文君，程鄭急挽制之。）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欲脫程鄭手，但後者挽愈力。）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

（極力欲脫去）啊啊，這樣挽着我做甚麼！這

文

想爬灰的老忘八！

卓

（指程鄭）你程家的翁翁，我且問你，爲甚麼娶了無數的妻妾，你還四處如蠅逐膻，你還能在人

文

面前人長人短？風教不已被你傷盡了嗎？家庭不

已被你腐敗盡了嗎？你罵人淺薄無聊，你的深厚在那裏？你的有聊在那裏？我對你直說罷！你時常迷戀着我的身子，所以你要把我留在你家中。那回你夤夜來叩我的房門，到底是甚麼意思呀？沒有那樣的事！沒有那樣的事！你沒冤枉我！奇恥大辱！奇恥大辱！這娼婦要把我氣死了！（如前）

文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爲，我自己問心無愧。（向卓王孫）爹爹，

卓 文 啊，誰是你的爹爹！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沒有這種權利！從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塊肉，但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兒戲罷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了！（向紅簫）紅簫妹妹！你與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罷！不怕那兒就是荆棘滿途，我與你是永遠要向生的路上走去！這把寶劍，我就借用了，借用來做爲我們開除荆棘的利器了。（拾劍起，牽紅簫，紅簫不動。）

文 婦束縛了罷！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暈倒在程鄭懷裏，周大欲動，秦二畏縮而股慄。）

程 你們這些髒穢的肉塊，誰敢近我們的身來！（挺劍作勢）

文 文君，你太過分了。就有話也可以細說，何必那樣性急，揚刀動武，你還有妹子，還有兄弟，也要做個榜樣呀！

程 我就是好榜樣！

文 你就忍丟下你的弟妹嗎？他們醒來的時候要哭着找你呢！

程 他們醒來的時候，你對他們說教他們到都亭來。我在那兒替他們結識了一位新的姐夫。

文 你做女兒的責任呢？

程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責任！盲從你們老人，絕不是甚麼孝道！

文 你說不怕世人議論你了嗎？

程 我的行爲我相信後代的人會來謳歌我。

文 你守着現成的富貴也不要了嗎？

程 不要說那些話來污穢我！——紅簫，走罷！我們走

罷！

紅（始終低頭木立，至此始擡頭向秦二。）秦二，你來你來！

秦（瑟縮而前）

紅小姐，你把寶劍借給我。（自文君手中奪劍，向秦二。）秦二，你這可愛的奴才，你太可愛又太可憐了。讓我把你解放了罷！（挺劍刺秦二胸）

秦（驚呼）啊，是周大，是周……大……（倒地，流血，死）

周（逃入後門）啊啊！駭死人！駭死人……

程啊呀，危險！危險！她們瘋瘋瘋瘋了……（挽卓

王孫同入門中，掩門。）

紅（拖秦二屍下階，文君隨之。）哈哈，你死了嗎？這可愛的奴才！你終竟得和我一路脫逃了。（回

向文君）小姐，我們是永生了呢！我要永遠陪伴

着你，我們永生了呢！（攔秦二屍月中）哈哈，可

愛的奴才！你怎麼這樣地可愛呀！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樣的白，你的頭髮和烏雲一樣的黑，你的奴性和羊兒一樣的馴，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樣的清，

文

啊，星星墜了，你項上的鐵圈也退了，你終竟得和我們逃走了呢！啊，可愛的羊兒呀——小姐，都亭便在前面了，我的靈魂，永遠隨伴着你。我們是永生了呢。

（轉劍自割其胸，撲倒秦二屍上。）

（坐地，抱紅簫懷中哭。）紅簫紅簫……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生命的首途，纔要犧牲你這麼高貴的代價嗎……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們的婚筵纔就是你的喪禮嗎？啊，（昂頭哀訴）慘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罷！我所渴望着的太陽，我的生命，我的光，你怎還不出來照臨啊，我的紅簫，啊，紅簫呀！我倆的合歡，纔就是你倆的合葬嗎？紅簫，紅簫呀！你終竟就要死了嗎……

（此時都亭中琴聲劃然終止。）

紅（星眼微啓，聲低微。）小姐……他……不死的

人……來了。（死）
（相如着白色寢衣，長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出。）

(文君昂首望相如，相如至文君前俯視者久之，
幕徐徐下。)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夜脫稿)
(原載創造季刊)

幽蘭女士

陳大悲

時代：最近的過去
地點：北京
人物：

丁葆元 老前輩留學生，北京式的闊人。年齡在五十以內。
丁李氏 丁葆元的繼室，講究修飾，喜歡打牌，不到四十歲。
丁幽蘭 葆元前妻之女，二十歲左右，服裝樸素。
丁寶麟 葆元的假兒子，丁公館裏的少爺，十五六歲。
劉鳳岡 葆元的真兒子，汪成衣鋪的學徒，與寶麟同年。
珍兒 幽蘭女士的鴉頭，十七歲。
張升 丁寶麟的真父親，葆元的心腹聽差，四十開外。

劉媽 丁寶麟的真母親，李氏的心腹老媽子，與張升年齡相近。
喜兒 李氏的鴉頭，十四五歲。
汪得林 成衣鋪的掌櫃，四十多歲。
汪小林 成衣鋪的少掌櫃，十五六歲。
汪慧卿 得林的姪兒，曾受教育，幽蘭女士的朋友，年在二十上下。

曹二太太
邱姑太太
邱七少爺
許三小姐
丁太太的打牌朋友
成衣匠甲，乙，丙，等等。
警察一人。

第一幕

（佈景……這是闊人丁葆元公館裏的一間書房。陽光由台後正面一半玻璃一半紙糊的北京

式窗戶裏邊射進屋，曬在靠窗橫擺着的一隻紅木書桌上。桌之左端，緊靠着窗，右端向着台前。桌上除了照例的文房四寶之外，左端靠窗處擺着一對帽筒；一置『敬求墨寶』一類的宣紙好幾捲，一置鷄毛帚和一根代表戒方的竹板。桌之右端有一座電話機。中間有一盞花罩的電燈。桌前置一活動椅。椅後有一東洋屏風，面向台之前左方。屏風後面，靠壁擺着幾隻舊式書箱。在書箱與屏風之間，有西式安樂椅一隻，右壁爐火燒得正旺。爐架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一排照像架。右壁上面掛着一張放大的中年婦女像片，這是丁葆元前妻的遺像。書桌之前，靠着正面牆壁，有三個紅木椅子，間着兩隻茶几。左壁下放着一隻洋式的書櫃，裏面亂七八糟的擺着許多外國書籍。由書櫃再向後方看，就是通外面甬道的門。正面牆壁上掛的是古式斑斕的字畫，和一隻很古的自鳴鐘，時針正指着十一點半。

（注意：舞台上的前後左右是面向看客立着的演員的前後左右。）

（開幕後，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得由遠處送來一片清越婉轉的歌聲，漸漸地近來。門開了。走進一位年約二十上下的女學生來。她既不畫明星式的眉毛，也不穿妓女樣的豔裝。只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學生。她就是幽蘭女士。她是丁葆元惟一的女兒。她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眼光若有意若無意的望着那張報。她嘴裏還繼續的唱着歌，緩步走進門來。她的雙眉緊鎖，大約是爲悲哀的歌調所感，也許是受了報紙上一段新聞的激怒。這時候她的情緒是悲是怒，只怕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你只看她舉一步，看一眼，就能知道她有無限心事，在方寸中轉轉不定。）

（她走到書桌旁邊，一張椅子前面，剛一坐下，正待繼續看那張報，忽然看見她那姣小玲瓏的頭珍兒走進門來。）

珍兒 小姐，你上這兒來啦！我那兒都去找過啦！誰想到你會上老爺書房來的吓？

幽蘭 甚麼事大驚小怪的？我來就來啦。誰還能管住我，禁止我到老爺書房裏來嗎？

珍兒

小姐，你別生氣，我告你一件事。剛纔我到大門去，郵差正送一封信來。我一看是給小姐你的。張升正走進門來。幸虧我藏得快。要不然，讓他接了去，又得去給老爺瞧啦！

幽蘭

信呢？

珍兒

你別忙呀！信在這兒，（由衣袋中取出一個粉紅信封，遞給幽蘭。）你在這兒慢慢兒的瞧瞧。我到外面去望風去。（嘆味一笑）

幽蘭

鬼鴉頭！這怕甚麼的？誰要你望甚麼風？

珍兒

你不怕老爺瞧見嗎？粉紅的信紙可以讓老爺瞧見嗎？

幽蘭

珍兒，你別提啦！提起我的心事……唉！這簡直是監獄的生活！（取帕拭淚）

珍兒

小姐，你別哭！你哭，我也要哭啦！

幽蘭

好，我不哭。你到裏面去看太太起來了沒有。是啦。

珍兒

（珍兒出門去。幽蘭把報紙放在書桌上，走到屏風後面，坐在那把安樂椅上看信。忽然，桌面電話機上的鈴響了。幽蘭走過去接電話。）

幽蘭

喂！你那兒呀？不錯，我們是丁宅呀？請你低聲說。

我聽不清楚。（半晌）呵！你問丁大人嗎？還沒有起來呢。請你待一回兒再打過來罷。（掛上

耳機，擡頭看看壁上的鐘。）快到十二點啦。唉！

（回頭，眼光與右壁上面掛着的遺像相接觸，

不勝悲感的樣子，慢步走到爐前，禱告一樣的

默想片刻，又取起爐架上的一張照像，看了一

回，把像片按住胸口，目光徐徐向上，嗚咽不成

聲。）母親哥哥嫂子！我真想不到……（忽聽

得門外有喚人的聲音，她立刻歇住悲容，放好

照像，伸出兩手向火取煖。）喔！今日可真冷吓！

（回頭見沒有人進門，精神方始安定，又走到

屏風後邊，繼續看剛纔的那封信。）

（張升唱着『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嘴裏

還帶着龍底東，手裏還拿着一根鷄毛抖帚，走

進門來。走到書桌邊，舉起鷄毛帚向桌上一陣

亂打。唱了幾句之後，他覺得疲倦了，打着呵欠，

坐在自動椅上。劉媽突然進屋，張升嚇了一跳，

劉媽跨進一步，站住，戟指向張升，開口便罵。）

劉媽 你這混賬東西！我問你你是甚麼時候滾回來的？

張升 （把鷄毛帚向桌上一拍，一躍而起。）怎麼着？

劉媽 我剛回來！你怎麼啦？

張升 哼！我倒好！昨晚上老爺肚子疼得要死，找你去請德國大夫狄博爾。嚷門房裏，號房裏，全都鬧翻啦。這麼些人上大街去找你。東城，西城，那兒都沒你這死鬼的影兒。老爺氣得甚麼似的。今日非叫你滾蛋不可！

張升 叫我滾蛋？那還不好辦嗎？咱們把賬算清了，馬上就捲鋪蓋給你們看，還不好嗎？甚麼大人！甚麼老爺！還不是他媽的人擡舉人！（解開襟邊紐扣，一手拍胸。）叫他衣裳剝下來，還不是他媽的一身臭骨頭，給我們當聽差的比一比，瞧瞧有甚麼兩樣的？

劉媽 你怎麼啦？

張升 我怎麼啦？我呀，我今日給他玩兒命！甚麼老爺！老爺的兒子是我生的孩子！我是少爺的老子！叫我滾蛋！你猜我怎麼着？（站起來要走出去）

的樣子。

劉媽 （把他攔住）嚶！你是瘋了嗎？

張升 你纔瘋了呢！太爺不含糊！要幹，咱們就給他幹！誰也不能怕誰！告訴你，腦袋搬了家，桃核大一個疤！我他媽的纔怕他呢！『老爺！』

劉媽 （走到門口看看有人走來沒有。）仔細着，別讓人聽見啦！有話咱們可以慢慢地說，別這麼嚷嚷呀！

張升 我上那兒去說呀？（擡頭看時鐘）你瞧，十二點到啦。給人約定一點鐘，還八十塊錢的賬。短一塊就得進區打官司。

劉媽 還誰的賬？咱們多早晚借了人家的？

張升 不是借的，是昨晚上押寶押輸的。

劉媽 （低頭無語者半晌）你怎麼又去要錢啦？

張升 （高聲）太爺愛要錢就要錢，你管得着嗎？嚶——嚶——把語聲兒低一點，成不成？給人聽見啦，像甚麼樣子？我說，你是短了穿的，還是短了吃的？何苦要跑到賭博場去鬼混去？這還不是廢話？他們當老爺，當太太的，沒有一

天不要錢。他們也是短了吃的短了穿的嗎？再說，早知道要輸錢，誰還願意賭博呀？廢話少說，有沒有錢？一句話。

（丁葆元的繼室李氏，蓬着頭，披一件皮領的斗蓬，走進門來。她的歲數將近四十，但是看上去只不過三十來往的一位闊太太。）

李氏：「像甚麼樣子？」我知道呢！

（李氏大詫異。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站起來，也露出驚訝的樣子。幸虧李氏沒有看見她。）

李氏：劉媽，你說張升到底爲甚麼事發瘋？

劉媽：哼！還不是老毛病，輸了錢啦。

李氏：輸了多少錢？

張升：就輸了一百塊。

李氏：就說是輸了錢，也可以好好兒商量。不能這樣的放肆。像你這樣的嚷嚷，教人聽見啦，還成個甚麼體統。真是，太放肆啦！你們眼睛裏還有我嗎？

張升：回太太的話，張升今天約好人家，下午兩點一

准還他一百塊錢賭博賬。輸了這一回。往後再也不去要錢啦。

李氏：哼！輸了錢的人都愛賭咒，下回再也不賭啦。我纔相信呢。按說，賭博賬又不是閻王賬，那兒有這麼限定時刻的？

劉媽：太太，你不知道，他們那些賭錢的朋友，那兒像太太老爺們那麼打牌取樂兒？他們那兒有好人賭棍就是青皮流氓，混混兒。輸了錢不還清，不剝衣裳，讓他回家來，還不是瞧着咱們這宅門兒的面子？太太，你瞧他，還要對我瞪眼發恨呢！

李氏：哼！這樣的要錢，還有甚麼意思？

劉媽：他知道甚麼有意思沒意思。反正我的錢都讓他一人花完啦。我還有甚麼指望？太太，你是聖明人。你瞧我這像兒很能活下去嗎？（向張升）張大爺，你哪，脾氣也發够啦。你愛怎麼樣，都隨你的便。（哭出聲）我受你的氣也受够啦。誰讓我瞎了眼……

李氏：劉媽！

劉媽

太太，我真是不願意活啦。我的兒子，我也不要啦。你的兒子，我勸你還是趕快把他收回來。太太，我只有你待我好。我死了之後，也得想法子報你的大恩大德。甚麼都不要啦，我馬上就走。

李氏

（在門口攔住劉媽，掙持半晌。）劉媽，可別這麼哭哭啼啼的。讓老爺聽見了，怎麼辦？

劉媽

我死了之後，兒子是你自己的骨血，（嗚咽幾不成聲）你幹快把他收回來。我是管不着啦。（劉媽正欲奪門而出。丁葆元恰巧走進門來。屋裏三個人同時現出三種尷尬模樣。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更是着急非凡，要走出來，又縮了進去。丁葆元穿着一件很舊式而又極貴重的皮袍，手裏拿着一支雪茄。腳下穿着一雙京式紙底煖靴。他嘴唇上有很濃的八字鬚，精神十足之中，微微現出一點煙容來。看上去不過四五十之間的歲數。兩道眼光直射在屋內三人臉上，輪流這麼一轉。三個人好像催眠術施術室裏的受術者。）

葆元

（很冷靜的發音）太太！

李氏

（第一個恢復常態）吓，老爺。（兩人相視片刻）你怎麼又跑出來啦？不怕受風寒嗎？好。（點點頭）好。劉媽怎麼啦？哭甚麼呀？沒甚麼事。劉媽的兒子，在裁縫鋪裏學徒。（不能自圓其說的一頓）

張升

葆元

張升

葆元

那我知道。她的兒子不是叫鳳岡嗎？還是我賞給他這名字的。他怎麼樣啦？她的兒子，鳳岡，昨天晚上病啦。病得要死。裁縫鋪裏的汪掌櫃送太太的衣裳來，帶信要我去看那孩子。我去一瞧，病是很厲害。在人家鋪子裏害病，怪不方便似的。

葆元

怎麼着？你們打算帶他回家來嗎？那可不行！萬一是瘟病，或是甚麼別的傳染病，帶進我這宅裏來，那還了得？

張升

回老爺的話，張升決不敢把孩子帶回公館來。劉媽打算送他進醫院去，卻又怕花錢。就為這件事，急得哭啦。老爺太太。（向李氏示意）這事由兒有張升去料理，你請放心，辦你的事得啦。

李氏 那就很好。張升，你就去開導開導她罷。

（張升與劉媽同出門去，丁葆元頻頻搖頭，在屋裏來回踱了幾步，嘆一口氣，走到書桌右端，放下雪茄，徐徐回頭，向李氏注目。）

葆元 太太！

李氏 甚麼事，老爺？

（四目想對，啞場約半分鐘。）

葆元

太不像樣啦。劉媽跟張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屢次問你，你老不肯說實話。

李氏

聽差老媽兒的事，你老爺管不着。

（電話機上鈴聲大振。丁葆元回頭去接，隨即坐在活動椅上。李氏坐在書桌邊椅上。）

葆元

喂，你那邊，是啦。甚麼？我就是丁葆元哪。督辦要說話，請他說罷。（停頓片刻）我是葆元哪。

你是督辦嗎？嚶嚶。紐約的電報昨天已然發出，去哪。鈔票嗎？大約十個星期之內可以印得。是

是，但是，是，我看，這倒不用去理他們。你那個

電報，我就不敢贊同。這又何必呢？老實說，這個

年頭兒，要顧全名譽就不能做官。要做官，就不

能顧到眼前的名譽。天下那有兩全其美的事！

哈哈，對囉，咱們誰不是當過學生來的！小孩子們就知道開會，發通電。那些個玩意兒，還不是頂容易對付的嗎？吓我嗎？等到學生會的代表

來，我自自有對付他們的辦法。（又一頓）可不是嗎？哈哈，哈哈，散了衙門之後，你在西城

公館裏等我嗎？我一准來奉陪。南方帶來的好菜嗎？可惜我沒有口福。這兩天鬧肚子鬧得很厲害。今天還覺得很不舒服。（又一頓）對

啦。可不是吃壞的嗎？這幾天又是爲了辦賑災會，應酬更苦。災還沒有去賑，可把我們的肚子

都吃壞啦。（又一頓）據順天時報說，日本方面已然沒有問題啦。大約一半天就有人來。是

啦。晚六點准到。（掛上耳機）

倒是你的病怎麼樣？還是你自己上德國醫院去呢，還是請狄博爾來？

不請不請。呵！我想起一件事來啦。（按桌上喚

人的電鈴）寶麟，昨天沒有出門吧？

（納悶）沒有吧。

李氏

葆元

李氏

葆元

李氏

葆元

李氏

葆元

李氏

（張升進門，又遞上一份日報。）

葆元（接報翻看，取起雪茄。張升替他取火。）少爺

在家嗎？

張升在家。

葆元昨天他出門沒有？

張升沒——沒有。

葆元（瞪目示威）吓他昨天出過門沒有快說！

張升張升昨天去瞧劉媽兒子的病去啦。所以不能

說一定。

葆元混帳！我的命令，不許少爺小姐出門。你是管甚

麼的那些個混帳聽差，號房，不是該你管的嗎？

怎麼少爺出門不出門，你還可以回不知道好，

你當差越當越回去啦！從今天起，小姐，少爺，在

我出門的時候，溜出門去，你們都給我記在本

子上，幾點幾分出門，幾點幾分回家。聽見了沒

有？

張升噫！

葆元你去叫少爺進來！

張升

（張升走出門。葆元攔下報紙，狂吸雪茄，聊以

解恨。）

葆元太太，這些事都是該你管的。

李氏兒子我可以管。小姐我可管不了。

葆元（丁寶麟賊頭賊腦的進門。）

（怒日向寶麟渾身上下打量一遍，然後對他

冷笑。）你好！你老老實實地告你娘說，昨晚你

上那兒去啦？要照實說說一個字謊話，我就打

死你。

寶麟（低頭又擡頭，擡頭復低頭，向他父母二人輪

流望着。半晌向他母親。媽，我——我——我昨

天……

這賊樣子我看得！你給我滾出去，自己去死

去！

寶麟（雙膝跪下）爸爸，我下回不敢啦。饒了我這

頭回。

葆元不敢甚麼呀？你娘還沒明白哪！（啞場半晌）

哼！念書吧，不成。寫字，也不成。嫖就成啦。居然的

還會在窰子裏發大少爺脾氣！明年我還能給

你娶媳婦兒嗎？害人家蔡家三小姐的終身，這樣缺德的事我不能幹。

李氏

你當真去嫖窰子嗎？

葆元

說呀！會在窰子裏發脾氣，到家就說不出話來啦？（相對無語半晌）站在那兒幹嗎？還不給我滾出去？

（寶麟撇着嘴，一步一步的走出門去。）

葆元

太太，這是你自己親生親養的兒子，真有出息！你吓，該管教的地方偏不管。不該管的時候兒呢，你又偏愛胡管。

李氏

不用說啦。你趕快把他治死得啦。這孩子我是管教不好的啦。不好呢，自然是他自己不好。可是這麼大的孩子，也未必能夠去逛窰子。老爺，我勸你別把耳朵當作眼睛。難道說，你親眼見過他在窰子裏嗎？

葆元

怎麼叫做把耳朵當作眼睛，大兒子，大兒媳婦，一個一個都死啦。我的耳朵還能夠到那兒去聽小話去吓？

李氏

咳！奇怪啦！難道說，你的大少爺，大小奶奶，都是

我要他們死的嗎？（嗚咽，拭淚）你幹嗎不拿一張名片，送我到法庭去，治我謀財害命的罪。

葆元

（哭得說不出話來）

李氏

得啦，你別儘來這一套，我已然瞧够啦。你不信你的令郎會去逛窰子嗎？

葆元

甚麼？我的令郎！他倒是你的甚麼人呀？

李氏

別忙，你聽我說呀。昨天晚上，直魯急賑會請客，不是我的主席嗎？在攝英番菜館裏，一直吃到

十點多鐘。警察廳裏幾個朋友一定要到韓家潭一個上海新來的姑娘房裏打小牌捧場。有

朱季老

王玉老，幾個人一塊兒跑到聚美園，先去打一茶圍。近了門，知道沒有空屋子。我們原

本就打算退出去啦。掌班的死急白賴的不肯放，說是東屋裏一幫客就快走啦。我們也無可

無不可的站了一回兒。誰知道東屋裏的客不答應了！混帳王八蛋的罵街。你知道朱季雲是

有名的壞脾氣。當時就掏出手鎗來，要往屋裏

去打人。玉芳那時候也喝醉啦。在院子裏撒着

山東腔大罵而特罵。屋裏的人也打開帘子，衝

出來罵太太，你猜猜。那爲首的是誰？就是咱們家裏的這位大少爺。你教我把臉面往那兒去攔？我今天非治死他不可！他不死，我也不能活啦！我還有臉出去教訓人嗎？季雲、玉芳，他們都是道德維持會裏的主要人物。道德維持會裏這班朋友裏面，大家頂佩服的就是我！他們素來佩服我的家庭教育。老前輩的留學生裏面能够保存國粹，提倡精神文明的，就是我！如今好（以拳擊桌，猛然站起，聲色俱厲，活像一隻要吃人的猛獸。）太太，你替我想，我還有甚麼臉面出去上講堂，上演說台？我的家庭教育竟收到這樣的結果！（取帽筒裏的竹板）我今天非要他的命不可！

（電話鈴又響。葆元急將竹板放在桌上，誤觸李氏肩頭。葆元接電話。李氏不答應。葆元頻頻搖手，使勿作聲。）

李氏 你要打我，使勁打罷。反正我也不打算活啦。
葆元 喂！你是那裏（李氏嚷聲益高）唉——唉——太太（屢屢搖手作勢）吓！我聽不清，你愛鬧，

李氏 請你待一回兒再鬧。
葆元 好嗎！你真敢打我啦！
李氏 噢，你是親家嗎？（做出肅然起敬的樣子）是吓，不錯，不錯。我本來就要叫你的電話。可巧你也叫過來啦。我說……（向李氏瞪目，蹙腳，搖手，由壓迫而央告。以右手按住右耳。）

李氏 打吓，你幹嗎不打啦？我就等你打死了也好。
葆元 （用高聲作抵禦。）你說的話還有不對的嗎？

我本來要來找你談話。哈哈！哈哈！巧極啦。小女現在沒進學校，在家裏補習國文。對對，就照這樣辦罷。我這兒是無可無不可的。就是有一層，要言明在先。好妝奩我可賠不起。這是實話。哈哈！哈哈！好說好說。那兒的話吓？庚帖嗎？明天清早一準送你公館去。也好也好。哈哈！哈哈！喂！你的令郎，我雖然沒見過面，可是久已聞名。這還錯得了嗎？『真是少年英俊，』『精明強幹，』我已經得到好幾方面的報告啦。是，是，一定遵命。咱們老哥兒倆還用客氣嗎？馬上就來。回頭見。（掛上耳機。）來吓！（按喚人

的電鈴）張升又滾那兒去啦？這班東西！

（張升進門來，站住。）

葆元 趕快開車就走。

（張升應聲下。葆元站在書桌前面吸煙。李氏也走到他前面。）

李氏 你幹嗎不打死我呀？我長得這麼大，還沒挨過

打。父親，母親，都不打我，留着給你打，好，你痛痛快快打罷。

葆元 別來這孩子淘氣的老玩意兒啦。我何嘗打過

你來？咱們說正經話要緊。幽蘭，咱們的女兒，我想把她許給田四爺的第七個兒子，你贊成不贊成？

李氏 這又何必問我呀？你的女兒，我管不着。

葆元 噢！『我的女兒』？你管不着？那麼你的兒子，我也管不着囉。剛纔我罵了你的兒子，實在是冒

昧得很，還得請你原諒。

李氏 你說的是甚麼話？

葆元 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我要給你商量女兒婚姻的事。你說管不着。這是甚麼道理？

李氏 依我說，小姐婚姻大事，還是給她自己作主的好。

葆元 你又來啦。我頂不愛聽的，就是甚麼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話。你看今天報上（指桌上報紙）

就有一段因為自由戀愛送了命的新聞。我不許幽蘭上學校，就是因為如今學校裏的規矩太壞，彷彿是不談戀愛就不能唸書似的。我的家裏就不許有這樣的事。

李氏 你知道你們——喔，咱們的小姐願意不願意呢？

葆元 我管她願意不願意做甚麼？反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麼大的女兒當然得嫁出去。只要你

我商量好了，就是『父母之命』。

李氏 嚙！我可不敢挨這個罵。將來嫁出去不合適，人家批評起來，他們不說你，就罵我做晚娘的不好。

葆元 沒有的事。我看中的這女婿，再好也沒有啦。你剛纔沒聽見嗎？就是說電話的那個人。田四爺，

是北京數一數二的闊人，大帥身邊第一名紅

李氏 人，你看好不好？
好吧。你自己看中的女婿，還有不好的嗎？可是我又要多嘴啦。咱們是書香人家，給他們帶兵的人家去結親，你說，妥當嗎？那一年，你還打算把女兒送給張四帥去當姨太太去，像片都打算送去啦，要不是我攔住你……

李氏 我把身邊的錢，全都給她，還短二百塊。怎麼你又又要錢啦？前天不是剛領過月錢嗎？我把身邊的錢，全都給她，還短二百塊。唉！能省的就省一點兒罷。

葆元 （打斷他的話頭）這一次比不得那一次。四爺有福相，將來一定的了不得。我的眼力決沒有錯。

葆元 （葆元與李氏耳語。幽蘭想走出來聽，卻又縮進屏風後去。）

葆元 （聲音漸高）將來大事成功，全國統一之後，你瞧瞧我！（大拇指一伸，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李氏 你瞧瞧着罷！
那敢情是好。

李氏 （劉媽走進門來，看見主人談話正在高興時候，不敢前進，退出門去。）

葆元 （迴頭向門外看）甚麼人？

（劉媽又走進來）

劉媽 張爺說，車開在門口啦。（向李氏使眼色）
李氏 （暗暗點頭。劉媽會意，退出門去。）劉媽，你招呼他們，老爺就要走啦。（向葆元說）不錯，我倒差一點兒忘啦。今天約定周少太一點鐘送錢給她。她有一顆頂便宜的紅寶石要賣給我。我這兒還差二百塊錢。你趕快給我罷。

葆元 怎麼你又又要錢啦？前天不是剛領過月錢嗎？我把身邊的錢，全都給她，還短二百塊。

李氏 唉！能省的就省一點兒罷。

李氏 （發氣）那我就不要啦。

葆元 （重又坐到椅上，從身邊取出一本支票簿來。）要多少？二百塊？

李氏 你開支嗎？那只要一百塊罷。

葆元 咦！奇怪啦！支票只要一百，現洋倒要二百塊？我是體恤你。支票是存在銀行裏的錢。提出一百塊就要少進一百塊錢的利息。現錢呢，反正

李氏 在你袋兒也無非花啦。

（葆元簽好支票，遞給李氏。劉媽又來了。）

李氏 劉媽，你把這一百塊錢的支票交給張升，我剛

纔已然給他說過啦。叫他馬上就送到周宅去。
（劉媽應聲，走出門去。李氏忽然察出屏風後有人，以手指屏風。丁回頭，急取抽屜中手鎗，站起，鎗尖向着屏風。）

葆元

誰在屏風背後？

（幽蘭由屏風後面，一手拭着淚，低頭走出來。）

幽蘭

爸爸。

李氏

小姐，你怎麼躲在這裏面，聽我們說話？

幽蘭

我並沒有存心要聽娘說甚麼話。我看見屏風後面很清靜，所以坐在那裏看書。後來張升，劉媽都進來啦。他們在這裏……

李氏

那麼你爲甚麼不走出來呢？

葆元

這又是我的家庭教育。哼！

幽蘭

爸爸，我因爲聽見……

李氏

（拼命抵抗的態度）小姐嘴裏不該說的話，我就勸你少說！

（張升手提馬褂進門，走到葆元身邊，幫他穿上馬褂。葆元把兩隻眼睛輪流察看李氏與幽蘭，知道二人都有難言之隱，點頭嘆一口氣。張

升走到門口。）

張升

（高聲）老爺下來啦！

葆元

你好！（向幽蘭瞠目）我回頭再給你說話。

幽蘭

我沒有做甚麼對不住爸爸的事。爸爸，你當然也不能做甚麼對不住我母親的事。

（幽蘭手指壁上遺像。葆元向遺像望了一望，若有所感，若無所感。李氏向幽蘭怒目而視，恨不能一口吞她下去。）

葆元

（察出李氏顏色）你好！

（李氏萬分惶恐，驚懼，怨憤，望着葆元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去之後，回頭與幽蘭四目相對半晌，繼之以一笑。幕徐徐下。）

第二幕

（佈景……這是丁太太宴集牌友的一間客室。佈置得非常華麗。緊靠右壁有一鋼琴。琴前一活動椅上，放着繡緞爲面鵝絨爲心的軟墊。琴左有傘形的電燈架。正面中心是嵌彩色玻璃的門。門外掛着極厚的京式棉帘，與屋裏牆

壁上鮮豔顏色不能相稱。正面兩旁各有嵌彩色玻璃的長窗，全都關着，蓋着很美麗的絲織帘子。窗前各設一長几，几上有鮮花各一瓶。左壁一玻璃櫃中，陳列西式銀磁杯盤之類的東西。櫃旁有一壁爐，爐火融融，顯出滿屋的富貴氣象。右壁前方小圓桌上，有一座頂細緻的電話機。屋之中心紅木方桌上擺着圓桌面，蒙以白布。桌上八隻銀盤中，放着乾果和水果。桌前團圍着椅子或小圓凳。屋裏電燈光耀照得四面發亮。

（開幕時，張升正忙着由玻璃櫃裏取出銀杯銀碟一類的東西，分陳在圓桌面上，捲着舌尖在那裏吹些不知所云的小調。丁葆元的假兒子，『張升的真兒子』寶麟，走進門來，在張升肩頭猛拍一下。）

張升 喂！張升！你怎麼啦？我喊了你半天，你沒聽見嗎？我那兒聽見啦！別搗亂！一回兒許多太太們都要來啦。當少爺也得像個少爺的樣子。在人身上這麼胡打亂拍，還像個少爺嗎？

寶麟

混賬東西！你配管我？

張升

！！！我上回爲了罵我挨一頓打，你怎麼又忘了呢？

寶麟

我偏愛罵你！打死我還是要罵你！混賬！混賬！一千個混賬！一萬個混賬！瞧你敢把我怎麼樣？當

主人的不能罵你一個奴才，不是要反了嗎？混賬，王……

張升

（急以手作勢嚇住他）你再罵我就揍你。你敢罵我！天打雷劈你這忤逆……（急忙自己

寶麟

忍住不說，惟以目光壓迫寶麟。）

（似已軟化，但尙要爭回他做少主人的體面。）豈有此理！主子罵奴才，還算是忤逆！還要遭雷劈！這是那一層天上的天理？（漸爲張升的目光所攝服）我說，張升，你把號房裏那付骨牌藏到那兒去啦！

張升

你又來啦。鬧了半天，原來是爲那付骨牌。你口

口聲聲自稱是主人，你就不該跑到號房裏去，和那些奴才們要錢。少爺就得給聽差的，汽車夫馬夫，分一個上下。（以手拍寶麟肩）少爺主

寶麟

子，我勸你安分一點兒。你把自己皮肉和竹板子去鬪法，你想鬪得過去嗎？我告訴你說，別的聽差你都可以罵。惟有我，你就不能罵。老天爺知道，誰都可以罵我。惟有你，你這位少爺，就不能罵我。凡是人都得有點兒天性。（怕露出真像，急忙轉灣。）你忘記了嗎？我把你從小抱到大。你小時候管我叫甚麼的？你記得嗎？我的少爺！我知道你待我好。可是你爲甚麼要把我那付心愛的骨牌藏起來？

張升

少爺，別儘着胡鬧囉。老爺剛纔罵過。說是在窩子裏遇見你。待回兒回公館來，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呢！你還盡惦記要骨牌！萬一你正在號房裏打骨牌，讓我們查出來，你挨一頓打，我知道你不怕。你是挨罵挨慣的啦。罵完就算完。我們當聽差的這幾個人，陪你去挨老爺一頓臭罵，你倒是好意思！

寶麟

老爺，他今日不能這麼早就回來。今天是小梅的姨太太做生日，有堂會。外國人，中國人，都得去捧場去。我知道，老頭兒不到半夜，不能

回來。

張升

寶麟

你忘了老爺有病嗎？病正經事，他可以推着病不去。唱花旦的，坤角，他們家裏有應酬，你猜他肯不去嗎？老頭兒就知道罵人，不道德，他自己的道德，哼，纔叫好呢！我進窩子去，就算是犯了法。他住在唱花旦的家裏，就算是正當的應酬；老東西……

李氏

（李氏，劉媽，相繼進屋來。寶麟正罵得高興。）

張升

少爺說一點兒不成。張升，酒席怎麼到這時候還不送來，趕快打電話去催。

李氏

（走到右壁前方小圓桌前，取起耳機來。）

張升

（悻悻的掛上耳機。）是我到外面去打。

（張升走出門去。寶麟也想跟下。李氏一看見，鼻子裏『哦』的一聲。寶麟就像松鼠一樣的站住。）

李氏

劉媽，你瞧瞧！這相兒還像是個少爺嗎？我瞅着這賊頭賊腦的怪相，我就有氣！

劉媽

這都是老爺教訓出來的。老爺愛罵人。孩子就

李氏 不知道甚麼叫做廉恥！還好得了嗎？對！你這話很對。再好的孩子，讓他這麼亂嚷亂罵，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呢。

寶麟 （膽大了）我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爸爸把我當狗一樣看待。我把人的權利都喪失盡啦。

我抱着小花兒躺在牀上。我心想，我一個人真不如他一條狗！

李氏 你也不用說啦。你父親固然把你管教得太嚴。

可是你自己要是能够學好，又何嘗不能在家裏溫習溫習舊課。念念書，寫寫字。學問有長進，

劉媽 你父親還能不喜歡你嗎？

寶麟 哼！他纔知道要求學問呢！

劉媽 媽會管教我。我用不着你管！

寶麟 我偏愛管！你倒給我擺起少爺架子來啦！沒有我劉媽，你能够活到今天嗎？

死老太婆！老狐狸精！

李氏 （劉媽大怒，撲上去要打他。他也不相讓。兩人正待扭攙去的時候，被李氏喝住。）

寶麟 你敢！

寶麟 （走到李氏身邊，作訴冤狀。）媽，你今日親眼

瞅見啦。就算是我不成器，好歹是你的骨肉，是她的主人。她配打我吧？她竟敢打我……你還不讓人還手！（背轉身向劉媽）今天我非揍她不可！

（劉媽對他微微冷笑。他更怒不可遏。正在握着拳頭，預備衝鋒，被李氏一把拉住。）

李氏 並不是我要幫劉媽。你仔細想一想，她管你的時候，就是你恨她的時候。試問，管你是不是指望你好？她指望你學好，念書念得好，將來你有一天做了大官，發了大財，她就可以做老太太啦。

寶麟 你是老太太。她這嘴臉，那兒配當老太太。她想當老太太，除非她的兒子鳳岡做了官。

劉媽 鳳岡做了官，他會請太太去當老太太去。那兒像你那麼小氣？

李氏 慢着，我問你話。你爸爸說你昨兒晚上在窰子裏遇着他，是真的嗎？

寶麟 （忸怩半晌）是真的。都是同學們拉了去的。

李氏

人家拉你走，你的腿不願意走，還去得成嗎？你有那樣的好同學，怨不得你爸爸說，如今的學校只會把好人教壞，不能夠把壞人教好。所以他不許你們進學校去念書。

（門外送進汽車喇叭聲。李氏凝神側聽。）

劉媽

准是邱姑太太來啦。

李氏

今天輪到在我家裏請客。你給我老實一點兒，不許再滾出去！

（邱姑太太年在四十上下，臉上塗脂抹粉，兩條眉毛也許是剃掉的，也許生來就太淡，畫着兩條黑黑細長的明星眉。令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極愛模仿上海派的北方婦人，因為她選擇的衣料顏色決不是南方時髦婦女所愛穿的。一種矯揉造作的風流態度，叫人毛骨悚然。她在門前這麼一站，彷彿是在那裏等候輕薄男子叫她的好。）

邱姑

老二吓，你倒是不错！客來了都不出來招呼。與在屋裏唱『教子』好嗎？（慢步跨進門來，向圓桌上一看。）哎，你瞧瞧！客還沒到，牌還沒

打，酒筵就擺起來！我嘴饞，讓我先吃一橘子。（取一橘子剝着吃）

寶麟

（走到他面前，鞠一躬。）乾媽！

邱姑

嚶！我的寶貝兒子嚶！咱們娘兒分這一個橘子吃！（分橘子與寶麟。寶麟不肯受。）哈！乾娘給你吃，你敢不吃！忤逆不孝的乾兒子！我的小寶貝兒！（緊抱寶麟。寶麟接了橘子，趕快躲開。她覺得掃興，走到李氏身邊。）妹妹，你瞧你這好兒子！頭幾年，他多麼待乾娘好！這回兒見了乾娘，跟仇人一樣！這都是你的好教訓！對對！早半天聽他老子罵我好教訓。這回兒還要受你的埋怨！我這兒子不要啦。誰疼他，就把他帶走。免得留在這兒，叫我挨罵！得啦得啦！誰要搶你的兒子來着？我也有我的兒子！（迴頭一指）你們瞧瞧，這不是我的兒子又跟了來啦！

李氏

邱姑

李氏

（邱七少爺，年約二十多歲，穿着極漂亮的西服，吸着長嘴裝着的紙煙，撐着腰，站在門口。）（向邱七招呼）七少爺，幹嗎不請進來呀？

邱姑 過來，瞧瞧我這乾兒子，你的弟弟。

邱七 (很神氣的走過來。寶麟向他一鞠躬。他只略爲點頭。)這是丁伯母的少爺嗎？好些日子沒見，長得高多啦。

(寶麟憤憤地走出門去。劉媽亦隨之下。)

邱姑 你瞧瞧我的乾兒子多麼有規矩！左鞠躬，右

鞠躬。誰像你這樣的，擺着東方范倫梯諾的架子！(察出邱七厭惡她批評自己，急轉舵。)

老七，你還不知道他這東方范倫梯諾的外號嗎？這是曹二太太給他題的。

邱七 (走到邱姑太太身邊，作嬌媚態。)媽哎！你別提罷。

邱姑 你瞧瞧！提起曹二太太，他的渾身骨頭都軟透

啦！你瞧瞧他這相兒。自己兒子都長那麼大啦，還那麼樣的孩子氣！老七，我告訴你，你幸虧不是

我親生的。要是我親生的兒子，吓，聽說曹二，就這樣命都沒有啦，我白天沒功夫，半夜也把你

李氏 治死！不錯，老七，今天你這兒請了曹二沒有？
咳！昨天不是當着你而約好的嗎？而且她剛來

的電話，今天她准到。許三太太不來，劉老太太也不來。她們都上孫督辦公館拜壽去啦！

邱姑 吓？孫督辦公館誰做壽啦？

李氏 是他們大少爺的舅老爺的四姨太太。好像是

二十八歲的生日吧？我要不請曹二，連兩桌牌都湊不齊啦。

邱姑 (向邱七少爺)待回兒，曹二來啦，我不許你

給她做那種怪樣子。你要知道，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她不在乎。她會在北京飯店裏給那些

男人跳舞，開了房間去吃點心，喝香檳。你是幹正經事情的人，不能給她犧牲！你今天再給她

眉來眼去的胡攪，給我瞧見啦，我不告訴你老子，我就是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娘！(裝起正經

面孔)你要記着，我們是上等社會，頂要緊的就是品行名譽，三綱五常，禮義廉恥。那種不知

道廉恥的人，我就不許你……(以指尖抵邱七頰骨)

邱七 (很叫人肉麻的樣子)我一定聽母親的話。
(張升在門外報『曹二太太來啦！』邱七少

爺搶着要走出門去。

邱姑 老七！你敢出去，我就要你的命！好意思，還打算去接她！

邱七 我不是去接她。我打算先回家去。免得在這兒招你生氣。

李氏 好啦，咱們有甚麼話，到那屋裏去說，不是一樣嗎？

（邱姑太太與邱七少爺四目相對半晌。邱姑太太忍不住笑了。邱七少爺也一笑。）

邱七 我攙你出去。

（邱七攙着邱姑走出門去。李氏亦隨出門。移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鴉頭，名叫「喜兒」的，急急忙忙地走進門來，在桌上，椅上，爐架上，四面去尋覓一樣東西。寶麟在後面躡足走來，正想抱住喜兒，喜兒迴頭。）

寶麟 （一本正經面孔）你進來偷甚麼東西吃？

喜兒 誰偷東西吃啦？太太要我來找一個銀的煙捲盒兒。少爺瞅見了沒有？

寶麟 是誰的煙盒兒？

喜兒 是邱七少爺的。

寶麟 別給他找！我瞅見啦，也不能給他這王八蛋！他是甚麼東西！敢給太爺擺臭架子！

喜兒 少爺，你倒是瞅見了沒有吓！

寶麟 （一把抓住她的手，拉她到琴前去。被她推開。）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給你煙盒兒。看是誰鬪得過誰。

喜兒 （急得要哭了）少爺，你倒是給我呀！你不待我好。我那兒就能給你呀？

寶麟 好，你不給，讓我走。（寶麟作合抱勢去攔住她的去路，但因膽小，不敢當面抱住她。）你讓我走呀！

喜兒 好，對我笑一笑，我就讓你走。

寶麟 睜笑呢！我們當鴉頭的，白天忙得要死，晚上不睡覺，哭還來不及，那兒還笑得出來？

喜兒 （學她的聲音）『那兒還笑得出來』（雙手捧住臉，以兩食指扳下眼皮，兩小指扳開嘴唇兩邊）哇——哇——哇——哇！

寶麟 （禁不住要笑出來）你再不讓我出去，我要

喜兒

告訴太太啦！

（寶麟嬉皮笑臉的要捉住喜兒。喜兒一溜溜到門口。幽蘭的鴉頭珍兒，剛巧走進門來。喜兒乘機溜出門去。寶麟自覺羞慚，將錯就錯的裝起傻來，把珍兒一手握住。）

珍兒 少爺，你別看錯了人！我可比不得喜兒，不能夠受你的侮辱！

寶麟 嘍！到底念過書的鴉頭就不同啦！你也知道說侮辱！

珍兒 對啦，有人格的人，命可以不要，不能隨便受你的侮辱！你別想左啦！你以為鴉頭個個都可以受你欺負的嗎？

（幽蘭女士正走進門，看見兩人相持不下的情形，站定，向寶麟歎一口氣，啞場片刻。）

幽蘭 弟弟，你歲數也不小啦。我上回沒給你說過嗎？你得穩重一點兒纔對。

寶麟 我又怎麼啦？得罪你啦？

幽蘭 珍兒，你到這兒來幹甚麼？

太太打發我到這屋來找喜兒，要我告訴她，煙

盒兒已經找着，不用再找啦。我進門，正碰上少爺攔住喜兒，楞不讓她走出去，他把我當作是喜兒，一樣的可欺。

幽蘭 我明白啦。你到裏頭去。

（珍兒出門去。寶麟也要跟着出去。）

（嚴正的態度）弟弟，我有話給你說。別走。有甚麼話說呀？問你借一盒雪花膏，你都捨不得給我。你給我還有甚麼話說？

幽蘭 我給你說正經話。一回你對鴉頭們規矩一點兒。你要知道，她們也是十月懷胎父母所生的人。因為家裏窮，纔賣出來給人當鴉頭。可是她們也是和我們同樣的人。人對人，總得有個人樣兒。尊重別人的人格，就是尊重自己。侮辱別人的

的人格，就是侮辱自己。也許咱們家裏窮啦，你姊姊出去給人家當鴉頭，人家少爺侮辱你的姊姊，你願意不願意？

寶麟 我的姊姊怎麼會給人家當鴉頭？這我就不能相信。

幽蘭 弟弟，我告訴你說，人類的可貴，就因為人類有同

情心。如果人沒有同情心，就和大街上的野狗差不多。

寶麟 姊姊，我明白啦。（要湊近幽蘭的身子。幽蘭急

忙躲開。寶麟覺得非常奇怪。）姊姊，你怎麼不喜歡我啦？

幽蘭 （不便明說的躊躇）大家歲數大啦，穩重一

點纔對。

寶麟 呵！我明白啦！姊姊快要嫁姊夫啦，所以就不能

不給自己的親兄弟疏遠啦。

幽蘭 吓？你是我的親兄弟？好吧。

寶麟 我不是你的親兄弟？那麼我是你的甚麼人？

幽蘭 喲！好！你還沒出嫁，就連自己的親兄弟都不認賬啦！

（與幽蘭年齡相仿之許三小姐，穿着極時髦極豔麗的服裝，輕輕地走進門來。這時候已經走到幽蘭背後，兩手掩住幽蘭兩目。）

幽蘭 是誰呀？別瞎鬧！

寶麟 是許公館裏的三小姐。

（寶麟說完話就走出門去。許三小姐撒開手。

幽蘭 擦了眼淚，向許三小姐身上上下下打量。）

許三 三小姐，你真會打扮！你真快樂！

唉！古人說的『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我要是不會自己尋快樂，只怕我這條命早就沒有咧。

我問你，你們在這兒鬧些甚麼親兄弟晚兄弟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吓？

幽蘭 他要拉住我的手說話。我把他推開。他就說我

不認他是親兄弟啦。

許三 那麼你相信他是你的親兄弟嗎？

幽蘭 咳！怪極啦！自己的親兄弟，還有甚麼相信不相信的？

許三 好吧，是我失言，問錯啦。請你別再問我罷。（走到琴前椅上坐下）

幽蘭 （端一圓凳，坐在她旁邊。）好姊姊，我求你告

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許三 你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幽蘭 我疑惑的日子很多很多了。今天更把我弄得

莫名其妙。好姊姊，我聽你的口氣，你一定知

道的好姊姊，請你告訴我，只要一句話，裁縫鋪

裏學徒的，那個劉鳳岡，是不是我的親兄弟。
許三 是劉媽的兒子嗎？

幽蘭 是的。他到底是不是我的親兄弟？

許三 我可不敢作證人，證明裁縫鋪裏的徒弟是你的親兄弟。但是憑我所見所聞的情形看來，這大概是事實。我先問你，你爲甚麼今天很注意這個問題？

幽蘭 今天早上，我聽到兩件怪事。第一件，就是剛提起的我的親兄弟問題。第二，就是我父親又打算把我當作禮物去送給一個軍閥的兒子。

許三 這第二個問題，我也略有所聞。待回兒再給你商量。這回兒咱們先把第一個問題給解決啦。
(珍兒走進門來，兩人立即停止不說。)

珍兒 太太叫我問三小姐，打牌不打牌？

許三 珍兒你走過來。(珍兒走近)她們够手不够手啦？

珍兒 够是够數啦。正好打兩桌牌。太太說三小姐如果樂意打，太太就讓三小姐打，因爲她有點兒不舒服。

許三 你去給太太說，只要她們够手，我就不加入啦。
(珍兒剛一轉身，又被她喚住。)

幽蘭 珍兒，我剛進門的時候，看見劉媽的兒子也來啦。你瞧見了沒有？

珍兒 是的。鳳岡在廚房裏。

許三 向(幽蘭)我看，我還是去看她們打牌去。你叫珍兒去把鳳岡帶到你房裏去。你只看他的眉毛和眼睛，到底像甚麼人？珍兒，你就陪着小姐。太太裏邊，我自己會去。
(許三小姐很高興的走出門去。)

幽蘭 你去把鳳岡少爺請進來。

珍兒 老媽子的兒子都稱少爺？

幽蘭 你準知道他是老媽子的兒子嗎？

珍兒 不錯，我也很疑惑。爲甚麼鳳岡的眼睛活像我們老爺。他的鼻子和嘴又像我們太太。

幽蘭 他如今在廚房裏做甚麼？

珍兒 在廚房裏挨了劉媽一頓臭罵。這回兒還沒吃早飯呢。

幽蘭 你去瞧瞧。萬一沒人看見，你就把他帶到這兒

來。

（珍兒領命出門。幽蘭一人在屋裏來回走了幾步，心神很不定似的。一回兒又到門口，向兩邊望了一望。又回進屋來，懊悔了，心想不該去找鳳岡到這裏來，又想去喚珍兒回來。恰巧珍兒帶着鳳岡進門，鳳岡穿得很薄的衣服，髮長面垢，但是精神很活潑。幽蘭站定，對他身上細看一遍。）

珍兒 你去見小姐去。

（鳳岡走到幽蘭面前，撲通跪下。幽蘭急往後退。寶麟在門外窺探。幽蘭揮手教鳳岡站起，鳳岡擦着眼淚，站了起來。）

鳳岡 小姐是你叫我來嗎？

幽蘭 你別叫我『小姐』。你從今以後，管叫我『姊姊』得啦。

鳳岡 我不敢，小姐。

幽蘭 你念過書沒有？

鳳岡 就認了幾個字，沒有念書。

幽蘭 你爲甚麼要哭？

鳳岡 我媽告我說，太太吩咐下來，從今天起，不許我再進你這宅門兒來！我媽沒有家（哭聲）我也沒有家！你這宅裏的廚房，就如同是我的家！這兒不許我來，我就無家可歸啦！

幽蘭 你不要哭！自己忍不住的淚，早已滾落，急用帕暗拭。我給我母親說，讓你常常回來，並且還要送你去念書。你願意不願意？

鳳岡 我願意念書。我不願意學做裁縫，念書多快活，又有唱歌，又有踢球，玩兒，體操。裁縫鋪裏，白天做一天工，晚上還不睡覺。給師娘抱孩子，還要給師父倒夜壺！少掌櫃還要發脾氣！小姐，你瞧瞧，我這裏都打破啦！

幽蘭 你餓不餓？（寶麟又在門口一閃。）

鳳岡 我還沒吃早飯，我媽就把我叫了來。

幽蘭 珍兒，你到廚房裏，去找點兒東西給他吃去。

珍兒 那我不敢去。你還不知道劉媽的厲害嗎？她不給他吃飯，我偷着去給他吃，劉媽就會叫太太來罵我。

幽蘭 那麼你到我房裏找一點乾點心來給他吃。

(寶麟又一閃，珍兒出門去。幽蘭對鳳岡臉上細看寶麟在門外大樂。幽蘭伸手要去理鳳岡的頭髮。忽一轉念，急忙縮回。)

鳳岡 小姐，你真肯讓我去上學嗎？

幽蘭 那有甚麼不可以的？

鳳岡 那麼，我聽我母親說，小姐自己，(一頓)……

老爺還不許小姐上學呢！

幽蘭 (提起傷心事，益覺悲憤不能自禁。)吓！我的

不能上學，那是另外有個緣故。

鳳岡 那我也知道。

幽蘭 (很驚異)你知道甚麼？

鳳岡 我知道……我……我不敢說。小姐，你可別生氣。

幽蘭 我決不生氣。你說罷。

鳳岡 你給我們掌櫃的姪兒通馮信沒有？

幽蘭 沒有吓！你們掌櫃的姪兒姓甚麼？叫甚麼？

鳳岡 就是在大學裏教英文的汪慧卿。

幽蘭 哦！他就是你們掌櫃的姪少爺嗎？

鳳岡 小姐，我的話都給你說啦。你真願意送我進學

校去當學生嗎？

幽蘭 弟弟，我一定送你進學校去！

鳳岡 我謝你的恩典。你就勝如救了我的命。(心不

由自主的跪了下來。幽蘭幾乎也要跪下去攙

他。寶麟哈哈大笑，走進門來。)

寶麟 哈哈！自己的親兄弟就要講規矩！老媽子的兒

子，一見就跪下拜天地，好！我去告訴母親去！

(鳳岡欲乘機逃出門去，被寶麟一把揪住。)

幽蘭 (理直氣壯的抵抗)弟弟(拉鳳岡的手)

你不用怕他！我認你是我的親兄弟！他是一個

與我毫不相干的人！

寶麟 好吧！(高聲喊)你們來瞧我！丁公館裏的大

小姐，和裁縫鋪裏的徒弟拜天地囉！

(鳳岡十分驚懼。幽蘭一把將他拉到自己右

邊，站在兩人中間。寶麟做出得到勝利的得意

樣子。丁太太，李氏，與劉媽，二入走到門口，站

住。)

幽蘭 (看見她們來了，故意的向寶麟說。)我偏不

認你是我的親兄弟！

第三幕

(落幕)

(佈景……這是丁太太的辦公室。牆壁窗戶與第二幕是一式的。惟爐火更旺，電燈更亮，陳設更加富麗。兩邊各擺一牌桌。桌旁各有陳列乾鮮菓品的碟子，和煙盒煙灰碟等等。兩桌之間，略近前方設一小圓桌。桌上擺着極高貴的外國酒，多半是時髦女子所喝的酒。一排小玻璃酒杯。桌旁幾隻軟墊的椅子。左前方一隻茶几上有電話機。)

(開幕時，邱姑太太，邱七少爺，許三小姐，和那位大名鼎鼎的曹二太太，四個人正圍着左桌打最後的一副牌。那一桌上牌已打完，客已散去。桌上還剩着骨牌和吃過的點心碗。小鴉頭喜兒靠着空桌打瞌睡。)

邱七 我倒偏不信，偏要打掉他！發財！誰要？

曹二 我和啦！我和啦！(站起，伸腰。)

邱姑 (怒向邱七)你真愛搗亂！你有一隻發財，爲

甚麼要留着到這時候才鬪？
曹二 你這位母親，管教兒子也未免太凶啦！鬪牌還要干涉？

邱姑 這才怪呢！我管我的兒子，與你曹二太太有甚麼相干？

曹二 好好！反正怪我肚子不爭氣，生不出兒子。

邱姑 你這不是譏笑我嗎？你知道我生不出這樣大的兒子！老七，我偏不答應，你給我翻過來，我看(翻牌給大家看)你們看罷，許不許我打？

許三 還好還好！要是這一副牌和出來，還了得！

邱姑 (向邱七冷笑)好好！我明白咱們娘兒倆，回家再去算賬去！

許三 你們別儘擡槓，還得算和哪！我這兒是二十六和。

曹二 三百六十和。

邱七 二十四和。

邱姑 二十四，三十六和。

(四人數籌碼，算賬。邱姑太太氣憤憤地由身旁一個小皮包裏取出一大捲鈔票，數了幾張

曹二 與許三小姐，又數十多張給曹二太太，忙甚麼呢，明天再算罷。咱們還有舊賬呢。（又伸一次懶腰，打一呵欠。）

邱七 娘給我一百另二塊。（向曹二）你該給我四十二，對不對？（媚笑）

邱姑 （怒不可遏的站起）好，今天你們全贏啦！就我一個倒楣的該輸錢。（向曹二）我，我先還短你多少？

曹二 不忙，不忙，算他幹嗎？

邱姑 我瞧，今天是二百八。（細想）那天在汪總理公館裏該你二百，一共是四百八。先還你整數，四百（數鈔票遞給曹二）

曹二 何必這麼忙呢？（離座，取煙捲，點火狂吸。）

邱姑 鬧了半天，我們的主人到那裏去啦？

許三 剛纔好像還在我身後，看我的牌呢。

邱七 不對，半天半天沒看見她啦。

喜兒 你去請你們太太去（推喜兒，醒了，看了看，又埋頭在臂彎裏，睡着了。）你看看這些鴉頭！我也不知道她們當鴉頭的偏愛瞌睡。我

有這樣的福氣就好了。（向曹二）老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近來老不肯睡着。據醫生說，這名爲甚麼溼棉症。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溼棉還是乾棉。反正胃裏有溼氣，那倒是真的。得虧我這兒子孝順我。老子不回來，他就老在我房裏，給我槌背。一直到我睡着之後，喊我幾聲不應，他才敢去陪他少奶奶。你說他李順不孝順？

曹二 （十分得意的樣子）

所以囉！我說你不信自己肚子生出這樣的兒子來，那就要在二十四孝之外，添一孝啦！

怎麼你老愛給我槌槓？

邱姑 好啦，咱們該走啦。（推喜兒）喜兒，你去請太太去！

許三 不對，我知道她的毛病。你告她，太太來啦，準會醒！

邱七 喜兒，太太來打你啦！（嚇得喜兒急忙站起，兩手揉眼）你晚上沒睡覺嗎？

喜兒 （四面一望，不見太太，心始坦然。）睡也睡一回兒。要等大家睡了才許我睡，天沒亮就得起

來掃地。

（李氏正由門外進來，聽見喜兒訴苦，有氣正沒處出，走到喜兒身邊，老鷹吊小鷄似的一把抓住她的肩頭，往身邊一拉，一手揪住她的耳朵，一手渾身使勁的擰。痛得喜兒高聲叫『哎唷』）

李氏 『哎唷！』好賤貨！你會對太太們訴苦，求她們給你伸冤！明天你還會到甚麼婦女會去告我，叫她們把我鎗斃啦！（又拼命的擰她身上）賤骨頭！你敢！

許三 好啦好啦！饒了她罷！

李氏 （向許三）好，我看你們的面子，今天饒她不死。你問她，下回還敢向人訴苦嗎？

許三 （向喜兒）你說罷，下回不敢啦。

喜兒 （哭得接不上氣來）下——下回再也不敢啦！

邱姑 （打呵欠）喜兒，你到外面去，看我們的車去。（喜兒嗚咽着走出門去。正和劉媽撞一滿懷，被劉媽在頭頂上打一栗泡。）

劉媽 小鬼！又在那裏哭啦！

邱姑 這些鴉頭們，真像是一個娘胎裏生出來的，一打就會哭，一哭就沒完。生就得有那一種賤相，對啦！她們也不知道前輩子造了甚麼孽，不錯，我們還要質問主人呢。爲甚麼老大的半天，主人不出來陪我們？

李氏 還不是爲了孩子們淘氣的事！

邱姑 聽說你們的小姐快要出嫁啦！說的是田家，對不對？

李氏 是的吧？聽他們父親正在那裏說着呢！

邱姑 是田四帥的七少爺，對不對？

邱七 那是我的好朋友！吓！

邱姑 對啦！跟你是一塊料！八月節的時候，我還聽你說，他還在花柳病醫院裏住院呢！花了好幾千塊錢，才把病治好。

邱七 媽，你別說啦！破壞人家的婚姻，有甚麼意思？

李氏 姑太太，你這消息是真的嗎？

邱姑 哎喲，阿彌陀佛！別傷口德！是我說錯啦！也許是我記錯啦！反正你們老爺看中的女婿，決沒有

李氏 個錯，請你放心罷。不對，這事由兒，我不能不打聽清楚。萬一將來嫁過去，我們小姐不滿意，別人議論起來，不說他父親糊塗，一定說是我這晚娘存心要害她！我這冤枉措不起！姑太太，你既知道這家人家的底細，就請你給我說實話，免得我日後挨罵！

（邱姑太十分躊躇的樣子）

邱七 我替我娘說一句罷。這位少帥品貌倒還不錯，就是帶一點兒老粗兒的遺傳。說他荒唐吧，也未必逛逛鬧鬧，那是少爺們難免的事。老實說罷，你在這個年頭兒，要找好女婿，實在是件很難的事。不是荒唐鬼，就是大飯桶。依我看，與其把女兒嫁給一個大飯桶，還不如嫁給一個荒唐到不那麼過分的孩子。

邱七 對啦。這話說得有理。不過，像你這個樣子，還算是荒唐到過了分沒有呢？

曹二 娘，你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來啦？少說閒話，咱們趕快預備走罷。這屋裏太熱。我要出去吸點兒新鮮空氣才好。你們覺得嗎？今

許三 年的天時不正，這該下雪的時候，還這麼煖和。我看明年準要鬧春瘟。

邱姑 你說錯啦！我們這些屋子裏的天時不正。外邊兒，大街上的天氣，倒是很正的。昨天晚上我們胡同口，還凍死一個拉洋車的，和一個要飯的。聽說大前天還有警察在半夜裏凍死的呢！這裏是天時不正？這分明是人心不正罷囉。

劉媽 得啦，別對牛彈琴囉。咱們的車倒是怎麼樣啦？你瞧瞧這死鴉頭！叫車去，也不知跑那兒去睡着嘞呢！

（喜兒恰巧進門來，走到李氏身邊。）

李氏 叫的車怎麼樣啦？

喜兒 張爺說，請邱太太待一回兒。邱公館開車的金寶跑到胡同口去瞧熱鬧，還沒回來。

喜兒 胡說八道！半夜三更，還有甚麼熱鬧？聽說是，胡同口周木匠家裏，有七八個人在那裏打牌。讓警察查出啦。還有煙鎗，煙燈，許多東西。活該！做手藝的不正經幹活，耗着功夫打牌。輸

了錢，還有個不偷不搶的警察再不管他們，北京城裏簡直就沒王法啦！

許三 那麼如今到底有王法沒有呢？

得得！咱們別擡槓！我沒學問，鬪不過你！你是進過學堂的，趕明日把婦女甚麼會的人滿都邀了來，把我揍一頓，我那兒去訴冤去？

許三 不怕呀！你還可以請出你的王法來治我呢！哈哈！

（大家一齊笑了。張升進門。）

張升 邱太太的車來啦！

許三 我們的呢？

張升 許宅的，曹宅的車早就來啦！照呼點燈罷！

（大家一齊站起。張升出門喊『都下來啦！』

邱姑太太與曹許告別，扶在邱七肩頭，先自走出門去。許曹二人相對一笑，跟着走出去。李氏

送到門口。劉媽跟着諸客出門。）

李氏 你去瞧，少爺睡了沒有？

喜兒 沒有睡，剛在號房裏跟張爺他們打牌呢！

李氏 用不着你挑是非！你去叫他來！

（喜兒出門。李氏沉思半晌，咬牙切齒的站起。寶麟進門來。喜兒跟上。）

寶麟 姊姊好幾回要走出門去，都讓門口站崗的衛兵攔住。

李氏 她呢？

寶麟 她這回兒去睡覺去啦。我猜她準睡不着。

李氏 爲甚麼睡不着？

寶麟 媽，你還不知道嗎？

李氏 我那兒知道呢？

寶麟 她呀，還不是在那裏想劉媽的兒子劉鳳岡！

（幾乎被他逗笑）哼！你知道甚麼呀！

李氏 哼！我不知道！我瞧着他們兩口子跪在地下，拜

天地，私訂終身，就可惜有一樣不合適。

寶麟 甚麼不合適呀？

李氏 海誓山盟的私訂終身，應當在後花園裏纔合

適。

李氏 呸！你弄錯啦！

寶麟 我才不會弄錯呢！這一眼睛瞧見他們拜天

地，那一眼睛也是瞧見他們拜天地。這還有個

錯嗎？

李氏 你知道他們兩人是甚麼關係？

寶麟 還不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丁葆元剛進門來，聽見寶麟最後的一句話，

大發雷霆。）

葆元 甚麼叫做「未婚妻」？

寶麟 （理直氣壯的要搬動是非，忽被葆元的目光

鎖住。又被李氏搖手止住。）我說的是姊姊的事。

葆元 姊姊！姊姊怎麼會有未婚夫？

寶麟 姊姊是有未婚夫的我還——

葆元 你還怎麼樣？

李氏 （作極可怕的表情恐嚇寶麟）你敢胡說！我就打死你！

葆元 讓他說呀！

李氏 他嘴裏還有甚麼好話？他瞧見姊姊在房裏哭，

問我姊姊爲甚麼要哭。我就告訴他，你要把他

姊姊嫁給田家。他說他見過田家的少爺。田家

的少爺就是他姊姊的未婚夫。你信他胡說八

道的！準知道他瞧見的姓田的就是你說的那個孩子嗎？

（寶麟此時已低頭不敢作聲，任憑他母親當面教他撒謊。）

葆元 小孩子儘滿口胡說，你也會老老實實地坐着聽她！不錯，幽蘭睡了沒有？我還要問她話呢！

李氏 早就睡着啦！甚麼時候啦！你有話，不能夠明天問她嗎？

葆元 你瞧她喜歡不喜歡嫁田家去？

李氏 這才是笑話呢！她又沒知道田家的孩子到底是個甚麼樣兒，那兒提得到喜歡不喜歡呢？

葆元 我猜她要是知道了田家的底細，她一定會喜歡的。老實說，像田老四那樣的門第，除了咱們

這樣的人家，誰還能夠找得到這樣門當戶對的美滿姻緣？

李氏 喜兒，你站着快死啦！還不趕快給老爺脫靴子？

葆元 （坐在軟墊矮椅上，喜兒上前替他脫下一隻靴子。）

鞋還沒取來，就脫靴子，好聰敏！

李氏 （打喜兒頭頂）睡昏啦！真聰敏！你會在我請

來的女客面前告狀，說我虐待你，不許你睡！不是照呼回頭我要你的命！

（喜兒拭着淚走出門去。葆元看她出門之後，對李氏搖搖頭。）

當着她的面，我不願意說你。鴉頭這麼大啦，能够不打，還是不打的好。打疲啦，倒反而沒有怕懼啦！

李氏 哎唷哎唷！早着呢！我還沒打算送給你老爺呢！就這麼疼她囉！將來你還不能夠寵她，叫她打我，報仇？

葆元 （看見寶麟暗笑，想溜出去。）這些話，也該當着孩子們的面說的我勸你少打，完全是好意。你說這樣的誤會寶麟，你別走！

（喜兒取鞋上，替葆元脫靴穿鞋。葆元指一圓椅，以目示意，命寶麟坐下。）

李氏 你今天不是西城公館裏去啦？

葆元 不去吧。聽說她又病啦。

李氏 病啦？你怎麼不去陪陪她？你知道甚麼病？

葆元 管她呢。死了也無非是躑躅幾千塊錢就完啦？

葆元

寶麟，你別走，我還有話給你說。我本來打算回來打你一頓。現在改變宗旨，不打了。我要你聽我幾句話。你父親並不是不識時務的老頑固。我也留過學。我也當過革命黨，遭過通緝。我也在演說台上出過鋒頭，打過全國各報館各機關的通電。這些小孩子的玩意兒，未嘗不可偶一爲之。但是做人要跟行船一樣。海面上行船，張帆要張得早，收帆也得收得快。最忌的就是張滿帆。人不能一輩子遇着順風。你要明白這個哲理，無論當革命黨也好，當官兒也好，一輩子也吃不了虧。

（喜兒斟上三杯茶，各遞上一杯。李氏喝完茶，就走出屋去。）

（喝完茶，精神更足，繼續發揮。）你看周子剛周老伯，他是前清赫赫有名的革命領袖。兩江總督出過十萬圓的賞格，要他的頭袋瓜。反正是時候，他還當過一陣副都督。後來鬧翻啦。又當第二次的亡命之徒。你瞧他如今怎麼樣？這都是因爲他轉舵轉得快，收帆收得早。民國三年

他們同黨的有好幾千塊錢的，爲首的就是他。他一看風頭不對，單身一人到北京來告密。四十多個同黨，按着花名冊，一個個的拿住，全都在長沙鎗斃啦。他從此就走紅運。如今甚麼都有啦。讀聖賢書，第一就該明白識時務者爲俊傑。念死書，只能夠一輩子當窮書呆子。還能做大官，發大財嗎？（寶麟偷偷地打一呵欠）就說昨天晚上你跟他們去嫖吧。嫖也並不是壞事。北京從前有好幾個飛黃騰達的大人物，都是在窩子裏嫖出路子來的。但是你還沒到那時候哪。年輕的時候兒，用功苦學，抖擻精神，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就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會吃苦的人沒有一個不能成大名，發大財的。

寶麟

那末有許多……

葆元

問呀問呀！「一隅三反」都是問出來的呀！

寶麟

那末那些拉洋車賣苦力的吃一輩子的苦也

葆元

沒看見一個成過大名，發過大財……

葆元

唉！這就是過激派的赤化思想囉！我不許你進

寶麟
葆元

學校，就因爲怕你們沾染過激派思想。我當留學生的時候，絕對的不相信命運。後來才知道錯啦。命運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他們拉洋車，賣一輩子苦力，就因爲他們沒有做官發財的命。要不然，當苦力的，全都成了闊人，這世界可就更不得了啦！

那麼要怎麼樣才能夠有當闊人的資格呢？

你聽吓！你要知道如今的世界和我們小時候兒又不同啦？你祖父教訓我，做人要外圓而內方。如今我要教你練成外方而內圓。古時候人心端正，所以爲人處世，不可不圓。而居心卻不可不方。這種處世法叫做「制錢式的處世法」。你看那小銅錢，不是外面圓而裏面方的嗎？古時爲人，就拿這制錢做比喻。因此叫做「制錢式的」。如今可不同啦。如今這年頭兒，非得磨練成功「膏藥式的處世法」不可。今天甲黨勝了，我就是甲黨的先進。明天乙黨強了，我就利用機會，去做乙黨的領袖。外面要做得方方正正。心裏面可要圓得的溜兒的滾得過來。我

要你一輩子記住，這『膏藥式的處世法』是當今爲人處世的不二法門。

（葆元做手勢要喜兒取雪茄煙。喜兒送煙點火。葆元大吸大噴。眼光跟着噴出的煙霧出神，又望週圍一看，顯出自滿自得的樣子。）

你看看，我們這家庭多麼興旺！夫妻兒女，樣樣齊全。富貴榮華，那樣缺少？要不是明白『膏藥式的處世法』這種哲學，那裏能夠到這個地步？再說我的家庭教育，也是我一班朋友們所欽羨不置的事。大家都說是『北京城裏第一模範家庭』！雖然他們誇得未免過了一點兒火，但是——模範雖不能算，圓滿卻很圓滿了。你姊姊嫁到北京，首屈一指的闊人家裏。明年再給你娶了親。後年我和你娘就可以抱孫子。你想這家庭多麼圓滿！真可以當得『雖南面王不易也』！那句話啦！

劉媽
（在門外拍桌大罵大哭）我明天一定不幹啦！太太，你給我算清工錢，馬上就捲鋪蓋滾蛋！你的兒子還我！我的兒子還你！錢算得了甚麼

事？我也不要啦？

葆元
（站起來問）甚麼事？又鬧起來啦！

（李氏站在門口，做手勢，要葆元坐下。）

李氏
劉媽喝醉酒啦。沒有甚麼事！你不用問。

劉媽
（在門外又嚷）那一個王八蛋才喝醉了呢！

李氏
（向葆元搖手）沒有事！沒有事！你不用問！

葆元
（皺眉蹙腳）唉！我的圓滿的家庭好好！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我不問，我不問』（向寶

麟）你給我記着，今天給你說完啦。明天還得叫你姊姊出來商量她的婚姻大事。這件事如果辦得圓滿，我們的家庭，哈哈，往後還要比今天圓滿呢！

（幕落。）

第四幕

（佈景……汪得林成衣鋪。後方偏右爲鋪門，常有行人及警察等來往門前。偏左靠壁擺着一張方桌，牆上掛關壯繆像。桌上有財神龕等等的東西。屋中偏左有一縫衣工桌。兩邊照例

擺着長條板凳。工桌上面，懸空橫着一根掛線用的竹竿。右壁一小門。門裏是臥室。門外設一几兩椅，專備來賓坐的。

（幕起時，幾個成衣匠正忙着工作。鳳岡站在工桌一端做小活。汪得林剛喝完了早酒，吸着早煙，興致勃勃地，由臥室走出，監視各人工作的勤惰。）

得林 錢爺，丁太太那件狐皮旗袍今天非送去不可。先給她趕出來得啦。

成衣甲 （略加思索）不行。明天還得不了呢。非得後天不可。

得林 那那兒成！太太的脾氣，咱們還不知道嗎？把別的活先攔一攔。把她的狐皮旗袍先趕出來再說。（走到鳳岡身邊，看了一眼）這一條

鈕絆兒還要繡花那麼繡！（以早煙桿擊鳳岡頭頂）我瞧你，簡直的，越做越回去啦！

鳳岡 （惶悚忍淚）我下回不敢啦。

得林 瞧瞧你這賊樣子！

（得林的兒子小林剛由外面玩耍回來，進門

時，手裏還拿着一個彩色雞毛的鞭子。他的歲數與鳳岡不相上下。儼然是一個街面上的野孩子。流氓氣學得十足。）

小林 （在案板上放下鞭子，望鳳岡發狠。）鳳岡！我

叫你給我在這皮袍上面添一個袋兒。你昨日晚晌幹嗎沒給我做？

鳳岡 （驚惶）請你這回兒脫下來。我馬上就給你做。

小林 你他媽的賤骨頭！這不是存心要大爺的面子？

你知道我就這一件袍子！你要我脫下來，跟你一樣的穿短衣，對不對？（握着拳頭打鳳岡腦袋）

鳳岡 （抱住腦袋）我就做，少掌櫃！

你們瞧瞧！宰田雞的時候，田雞的兩條前腿，也是這樣的抱住腦袋瓜兒。你們瞧，像不像？我就

把你當田雞宰！（一手去擰他的臉，被鳳岡一手擋開。小林故意誤認爲鳳岡回手打他，怒極，

拍案大罵。）你這小雜種寡婦的兒子！你敢打

你少掌櫃嗎？好！你真要造反啦！（跑進臥室去

取出一根門門來，使勁往鳳岡頭頂上猛打下去。得林急忙奪去門門。小林急得暴跳如雷。好罷，你們這一羣狼心狗肺的！瞧着徒弟打少掌櫃，你們還打算幫他！你們都是他媽的一羣共產黨阿呀，我的媽呀！（假哭大嚷）

（張升由外面進門。小林一見，哭聲頓止。賊頭賊腦的躲進臥房去。站在門口偷瞧。）

張升 掌櫃的，太太問你們，狐皮旗袍做得了沒有？
（放下門門，滿臉堆着笑容。）張爺，你請坐呀！

岡鳳，趕快到間壁周三嫂子鋪裏取一包煙捲兒來。（張升搖手）呀，不錯，我可又忘啦。你是不愛抽煙的，對不對？

張升 別忙這些個事。太太的皮袍子倒是怎麼樣啦？
（坐下）

得林 錢爺，怎麼說？（坐下，劃火吃旱煙。）
成衣甲 明天罷。

張升 又是明天！北京城裏，裁縫多極啦。要不是我，你們這一筆買賣早就沒有啦。

得林 可不是嗎？多虧你還給我張羅許多買賣。要不

然，我這小買賣做不成啦！你多聖明！太太的活，又不是麻麻虎虎可以趕出來的。差一點兒就得重做。（指成衣甲，伸一大拇指。）這位錢師父，新近上海回來。我因為聽太太說，要換南方裁縫，我就趕快的把這位錢爺請回北京來。嚙！你瞧着罷！太太這件皮袍，一穿出去，讓行家這麼一瞧，準說是在上海做的。

張升 還有八月節的賬，太太沒給你算清吧？
得林 還差一半。要不然，你那份兒底子錢，我早就給你送你自己公館裏去啦！一共是二十八塊。等

太太錢下來的時候，我準送去，沒錯兒。

張升 （很發怒的樣子）我說——
（站起來）瞧？

得林 鳳岡又淘氣啦，對不對？
張升 你是聖明人。你知道我們這小手藝，也是軒轅

皇上一脈傳下來的。所以——你瞧——

張升 你還不知道——
不用說啦。我知道這孩子不成器。一輩子也學不出手藝。昨天無緣無故的跑回宅裏去，讓上

房知道啦。今日太太傳下話來，永遠不許他離開這鋪子。你要讓他胡跑，我可擔擋不起。

張升 嘿！鳳岡，你聽見了沒有？你們老太爺傳下話來啦！永遠不許你出我這店門。

張升 你給我滾過來！（鳳岡走到他身邊，低頭站住。）

我不給你一個痛痛快快的信，你一輩子也記不住！你記着罷！（站起，踢了鳳岡幾腳。）你是生就的賤骨頭！你想回公館，當少爺去，對不對？我問你，你怎麼會跑上房去見小姐的？

鳳岡 （不善於撒謊的表情，又像默認，又像要抵賴。）

我——是小姐——我沒進去找小姐！

（得林與小林聽到這樣奇怪的新聞，急得眼珠都要跑出眼眶來。案桌上的裁縫都爲好奇心所征服。全場靜默半分鐘之久。）

張升 好罷，我也不打你，不要你招出來。反正你這一輩子，再也不用打算回公館去。你娘也不要你

啦！我呢，我他媽的還指望你養老送終，別他媽的做夢啦！（又要打他）

得林 （攔開）請你暫息雷霆之怒。孩子們淘氣，是

免不了的事。何苦氣到這相兒。氣壞了你的貴體，你真是噁！我老昏啦！還沒倒茶給你喝！鳳岡，趕快倒茶給你們老大人喝。

（鳳岡進臥室去倒茶。張升看他走進屋去。小林一肚子幸災樂禍的心，對他傻望着。張升傲然向外走。）

張升

我還有公事，要上東交民巷去給外國人送信去。底子錢的話，你能早一點兒辦好頂好。咱們公事公辦。我一個人不在乎，他們號房裏都伸着頸子望你送去呢！太太的袍子趕快給送去！免得我碰釘子！鳳岡要走出這門一步，仔細太太要辦你們！

（張升頭也不回一回的揚長而去。得林送到門口，還給他請一安。小林提着鳳岡的耳朵，拉到椅邊，自己坐下。）

小林

瞧你不起！癩蛤蟆倒想吃天鵝肉！昨日你怎麼跑到下家小姐房裏去的？給我講！（儼然是一個審判官了）趕快從實招來，免得動大刑！

鳳岡 我實在沒有到小姐房裏去！

小林 再說一聲沒有，就打你耳瓜子！（作勢欲打）

快說！

得林 張爺還沒有走遠。招呼他回來，瞧見了，不答應

你！你不知道嗎？這孩子是劉媽跟張爺兩個人的兒子。劉媽是一個寡居的老媽兒。因為名節有關，永不許他姓張。張爺呢，不願認他做兒子，也不許他姓張。可是，張爺自己可以不疼他。瞧見你在這兒揍他，只怕就不能饒你！

小林 我管不着！我愛打誰，就打誰！反正他是寡婦的

私生子！小雜種！誰不能打他？

鳳岡 （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怒目向小林抵抗。）

少掌櫃，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人對人，不能這個樣兒！

小林 嘍！你也革起命來啦！我偏要打你！你去調戲

人家公館裏小姐，你就該鎗斃打死你，也犯不了甚麼罪！

（鳳岡還要抵抗。小林橫起心來，抓住門門就打。鳳岡滾在地下，只是求饒。成衣匠都走過來解勸。鳳岡大哭。小林罵得更厲害。警察站在門

警察

得林

口，向他們看。）
甚麼事？這麼嚷嚷的？
沒有事，李爺師傅打徒弟，還不是家常便飯？呵！

（警察對他點點頭，正要走開去。幽蘭女士忽忽走進門來。）

幽蘭

（看見鳳岡臉上流血，急忙用手巾和他拭去血淚。）弟弟，你怎麼啦？

（鳳岡哭得說不出話。小林走到警察身旁，向他耳語，指幽蘭作鬼相。警察含笑不語。幽蘭一眼看出那種侮辱的態度。）

幽蘭

（向警察）我弟弟臉上的血是誰打出來的？你問我嗎？

警察

是問你！
（愛理不理的模樣）我沒瞅見是誰打的。

幽蘭

你不管嗎？臉上打出血，不犯刑事嗎？

警察

我聽說是師傅打徒弟。這是常事，不能算是刑事。我還沒請教，這孩子是你的甚麼人？你憑甚麼來盤問我？

幽蘭 他是我的——（不敢說出向鳳岡問。）我先

鳳岡 問你，張升到這兒來過沒有？是不是他打你的來過去啦。

幽蘭 我因為知道他要來，所以趕來的。你頭上的血，

鳳岡 是他打出來的不是？不是。是少掌櫃打的。

（幽蘭順着鳳岡手指，看見小林在那邊賊頭賊腦的站着。警察迴頭向小林看。小林驚惶到了無地自容的程度。得林深怕殃及，只察看警察的臉色。正在這當兒，走進來了一個人，原來就是汪裁縫的姪兒，汪慧卿。他的年齡不滿三十。的確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模樣。他看見幽蘭在他叔父的鋪裏，很覺得詫異。幽蘭見他進門，也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態度。因為汪慧卿就是昨天鳳岡嘴裏提起的那人。）

得林 密斯丁，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很奇怪似的）慧卿，你認識了小姐嗎？

幽蘭 我們早就認識啦。汪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教過我英文。汪先生，這位是你的甚麼人（指小林）

慧卿 他為甚麼要打我的——

幽蘭 是你的甚麼人？

慧卿 （還是不敢說）他是他們的徒弟。他們也不該把徒弟打得頭破血流呀！

小林 他到底是密斯丁的甚麼人？

慧卿 我知道（以次指兩人）她是她的——

得林 別在那兒放狗屁！你的事還沒完呢！李爺，我這孩子太沒出息！您給我帶區裏，罰他進教養局，當他一輩子的苦力。我要心疼他，我就是狗！

幽蘭 （小林嚇得面如土色。慧卿是莫名其妙。苦了這位警察先生，站在中間。他倒做了難人了。）

汪裁縫，你是認識我的。你也差不多知道一點

得林 我們家裏的事。

對對！我明白！小姐（向警察）李爺，您不認識，這位就是咱們胡同東邊那個丁公館裏的

大小姐。

警察 （對幽蘭立一正）丁小姐，您剛才問我這是不是刑事案子。按說，頭上見血，就是犯了刑事。

我們當警察的當然的應當管。按手續辦，就得帶區送法庭。這事由兒可大可小。您說怎麼辦，我們就聽您的吩咐。

幽蘭

(向慧卿)汪先生，您說怎麼辦？

慧卿

打人的是我的叔伯弟兄？這被打的到底是密斯丁的甚麼人呢？

幽蘭

這我暫時還不便說明。因為這是我家庭裏的一種祕密。我本來還要去找汪先生幫我解決這問題呢。汪先生，您肯不肯幫我這個忙？先把這小兄弟攙回我家去？我如今甚麼都不怕！我要先把他的(指鳳岡)問題解決了，然後再提別的事。(抱鳳岡在臂灣裏)

慧卿

你說他是你的小兄弟？你不是家裏有一兄弟嗎？

幽蘭

我告訴你說罷。家裏那個是假的。這是我的真兄弟！

慧卿

好！我幫助你攙他回去。我想還是先到醫院去看一看。

幽蘭

謝謝你，汪先生，咱們走罷。

警察

丁小姐，我們沒事啦？

慧卿

那當然。不至於再勞你的駕了。

(慧卿與幽蘭同扶鳳岡走出門去。警察對大家一笑，一步步地踏出門去。小林又活動了，走到門口去看他們往那一邊走。汪裁縫忽有所感。)

得林

我可讓鳳岡出門去啦！待回兒張爺來向我要人，怎麼辦？噯，我真昏啦！

小林

噯！你不會告訴他是小姐把他帶走的嗎？

得林

高！還是你這小鬼的主意高！

(丁寶麟急急忙忙走進門來。大眾都向他注意。)

寶麟

跟我姊姊攙着鳳岡往那邊走的是誰？

得林

少爺請坐。他是我的姪兒，叫汪慧卿。他在大學裏教書！

寶麟

哈！是你的姪兒子，把我的姊姊拐跑啦！好好！回家去告訴老爺子，要你們的狗命！

(寶麟惡狠狠的向得林示威。得林唯唯聽命。寶麟得意出門去。)

(幕落。)

第五幕

(佈景……幽蘭女士的臥室。正面偏左爲房門。門之右，置衣櫃皮箱等。左壁之裏角，有一大書櫃，緊靠左壁，橫置一書桌，桌上文具之外，尙有細葉菖蒲及水仙等小盆景。一對西式大圓椅。一在書桌之前面。一在房門與衣櫃之間。右壁後壁有一小門。通珍兒臥室。一西式牀，離右壁尺許，面向左方，一湘妃榻，緊靠牀之外端。三面素壁潔淨，不掛字畫。)

(幕起後，珍兒自房門入。)

珍兒

(拭淚)小姐呢?

(幽蘭女士自小門出。)

幽蘭

(搖手使勿作聲)他剛睡着。別嚷!(與珍兒

同至書桌之前)你怎麼又哭啦?

珍兒

我跟喜兒說話，劉媽不問情由，把喜兒打了幾個嘴巴，罵得很毒，甚麼『賤鴉頭』，『快嘴鴉頭』，還有許多我說不出口的話。她何嘗是

罵喜兒，她簡直是罵我。(哭)

別作聲，他剛睡着。你給喜兒說好了沒有?

說是說啦。但是喜兒不敢過來。

幽蘭

(詫異)爲甚麼她怕我嗎?

珍兒

她並不是怕小姐，她怕的是少爺。她過這邊來，

不是要走少爺那邊經過嗎?少爺見了她，就沒

好相。她怕，少爺招惹了她，太太知道了，反叫少

爺打她。小姐(哭聲)這鴉頭簡直的不是人

當的!

幽蘭

那末太太甚麼時候出門，咱們怎麼能夠知道?

我想今天這件事，非告訴老爺不可。

珍兒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幽蘭

我昨天在老爺書房裏看書，張升跟劉媽大鬧。

他們都沒有瞧見我。因爲我坐在屏風後面。我

原本沒有存心去偷聽人家說話，但是他們既

鬧了起來，我怎麼好站出來呢?噯!說起來話太

長——一回兒你自己會明白的。總而言之，寶

麟是劉媽的兒子，你從今天起，不用再稱他爲

少爺。——(忽有所感) 珍兒，我告訴你，我昨

晚做的。一個夢。我們的太太——簡直給照相上一模一樣的——給大少爺，大少奶奶，陪着。我到一個黑暗不堪的地界。把我往山下一推，推下山之後，更黑暗啦！就看見許多披頭散髮，白衣白袴的女孩兒，圍住了我大哭。哭得我心酸慘極了！醒過來，眼眶兒裏還裝滿了眼淚。枕頭上哭溼了一大片。

珍兒

大凡夢都是反的，白衣白袴就是應着紅衫紅裙。應了小姐的喜事。喜兒告我說，今天老爺要把小姐的八字兒送到一個姓田的人家去啦。（心痛狀）阿呀，我爲人家的事，把自己的事全都忘記啦。昨天也是在屏風背後聽見的。你知道田家是甚麼人家嗎？

幽蘭

聽說比咱們這兒還要闊。聽差們出來，都坐汽車。我勸小姐還是嫁過去的好，免得給大少奶奶一樣，讓太太收拾死。唉！想起大少奶奶呀！唉！可真苦！（拭淚）

珍兒

我不願意再換一個闊人家去做人。我知道他們是復辟黨！

幽蘭

幽蘭
李氏

（丁太太李氏上。）
媽，還沒有出門去？

就是爲你的事，纔耽誤啦。邱伯母要我陪她，上湯山去洗澡。（坐在書桌前大圓椅子上。珍兒進小門去。）我昨天輸了二百多塊錢。今天該我翻本啦。又是什麼洗澡啦。其實那裏是爲洗澡去？好在她們有錢。洗一次澡，請客要花二三百塊錢。這都是她們前世修來的。（向幽蘭上下打量）邱伯母說你一身都是福相，我倒看不出來。你知道你的父親給你說的那田家嗎？他們比邱家還要闊上幾十倍。怨不得邱伯母說，你將來是一個全富全貴有福的太太。（冷眼觀察幽蘭神情）

幽蘭
李氏

我去年就對媽提過，我……（皺眉忍痛）孩子話！那裏有個姑娘長大了不嫁出門去的？你不嫁不要緊，人家要議論我呀！你看不是自己親生的女兒，到底是痛癢不相關的。有了門當戶對的闊人家，都不讓她嫁！你想，我能受得了嗎？常言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你歲數也不小了。不趁這個歲數兒選人家，再就誤下去，就找不到相當的姻緣啦。

幽蘭

婚姻是終身大事，萬不能強迫的。

李氏

對呀，我就是不願意你老子委屈了你，深怕你老子嚇唬你，所以親自來問你。你要是願意，不妨對我直說。要是不願意，我也可以跟你父親去從長計議。

幽蘭

那末，我不願意。用不着從長計議。簡直的回絕他們就得啦。

李氏

你不願意嫁田家，那末你願意甚麼樣的人家呢？

幽蘭

（忍痛發言）等我有了一相當的人家之後，再對媽說，好不好？

李氏

哈哈，我也知道啦。你是愛嫁在學堂當學生的，對不對？你忘記啦？今年秋天，在中央公園開遊藝會的時候嗎？咱們娘兒倆坐在這一邊桌上吃茶，（做手勢）那一桌來了一羣學堂裏的學生。我還看得很清楚。一個學生穿了一身洋服。胸前掛着一根紅帶子。頭上的頭髮兩邊往

上梳。遠看就好像是一位大姑娘。臉上雪花膏塗得堆起來。他們一個個都是坐立不安的，望着我們這一邊。你那時候也氣極啦，要我老太婆坐到那一邊去替你當屏風。那一班賊頭賊腦的人，不就是現在怪時髦的學生嗎？你願把你的終身交給那樣輕狂的子弟嗎？別人家鬧甚麼自由結婚，他們有他們的能耐。你呢，你這樣老老實實地坐在家裏，游藝園，新世界，都沒有去逛過。一輩子也自由不到甚麼婚呀。小姐，你到底有甚麼文明的目的，不妨對我直說。別忘記啦，我是你的母親。我可不疼你嗎？（一種

輕騙的媚態）

我以爲現在還在求學的時代。所以對於婚姻問題毫無成見。如果，爸爸強迫我去嫁，我就願意死！

那末，你願意嫁何等樣的人呢？你不妨告訴我呀。

我已對媽說過，等有了相當的人家再告訴媽。

幽蘭

李氏

幽蘭

李氏

幽蘭

李氏

幽蘭

李氏

幽蘭

李氏

幽蘭

李氏

幽蘭

李氏

李氏 要是十年沒有相當的人家呢？

幽蘭 我就十年不嫁。

李氏 那麼一輩子找不到呢？

幽蘭 那我就一輩子不嫁。難道說，（哭聲）媽，這裏

還嫌我多吃了這一盃飯嗎？

（丁寶麟上，鬼頭鬼腦的向房裏巡視一週。）

李氏 要你死進來幹嗎？給我滾出去！

（寶麟作猜疑狀。看了一回，又走出去。）

幽蘭 媽如果真疼我，就請媽替我去求求爸爸，把從

前我媽留給我的一份嫁費送我去上美國去讀書。

爸爸去年強迫我退學，明明是絕了我的生

機。我既不願意這樣糊裏糊塗的生活，還願意

糊裏糊塗的嫁出去，做爸爸結交闊人的禮物

嗎？媽真疼我，就請幫助我求學去。（跪下哭求）

李氏 （扶幽蘭起）唉！你不知道當家人的難處。咱

們的家計，現在比不得從前囉。現在快到大寒

天了。你老子棉襖裏邊，還穿着夏天穿的夏布

襯衫。家裏實在沒有敷餘的錢。有的錢全都買

了公債票啦。

幽蘭 哼！我也很明白……（拭淚）……我要念

書，爸爸就推說沒有錢。（忍痛說）張升輸了

一百多塊錢，立刻就是一張支票！

（李氏怒極，向房門那裏看有人否。）

李氏 好好！是我不知道自諒。我不配管你們家裏的

事。你有話，你自己去對你父親去說。你父親要

怎麼樣，我都管不着！

（喜兒上，作驚惶色）

鬼頭鬼腦的漲紅了臉，怎麼啦？

喜兒 少爺……

李氏 （打喜兒嘴）又是少爺啦！少爺怎麼啦？狐狸

精！你不去勾引少爺，少爺能把你吞下肚子去

嗎？你來幹嗎？

喜兒 邱太太電話來催請你趕快去打牌。

（李氏帶喜兒下。幽蘭隨下。珍兒自小門出。）

珍兒 小姐呢？

（幽蘭上，躺榻上，作痛苦難堪容。）

幽蘭 （沉痛聲）我爲了甚麼要做女子？誰叫我做

女子的？唉！即使做了男子，還不是同哥哥一樣

的被壓迫？一樣的要氣死嗎？珍兒，你出去！

小姐！

你給我快走出去！（推珍兒向房門那邊去。珍兒哭。幽蘭抱住她大哭。）珍兒！我的好珍兒！我也顧不得你了。噯！你走吧！

珍兒小姐！

（幽蘭猛力推珍兒下。鎖上房門，從衣袋中摸出鴉片煙一盒。作忍痛欲食狀。忽有所感。）

幽蘭

阿呀！我還不能死呀！我還有我的責任呀！（想了一想。走到書桌前，要想寫信，又寫不下去。想了一回，突然站起，作堅決態。）

（啞！啞！我昏啦！我

丁幽蘭就這樣無聲無臭的死嗎？我母親生我

出來，把我撫養成成人，就指望我這樣的死嗎？我

不能自殺！我不能自殺！缺乏了勇氣的人纔會

自殺！我要奮鬥！奮鬥是我們青年的天職！一天

不死，就得奮鬥！一天我從黑暗中奮鬥出光明

來！從強權中奮鬥出真理來！有志的青年，應當

報答社會的恩！報答人類底恩！萬萬不能自殺！

我們有志的青年不應當自殺！

（叩門聲甚厲。）

葆元

（在門外大罵）開門！開門！再不開，我就要開鎗啦！寶麟，是你親眼看見有人躲在後房嗎？

寶麟

（在內喊）在後房！在後房！後房沒有人，我願意鎗斃。

葆元

（踢門聲。幽蘭開門。葆元與寶麟同上。寶麟欲入後房。幽蘭阻攔。）

幽蘭

（以手鎗恐嚇幽蘭）我要搜！（堅持不放。寶麟過去。）搜甚麼？

寶麟

哼！搜你的情人呀……汪裁縫底姪兒子……汪慧卿！

幽蘭

啞！你是劉媽的親兒子！你不配到我房裏來！（推倒寶麟）

葆元

（驚詫）寶麟！你站起來！（向幽蘭，你說的甚麼話！仍以手鎗相向。寶麟由地上爬起。）

幽蘭

我說的句句都是真話！他（指寶麟）是劉媽生的兒子！我的親兄弟，在我這後房裏面（指小門）

葆元

（驕氣漸失）來！珍兒！

（珍兒自房門外上。）

葆元 你去吩咐他們守門的衛兵。今天要站雙崗！不論有誰，都不許進門！

（珍兒下。）

葆元 幽蘭你這話是從那裏聽來的，我也很疑惑！你說，你有甚麼證據？

幽蘭 爸爸記得昨天我在書房裏屏風背後看書嗎？

爸爸記得媽說的甚麼話？

葆元 （凝思半晌）我看見她威逼你，不許你說話。

你後房裏藏的究竟是什麼人？

寶麟 是汪慧卿！汪裁縫的姪兒！

葆元 （以手鎗向寶麟）我不許你開口！

幽蘭 是我的親兄弟——就是劉鳳岡。

葆元 （若有所覺，闊人的驕態與獸性漸退，漸漸顯出人相來。）是鳳岡？你去叫他出來，不，珍兒來！

（珍兒驚惶上。）

葆元 你去叫劉媽快來！

（珍兒下。）

葆元 唔……唔……那一天不錯！唔！我明白了！

（劉媽上。）

劉媽 （故作鎮定狀）老爺有甚麼事？

葆元 （以手鎗逼劉媽）你說寶麟究竟是誰的兒子？

劉媽 是——是我的兒子！（葆元手落下）唔！我

昨天就打算告訴老爺啦。我在下房內嚷『你的兒子還我，我的兒子還你。』難道說，老爺，你

還沒聽見嗎？

葆元 哦！點頭，蹬足，咬牙。我好糊塗！我——劉媽！

你老實說，太太爲什麼要把你的兒子換過去？

劉媽 太太因爲怕生出一個女孩子來，不能承受家財！

葆元 生的可是男孩子！（置手鎗於圓椅上，慢慢步

到臺前，坐在書桌前圓椅上。）劉媽，你過來！

劉媽 （走近他身邊）太太生出來的是男孩子，但是沒有氣，所以周媽就給換了我的孩子去。誰

知道那孩子一到我家，又醒了過來。

葆元 （咬牙痛恨）她爲甚麼一定要男孩子？

劉媽，女孩子嫁了出門，跟沒生養的一樣。男孩子可

以傳宗接代——得家財呀！

哼！哼！你們真聰明——真想得到。

（珍兒進來，不敢開口。）

甚麼事？

珍兒 號房裏請老爺的示。太太回來啦——在門口

——還是讓她進來，還是……

葆元 讓她進來！你趕快去！我還有話要問她！

（珍兒下，劉媽亦下。）

葆元 好！我今天纔明白。幽蘭，你大嫂子產後受風，許

多人說，就是她開的窗戶。她是存心要害你的

嫂子。

幽蘭 這怨不得媽？

葆元 怨誰呢？

幽蘭 假使爸爸沒有這份兒家財，假使咱們是窮苦

人家，家裏人一定是相親相愛的，決不至於……

（李氏跑到門前，取圓椅上的手鎗，向幽蘭發

鎗。幽蘭應聲倒，腦前流血。李氏獸性大發。

目光如毒蛇。葆元大吼一聲，將李氏鎮住。李氏

幽蘭

爸爸爸爸！

珍兒 小——小姐怎——怎——怎麼樣啦。

幽蘭 珍兒——珍兒（口噴血沫）快去請老爺來！（向

鳳崗）我的親兄弟吓！仔細你的傷還沒有好！

珍兒 （至房門前）老爺小姐請你。

（葆元面露可怖的神色，左手撫腹，右手持鎗

上。）

葆元 我的胃病又發啦！（咬牙皺眉）我的胃壞啦！

你們趕快去煎一點兒普洱茶來！（寶麟扶他

到書桌前圓椅邊。葆元以手猛推寶麟於地。舉

起手鎗欲殺寶麟。）

（狂呼）天哪救命呀！

（注意幽蘭）我的女兒——你怎麼樣啦？

幽蘭 媽呢？

葆元 死啦！（左手指寶麟）我要他的命。

幽蘭 他犯的什麼罪呀——我的爸爸！

葆元 （向寶麟）你願意怎麼樣？

寶麟 我願意你一鎗把我打死（幽蘭大驚，坐起）

免得我受罪！

葆元 你願意死嗎？

寶麟 我真願意死！（幽蘭向之搖手，珍兒推幽蘭躺

下）

葆元 你爲甚麼願意死？

寶麟 因爲我不能夠活啦！我也不願意活啦！

葆元 你爲甚麼不能活？

寶麟 我原先把你當是我的真父親，我想，我的父親，有這麼大的一份家財，我終身就不愁沒錢使揮。所以我手裏一抓到錢，就花一個完。甚至於偷到錢，也花牠一個完。花錢是我唯一的樂趣。姊姊——嚶——不對——現在我不配稱你『姊姊』啦。你以前常常問我有什麼志向。我有什麼志向呢？我的志向就是花錢。我的快樂全在將來——就是在你壽終正寢之後。現在

我的死期就在眼前。我還怕什麼呀？我老實說

——我打算等到將來，你死之後——把你賺

來的錢多花幾個。給你出一回頂盛頂闊的殯。

多聽別人稱我幾聲『孝子』。如今是一場春

夢！我這個夢也做醒啦！我是一個寡婦私生的

兒子！我是一個沒有家——沒有父親——而

且沒有準姓的窮小子！我爲什麼要做人呢？我

如今倒不如他（指鳳岡）他還能耐勞，耐苦。

他能夠當裁縫，做手藝。我是被你的臭錢害苦

啦！我如今甚麼都不會。我怎樣還能夠活呢？我

原先本沒有求生，我如今爲什麼要怕死？所以

求你開恩成全我，就是趕快把我一鎗打死！你

若是不願意打死我，就請丁大人你把這支手

鎗借給我——讓我去報仇，然後自己也來一

鎗！

葆元 誰是你的仇人？

寶麟 就是劉媽！

葆元 劉媽是生你的母親。怎麼說是你的仇人？

寶麟 我沒有求她生我出來呀！生我出來之後，我也

沒有求她把我換進你閩人的家裏來！他既生了兒子，又要保全她貞節的好名譽，不敢認我是她自己的親生子！把我換了進來，嬌生慣養了十五年！現在期滿啦，又要把我發出去受苦，當窮小子！她爲甚麼不在我剛一下地，趁着我沒有知覺的時候，把我拋棄到荒郊去？那麼樣的一死，倒比現在死得乾淨得多！我現在離開了你這富貴的家庭，去住窮人家的雜院，吃窩窩頭，比死還有甚麼兩樣？

幽蘭

爸爸！你就救了他吧！可憐他……

葆元

我怎麼救法呢？

幽蘭

很容易——只要好好地幫助他，讓他自己去

葆元

受教育——不要像我一樣……（痛不能言）好好珍兒！你趕快到賬房裏去，叫賬房預備給太太發報喪的條子，家裏大小男女，用人每人賞二十塊錢！你可要囑咐他們，不許他們洩漏今天的祕密，顧全我這個（指自己臉）面子！

幽蘭

還要請大夫。（珍兒剛一轉身，又被喚住。）喂！你給他們說，誰洩漏出去，我就要誰的命！（大吐血，痛極的狂喊。）爸爸！女兒死得好苦呀！但願——爸爸把女兒犧牲了之後，能夠得到一種覺悟。

葆元

（皺眉，天良乍一發現。）我親愛的女兒！

幽蘭

我——我——好苦（指臺左）你看，許許多多受苦的女子全都來接我去啦！

葆元

（倒下，鳳岡抱住她大哭。）

（以手猛擊自己胸）女兒——我的孝順女兒是——我爸爸對不起你！忽咬牙向檯前作癡笑）哈哈！且不要兒女情長，反使我英雄氣短！古人說得好，（高聲慢誦）……『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幕落）（全劇完）

（原載幽蘭女士現代版）

好兒子

汪仲賢

直譯的西洋劇本，不合於中國排演，朋友們都勸我自編幾種出來，以備實用。我試了幾次，自己看看總覺得不入眼，屢屢把稿本撕去，這是第三次的試作，脫稿後讀了幾遍，又覺不很合式，不過我以為編了出來不給人看，沒有人指教，那是一輩子都不能進步的。所以大膽地把他宣佈出來了。

現在要想立刻拿到舞臺上去實現的劇本，為適應一般看客的眼光起見：第一要事實明瞭，第二要意義淺顯。這本劇是描寫一個普通家庭生活，差不多寄居在上海的經紀小百姓，都有過這種生活的機會；所以凡在上海經過平民生活的人，看了大概都能有些感觸吧？

這劇雖是敘述一個家庭，也可以把他當作一個現在的中華民國的縮影。好兒子 陸慎卿，就是家庭中的惟一生產者，母親，妻子，兄弟，都靠他一個人賺錢回來養活，非但一切用度，要他負完全責任，並且母親要

賭，妻子要插戴，兄弟要念書；要無限制的零化。兩位女太太，還要爭着藏私財，兒子與丈夫的失業，不能賺錢，是不管的，家裏住的房屋，因為欠租要釘門，老太太的錢，情願藏在箱子裏不拿出來，要去逼兒子拿。分利者多，生利者少，果然是一種貧弱的原因，而利己心太重，人人沒有公共觀念，尤其是我們民族的弱點。

人人都說中國窮極了，地方上的公益，不易措辦，而督軍下任，總腰纏千萬家財，政府窮極了，爲了幾個錢教育經費，打得頭破血淋，而執政府的閹人，一夜賭局，就有幾十萬進出；這種情形，與好兒子的家庭有怎麼兩樣？

好兒子被母親逼成犯法破了家了，好百姓也與好兒子一樣的要『求生』，那時也少不得有個壞朋友胡季仁來勸誘他們走到亡國這道兒上去的啊！那時再看外國包探搜出當家老太太的私產，珠淚兒簌落落說：『我害了好兒子了！』

登場人物

陸慎卿 好兒子

丁氏 母親

王氏 妻子

阿香 幼弟

胡季仁 陸友

阿媽 女僕

老王 收房租者

收房租者 一人

包探 二人 甲 乙

佈景 上海一樓一底式的客堂。

時在上午八九時左右，王氏在靠窗口的一張舊桌子上洗衣服。阿媽在屏門後出來，手拿一桿秤，臂灣上掛一隻舊菜筐子。

阿媽 小少爺還不會起身呢，我去買菜吧？

王氏 （等了一等）忙什麼？等老太太回來再說。

阿媽 剛在我去泡水的時候，灣到對門去看過了，他們還有兩圈牌沒打完，老太太給我兩角錢，教我買菜去。

王氏 那麼你去買就是了。

阿媽 今天買些什麼？

王氏 老太太沒同你說嗎？

阿媽 她打牌還來不及咧，給了我錢，教我快滾！

王氏 唉！天天爲了這兩餐吃，就得把人磨死，老的愛

吃了罷，小的不適口；配了小的胃口吧，老的又不樂意，隨你去買罷。

阿媽 那麼先買一角錢肉，多下來買些素菜好不好。

王氏 一角錢肉止夠炒一碗肉絲，聽說這幾天青辣椒毛豆上市了，可以買些算時鮮菜。

阿媽 啊！這真是老虎肉，那裏動得起呢！青辣椒一個

銅子止買一個，一角錢買十幾個，炒一炒不

一酒杯！這給誰吃了好啊？

王氏 我真變了鄉下人了！你只好買些鹹菜來炒肉，

買兩斤芹菜大家吃，買兩個鴨蛋日夜做兩碗

湯，這就算兩樣葷菜了。餘多打些醬油，菜油來

罷。

阿媽 買了鴨蛋，芹菜，就沒有什麼多的了。我去看吧

（下）

(王氏仍洗衣服,不多一回,阿香在屏後嚷着要起來。)

阿媽起來!

阿媽買菜去了,你起來吧!

(朦朧着眼在裏面出來)媽呢。

她在李家打牌,還沒回來呢。

又是全夜嗎?

可不是嗎?

阿媽呢?洗臉水!

對你說買菜去了!臉水我去打罷。

(王氏攜銅壺去泡水,阿香揉一揉眼,看自鳴鐘。)

吓呀!八點半了!(很焦急的樣子。)

(王氏取水上,拿面盆手巾安排臉水。)

怎麼不早些喚醒我?八點半了!上學來不及!

媽不回來,我忙着弄家裏的事,把你忘了!快些

洗,吃了粥去還來得及。

這還吃粥嗎?馬上走已經趕不上第一課了。

那麼你洗了臉就走吧。

阿香 肚子呢?

王氏 拿兩個銅元去買些吃了罷。

阿香 (一面洗臉。)兩個銅元,止够買兩個小饅頭,

怎麼吃得飽?

王氏 媽止給了兩角錢,五個銅元是昨天用剩的。兩

角錢給阿媽買菜,泡了兩個銅元開水,——洗

臉,煮粥,洗衣服,——買了一個銅元粥菜,止剩

兩個了。

阿香 你們都要緊,止有我不要緊!我是活該餓了肚

子去念書的,是不是?

王氏 你哥哥幾個月沒有生意,一個錢也沒有拿回

來。

阿香 我哥哥向來沒有歇過買賣,都是你來了才有

這些花頭!怪不得媽媽在背後常說你的八字

不好,你一進門就倒運!

小畜生!你要瘋啊?

阿香 你配罵我小畜生嗎?(哭)好!你罵我!你才是

敗家精呢!害我哥哥……

王氏 (怒)我罵你『長嫂如母』,我還能打你呢!

阿香 (挺身上前) 你打! 你打! 打就是!

(王氏真的輕輕地拍了他兩下, 阿香便大哭大鬧起來, 兩個人扭做一團, 阿香撒賴睡在地上。)

(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 丁氏回家, 手裏拿着一包錢, 和一枝白銅水煙袋, 看見阿香睡在地上, 趕緊走上幾步, 把他攙起來, 攔開王氏。)

丁氏 什麼事? 什麼事? 我纔出去了一回兒!

阿香 (哭着說) 嫂子打我啊! 媽不打, 要你打! 你打! 你打死我!

王氏 誰教你開口罵人的?

(兩個人爭着說話。)

丁氏 得了! 得了! 有我在一天, 誰也不配打人!

阿香 (挺上去) 你打死我! (王氏退讓。)

丁氏 小東西! 你要造反! 誰教你不上學去? 該打! 打死!

了! 反正有人償命!

阿香 我要上學去, 她說『活該!』不許我吃東西!

丁氏 我回來得遲一步, 家裏就鬧翻了, 我若死了呢?

(王氏氣得坐在一邊, 阿香在丁氏懷裏哭, 她

放下煙袋, 解下包錢的手帕, 與他擦淚。)

丁氏 拿一角錢去買點心吃, 別哭! 怎麼大年紀不害羞! 阿媽! 阿媽!

王氏 (嗽起嘴) 買菜去了。

丁氏 今天別上學啦。進去, 到樓上去, 我房裏有杏仁酥, 去拿些來充飢。

(阿香踏躑着進去了。丁氏將散在桌上的銅元, 聚在手裏一五一十地數。)

丁氏 (自言自語) 四千二……一千零八十……

他欠我三百……我欠對門八百……今天下

家劃去一個七百六, 我找了他一個四百三……

……這裏是一千短二十……一千短二十……

(這時候阿媽買了菜回家。)

太太回來了。

一千短二十……

奶奶! 芹菜三十六一把, 買了兩把, 鴨蛋三十八

一個, 打了二十錢醬油, 洋價一千三百八, 我整

了念個錢。

丁氏 老太婆! 給你一打岔! 我算錯了!

阿媽

（帶笑）太太贏到多少？

丁氏

不要說起！這幾天手氣大不好！我坐下去，就是一副三翻的清一色，我等的一四七索，對家打了一張七索，剛要和下來，被上家邊七索攔了去；我就知道要輸，打了八圈，我想不來，他們硬要我再連八圈，幸虧我能守，才輸了……一千短二十……劃出一個七百六十，我反欠他八百……又找了下家四百三，劃出一個三百……大約四千不到一點吧。

阿媽

不要緊，明天再去翻本。

丁氏

還要明天，這不就是明天了嗎？你買些什麼回來。

阿媽

肉，鴨蛋，芹菜。

丁氏

芹菜幾個錢一把？

阿媽

三十六。

丁氏

好貴！買多少？

阿媽

奶奶教我買兩把，我看還不到兩斤呢！

丁氏

要這些做什麼？大少爺不定回來不回來，小少爺是不吃芹菜的，買一把也足夠了，錢多呢！

阿媽

肉絲和蛋止够兩位少爺吃的，我們這些人，兩把不要麼？

丁氏

肉絲用什麼炒？

阿媽

錢不够，沒買什麼。我看就分些芹菜出來炒炒吧？少爺們吃葷的，我們吃素的。

丁氏

那位小寶貝，你不聽見不吃芹菜嗎？再加上今天這麼一鬧，只怕又有第二場呢，你去買兩百

錢醬肉給他罷。

阿媽

鬧什麼？同誰鬧？

丁氏

別多問了，你就去洗菜，洗好了就去買罷。

阿媽

（阿媽回頭看王氏氣色不對，便自會意，拿了筐子進去了。丁氏收拾銅元。）

丁氏

新奶奶別生氣了！總怪你的命不好，我的老運不好（說着打哈喇）我要去睡了，慎卿還沒有起來嗎？

王氏

他又沒有回來！

丁氏

唉！這樁事我又不能不怪你了。兒子大了，做母親的怎麼管得了許多；你怎樣由他常宿在外面？

王氏 腿長在他腰下，我又不能跟他出去，逼他回來。他不回來，我有什麼法兒？

丁氏 年輕呢，這種事總是難免的。他父親年輕時候，也是這樣的，不過不像他這樣荒蕩就是了。無論如何，生意買賣，總要顧到的。你看他現在沒有買賣，一點不着急，家裏開銷，每月止拿三四十塊回來，怎麼够用？他自己還是照前一樣：嫖，賭，穿，吃，喝，那一樣肯減省？（連打哈喇。）成天到晚，不想到家裏。家務幸虧有我在這兒支持，樣樣省儉，每天止買兩角錢菜；若沒有我，你瞧此地還成個家嗎？

丁氏 （王氏不語，只低頭洗衣服。）
別不說話，我要去睡了，回頭三點鐘他們還約我有事呢。等他回家，同他說：『節下快到啦！我四面同他拉的許多虧空，都要歸還人家的，教他早些打算！』

（她提了水煙袋，一面打着哈喇進去了。王氏對她望了一望，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仍洗衣服，她把兩件小孩子的衣服，教阿媽拿到後面去

晒，阿媽拿芹菜出來，她倒在桌子上，揀去腐葉。）

（慎卿進來，帶着愁眉不展的神氣，走進來，便在面對着王氏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低頭不做聲。）（王氏也不理他，停一會）

王氏 回來了，總是這樣吃了沒有？

慎卿 （搖搖頭）不吃（又一回兒）

王氏 媽媽教我對你說：『節下到了，怎麼樣？』

慎卿 怎麼樣？教我怎麼樣？

（停一回兒）

王氏 她說替你拉了許多虧空。

慎卿 我身上又不會長錢，有什麼法子？

王氏 你既沒有買賣，該在家裏安分些，何必常在外邊胡鬧呢？

慎卿 坐在家裏，買賣會天上掉下來麼？爲了要找買賣，才到外面去應酬，越是沒有買賣，越要裝出

些場面來給人看！如果我躲在家，或走出去裝成個窮酸的样子，人家有了買賣，也不相信我，不敢來請教我了。誰還願意出去嫖賭嗎？

王氏 你不拿錢回來，母親跟我鬧，我實在受不了！你受不了，難道我就受得了嗎？她說替我拉虧空，只怕我外面自己拉的虧空，比她還大些呢！教我對誰去說？

王氏 你難道找一個二三十塊錢的生意都不能嗎？市面上像我們這種不上不下的人材，比螞蟻還多；稍微進賬大些的職使，早被臂膊長的人搶去。唉！早知今天謀生活這樣難，悔不當初學習一種手藝，到現在倒還可以用氣力換錢。一張中學畢業文憑，化了幾年功夫換來的，拿進當舖去又不能典錢用！譬如到洋行裏去當一個細仔，每月倒能賺個二十幾塊錢的薪水，另外還能找幾十塊錢的小夥；但是做這種生意，有什麼臉面去見一般同學，和許多舊同事？想來想去，只有死路一條！

王氏 止要能够賺錢，管他身份不身份；止要不偷人家，搶人家的就是，你就是少掙些，止消家裏開銷省儉……得了！得了！家裏誰肯原諒我？不管我能掙不能

好兒子

王氏 掙，母親的麻雀是要打的，遊戲場是要逛的，你們的新衣服是要添的，煙是要抽的……別說了我出去穿幾件衣服，是你男子漢的場面，許多姊妹來邀我，我都不敢跟她們出去，她們都是金剛鑽珠子戴得雪亮的，我擠在她們一堆裏，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現在更好啦，一付錫子也被你騙了去，究竟你幾時兌還我啊？

慎卿 (兩眼瞪着她) 好嗎！你別裝傻！我可不管，下月十四，我要到錢家去喝喜酒，三姐已經來邀過幾次，我可不能不去。衣服呢，我將就做了一件新的，花邊可替你省下來了。我不管，插戴的東西，你要給我的。你不插戴，難道就不能去喝喜酒麼？有東西戴也是你，沒有東西戴也是你，這有什麼兩樣呢？況且人家的首飾，比你戴的闊得多，就是把所有的家當，一齊戴在身上，亦是比不上人家的啊！

王氏 平常在家裏，無論怎樣苦，我都能受；惟有到人家去，或是同姐妹們出去玩兒，可不能丟這個

臉。不比我沒嫁，那倒不要緊，回來給他們說：『嫁了丈夫，還弄得窮鬼似的！』

慎卿
王氏

（乾笑）原來女子嫁丈夫都是享福來的！本來女子在丈夫手裏，不享幾天福，到那兒享福去？別說了，怪我命不好，徐家的阿秀，住在我家後面矮平房裏，一家子窮得連飯都沒有吃，她比我後嫁，你看她前天在此地門口走過，坐在汽車裏，手上兩個鑽戒，多麼大！我剛提了水壺出去泡水，怕她看見笑我，趕緊把腦袋掉過去，幸虧沒有被她看見，她不過是嫁了一個買辦，這不也是一個女人麼？

（慎卿瞪着眼，只是不開口，王氏滔滔不絕，她剛要再說下去，只聽見後面樓梯響，知道是阿香來了，她便停嘴收拾了東西進去了。）

阿香

（嘴裏嚼着糖果，手裏還握着一把）哥哥！我等了你好幾天了，天天我上學，你沒起來，我睡覺，你方回來，今天可給我候着了！

慎卿

爲什麼今天不上學？
阿香 嫂子打我，她天天打我！

慎卿 胡說！她不會打你的。
阿香 你有了嫂子就不疼我了！你偏護她，今天若沒有媽媽回來，我怕不被她打死！

慎卿 別這麼鬧！
阿香 哥哥！下月五號，我們學堂裏要到西湖去旅行，每人要八塊錢旅行費，媽媽教我問你要。後天就要交了，你給我吧！

慎卿 小學堂旅行什麼行？你不要去！
阿香 有五十多個學生報名願去，我也報了名了，不去先生要罵的。

慎卿 我沒有錢。我沒有生意，你不知道麼？
阿香 嫂子做新衣服有錢，兄弟要念書就沒有錢，哥哥你騙我小孩子，明天給我吧。

阿香 （慎卿對他嘆了一口氣，阿香聽見門口賣糖的敲鑼聲，帶蹤帶跳的出門去了。慎卿在室中踱來踱去，愁眉不展。阿媽出來收拾桌子。）
少爺不去睡嗎？

阿香 睡過了。
阿媽 我忘了，昨天有一個朋友來找你的。

阿媽

阿香

慎卿 姓什麼？

阿媽 姓什麼，他對我說起，忘啦。

慎卿 奶奶也不知道嗎？

阿媽 奶奶剛到沈家小姐家裏去，止有我一個人在家。

（外面有人輕輕敲門，阿媽出去開門，胡季仁進來。）

季仁 （在門外探頭）少爺在家嗎？

慎卿 季仁先生！你難得光臨的啊！

季仁 （進來手裏攜着一個紙包。）我昨天就來找過你一趙了。

阿媽 昨天就是這位少爺。（說着拿茶壺出去泡茶。他們客套幾句坐下，阿媽倒過茶進去。）

季仁 我是老郁託我來帶一個信的。

慎卿 是不是爲了那筆款子的事？

季仁 不錯！他那裏因爲等着要用，自己又因爲爭交易所股子的事，所以很忙，走不開，他打發我要來了好幾次了，我也窮忙得很；昨天來恭候了一趟，你又公出了。今天我到藥房裏買兩瓶

藥水，順便來走一走，請你最好給我帶了去。

（取出字據。）

慎卿 慢慢，令親那筆款子，本來早就該還了，無奈這幾個月失了業，一時不易週轉，能否請你婉言轉達，節後准定歸還，如何？

季仁 老郁也說過，大家相好在前，本不該來要；無奈他現在正爭着些交易所股子，因爲錢難湊手，才來同你商量，那怕過了一禮拜再歸還你，到不要緊的。

慎卿 這樣——請你先回去，下午我親自去見令親就是。

季仁 這更好了，就是怕你不來，當面談，再好不過了。驚擾驚擾！

寬坐一回。

慎卿 （季仁告辭出去，把紙包遺落在地。慎卿送他出門，遇見一個收房租的老王撞進來。）

老王 怎麼樣？怎麼樣好，你今天在家了，天天同她們女人鬧不明白！

慎卿 到節上一併付給你們就是，鬧什麼！

老王 到月底就三個月了，等到節上早已釘了門了。
慎卿 今天沒有過一天。
老王 廢話也不用多說了，反正月底一到，自有外國人來釘門，不過我不得不先通知你罷了。

（他說完用力把門一關，竟自去了，王氏聽見聲音，在裏面走出來聽。）

王氏 這種日子，今身都沒有過過，枉爲男子漢！要釘門了！我是沒臉去見姊妹，快些煮了飯，吃吃滾蛋，免得被人家閑出去！（說罷，把手裏拿的兩只菜碗用力向桌上一擱進去了。）

阿香 （慎卿對她呆望出神，阿香由外面進來急叫。）
阿哥！阿哥！給我一角錢，門口買魷魚的來了。

（慎卿在身邊一掬，拿出兩角錢和十幾個銅元，揀了一角給阿香，他飛跑出去了。慎卿把其餘的幾丟在桌上，看見那季仁留下的一個包，打開一看，是兩個藍瓶子。）

慎卿 硝酸毒藥（好似很震動的樣子，看了看裏面聽了聽樓上。）唉！還是死了的乾淨！（把瓶上的火漆弄去，拔不開塞子，找了一把小刀動手

掘塞子。）我這樣很糊塗！（立起想了一會。）我得留一張絕命書（走到寫字桌前，磨墨作書，藥瓶，刀子都放在一邊，剛寫了一兩行，季仁推門進來，他也不聽見，季仁走近他身，看他寫些什麼。）
季仁 絕命書呀！

（慎卿驚起，急忙將書撕破。）
季仁 你發瘋啊！呀！把我藥瓶的封口都弄壞了！慎卿你做什麼想什麼？

（慎卿被他一問，止不住哭了出來。）
季仁 什麼事說啊！有話好商量。

慎卿 我實在沒臉活在人世……（噎住）
季仁 你做了什麼錯事，要這樣？

慎卿 我也沒做錯事，止覺得我沒有錢，不配做人，究竟什麼道理？

季仁 家裏幾口子，天天張着嘴，要吃，要用，外面債戶四處逼來……甚至於房租不能付，要被房東闖出去……唉！慚愧，慚愧！
季仁 哈哈！小孩子不中用，爲短了幾個錢，就要尋短

見，哈哈！太不值當了！何不早同我們商量呢？許多地方前賬未清，我怎麼有臉再去開口告人？

季仁 你單靠問人家借債度日，那自然難過日子咧；

上海地方遍地都是黃金，只愁你沒有膽量伸手去拿，或是眼珠子不亮，瞧不見。有幾個人餓死在上海？那般白天睡覺，晚上打過十二點鐘，在馬路上伸手要錢的乞丐，每晚至少還能掙一塊多錢咧。你正是太不中用了！

慎卿 難道真要教我墮落到要飯的地步……

季仁 誰說教你要飯去啦！我不過說上海是最容易求生活的地方，凡是聰明人，到了上海，沒有不發了財回去的；我看你也是很聰明的，外面交遊也很廣，朋友也很多。

慎卿 朋友都是世態炎涼的，有了錢才有朋友呢！

季仁 對呀！有了錢才是朋友，朋友只要你有錢，可不

問你的錢是打那裏來的？那麼叫我去做什麼好呢？

季仁 我看你是一個很好的小夥子，可是我是一個

好兒子

施恩不圖報的人，我雖然救你，可不准你說是我救你的。

慎卿 只要能救得我過了這個節，就是救了我一家的性命。

季仁 我非但能救你眼前的急，並且可以安安穩穩教你過富翁的生活；不過一年，可以教你坐擁百萬家財。

慎卿 你又拿窮人開心了！

季仁 誰同你開心？你可無論如何不能洩漏出去呢！決不決不。

季仁 這個買賣並非是我教你可以發財，我也不過是從中替你做一个介紹人罷了。我有一個朋友，是外國人，他那兒有種種貨幣——鈔票也有銅元，銀元，小角子都有——專待人去批發，價目很是公道，鈔票三十塊錢一百元，銅元是一元錢換三千，小角子是一塊錢換三十角，其中是買銅元的利息最薄，可是可以公然通用，毫無危險。其餘的利息厚些，販買人須要擔些承重，可是製造得非常精巧，決看不出半絲破

一七三

統來的，所以這買賣非常穩當；不過平常人是不容易去當販買員的。

慎卿（楞住）你說的不是假造鈔票麼？這是犯法的事情啊！

季仁

不錯，這當然是犯法的事，但是一個人誰願意犯法，都是被現在的社會環境逼來逼去，就逼出許多犯法的人來了！譬如你從前做正頭洋貨生意的，因為受了先令的影響，弄得莊家也倒了！東家也吃了官司了！你也攔起淺來了！現在我介紹你做的買賣，像你這樣手面交遊，至多一年半載，就可以成功一個富翁；那時你再拿出千份之一的小錢出來，在社會上做幾樁好事，那就人多人多要恭敬你是大慈善家咧。這個東西流傳出去，拿在別人手裏，也害人不淺。若是將來發覺，這個罪名……

季仁

外國人請着律師包打官司，你放膽吧！並且誰教你一輩子做這種生意，只要借此過一過渡，你自己手裏有了幾萬現貨，就能够活動做別樣事業的；何況他的東西，做得同真的一樣。

慎卿

（在身邊皮篋裏拿出幾張鈔票。）這都是真的。（又在夾層裏取出一張假的混在一起。）我把這個樣張混在一起，你挑。（背着他混一混再給他。）

季仁

（揀了一回，又仔細看一回。）看倒是真看不出真假來，——可是我終有些害怕。怕什麼？說一句不利市的話，剛才若沒有我來得快，你把這瓶鏝水吃了下去，現在你怕不做屈死的鬼嗎？剛才死了，你還害了一家老小，不能過活。

慎卿

唉！母親年紀大，妻子年紀輕，兄弟還不懂人事，教他們一家三口，拿什麼東西度日！

季仁

照吓！好孩子！你前程遠大呢。不瞞你說，這兩瓶鏝水，就是為這個用的。

慎卿

（感激）我現在明白了，將來有事決不連累着你，不過買鈔票也要本錢，我現在分文無着，這有什麼法子好想？

季仁

不要緊，你能先取貨後交銀子，銷不掉的還能還他呢。

慎卿 我馬上要錢用。

季仁 我有拾張樣子在此，你先拿去用了再說；將來

你只消四面活動了。把信用做了出去，手裏有了些現錢，慢慢地就可以脫離關係的。你把這

個留在家裏，我和你同去見一見外國人。（將

偽幣點交慎卿。）你也要小心謹慎爲上！

慎卿 曉得在十張裏和上一兩張，就是人家看了出來，誰還疑心是我拿出來的嗎？

季仁 你真聰明能幹。

慎卿 別取笑了，我進去一躺就出來和你同行。（拿着鈔票進去。）

季仁 （季仁把鑼水瓶收拾好了，在室內踱來踱去，一眼看見桌子上放着一疊發票，拿起來看。）

米——三十二元九角，柴——十二元，成衣——老太太代料二十四元五角……

（阿香拿着一塊魷魚，一邊吃一邊跳着進來，

季仁搖搖頭把發票放在原處。慎卿由裏面出來，阿香跳着進去，兩人撞了一下。）

慎卿 忙什麼？——我們走罷！

季仁 好，就走！

王氏 （在裏面）早些回來！

（慎卿也不理她，同季仁出去。王氏出來，阿媽收拾茶碗。）

王氏 老太太還沒醒，等起來了我們吃飯。

阿媽 太太起來止怕還有一回兒呢，小少爺可說要嚷餓了。

王氏 隨他去，他零碎食物吃飽了，也不會餓。

（阿香在裏面抓了一把銅元出來，向門外飛跑。）

阿媽 啊吓！又抓了一大把出去！

王氏 誰管得了他？

（外面叫收巡捕捐，漸漸由遠而近。）

王氏 幸虧他留了幾個錢在這裏收捐錢的來了，不然又是麻煩。

（阿香由外面跑進來，手裏又買了一包陳皮梅，一路走一路喚媽媽。）

阿香 媽媽，媽媽！（走進屏門。）媽媽！收捐錢的來了！

（收捐錢的耳朵上夾着鉛筆，手裏拿着捐票，

站在門口。

收捐人

快些！

王氏

多少？

收捐人

七塊二角，快些！

王氏

上季不是六塊半嗎？

收捐人

你們的房錢不是加了兩塊了嗎？你們男人呢？

弄些女人真討厭！

王氏

問一問怕什麼？

收捐人

別耽誤時候，快些！

（此時阿香與丁氏走出來，正看見王氏交錢

給收捐人。）

收捐人

這個鈔票不要，要外國銀行的……

王氏

我們只有這種鈔票，不相信你看。（把二十張

鈔票都取出。）

收捐人

不要，不要你自己去換來。

（丁氏在王氏背後岔出來說話，王氏連忙將

幾張鈔票藏起來。）

丁氏

謝謝你，我們先生今天不在家，沒有預備，請你

耽待一次。

收捐人

看你老太太面上。

王氏

兩張五塊的，找兩塊八角。

收捐人

我拿一張五塊的，你再給我三塊大洋，我找你

八個角子，不是一樣嗎？

丁氏

（把一張鈔票奪過來。）我給你兩塊二角大

洋。（連忙拿兩塊大洋，三個角子給收捐人，把

鈔票藏起來。）

收捐人

下次快些，不要耽擱許多時候。

（收捐人退，丁氏臉色很難看，王氏要想進去。

丁氏將她厲聲喚住。）

丁氏

別走，你的鈔票那裏來的？

王氏

我那裏來的，要不是他拿回來的！

丁氏

好吓！我問他要錢開火倉，一連好幾個月都沒

有拿來，你身上倒是一捲一捲鈔票，你們夫妻

倆作弄我。

王氏

誰作弄你來啦？這是他剛才拿回來的，他要來

喚醒你，給你的，因為你剛睡，是我教他不要來

驚醒你的，現在你拿去就是。

（把鈔票望桌子上一扔，丁氏拿起來數。）

丁氏 好啦！少奶奶！本來這個家，我也不要當；下節起，

你來當家，歸我多少錢月規就是了。

王氏 我沒說要當家，老太太！今天止是幾張票子過

了過手，難道我就藏起幾張來不成？

丁氏 哼！本來，錢輪到我手裏來，早已成了湯湯水水

了！教我這麼大年紀來操心乾着急，你們在旁

邊暗好笑，我可是不是傻子！

王氏 錢都在那裏。

丁氏 哼！哼！往常他給我，老是三塊五塊地給，晃晃

還不給他給你一下子就是一百，那平常日子

就可想而知了！家裏沒有開銷，你連泡水的錢

都不肯拿一個出來……

王氏 天老爺在上頭！

（此時阿香又在那裏跳進跳出。）

丁氏 小鬼頭！成天到晚的鬧些什麼！我們都要餓死

了，你還快活得出！總怪你老子死得太早，現在

在老虎嘴裏奪食吃，累你娘受氣！你現在還是

媽媽長，媽媽短的，將來娶了媳婦，就沒有媽媽

啦！你賺了錢，總應交給自己的媳婦，瞞住媽媽，

不要給媽媽看見，媽媽養兒子娶媳婦，是專爲
替媳婦當老鴉頭的！

王氏 婆婆！我有什麼不好你罵得打得，何必這樣冷

言冷語呢？

丁氏 （阿媽出來呆聽。）

丁氏 我不敢！

王氏 你是婆婆，有話儘管吩咐。

丁氏 我是要靠兒子養老的，得罪了你，你們不給飯

我吃，那還了得！

王氏 （哭）天吓！

阿媽 好啦！老太太少說幾句罷，奶奶別哭啦！

丁氏 你一句頂一句的挺撞我！（大聲哭）

（婆媳兩個祇是哭着，阿媽弄得沒法，阿香也

哭。紛亂了一回，慎卿攜着一個小皮包回來。）

慎卿 什麼事？什麼事？

王氏 （對丁氏）他回來了，你問：剛才給我多少。

丁氏 我問什麼？我問誰一張牀上出不出兩樣人。

慎卿 好啦！你們爲來爲去爲幾個錢，我現在發了財

了，你們都有錢啦，快來分吧！

（婆媳兩個頓住哭，睜眼望着。慎卿打開包，取出許多鈔票。）

來來來！你們儘拿，明天我再取。

好兒子……

恭喜，恭喜！

（各人忙着分鈔票，外面收捐人帶着兩個包

探進來口裏嚷着：『就是這一家。』慎卿看見

要想由後門逃走，被一個包探抓住，嚇得她們

目定口呆。）

包探甲：是這裏收來的？

收捐人：不錯，是這裏收來的，是她交給我的。（指王氏）

氏）

包探乙：你叫什麼名字？

慎卿：陸慎卿。

（乙探取出簿子記着，甲探收拾桌上的鈔票。）

包探甲：老太婆，你們的鈔票是那裏來的。

丁氏：是兒子做生意賺回來的。

包探甲：（微笑）很好，賺回來的一共賺了多少回來？

丁氏：今天才拿回來，都在這裏。

王氏：媽媽你忘了，這是他陸續帶回來的。

包探甲：她是什麼人？

丁氏：是我媳婦，我是她的婆婆；這是我的兒子。（指慎卿）

包探甲：（指慎卿）我是他的母親。

包探甲：這小孩子呢？

丁氏：是我的小兒子，是我大兒子的兄弟。

包探乙：很好，回頭一同去！

丁氏：到那裏去？先生！

包探甲：（包探都不睬她，乙探四面去翻抽屜）

包探甲：老太婆，箱子上的鑰匙拿出來！

丁氏：沒有！

包探乙：搜！

（他們動手在丁氏身上搜出一把鑰匙；和幾張鈔票，包探甲抓住慎卿向裏面房間裏搜去。）

包探乙：（包探乙又在王氏身上摸索了一回，沒有搜出什麼來。）

包探乙：你丈夫這個買賣做了幾年啦？

包探乙：你丈夫這個買賣做了幾年啦？

王氏 什麼買賣吓？

包探甲 裝洋回頭給你們厲害！

丁氏 先生謝謝你，告訴我他犯了什麼法？

包探乙 呵呵！都是老口搶花不小！

丁氏 （進去搜的甲探，押了慎卿出來；手裏拿了一個盤，裏面盛着混亂的鈔票，洋錢，和許多金銀首飾，拿出來倒在桌上。丁氏急得要哭出來。）
這——這是——我歷年積下來的自己私房！
不是我兒子拿回來的！

包探甲 不要緊，拿到巡捕房裏去看一看，都要還你的。

包探乙 （對乙探指慎卿）問他同黨！

慎卿 喂！朋友！你的製造機關，和印刷機器在那裏？

包探甲 我得到的假票子，除用去一張，就此破案外，其餘都在這裏，現在既然破案，所有罪名，都由我一個人擔任，我決不去拖累旁人。

包探乙 到了巡捕房，那時你不拖累也不興。

包探甲 你說止用去一張，這些真鈔票是那裏來的？
既有這些錢，儘可以做些小本生意，爲什麼要去犯法用假鈔票？分明你是胡說！

慎卿 （回頭望丁氏。）母親啊……

丁氏 我止想逼你多賺些錢回來，沒教你去犯法，好兒子啊！

慎卿 唉！做兒子的擔負太重了些吧……

包探甲 你們這般畜生真心狠！譬如有些做苦工的手

藝人，他們辛辛苦苦積聚十塊八塊錢下來，防飢荒的，你們也給他一張假鈔票，這真是造孽非淺！你們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畜類剛

包探乙 之有餘！
走！快走！

慎卿 我跟你們去就是了！

丁氏 （丁氏天良發現泣不成聲。）

好——好兒子……

包探乙 別嚕囉！

包探甲 銬起來！巡捕房裏去再說！

（兩個似狼如虎的包探，取出手銬，將慎卿上刑具，很清脆的『呖呖』兩下，推擁着一千人犯，帶着抄出來的東西和假鈔票，吡喝着。）
（幕徐徐下。）（完）（原載一九二三，戲劇）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

登場人名：

紐約大學生陸治平

其妻吳自芳

其父陸期昌

其祖母顧氏

其岳父吳有述

其再婚妻劉瑪利

長工老陳

女僕張媽

村農王三及其他

村婦四五人

小孩數人

地點：湖南鄉間

時候：秋季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

山右邊是通村外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上放着幾個晒衣叉，竹竿上晒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有兩張板櫬，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麼？（內應）

張媽 衣裳收起來罷！

自芳 （上場）讓我來收，你去伺候老太太去。她是

耳朵不大聽見，回頭又說叫你不應。（顧氏在房內連叫張媽）

張媽 唯唯！

自芳 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脫了線，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爲奇怪）唔！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喲！怎麼還寫着字（念道）『永遠

的愛情，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量的愛情，產生我們偉大的事業。』

（她呆了半晌，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了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自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那個白切肉還是你來切罷。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回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自芳 你去罷。（治平自外面回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裏幹甚麼？

自芳 替你曬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真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的，中國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麼？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煙來抽。）

自芳 咳！美國城裏做的衣裳拿到中國的鄉下來曬。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離開回來的；並且

我回家以後，覺得一草一木，都是非常自然。像我們這種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來壓迫我們，我們真是別有天地，極其快樂。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不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麼好呢？

自芳 你怎麼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麼不知道，我方才走過我小時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裏，他們後山的竹子上，還有我刻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宛在

目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生。

自芳 但可惜在鄉下沒人安慰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麼？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可以作你的伴侶。如今你在美國大學得了學位，我就够不上了。

治平 你够不上誰够得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够得上。

治平 我以為祇有一個人够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吳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又不曾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要會？

自芳 我又不曾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麼道理？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

治平 學問是專爲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緩以壯語勢）我又不會拿花瓣來寫情

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麼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麼不相干的話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這樁有趣的新聞呀。

我今日纔知道『永久的愛情，纔能够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芳，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一走，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公公還問你，你說沒有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爲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油加醬的當笑話兒說。我呢，以爲你是個正直有爲的青年，以爲你能够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所以人家儘

管說得有憑有據，我儘管替你辯論，並且拿我的良心來保證你決無其事。誰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纔知道你跟人家結婚是真的。

（村農王三持電信數封並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治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麼？何況是你心愛的人！要說對得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麼樣？

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為她實在可愛，怎麼能够不愛呢？

治平 你有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又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治平 由你說去罷。

自芳 她姓甚麼？

治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瓣）這兒寫着呢！給還你吧，別

讓你心痛。你不留着作憑據嗎？

治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真心愛他嗎？

自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是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

治平 之愛了……你對她也曾說起過我麼？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麼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治平 我並不說假話。

自芳 真假與我不相干。

治平 你恨我麼？

自芳 先問你愛她嗎？

治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不愛你。
治平 你不愛我嗎？可是我越聽你的話，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真是害怕死了。

自芳 我真是愛你。

治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自芳 你說的話我真不懂。

治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頭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我的良心毫不相干，並且多經一次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自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分纔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纔能堅固。這纔知道那些荒唐的人，都是在那裏求閱歷。

治平

自芳，你……太……似乎太……

自芳 你想說『似乎太過』是麼？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愛情。這不過是熱鬧場中的一句俏皮話。我不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唉！你可以算了罷……唷！只願說着話，就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給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裏去。（取衣）別耽誤你看信要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自芳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麼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

自芳進門，呆立無語，深吸了一口氣，坐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真不該回家……可是……」（看信。老陳上。）

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真擔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你討了洋婆子不回来了。少奶奶可真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都會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是拿人的肚腸子剖出來，洗好了再放進去，是眞的嗎？

治平 是眞的。

老陳 啊，那眞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眞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眞把中國的人心修好，

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煙，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讓別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罷。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

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眞的嗎？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

呢。（轉）

老陳 眞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難道

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不是笑話嗎……（一

面走一面回頭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時候，

翻壇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

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她要萬一趕了來，怎麼樣呢……

治平 （忽然聽見山歌之聲，一男一女唱着上。）

『郎去耕田妻在家，煮好飯來煎好茶。

朋友夫妻都一樣，他幫着我來我幫着她。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城裏的夫妻講衣裳。

兩孩
合唱

衣裳舊了換新的，恩愛越舊越久長。」

（兩個小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擡頭，瞧他們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凝思，張媽上，端着一個茶盤，盤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張媽，張媽，慢着，慢着！

不是送給少爺吃的嗎？（一面說，一面作手勢。）

慢着慢着，少奶奶，少奶奶！（自芳上。）

作甚麼？奶奶，奶奶。

（顧氏招招手，又對治平指指，望着盤裏的蓮子羹，作手勢，意思叫自芳送去與治平。自芳會意，雖然笑着應允，不免總露一些兒勉強之態。張媽卻在一旁張着口笑。自芳將盤端近治平。）

在這兒想些甚麼？有甚麼爲難的事？這是祖母親手剝好的蓮子羹給你吃的。

謝謝你！（不安的樣子，把幾封信插在衣袋內。）

自芳看見這種情形，又是好笑，又是不屑。）

自芳 膽兒放大些……快謝謝祖母罷（扶祖母。）

（治平回頭看見祖母，祖母大笑。這時張媽搬張椅子請顧氏坐下。）

治平 怎麼你老人家還親手作蓮子羹給我吃。真是，

我倒沒有孝順你老人家的……（顧氏正像沒大聽見，只管自己說話。）

顧氏 糖够不够？

治平 够了。（點頭。）

顧氏 聽說你回來了，從荷葉發生就等起，原說是等你回來，看荷花。

自芳 （從旁插一句）荷花瓣上好寫字。

（治平大吃一驚。）

顧氏 甚麼？（自芳搖搖頭，笑着走去。）

自芳 沒有甚麼。（下）

顧氏 誰知道蓮蓬都快老了，好容易你纔回來。咳！你們在外頭甚麼好東西沒吃過，誰還吃這些鄉

下東西？這不過是老人家一點意思罷了。

治平 外頭也沒有甚麼好吃的。

張媽 少爺你總要大聲些兒，老太太不聽見。（治平

正想再說。

顧氏 老陳鷄鴨都關好了沒有……

老陳 (內面答應) 一只也不少，關好了。

張媽 關好了。

顧氏 前回那只黃鼠狼只怕不敢再來了。少爺愛吃

鷄蛋，別讓牠咬了我們的母鷄。

張媽 少爺會說外國話，黃鼠狼一定不敢來。

治平 胡說八道。

張媽 牠怕少爺拿洋鎗打牠。

顧氏 治平你倒歡喜吃這個。

治平 (大聲) 鄉下的東西樣樣都新鮮，所以好吃。

在大都會就吃不着這樣新鮮的蓮子。

顧氏 你要吃大頭菜，鄉下也有新鮮的。

(治平笑)

治平 不是，我說是大都會，是說城裏樣樣沒有鄉下

新鮮。

顧氏 是啊，城裏的菜，都是鄉下去的。時候隔久了，就

不甜了。可是菜不甜事小，沒有熱鬧看事大。我

也幾時要到你們上海去看看，就怕人家看

回家以後

着鄉下老太婆像妖怪；回來我到沒有看着熱鬧，反被人家當熱鬧看了去了。哈哈！(都笑)

治平(吃完) 你够了嗎？

我不吃了，真好吃。

顧氏

可惜還老了一些兒。嫩的時候還要好吃，嫩蓮子心也是甜的；等你來，蓮子也等老了。蓮子的心也就苦了。(笑)咳！你出去的時候，我那裏

曉得。男子志在四方，誰能够老留在家裏。一直

等到接了信，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國，這纔放心。

好容易又聽見說你要回來了，我又擔心你在

路上。有一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坐在一隻大

海船上，穿一身光燦燦的衣裳，有很多的洋婆

子圍着你。忽然船壞了，許多的人都掉在海裏，

大家叫救命，彷彿我在一個高坡上看見，急得

甚麼似的。我忽然朝下一跳，好像身上長了翅

膀一般，立刻從波浪裏頭將你抱了起來，放在

沙灘上，看看你已經沒氣了。我只好仰天大哭，

你被我哭轉過來。正在歡喜的時候，忽然來了

一個西洋婆子，跟蹤兒上似的，一只手伸在你

的膀子裏，拉着你就走了。我又恨又氣，正要追上去，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不是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孫兒。』說着對準我頭上一棒打來，我就醒了，還是睡在牀上。（又將聲音變低說）因為那時有人造過你的謠言，所以我這些胡思亂想的夢，也就沒有說給自芳聽。（顧氏囉囉索索只管說，治平因為別有心思，糊裏糊塗亂答着。）

治平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吃飽了就睡，也要作夢的。（其父期昌，其岳父吳有述，同自外面走來，正好將話又開。）

期昌

請請，（大家相見）媽，出來了。

有述

親家來了。

願氏

你老人家出來坐坐，天氣真好，今天你精神也覺得格外的好。（願氏聽不大明白，期昌轉述一遍。治平前去與有述周旋。張媽搬出幾張椅子。）

願氏

親家，如今孫子也成了人，一門團聚，甚麼不歡

喜？我人也真好了，肝氣也平了，飯也比從前吃得下些……你請坐。張媽去倒茶。叫聲少奶奶。（張媽下。）

有述

你請坐。

願氏

親家請坐。

（張媽倒茶上。自芳來接着茶，先叫聲有述，送杯茶；次願氏，次期昌。願氏讓親家喝茶。）

有述

你請喝茶。

願氏

怎麼少爺還沒有茶呢？張媽！

張媽

唷！少倒了一杯了，再去倒罷。（笑着下。）

治平

我不要喝茶。（自芳搬出一張小桌子放在當中。）

願氏

親家從前人家都造謠言，治平不回來，如今還不是回來了麼？人不回到家裏，回到那裏去？造謠言的人真可恨，還說他討了洋婆子呢。（大家都笑。自芳望着治平，治平也隨便笑笑。）

期昌

現在年輕的人，本來糟糕的也很多。

有述

世道人心，到了今日，本有不可測的地方。總得有幾個中流砥柱的人才挽回頹風才好。治平

將來一定是大有可爲的（張媽上。）

張媽

陳司務請少奶奶去弄菜。

顧氏

少奶奶，你去罷，老陳弄的菜吃不得，治平歡喜

吃新鮮雞蛋，你好好兒弄雞蛋給他嘗嘗。（自

芳笑着答應下去，顧氏又趕着說。）他是歡喜

外國派半生半熟的，不要太老了。哈哈！

有述

老太太真會疼孫子，真會疼孫子。

顧氏

可憐他祖父去世太早，好容易將他父親守大，

全靠着作針線跟人家洗衣裳，拿一家撐持起

來。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貢以後，又在甚麼法政

學堂裏畢了業，我們家裏從來沒有改過樣子的。

期昌

那時候學堂還很少，我們在法政學堂畢業出

來，好像很新奇似的；而且馬上就有事情做。

（有述點頭）

顧氏

期昌娶了親就生了治平。可憐我那媳婦不久

就去世了。沒有見着治平的成就。（大家嘆息）

我五十歲的時候，期昌的朋友們，定要跟我豎

甚麼牌樓……

有述

那時節我還來請過你的示呢。

顧氏

我那時候說牌樓真沒有意思，只要大家能够

替治平想法子弄個官費讀書，就比甚麼都好。

總算大家幫忙，如了我的心願。一個人在世界

上空名聲有甚麼意思。只要作事於心無愧就

是了。可憐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又沒有甚麼

依傍；倘然是老了，格外沒有用了。我也不想享

兒孫的福；只要兒孫能够在世界上作一個有

用的人，便死也閉得口眼了。

兒孫有用，還不就是長輩的福氣嗎！

顧氏

治平我是真疼他。老實說，我待他父親是比待

他嚴得多。只有獨子最怕溺愛不明，所以格外

要嚴些。

期昌

治平他們念書比我們從前容易多了，我們從

前想念書沒有書是真的，連借都借不着。

如今念書可也真不容易。學費之貴……

並且書又很貴，隨便買一本，幾十塊錢不算甚

麼。

有述

從此以後，只怕寒士就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機

會了。

期昌 前回看見報上有一個學生向他父親要錢，父親說他用得太大，問他除學費外還有甚麼費用，他說還要女朋友的交際費，說是沒有女朋友，念書念不進去，哈哈！（有述笑，治平也隨便笑笑。）

有述 那就讓他早討親好了。

期昌 本來是討過的。

有述 那就格外的該死了。（又笑笑，又歎歎氣。自芳上。）

自芳 飯好了，擺在後面小廳上呢，還是就在這裏？

期昌 就在這裏罷。

有述 何不就在這空地上……媚伯母呢！

期昌 媽就吃飯麼？

顧氏 我到裏頭去，他們坐罷……親家坐。

有述 你老人家別客氣，外面風也大。

顧氏 你請坐，我現在是真經不起風浪了。（顧氏指

點着自芳，又叫張媽幫着擺好桌子。）

期昌 請坐罷。

顧氏 治平你多敬你丈人幾杯。親家你別客氣，菜是你姑娘作的，一定合你的口味。

有述 這都是你教導得好。

顧氏 那兒的話回頭吃完了飯，叫治平說些海外的

新聞我們聽聽。我想明年是要拿房子收拾得好。請親家來喝喜酒呢。（大家一笑，顧氏進去，期昌，有述，治平，入座。治平，斟酒，自芳上菜，大家請酒。自芳下。）

有述 她老人家精神真好。

期昌 我們家裏多虧她老人家。要是沒有她老人家，

就沒有我們這一家了。從前先君去世，外祖母接她老人家回去。她老人家說：『這還不是時候呢，等拿兒子養大，陸家的門戶撐持起來，再回娘家。』

有述 咳現在那裏還聽得着這種話。卻是她老人家

也就真受了不少的辛苦。不過有了治平，總算是她老人家替陸家造就了一個爲國出力的人才，也就心滿意足了。

期昌 治平呢，也不能馬上就說是人才，不過到底受

過些家庭教育，比普通一班的青年總靠得住一點。

那是自然……啊！好風……甚麼香？

好像是桂花。

這都是你令媛種的。

自芳的種花念書，是成了癖性。

還要酒罷。

酒也穀了罷？

再去添上一壺。（自芳拿着酒壺斟完，進去。）

今天暢快極了，可以暢飲。

村酒也別有滋味。我生長在鄉下，始終還是歡

喜鄉下的生活，所以回國以後，不知不覺的想

回家，回家以後，就好像印證平生的夢境似的，

把作小孩子時候的事情從新翻檢出來。又聽

見祖母跟父親說起許多古話，越覺得中國的

社會，有一種積累下來的精神。

這是不錯的。

早晨醒來，聞見花香，聽着鳥語，比車水馬龍的

熱鬧，自然受用得更多。就是鄉下人簡單樸實的

有述

生活，也比鉤心鬪角的競爭省些煩惱。不過我們爲世界潮流所壓迫，不能不向那絕大的漩渦當中去討生活罷了。（自芳送酒來。）

期昌

你這話頗爲沉痛中肯。

只怕是從繁華地方回來偶爾覺得清靜簡單的有趣罷。

有述

不然，一個人總有愛惜故鄉之心。我們生長的地方是我們一身的故鄉。我們在十五二十時

所受的教訓，就是我們心的故鄉。如今的人，一面捨不得故鄉，一面愛惜他鄉，所以又是煩悶，

又沒有主意，弄得莫明其妙爲止。可是無論他們的

心遊到甚麼幻境，始終還是要回想到他們故鄉的景況。

本來中學時代所受的教育，往往支配人一生的思想，有的時候被別種思想的壓迫，生出一

種懷疑，便引起很大的苦痛，這種情形，往往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述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期昌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述 不錯不錯，剛才你說的那個沒有女朋友不能念書的人，那就真是自己跟自己搗亂。治平對不對？（治平不安，無可掩飾，只有發笑。）

治平 哈哈！哈哈！

有述 話也說得不少了，酒也吃得够了，最好吃飯罷。

期昌 再喝兩杯，等素菜來再吃飯。

有述 菜太多了……治平這次回家，暫且不出去罷。

治平 我本想在家多住些時，只是方才有個外國朋友從漢口寄來一封信，說是要同我組織一個

貿易公司，他因為急於要回國去，不能在漢口

久候。只專等我去拿事情商量妥了，他就趕着

上海的定期船回國。我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呢。（期昌有述大驚。）

期昌 今天晚上怎麼一直沒有說起！

有述 遲一兩天，許還不甚要緊罷。你怎麼來得及呢？

治平 恐怕遲了就要誤人家的船期。

期昌 從前你跟他沒有約會嗎？

治平 唔……有是有過……

有述 貿易公司不是一樁小事，到會忽然發生，而又

迫不及待呢。

治平 我是怕錯過這機會（自芳送菜上。）

自芳 爹，這自己家裏的泡菜，你嘗嘗看。

期昌 少奶，治平說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漢口去。

（自芳頗覺驚異，馬上又鎮定。）

有述 他說有個外國朋友約他去開公司，今晚就走，只怕來不及罷。你也不知道嗎？

自芳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個已經組織好的公司，恐怕有點新交涉，他要去……（治平搶說。）

期昌 那是你弄錯了。

治平 甚麼公司？

自芳 完全弄錯了，因為我曾經提起過別人的公司。

期昌 公司總是越多開越好，不過自己多煩點兒神罷了——爹，你多喝杯酒罷，飯還要等一會兒。

自芳 老陳下來下遲了。（翩然下）

期昌 既是一定有要緊的事呢，自然應當去。今天晚上坐轎子還好趕火車。祖母面前，我來替你稟

治平 明，你大約事情商量妥了，就好回來。只要不擔重大的責任，總回來得快的。（有述

將治平喚過一邊）

有述 治平，來，我跟你說兩句話……男兒志在四方，

本不能長留你在家裏，只是你母親老人家去世很早，祖母愛你撫養你的深情，你總不能忘記，能夠早回最好，多在家裏住住，安慰安慰老人家的暮年。住兩三個月，總不至於就誤你甚麼大事。這話你老人家是不想對你講，恐怕拿家事絆住了你的前程。要知道你的前程無限，祖母的年紀可是大了，猶如太陽已經靠了山，那流戀骨肉的餘光還照看你的身上。你祖母是個慷慨義烈的女丈夫，她維持陸氏一家，決不想圖子孫的報答，可是作子孫的卻也不能置大恩於不顧。那個自然，我應當拿我將來的事業報答祖母。顯親揚名自然是一件事，承歡色笑也是不可缺的。（漸說漸走回席，自芳上。）

自芳 爹，這是甜菜。

有述 我勸治平這回去了，總要早些回來。（坐下）那邊誰來了，不是王三嗎……啊，還有人（王

三跑上）

王三 唷，老爺，少爺，吳老爺……少爺，我來報信的。有

個女洋人找你來了。

治平 啊，怎麼？

王三 坐着轎子，還有縣裏派的人送來的，他們來問

路，在茶店裏喝茶。我所以先來報個信。女洋人

說的好像中國話，我怕聽不懂，沒敢多說。回頭

說得好就好，說得不好，就是一個耳刮子。

期昌 誰會來找你？

想必是朋友來遊歷的。

王三 來了，來了……洋姑娘，洋太太，這裏呢。（劉瑪

利上，後面跟的轎夫，用人，並一羣鄉下男女。期

昌，有述都站起來。自芳明明知道是治平的新

妻，只偷看治平的態度，治平不知所可，瑪利暫

不發言。）

治平 吾愛，你怎麼會來？

瑪利 我怎麼不會來？難道你還不許我來。

期昌 (問治平) 這位女士是誰?

治平 這是劉女士。

自芳 這不是瑪利女士嗎?……這就是我公公,這就是我家嚴,治平就是外子。

瑪利 治平,你已經有妻子的嗎?

期昌 小兒娶親已經七八年了,女士,這是怎麼說話?

瑪利 (指治平) 你這敗類……害人的賊,你說你沒有娶過親,你千方百計騙我。(老陳出來看着奇怪。)

治平 千方百計騙你,我實在沒有。

瑪利 止……你我在美國,不過見幾次面,你就動手騙我。後來結了婚,問你的家事,你說跟腐敗的家庭早已脫離關係,一直等回到上海,才有我舊時的同學可憐我,來告訴我,說我上了你的當,說你娶我,並不是作妻,只是作妾。那時你已經回家來了,我也無從盤問。你回家時候,你說只到漢口經營煤礦公司,那時你還說出多少的不便,不許我跟你同走。誰知我以後才打聽到你是怕你父親到上海找你,所以急於回家

敷衍你父親。我一連打了好幾個電報——差不多每天一個,試試你是否在漢口,誰知一個沒有回電,兩個沒有回電,三個四個還是沒有回電,我才決意自己來看你。我幸喜我哥哥跟這裏縣知事有些認識,寫了封信託他照應。你以為能够一生一世藏着躲着嗎?你以為我是軟弱無能,隨便讓人欺負的女子嗎?(盛怒,拉張椅子坐下,望着治平,期昌也盛怒。)

有述 原來漢口的貿易公司就是這麼回事。(說着看治平,回過臉走,歎氣。)

期昌 治平,你會作這種事嗎?這種事情也是你作的嗎?想不到你會敗壞我們的家風到這步田地,想不到你會敗壞你自己的人格到這步田地。家庭跟學校總算給了你一些教育,何以你會這樣兒不知自愛。(自芳微微低首,瑪利憤極而悲,大家長歎無語。張媽此時溜出來看看。自芳趕向張媽說話。)

自芳 你跑出來幹甚麼?快去快去。跟老太太不要說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聽自芳說話,一面

自芳

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聽自芳說話,一面

老陳 望着新來的客發怔，自芳跟她咬咬耳朵。推她走去，老陳看得心裏明白。）

治平 唉，怎麼謠言變了真事？少爺，你總要拿出主意來，別叫老爺着急才是。（他一面去趕那些看的人，一面讓轎夫等到後面去喝茶。轎夫等隨老陳繞到屋後去，那些鄉下人退了一退，仍然擠上，有述還想說話，治平已經開口。）

求爸爸恕我，我並不是不知自愛，我今天拿我的事和盤託出，就當是我表示我的懺悔。我自從跟自芳結婚，我覺得她多少事莫明其妙，所以我跟她的愛情本來不甚濃厚。到了外國，看見歐美婦女那種活潑溫柔的情形，不禁非常羨慕，所以才有跟這位劉女士結合的事情。那時候恐怕不是歐風美雨浸潤過的劉女士還不能引起我的願盼。我此番回家原想求父親跟岳父商量，要跟自芳離婚（有述大驚，自芳亦不免愕然。期昌握拳長歎。惟有瑪利女士擡起頭望望治平，似含無窮的柔媚與哀怨，也用尖細的聲音，歎了一口氣。）

回家以後

期昌 該死該死，該死到萬分！

治平 誰知我回家以後……（瑪利急了。）

瑪利 你回家以後便怎麼樣？便怎麼樣？

治平 我回家以後又發現了自芳不少的好處——

瑪利 是新式女子所沒有的好處。

治平 我不許你再往下說！我不許你再往下說！

瑪利 （有氣沒力的）瑪利，你不許我懺悔嗎？我自

治平 問一切事情不過一時候感情的變遷。

瑪利 感情這樣容易變遷，還成人嗎？

治平 感情要沒有變遷，那不成了麻木不仁了嗎？

期昌 治平，你竟敢在我面前說這種不莊重無賴的

話，真是豈有此理。我真想不到有你這樣不知

廉恥的兒子！

瑪利 老先生，你有多少遺產給治平？

期昌 這是甚麼話？我那裏有甚麼遺產給治平。我所

給治平的詩書禮義，都被他弄得破產了。

瑪利 兒子過了二十一歲，就不歸父母管束。如今的

年月，除非是父親有很多的遺產，才有資格管

束兒女呢。目下你教訓治平已經遲了，只問怎

有述 樣解決今天的問題。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這我可不能忍了！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情。總而言之，男女的關係本是雙方的，既不能專怪治平引誘劉女士，也不能竟說劉女士單獨引誘治平。總而言之，世道人心到了今日，真是青年男女墮落的大關鍵……

瑪利 你說誰墮落？聽我說完。就今天而論，劉女士怎麼能够那樣兒質問長輩，就是治平作朋友，期昌先生自然也在父執之列。劉女士似乎措詞失當。治平呢，方才的話，太覺狂妄無稽，也不是對父親應該說的。至於自芳，是我的女兒，是治平的髮妻，應該……（瑪利搶說。）

瑪利 老先生你這是甚麼話？甚麼叫作引誘？甚麼叫措詞失當？這分明是侮辱人，你應當知道公然侮辱是甚麼罪名？

期昌 這些都不必辯論，只是當初女士跟治平結婚的時候爲甚麼不打聽打聽明白呢？

有述 一生的大事能够那樣兒草率，隨隨便便就跟

瑪利 人家結婚嗎？治平有不對的地方，我們自然責備治平。女士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可也不能贊同。總而言之，治平是有婦之夫，女士大約也應當明白自己的地位。

瑪利 我也不願意跟你們這些半開化的人多說廢話，反正治平的名譽信用，將來的希望，甚至於性命都在我手裏。我決不能放過他。治平，你還裝腔嗎？

治平 你要怎麼樣呢？你說怎麼樣罷。

治平 （有述拉期昌一旁去說話）

一夫一妻的制度本來是很好的。不過美國也有一種一夫多妻的宗教。法國現在爲人口問題，也正獎勵一夫多妻的制度。我千萬對不起你，只好慢慢兒再來贖罪。一切都因爲愛你而起，我的心是始終沒變，你總可以原諒。並且你還可以慢慢兒瞧着我到底兒是不是薄倖的人。我決不主張一夫多妻的辦法，不過今天我想對你作一次例外的要求。自芳實在真是一

個很有思想的女子，我願你暫且把目下的事情攔一攔，先跟自芳作個朋友。好在我又不能夠飛到那裏去，你們先把你們的人生觀交換的研究研究，然後再來處置我，好不好呢？（有述與期昌雖是在一旁，仍然聽着看着。）

瑪利

治平，你別弄錯了，我可沒有功夫跟你說廢話。

（不理他。）

治平

（對自芳）自芳，你自己已經介紹過了。我縱然不足齒數，你們不妨見見。（說到此處看看期昌跟有述）爸爸跟丈人爲兒女操勞得够了。

有述

我可沒有爲兒女這樣操勞過。

治平

我的不孝，本來，除掉拿我這一生來懺悔不能補救於萬一。只是決不想拿兒女本身的事情再多叫老人家煩心。難道我們就不能自己想個妥當的法子嗎？（說時，很莊重的樣子。）

自芳

這毫不與我相干（說時帶一種輕侮而淡漠的微笑。）

瑪利

治平。

有述

自芳，你進去。

自芳

爸爸，你放心罷。我要是避開，不怕怠慢了客麼？

瑪利

治平，你不用再支吾了。如今只有兩個條件：一、

你趕緊跟這鄉下的女子正式離婚；二、你以後一切的事情，要絕對受我的監督。你有本事你就殺了我，不然就絕對的服從我。你要想再弄一些兒狡猾，我能够叫你一生所受的苦痛比自殺還要利害。趕快，趕快！五分鐘以後不許你再遲疑了。害人的賊，專門會把當給人上。

期昌

這……這是那裏說起？

有述

這是中華民國所沒有的吧？（許多鄉下人都

在那裏笑的笑，作些怪相，老陳出來趕開他們）

老陳

有甚麼好看？有甚麼意思？還不是那麼一回事。

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的。去啊，去啊！（衆人散去）少爺，你怎麼沒主意。今天馬馬糊糊混過，最好造一座東樓，一座西樓，請少奶跟洋太太搖彩票，誰頭彩誰就住東樓……

治平

走開！

期昌

治平你怎麼樣？

有述

唉！（自芳看着不得下臺，打定主意，很大方的走到劉女士面前。）

自芳

瑪利女士，我跟你雖然是初見，大家都是女人，總不妨表同情的。

有述

自芳，自芳。（以目示意，叫她不要說話。）

自芳

我願意爸爸許我說完幾句話。

瑪利

治平，怎麼樣？只有三分鐘了。

自芳

我求瑪利女士完全當我是不相干的局外人，聽我幾句最誠懇的話。（治平很怕她說出不妥的話，想止住她，又不敢。）我跟治平結婚以

有述

來，治平常不在家，他並沒有深知我，我也沒有甚多的機會可以深知他。我父親跟治平的老

期昌

人家是好朋友，我嫁到這裏來，好比送我寄住在父親的朋友家裏一樣。

自芳

少奶奶，你這是甚麼意思？

有述

唉！

我也不過是這樣想罷了。我常常想，結婚跟離婚，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我

期昌

有述

自芳

爹願全女兒，女兒也不過願全自己，願全一家。我想劉女士決不能久在鄉下，治平在倉促之間也沒有辦法。求公公還是讓治平送劉女士

期昌

回上海去。（對治平）治平，幾千里路結伴同行，可以溫習舊時的功課了。你的行李是很簡

自芳

單的，我來替你預備罷。（正想下去。）

期昌

少奶奶，慢着，我決不讓治平爲這種事情離開家裏去。

有述 親家，我方才想自芳的話很有深意，我們已經是過時的人了，我看解鈴繫鈴，還是讓治平自己去了罷。

期昌 唉……

瑪利 無論你們是手段也好，是誠意也好，只要治平能履行條件就完了。（張媽上）

張媽 少奶奶請來罷，老太太說，好像外面很多人說話，問是誰呢。他老人家說全不聽見，有時好像全聽見。（指指瑪利）怎麼還沒去？

自芳 你別管，你去罷。我就來。（說着走了進去。）

治平 瑪利，你的條件我都明白了，我們有話……：：：你這兒來，我跟你說。

（意欲引瑪利一旁去。）

瑪利 我們沒有甚麼祕密，有話公開說。

治平 Particular to you

瑪利 外國話我不懂。

有述 治平不必遲疑了。應當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別儘自己跟自己搗亂了。

瑪利 啊，我真沒見過這種卑劣無賴的男人。我真受

不了這種煙霧漫天的光景。我再要站在這裏，一定被野人吃了去。我想不到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受這種的侮辱。喂，轎夫（對治平）：：：我不怕你跑了天上去。你再能出頭就算你……：：：轎夫（她氣得上氣不接下氣。老陳上）

老陳 洋太太，你叫轎夫，我就去。你輕一點兒，老太太聽見不得了。（急下，瑪利格外大聲）

瑪利 治平，你要放明白，你休想再轉灣了，你休想我再饒恕你，你休想能逃出羅網。你記住，這是我欺我，騙我，侮辱我，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用我最後的手段（加重）！我最後的手段，你不要後悔（轎夫上）！走！

治平 瑪利。

瑪利 走了，走了，走了，我一生拼給你了。你不要後悔！

（下）

有述 這還不是野人嗎？（他憤極，望着瑪利的背影，期昌手足顫動，連話都說不出來。）

期昌 我，我一家都完了！我辛辛苦苦撐持的一家完了，完了！

治平 爸爸放心，那是萬不會的。

期昌 你說不會，你說不會！

治平 劉瑪利縱然利害，也不致破壞我一生。

期昌 不要人家來破壞，你自己已經破壞你自己了。

劉女士不知自愛，不去說她，家裏還有你的妻子呢。你怎麼對得起她？又怎麼對得起丈人？我自此還有甚麼面目見人！祖母倘若知道又怎麼樣？你自己是不用說了。劉女士就算好說話，社會上也未見得能夠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夠放過你。你只願一時的糊塗，弄得多少人為你受盡苦處，你於心何忍。我也不忍往下多說，只看你怎麼恢復你本來的面目。（說到這裏，非常沉痛，自芳上，提一個皮包放在門旁。）

治平 爸爸，我並沒有忘卻我的本來面目。論起來，前後的事情都有些關連，或者有幾分糊塗，或者不完全是胡鬧。總而言之，我可以算了懦弱糊塗的了。

期昌 恐怕不止懦弱糊塗罷？

自芳 劉女士去了嗎？

有述 去了，祖母沒有問起麼？

自芳 劉女士大聲說話的時候，祖母就聽見了，問甚麼事，我支吾開了。祖母本來還想出來坐坐，剛才吹了點兒風，頭有點不舒服，我剛服侍她老人家睡下了。她老人家還替治平打算這樣，打算那樣，咳，她老人家愛治平，真是無所不至。（對治平）行李收拾好了。

期昌 少奶奶你太好了，治平辜負你，你還替他打算。你的意思是要叫他慚愧，他那裏知道。可是我決不讓他辜負你。

有述 停妻再娶，本來是法律所禁，但是我們決不願拿這個來責備治平，只望治平憑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置這件事情。

治平 我也決不辜負自芳。

自芳 說不到辜負的話，想要你自己檢點檢點自己的事情，別讓人說你一回，家就使大家不安。至於我，在家裏承父母十分鍾愛，來到這裏，祖母舅姑待我比自己子女還好。我本來歡喜鄉下，

也不羨甚麼繁華。我愛種花，愛養蠶，愛讀書，自然有好多世界，在我這方寸之中，我又何求於人，又何求於你。況且我最佩服祖母的爲人，她老人辛苦一生，好不容易使兒孫都能成立。我不要說是孫子媳婦，就算是鄰居，我也願意常來安慰她老人家，如今她老人家所望的，只有治平，目下這件事，一定要教她老人家傷心，我不忍，我以爲還得想法子娛她老人家的晚年。是請治平不要再提自芳的事，自芳自然有自芳的主見……時候不早了，你也自己決定罷。去罷。（期昌有述，同深深長歎）

她已經跟我決裂了，還有甚麼說的？
你不能這樣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子。

自芳：難道你不可憐嗎？
天底下只有失望的人跟乞憐於人的人是最不幸，是最可憐。我本不求人憐，也就不受人憐。本來沒有求人的地方，也就沒有失望的苦楚。
治平：沒有回家是怎麼樣？他回家以後又是怎麼樣？
麼樣？
豈棚瓜下不適於金迷紙醉的人物，錦繡

繁華也不適於鄉村的女子……唔，這麼半天，菜也冷了，應當去熱熱了。

用不着熱了。

不費事的。（端着菜就走）

自芳：自芳……（自芳回頭）

你的話不用說，我都知道。（下）

想不到這幾年，自芳的學問思想進步得這樣快。

想不到這幾年，你的道德品行退走得這樣快。

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苦笑）

如今也無法可想，只好暫且去把那邊的事情辦妥當再回家來。

恐怕再帶些不幸回來。

過去的事不能消滅，未來的事也難於限量。唉，男女的關係好像南極探險，空留得後人許多談助。今天的事是我一生的大轉機，從今以後，我認準我努力的路徑了。社會決不棄我，天還是要給我們幸福。爸爸，我暫且一去。（期昌垂頭無話）大人，還求你格外看重自芳。

治平

期昌

有述

期昌

自芳

治平

有述

自芳，她到還頗知自重，不用你煩心，只願你此番得着個澈底覺悟的機會。（治平對有述，期昌鞠躬，回頭提一提皮包，又放下，叫老陳。老陳上。）

老陳

作甚麼？

治平

你替我搬着這個皮包到前面鎖上去，雇乘轎子趕火車。

老陳

老爺答應麼？（望着期昌）

治平

老爺答應了。

老陳

剛回來，又要去，老太太怎麼捨得？看起來迷魂湯還是利害。（一面說着，背着皮包下。治平看着錢，想進去看自芳，自芳正端着飯菜從裏面走出，治平前去叫一聲，自芳略爲停步，欲不理

他，治平湊近前說。）

祖母醒了沒有？

還沒有呢。

治平

我不敢驚動，回頭她老人家醒了，請你說我要事往城裏去了。兩三天就回來。

自芳

家裏的事不要你煩心。（治平對期昌，有述鞠躬，又向自芳示意。自芳將飯慢慢擺在桌上。治平無精打采的走下。期昌目送之，憤極而悲。有述握住自芳的手叫。）

有述

自芳（自芳輕輕答應，此時又聽見前頭那兩個小孩唱山歌之聲。自芳低頭不語。）

幕——（原載東方雜誌）

洋狀元

熊佛西

登場人物：

楊長元博士 卽洋狀元。

楊父 矮且胖，短短的鬚鬚。

楊母 鄉下老太婆。

楊百萬 富紳，身材短小，蓄長鬚。

其妾 鄉下女子。

大傻子 楊僕。

天不怕 土匪頭。

天不怕的部下數人

鄉愚甲，乙，丙，丁……

地點 中國內部的一個小村莊

時代 現在

第一幕

（布景）……帶賣茶酒點心的豆腐店。全店分裏外兩間，裏爲廚房磨室，外爲營業處。遍壁貼着

洋狀元

不是紅紙寫的「財」字，便是「福」字……靠中壁貼着一幅「青天一幕劉伶酒明月三杯李白歌」的對聯。開幕時，楊父正在磨豆腐，楊母正在打掃桌凳。楊父停住磨子，咳嗽

楊母 老老，歇歇罷。

楊父 用不着。

楊母 我怕你的胳膊酸了。

楊父 我的胳膊已成了鐵了。這是三十來年練出來的勁。想不到長兒已三十歲了。他是和

我這只磨子同年的。真快真快！已經三十年了！這只磨子差不多日夜總是跟着我，可是我那長兒一去十三年杳無音信！唉，真是急死我倆老了！人家都說他已經在外國中了「洋狀元」，討了洋老婆，如今不願回來見我倆老，難道我的兒會這樣沒有天良麼？老老，別氣罷。長兒一定會回來的。我相信我

的寶貝一定會回來的。你沒聽見大傻子說有人已經看見長兒到了上海麼？聽說他中了洋狀元，作了洋官，不久就要接我倆老共享福呢。

楊 父

別信他們這些騙人的話罷！不是有人說長兒初一准到家麼？今天已經初八了！人呢？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尋我倆老開心的！

（鄉愚甲乙上。）

鄉愚甲

這一定是殺得雞犬不留，人頭遍地的；

鄉愚乙

有這麼兇麼？這還了得！

鄉愚甲

趕快！趕快！來兩碗酒！

楊 母

熱酒還是涼酒？

鄉愚乙

我們幾時吃過熱酒？涼酒！涼酒！

鄉愚甲

趕快！趕快！

（楊母端上兩碗酒。）

楊 母

兩位今天爲什麼這樣急？

鄉愚甲

土匪來了，怎能不急？

楊 母

土匪來了，來了多少人馬？

鄉愚甲

聽說幾百人馬！並且人人都有洋鎗！聽說這

洋鎗也非常的利害，一鎗可以打死兩百多人！

楊 母

這麼利害麼？土匪現在甚麼地方？

鄉愚乙

據說離這裏只有三十里。今天早晨百萬爺

接着土匪頭天不怕一封信，限他兩天在本

村湊出兩萬塊錢來，否則開鎗就殺，殺得雞

犬不留，你看，這天不怕利害不利害？

楊 母

百萬爺答允了麼？

鄉愚甲

百萬爺急壞了。他說他雖是本村的首富，可

是一口氣亦難湊出兩萬元。聽說他想逃走！

楊 母

逃走？

鄉愚甲

他非逃不可，否則必大吃虧。天不怕他所以

要上咱們這兒來的，都是因爲聽說百萬爺

家有百萬家財。

楊 母

百萬爺逃了，不歸我們遭殃麼？

鄉愚甲

遭殃？恐怕性命亦難保！

楊 父

我倒要問天不怕爲什麼這麼厲害？他究竟

鄉愚乙

怕什麼人？怕什麼人！他不怕！聽說只怕洋鬼子，祇要一聽

見洋鬼子的名字，他的寒毛骨就戰起來了！
（甲乙喝完酒正欲下時，大傻子笑嘻嘻的跑上。）

大傻子 趕快……趕快……福大爺，別……別磨

豆腐了！快去——快去——快去接洋狀元！
你的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了！快去迎接罷！
福……福大爺！

楊父 （仍是磨豆腐，無動聲色……）

大傻子 福大爺你老聽見了沒？我是特來替你老報喜信的！你的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了，你老知道麼？

楊父 大傻子，請你再別尋我倆老開心了罷！你已經騙了我們好幾次了，何必天天尋我們開心呢？要喝酒，你就坐下，不然就替我滾出去！這次的確確是真的！我是百萬爺叫我來請你的！難道我們百萬爺還會和你開玩笑麼？

鄉愚甲 這……這大概是真的！

楊母 的確是百萬爺叫你來的麼，大傻子？

大傻子 對！是他老使我來的！百萬爺聽到長兒中了

鄉愚乙 洋狀元回來了，歡喜得什麼似的！
爲什麼？

大傻子 哈哈。因爲天不怕，最怕洋鬼子，我們這兒沒

洋鬼子，卻有一個洋狀元，聽說這樣亦足夠嚇住天不怕了！所以百萬爺非常歡喜，聽到洋狀元回了去，快去迎接洋狀元罷！（一邊說一邊拉着楊父下）

楊父 大傻子，請你別尋我開心罷！

（大傻子急急忙忙的拉着楊父下。甲乙與楊母均望門外注視，遠遠的聽到人聲哄哄。）

鄉愚甲 來了！來了！真的洋狀元來了！許多人護着他

向這邊來了！

鄉愚乙 那個？那個？怎麼我沒瞧見？

就是那個！你看中間的那個！很像洋鬼子的

鄉愚甲 那個！瞧見了沒有？

對了！對了！中間的那個一定是洋狀元！你看，

鄉愚乙 你看他的帽子多麼高呵！

楊母
鄉愚甲

嚇！怎麼我沒瞧見？是中間那個黑漆團麼？對對！已經來了！已經來了！快拿鞭砲出去放罷！快拿鞭砲來放罷！

（哄哄的人聲愈逼愈近，楊母慌慌張張的取了一掛鞭砲給甲乙，他們拿着跑出去了。）

楊母

楊母仍是張開嘴望外笑着。啊，阿彌陀佛！謝天謝地！今天我倆總算伸頭了，長兒中了洋狀元，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用不盡的金銀財寶！阿彌陀佛！謝天謝地！我倆老這輩子總算伸頭了！

洋狀元

（爆竹一聲，大家歡喜一擁而進。洋狀元身穿西服，頭戴大禮帽，足蹬洋皮鞋，手執文明棍，口合呂宋烟，鼻架玳瑁眼鏡，前護後擁，神氣十足的進來。此時楊父、楊母反倒覺得蹣腳躡手，畏首畏尾的不敢上前迎認。）
呀？那位是我的母親老同胞？是這位老太婆麼？（走過去與楊母握手，嚇得楊母的手只是往裏縮。）呀！老同胞！咱們多年不見了！本狀元差不多不認識你了！怎麼不見我的父

楊母

親老同胞呢？

洋狀元

本狀元問你的話怎麼不開口呀？

楊母

你問的是你的爸爸麼？

洋狀元

對！我的父親老同胞！

楊母

老老，過來，過來見見你日夜思念的長兒！

洋狀元

你們這些東西怎麼這樣不懂規矩？為什麼現在還稱我為長兒？

楊母

你是我的兒子，我當然叫你長兒。難道你叫我稱你為狀元老爺麼？

洋狀元

當然。洋狀元或稱我為「躲格特」(Doktor)。

躲格特譯成中國話就是「洋狀元」。所以你們不管何人，一律應該稱我為洋狀元，否則送到衙門裏去打屁股三百板！

衆鄉愚

對對對！我們以後都稱他為洋狀元！

楊父

洋……洋狀……狀元……你……你……

你還認識我麼？

洋狀元

你這個老頭兒麼？面熟，非常面熟啊，對了，對

了！你就是我的父親老同胞（走過去握手）

楊父

啊，咱們多年沒見了！你好麼？父親老同胞？

請問『老同胞』三字怎麼講？

洋狀元

（轉向衆鄉愚）你們知道麼？

衆鄉愚

不知道！

洋狀元

你們真是非裏的蛤蟆沒見過天，你們都是鄉下人，這亦難怪。你們細細聽着罷！『同胞』

就是『同胞』的意思。『老同胞』亦不過

是『老同胞』的意思。這有什麼難懂呢？我

們外國是一律平等的。沒有什麼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的分別，大家都是同胞。你是我的

同胞，他亦是我的同胞！大家都是我的同胞！

這有什麼深奧難懂呢？

洋狀元大人！請問總說洋鬼子的腳是直的，

鄉愚甲

不能轉灣的，所以他們只要一跌倒就爬不

起來。這話是真是假？

哈哈。這話完全靠不住。你們只要看我的腳

洋狀元

就知道。你瞧，要灣就灣，要直就直，完全可以

運用自如。

鄉愚甲

我們看你很像外國洋鬼子。

大傻子

天不怕，最怕洋鬼子。現在好了！現在好了！現

在我們有洋狀元了。

洋狀元

天不怕是什麼東西？

大傻子

土匪頭！他打算明天來搶咱們這兒！你老今

天回來得湊巧！有了你老在這兒，他一定不

敢來的！

洋狀元

諸事有我！有本狀元擔保！慢說天不怕，就是

天不怕的老子，我也不怕！請你們大家放心

得了！

鄉愚甲

天不怕有洋鎗呢！

洋狀元

洋鎗？我的比他的更厲害！這就是我的洋鎗。

這是美國大總統送給我的。

（一邊說一邊由袋內取出一枝『自來水

筆』示衆）這叫着『自來電鎗』極利害。

只要我一揭開這裏面就發出萬道電針，慢

說人撞着要成肉餅，就是千山萬嶺，亦能削

的坦平！

衆鄉愚

喔！

大傻子

噯！我的媽！這小玩意兒這麼厲害麼？哈哈！

難怪我們的百萬爺要親自來拜見洋大人呢！

洋狀元 誰是你的百萬爺？

大傻子 你老還不知百萬爺麼？……他就是我：

：我的老爺，他是咱們這莊裏的土財主，家有百萬之富，他的外號叫着楊百萬。所以我們大家都稱他老爲百萬爺。他極不容易出來拜客的，常常是客人去拜他。今天對你老，他是特別賞臉，因爲你老是洋……洋狀元！

洋狀元 哈哈！哈哈！

大傻子 難怪天不怕，要來搶他。

因爲我們老爺怕天不怕，所以特來請洋狀元保駕。

（楊百萬上）

大傻子 讓開！讓開！我們老爺來了！

百 萬 這……這位就是今天剛回來的洋大人麼？

洋狀元 對！洋狀元就是我。

百 萬 久仰！久仰！冒昧得很！請受老生一拜。（深深的向洋狀元作了一個揖）

洋狀元 你的名字是楊百萬麼？

百 萬 對對。老生楊百萬。狀元今天是騎馬到的，還是乘轎到的？

洋狀元 騎「自由車」來的。

百 萬 「自由車？」

洋狀元 「擺十刻兒。」

百 萬 今天的天氣真是湊人緣。

洋狀元 不壞。

百 萬 近幾年來咱們中國總是年荒世亂。不是這裏水災旱災，就是那裏兵災匪災！真是不成

世界！

洋狀元 請你別說了。你的來意我早知道了。請放心。

一切有我。有本狀元在此，天不怕，決不敢來。

我可以保護你的生命財產，及本村諸同胞

的性命。但不知你們用什麼報答我？

百 萬 我可以暫接你，倘若你不嫌棄，到敝公館去

居住，你的老太爺和老太太可以同去。我那

兒有花園，魚池，假山等等，可以任狀元遊耍。

有大花廳，書室可以爲狀元起居之所。花園

後面有兩間空房子可以安置你的老太爺及老太太。

大傻子

（輕輕的向楊父母）聽見沒？你們從此後就要享福了。真是『一人得福，牽連滿屋。』

請你倆趕快拾奪拾奪，咱們一塊兒走罷。走上那兒？

楊父

上我公館裏去住。

百萬

楊父

我……我那有這種福氣！我是不去的。我沒空去我……我要磨……磨豆腐磨豆腐！

楊母

百萬

我亦情願跟着老老在家磨豆腐。從此後你倆老不必磨豆腐，可以享福了！可憐你們終年勞苦，現在兒子在外國中了狀元回來，亦應該享享福！（洋狀元由袋內取出一枝呂宋煙，轉向其父索火。）

洋狀元

老同胞，找盒洋火來！本狀元要抽煙了！（楊父順手從桌上遞了一盒洋火給洋狀元，但狀元示意令其擦燃。）

洋狀元

楊父

怎麼活到這多年紀，一點規矩不懂？……

楊母

長兒！

（向衆）此後我們大家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天不怕，雖利害，我想他決不敢到我們這『楊家莊』來。我們的生命財產全託付洋狀元身上，洋狀元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不可不好好的孝敬他。你們大家有什麼東西可以孝敬洋狀元的，請趕早送到我的公館裏去。

鄉愚甲

洋狀元，我願意孝敬你一頭大水牛，因為我有三頭又胖又肥的大水牛。

鄉愚乙

我願意孝敬你老，洋狀元，五十個老婆雞下的新鮮雞子。

鄉愚丙

我願意孝敬你老一罇老酒。這罇酒是我的媽媽留給我討老婆的。

鄉愚丁

洋狀元，我窮得很，我沒有什麼貴重東西孝敬你老人家。我本來亦有兩頭人高的水牛，可惜去年發瘟死了！真是可惜！

百萬

你乾脆說你想孝敬什麼東西就得了！用不着嚕裏嚕囉。

鄉愚丁 我有一個舅爺……

百 萬 難道你把你的舅爺子孝敬給洋狀元麼，糊塗東西？

鄉愚丁 不是不是我說……我說我的舅爺有隻洋狗……

洋狀元 什麼！你有一只洋狗？

鄉愚丁 我沒……我沒……我說我舅爺在上海……你這東西究竟是說話還是胡謔？東拉西扯的扯不清楚呀？

洋狀元 他在洋狀元面前胡說八道的！

鄉愚丁 不妨讓他說完。你的舅爺在上海幹麼呢？替人作廚子。他的東家很有錢。到過一次什麼國——大概是外國。聽說我們這兒白天，他們那兒就是夜晚……

洋狀元 你的舅爺的東家出洋買了一匹洋狗回來？

鄉愚丁 對不對？

洋狀元 不。他出洋的時候帶了一匹狗同去，後來又帶回來了。所以後來人家都叫那匹狗爲『洋狗』。因爲他是出過洋的。而且還會說

幾句洋話。那知他那東家回國來不上三年就一命『哀哉』了！

洋狀元 死了？

鄉愚丁 死了？

洋狀元 沒死。我的舅爺帶他到鄉下來了。我們這些鄉下人沒見過世面，聽說洋狗子來了，大家一起擠到我的舅爺家裏去見『洋狗』

現在這匹出過洋的狗子還在你的舅爺家裏麼？

鄉愚丁 在。在我想明天到舅爺家裏要來孝敬你老。因爲你老是洋狀元，再配上一匹洋狗，豈不成了很好的一對麼？

洋狀元 這好極了。我最歡喜洋狗。我們在外國出去散步的時候，時常帶着一匹很好看的洋狗。明天務須把洋狗帶來給我。

鄉愚丁 一定。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楊 母 長兒，你餓了罷？

洋狀元 早已教你們不要叫我『長兒』。你們偏偏

不聽！

楊母

洋……洋狀元！洋狀元！洋狀元！老娘老糊塗了！你！你！你餓了麼？我們去作飯給你吃罷？

洋狀元

這地方我能吃下飯麼？
最好上我公館裏去吃罷？

楊母

不必，百萬爺，他今天剛回來，我們倆老歡喜極了，打算把那只老雞殺了給他接風；想請你老作陪，不知你老肯不肯賞臉，百萬爺？

百萬

這很好。洋狀元今日剛回來，照理應該在家裏陪着父母吃飯，談談家常。可憐自從洋狀元到外國去後，你的兩位老人家朝朝暮暮盼望你回來，好容易你今天回來了——中了洋狀元回來了，難怪他們歡喜，要殺一只多年捨不得吃的老母雞替狀元接風。這真難得，哈哈！哈哈！就是老生今日亦叨光，哈哈！

楊母

百萬爺，你老這話真講的對。正是我倆老心中的話。這好極了，既是你老亦肯賞臉，我想我們去作飯了，請你老和長兒就在這兒隨

洋狀元

楊父

百萬

便談談罷。（轉向楊父）老老，來，你先把院子裏那只老雞殺了罷。讓我先煮飯。（楊父無回聲，仍是呆站着）我說，老老，你怎麼啦？呀？今天兒子從外國回來，你應該歡喜歡喜才是來罷，老老？

百萬

好罷。（向衆鄉愚）你們亦應該回去吃飯了，吃了飯再來看罷。（衆鄉愚下。楊父母入廚房。）

大傻子

大傻子，你趕快回去告訴二太太，說我在洋狀元家裏吃飯，請她別候我。聽清楚了沒？

百萬

著！是告訴太太還是二太太？

大傻子

當然二太太。混賬東西！耳朵聾了麼？還不快滾！

百萬

（大傻子下）

洋狀元

二二

個：嘿嘿……百萬同胞有幾位夫人？

百 萬 僅僅兩位小妾？

洋狀元 僅僅兩位？

百 萬 對。

洋狀元 嘿嘿……僅僅兩位……這實在儉省得很。

我們在外國差不多每天有一位太太陪着。但是今天是我的太太，明天卻變成別人的老婆了！所以轉來轉去，輪到我名下每天總有一位太太！

百 萬 呀？這話怎講？我不明白。煩洋狀元講一講外國的風俗人情，我倒很願意聽聽？

洋狀元 叫我講起來就是三天三夜亦講不完。真是一言難盡。倒不如你隨便問，我隨口答。

百 萬 這亦好。請問外國人既是這麼利害，他的國粹究竟是什麼？

洋狀元 菠菜？我們外國沒有菠菜。我在那邊十三年從來沒吃過菠菜，可是芹菜，大蒜，芥菜，白菜，蘿蔔，樣樣都有，就是沒有菠菜……

百 萬 洋狀元，哈哈，我說是國粹，並非菠菜，哈哈

哈……

洋狀元 You mean 鍋鏟？No，我們外國炒菜不用

百 萬 鍋鏟，吃飯亦不用筷子。

洋狀元 我問的亦不是鍋鏟，是國粹。

百 萬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What you mean

洋狀元 你說的是棺材——死人睡的棺材？對不對？我說是國粹：『國』者國家之國也，『粹』者文粹之粹也；夫國粹者，一國之文化也。吾

百 萬 中華立國四千餘年，為文化先進之邦。『三綱五常』皆我國之文化也。

洋狀元 哦！我知道了！文化這個東西就是一國的文化的意思。

百 萬 這才對了。文化者一國之文化也，那麼請問外國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呢？

洋狀元 那可多着呢——就是三年亦說不完。簡單說來，高洋樓，汽車，火車，輪船，電報電話，鎗炮

百 萬 子彈，地道，洋毛房……這都是外國的文化。我說的這些東西你全知道麼？

洋狀元 有些聽見過，但都沒見過。正合了咱們鄉下

人的一句俗話：『雖沒吃過豬肉，可是亦聽過豬叫。』哈哈……不過請問何謂『地道？』

洋狀元

『土道』就是 Subway。subway 就是地底下的一種道路，因為我們外國人口繁雜，房屋時常不够居住，所以不得不開地道——在地底下建築房子。

百萬

洋狀元

在地底下建築房子？當然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在我們外國無論那個城裏都有地道。地道裏都可以走火車。

百萬

這還了得，地道裏走火車？真利害；真利害，他們外國人！

洋狀元

百萬

我們外國的房子有三百層。呀？那有這高的房子？洋狀元，請你別騙我們鄉下人罷？

洋狀元

你以為三百層樓的房子就算高麼？No！Not at all！最高的房子可以通到天空去！

百萬

呀！洋狀元！請你別和我們鄉下人開玩笑

洋狀元

罷！這還了得！那有這麼高的房子？我騙你幹嗎？你們真是百分之百的鄉下人。大驚小怪的本狀元不但見過通天達地的房子，而且親自到過天空！

洋狀元

呀！洋狀元！你啦到過天空？這什麼希奇？

百萬

你啦爬了多少年——才爬到天空？

洋狀元

坐電梯，不到五分鐘就到天空。一到天空就有宮女出來歡迎。因為我是洋狀元，所以不管在天上人間，處處都受熱烈的歡迎。

百萬

洋狀元

你真是孫猴子復活了？洋狀元！真是孫悟空了！難怪天不怕，一聽着你到了就嚇軟了腳！他雖是天不怕，卻不能不怕本狀元！慢說別的，只要我拿出這枝『自來電鎗』來，就足以把他嚇死！

百萬

洋狀元

自然！自然！——自然！這是自然的！洋狀元，你啦那枝『自來電鎗』可否讓我見識見識？可以。但是你決不可動手。非常危險！You see！——一邊說一邊取出一枝『自來水筆』

示楊)你看,這玩意兒雖小小的,卻是非常利害;只要我把這頭上一揭開,裏面就瀉出萬道金針, I mean 電針,不但可以殺人斬獸,而且可以穿山徹海!

百 萬 這小玩意兒有這樣利害麼?我倒不信。讓我來使使看?

洋狀元 我問你:你要不要腦袋?假若不要你的腦袋,你可以拿去試試,來我給你!你拿去!只要你不怕死?

百 萬 請洋狀元別生氣。我剛才不過是開玩笑罷了,你啦居然認真了,我那敢動手?哈哈哈哈哈……

洋狀元 你們這些『鄉下老』真是可惡!哈哈哈哈哈……

(楊)父母忙着將菜飯搬上桌。)

楊 母 兩位請先喝酒罷。好好。今天可忙壞你兩老了。

楊 母 這倒沒什麼?不過今天你老肯到我們這種窮人家來吃飯,真是賞光不少。

百 萬 這是那裏話!狀元,洋狀元,來,你啦請上坐。我先敬你一杯。

洋狀元 (洋狀元走到桌邊將菜饌細看,忽然大怒。)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簡直是污辱本狀元的人格!豈有此理!

百 萬 怎麼啦?洋狀元怎麼啦?洋狀元有什麼菜不合尊意麼?

洋狀元 把這兩老東西叫來!這那像洋狀元吃的菜飯?我們的洋猪洋狗吃的都要比這好的多!洋狀元一時氣忿,將滿桌的杯碗霹靂一聲,翻倒在地。楊)父母駭得只是發抖。)

楊 母 寶貝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你要知道我們兩老是你的親生父母,並不是你的兒女,好沒良心的東西!一邊說罵,一邊放聲大哭。)

洋狀元 你們是我的父母?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着父母!

楊 父 我……我把你……你這……你這忘恩負義的畜生禽獸!沒天良的禽獸!

楊母

(哭)百萬爺這……這是我兩老整天整夜惦着的長兒。喔……喔……

百萬

請你兩位不必傷心。大概洋狀元這會兒糊塗了，一時忘形了。容我慢慢的開導他。(轉向洋狀元)洋狀元，請你別見怪。你這種行為確是不對！對待別人不要緊，可是於自己的親生父母，卻大大的不該！

洋狀元

我們外國是一律平等！不管什麼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洋狀元

Bunk, That's all! 難道外國人不講『孝』麼？

洋狀元

孝？Nonsense, that's all! 父母生兒女的時候，亦不過是想滿足他的性慾罷了！呀？這話怎講？我倒不懂？

百萬

(大傻子急忙跑上)

大傻子

老爺不好了！不好了！天不怕離咱們這兒只有五里！太太請你趕快和洋狀元回去！太太着急得很！

百萬

天不怕離咱們這兒只有五里這還了得！

衆鄉愚

(一時衆鄉愚擁了進來，跪在洋狀元面前)洋狀元！請你做好事！積德！打救我們！天不怕已經來了！離此只有五里！聽說他有洋鎗！上這兒！他就要大姦大搶！反抗的，他就用洋鎗射死！請你着楊家祖宗面上看，打救我們罷！

百萬

好！你們都起來。到我家裏去避難。洋狀元已經答允到我公館裏去保護！

衆鄉愚

謝謝百萬爺的恩典！亦謝謝你啦，洋狀元！(向丁)你不是說你舅爺家裏有匹洋狗麼？我明天就要聽見沒有？

洋狀元

着！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鄉愚丁

(向百萬)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洋狀元

沒什麼人。清閒得很。狀元住在我那裏一定很安靜，我敢擔保！

百萬

有多少女人？

洋狀元

女人？女人？女人沒——沒！

洋狀元 你沒有太太麼？
百萬 太太有的。有一位。

洋狀元 你先不是說你還有一個小老婆麼？

百萬 是的？哈哈……咱們走罷……（轉向

楊父母）你們兩老一同去罷？

楊父 我們不去！我們不怕死！我們寧可叫天不怕

打死！用不着洋……洋狀元用不着！用不着

那沒天良的畜生！

洋狀元 走走！咱們走！不用管他們！由這兩個老東西

死亦好，活亦好！

百萬 大傻子！面前帶路！

大傻子 著！

（大家擁着洋狀元下。楊母放聲大哭。）

楊母 天啊！

（楊父擺了擺頭，用衫袖拭了拭眼淚，長歎

了一聲。）

楊父 老老，別哭了罷！來來！咱們還是來磨咱們的

豆腐罷！

第二幕

（布景……楊百萬的大花廳。房屋高大。陳設精緻。開幕時洋狀元緊緊握着楊百萬的姨太太的手，眉開眼笑。）

姨太太 請你饒了我罷，洋狀元！這並不是你們外國

倘被人碰見了，就要我的命！

洋狀元 不要緊！不要緊！這握握手算不了什麼！有洋

狀元在這兒，天大的事情亦別緊！哈哈！真怪，

你爲什麼嫁給這樣一個老東西做姨太太？

倘若你嫁給我，是多麼好啊——年紀很輕，

且非常亮漂，又是洋狀元。你看這是多麼一

對美滿的佳人才子？你愛我麼？ Darling,

My sweet darling!

姨太太 饒了我罷——請——請饒了我罷！你再不

讓我走，我就要惱了！我定要惱了！

洋狀元 我真愛你！ Darling？我真愛你！ Darling？我

帶你到外國去看世界好不好？我帶你去遊

天宮好不好？ Oh! You are so charming!

——幕——

Oh! You are so beautiful! Oh! Dear!

姨太太

你再不放手我就要壞了!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分! 你是洋狀元! 洋狀元的身分是何等的高貴!

洋狀元

你既是知道洋狀元的身分高貴, 你就應該嫁給我?

姨太太

(表示一種欲脫身的媚笑) 好好。我嫁給你! 咱們以後再談罷! 放手! 放手! 快放手! 有人來了! 你聽……你聽腳步響讓……

洋狀元

讓我走罷, 我的好洋狀元! 親一親我的嘴, 我就讓你走!

姨太太

你別胡說了! 我看你這人一定有神經病! 不然, 何至這樣發狂! 我又不認識你, 爲什麼這樣胡纏着我! 你再鬧, 我就壞了, 把我的老爺壞了來, 你亦沒好處!

洋狀元

你壞! 我不怕, 你的老爺最怕我! 他和你的性命都在我的手掌心裏!

姨太太

來了! 來了! 這真有人來了!
(姨太太剛撇開洋狀元時, 大傻子上, 並連

洋狀元

大傻子

姨太太

數聲)

太太! 老爺在東廳裏請你啦。
洋狀元, 請你別客氣。想吃什麼, 用什麼, 就請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們。咱們都是自己人, 犯不着客氣。(轉向大傻子) 大傻子, 你應該好好的侍奉洋狀元, 倘有半點差錯, 我就告訴老爺打斷你的骨頭!

大傻子

(姨太太一笑而下。洋狀元痛望着。)

洋狀元

My darling! My Sweet darling! 給我一個 Kiss (作撫抱狀) My darling (轉向

大傻子) Isn't she charming

大傻子

哈哈……洋狀元, 請你別和我們鄉下人說洋話罷。我們又不懂, 這實在糟蹋了我聽着只是『話拉滑拉』的!

洋狀元

大傻子

洋狀元

真是『對牛彈琴!』
你啦要彈琴? 我們這裏有胡琴?
別胡說八道的! 當着本狀元一點規矩沒有?
這還成體統? 替我放小心點!

大傻子 著！著！

（洋狀元取出一枝呂宋煙含在口裏，兩眼釘着大傻子，意欲命其燃火。）

洋狀元 你……你真是你媽的……你真是你媽的

傻東西！狀元要抽煙，你還不趕快拿火來你媽的真鈍！

大傻子 我並不知道你啦口裏含的是煙。我以為這

是你啦從外國帶來的黑甘蔗。（一邊說，一邊替洋狀元擦火。）

洋狀元 我叫你去幹的事情你幹好了沒？

大傻子 回狀元的話：我這清早起來就去了。當我進

門的時候，他們正在磨豆腐。我就把狀元的意思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們了，老太太氣極了，連忙說：『我猶如這個兒子死了！』一邊罵，一邊哭，真是傷心，真是可憐，把我亦引的哭起來了！唉！真是可憐？洋狀元？

洋狀元 我的『鬍子』說了什麼嗎？

大傻子 老太爺子麼？沒。他老沒開口。他老只專心專意的磨豆腐。

洋狀元 這兩個老東西真是可惡極了！我的『人』

已給他丟完了！我巴不得放把火燒掉他們那只店子！真是丟人！

大傻子 狀元不應該這樣狠心。他們總是你的父母！

小的這話本來不該說的！不過小的實在看不過眼！

洋狀元 放你媽的屁！你看不過眼？你是你媽的什麼

臭東西！

（楊百萬手中拿着一封信上）

百萬 洋狀元！洋狀元！你老又是為什麼生氣？（轉

向大傻子）大概又是你這傻傢伙得罪了洋狀元？混賬東西！早就對你說過：這屋裏什麼人都可以得罪；但千萬別得罪了洋狀元！你這不懂世故的東西，偏偏不聽老子的話！偏偏不替老子顧面子！滾出去！你替老子滾出去！老子有錢還雇不着人嗎？哼！

大傻子 （作哭泣狀）……老爺……老爺小的下

次決不敢就是這次亦不是小的故意生事；只因洋狀元老爺叫小的去……去放……

放火……

百 萬 放火上那兒放火！

大 傻 子 上狀元家裏，你想這放火是要遭天雷打的，

是傷陰德的，小的怎敢去幹？加之他們兩位

老人家很和氣，待我亦非常的好；我有時喝

了口上他們那兒去，不是茶就是酒，現在我

怎能幹這種忘恩負義的事？

百 萬 洋狀元，請你啦別氣。千看萬看着我臉上看，

你啦是遍遊天下的，當然不至把這點瑣事

存在心裏。不過，嘿，你叫大傻子去放火燒

死你的兩老，這事未免欠斟酌，他們無論那

樣不好，終是你的親生父母。

大 傻 子 對老爺！你啦這話對小的亦是這樣說！——

人總應該有天良！

百 萬 你這東西還在胡謔？還不趕快跪下向洋狀

元陪個『不是』？

大 傻 子 著！一邊跪下一邊說，洋狀元請莫怪小的。小

的年輕，不懂事，冒犯了狀元爺，請爺開恩，別

見怪，小的下次不敢現在小的替爺請安！

洋 狀 元

洋 狀 元

百萬同胞，這全是一點誤會。我並不是使他

去燒死我的兩老，我的原意是叫他去燒掉

他們的磨房？

百 萬

你爲什麼一定要燒掉他們的磨房？

因爲我嫌他們太丟我的人！你想，我現在

雖是一個堂堂皇皇的洋狀元，可是人家說

起來總說我是賣豆腐的兒子，所以我爲顧

全面子起見，我想放把火燒掉他們的磨房，

那知這蠢東西滿誤會了我的意思。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說那有兒子燒死親

生父母之理！原來是誤會，哈哈！

（仍跪在地下）下次決不敢老爺！

聽見沒！

大 傻 子

著！還跪着幹麼？還不替我滾出去！

洋狀元，命你起來！蠢東西！

著！（大傻子站着還是不敢移動。）

二一九

百 萬 還站着幹嗎？你？

大傻子 著著！

（大傻子下）

百 萬 哈哈，請你啦別生氣，洋狀元像他們這些小

人真是可憐又可嫌。請你啦別見怪罷。哈哈
哈哈。

洋狀元 我與他鬧氣未免太不值錢了。不過我不能

不給一點洋狀元的威風他看看，好教他以
後小心點！

百 萬 對對。這話很對。正如孔子所謂：『君子不重，

則不威，學則不固。』你啦是洋狀元，當然較
平常的君子更要威嚴一點！哈哈！

洋狀元 關於天不怕有什麼新聞麼？

百 萬 有的有的。不是狀元提及我忘了。天不怕
有一封信給我！你瞧！（將信示狀元）這幾

句話寫得多麼好……念道『我天不怕什
麼人都不怕，只怕你們家裏的那個洋狀元。
聽說他有一枝『自來電鎗。』這鎗能穿山
撒海。聽說他遊過天宮，到過地球的那邊的

那邊。你既然有這麼利害的一個洋狀元保

駕，那麼我天不怕只好從罷休了！哈哈，洋

狀元，你的威風真利害呀！你瞧天不怕果然

真不敢來了！你現在不僅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且是我們『楊家莊』的佛爺！此後我們
應該好好的孝敬你啦！洋狀元！

既然如此，當然本狀元亦用心保護你們。

洋狀元，我這家裏所有的，都是你的啦，可以
隨便使用，無論什麼——要金就金，要銀就

銀！倘若你啦不願意你的老太爺和老太太

在家裏磨豆腐，竟可以接他們上我這兒來
住，反正我後花園裏還有幾間空房子（轉

向內呼）來呀！大傻子！來呀！傻子！

（大傻子急上）

老爺！

大傻子！去，趕快去！到狀元家裏去接狀元的

老太太和老太爺來！

回老爺的話！他們一定不肯來的。

混賬東西！你還沒去，怎知道他們不肯來？你

百 萬 大傻子

百 萬 大傻子

百 萬 洋狀元

大傻子 著
去！是張天師麼？諸葛亮麼？還站着？還不趕快滾去！

（大傻子下）

百萬 狀元，你在想什麼？想什麼吃？想什麼用，都請

告訴我。我一定照辦。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洋狀元 你這是真心話麼？

百萬 當然有一點假心，就叫我天誅地滅！

洋狀元 既是如此，我倒問你要一件東西。

百萬 可以可以！什麼東西——金銀財寶總之，凡

我所有的，任你挑選！

洋狀元 金銀財寶，我都不要！

百萬 那麼你要什麼？

洋狀元 我要一個人。

百萬 要個人啊？對了，是大傻子？大概是因爲他服

侍你很週到，所以你想要他。可以可以——

這何消說，當然可以！哈哈……

洋狀元 我要的不是男人。

百萬 啊——那麼是女人（洋狀元點頭點）女

洋狀元 百萬

人倒稍微難一點。但不知狀元看中了外面那個姑娘，我一定想法做媒！

我要的是你家裏的女人。

哈哈，狀元，請你別和我開玩笑罷。難道你還不知道老生不德，膝下無子無女嗎？倘若我

命裏有一小女，老生一定將他許配給你。真是門楣生光，女兒配給像你這樣的洋狀元，

可惜我命裏沒有這種福氣！哈哈……

我並不是要你的女兒。你亦沒女兒。就是有

女兒，亦不能嫁給我。因爲咱們都是姓楊。

哈哈……對了……對了……我真是老

糊塗了！不是你提及，我幾乎忘了『同姓不

婚』的老例……哈哈……真是我越

老越糊塗了……不過你要的究竟是誰呢？

你們後面那位年輕的，漂亮亮的，二十來

歲的是誰？

啊？她是……是……是小……小妾小妾！

嘿嘿……今天的天氣算不壞……怎

麼大傻子這東西還沒回？

洋狀元
百 萬

你今年有多大年紀？
要到今年冬月才五十九歲。

你這麼大的年紀，討這麼年輕的老婆是不合乎我們洋規矩的，你知道麼？本狀元今年剛三十歲。

（衆鄉愚上。）

衆鄉愚

呀！洋狀元真利害！真利害！天不怕已經嚇走了！天不怕已經不敢來了！這都是洋狀元的力量！洋狀元，明天我們打算開祠堂公宴你，你能到麼？

洋狀元

（向丁）洋狗子呢？

鄉愚丁

回狀元的話：我今天一早就換了新衣，騎了驢，一心一意的到舅爺家裏去接那匹出過洋的狗子，那知牠早已死了！所以我白白跑了一趟？

洋狀元

死了？怎麼死的？

鄉愚丁

據我的舅爺說是因爲這匹狗到過一趟外國。染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國皮毛習氣，回到中國來還是一味的擺洋架子，叫牠看門牠

洋狀元
百 萬

不會看門，叫牠守夜牠不會守夜！我的舅爺氣極了，一鋤頭就把牠打死了！
唉！可惜！可惜！真真可惜！
倘若那匹狗沒死，拿來孝敬洋狀元倒是一件很好的禮物，可惜死了！唉！

（大傻子上）

大傻子

回老爺的話：狀元的老太太和老太爺子都來了。

百 萬

大傻子

把他們叫上來！
著！

楊父母

（大傻子引着楊父母上）

百萬爺這怎敢當，承你老人家這樣顧念我們兩老？

百 萬

不必客氣。就在我公館裏住下。後花園裏有幾間空房子。你的兒子不歡喜你們再磨豆腐了，就請你們別磨了罷。兒子既是中了洋狀元，做父母的亦應該享享福。現在就在我這兒住下罷。想吃什麼，用什麼，老實告訴我們。

楊父母

謝謝你啦的恩典，百萬爺。

百萬

用不着客氣。都是自己人，大傻子把他們帶到廚下去看看。趕快開飯來，我們肚子有點餓了。

大傻子

著！

（大傻子引着楊父母同下）

百萬

（向衆鄉愚）今天你們就在我這裏便飯罷，順便陪陪洋狀元。

鄉愚甲

這怎敢當？

鄉愚乙

謝謝大爺！

鄉愚丙

我正是有點餓了！

百萬

你們都是佔洋狀元的光，你們應該謝謝他？不然天不怕這會兒搶來了，看看你們吃什麼！

衆鄉愚

謝謝你啦，洋狀元！我替你啦請安！

（大傻子與楊父母端了菜飯上，衆鄉愚幫忙呈擺上。）

又是吃中國飯麼？

洋狀元

哈哈，對不住，就是這點對不住，沒『洋飯』

百萬

哈哈，對不住，就是這點對不住，沒『洋飯』

洋狀元

給你啦吃。倘在上海，北平這些大城裏，我一定聘兩個會作洋飯的廚子專門侍候你啦，無奈在我們這窮鄉僻隅，就是拿着萬金亦請不到一個能做洋飯的廚子。哈哈，這一點請洋狀元包涵。

百萬

不過我十多年沒拿過筷子，不知現在還會不會拿？

洋狀元

哈哈，這很容易。練習練習。老實說我討厭筷子，野蠻得很，用兩根竹子吃飯！

百萬

！！是野蠻得很。可是咱們已經野蠻了四千餘年了。哈哈！

大傻子

酒席擺好了。你啦請罷！

洋狀元

洋狀元，你們坐起罷？不成不成。本狀元決不能用這種野蠻東西吃飯，我非要我們的外國傢伙不可！大傻子，

來，你替我趕快找一把刀，一把叉，一個匙，一個小匙，來。還有一塊白布，外加一個大盤子。

聽清楚了沒？

聽清楚了沒？

大傻子

刀，又大匙小匙，外加一個大盤子！對了麼，你

洋狀元

還有一塊白布。

大傻子

白布白布！

（大傻子下）

百萬

咱們大家都請罷，怕菜涼了！洋狀元請上坐。你們就隨便坐。我自己坐這裏把壺。

（大家先後入了席，楊父在一旁侍候。大傻子

子拿着一套中國廚房裏慣用的刀（小菜

刀）又……上。洋狀元接來放在自己面前，

做出種種『吃洋飯』的怪樣。同席的諸鄉

愚只是兩眼呆望着。）

洋狀元

你們專門望着幹嗎？你們吃你們的？

百萬

請請！咱們大家敬洋狀元一杯！祝他多福多

壽，陞官發財，多多爲我們楊家莊上爭光，生

色這一次倘非佔狀元的恩典，我們早已被

天不怕搶的一踢糊塗了！

衆鄉愚

對對！大家請！

（大家一飲而盡。）

洋狀元

大家不必敬我！把壺交給我！我自己痛快些！我們外國人喝酒不像你們中國人扭扭捏捏的。我們要麼不喝，要喝起來一連就是三壺！

（說畢一連喝了數杯）完了！完了！這壺完

了！再拿兩壺來！（楊父順手又遞了兩壺給

他）洋狀元又是一連數杯。

噯呀，洋狀元真是『海量』！

你錯了！應該說『洋量』！

對對！『出過洋的量』！

吃點菜『解解』！洋狀元！這是青豆炒雞松。

味倒很不壞。請嚐一點，洋狀元。

這青豆炒雞松確是很好。我長的這麼大，這

是我第一次吃雞。

這是你第一次吃雞？

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這麼青的青豆。

炒這麼鬆的雞松。

（說的大家哈哈大笑，此時洋狀元已經醉

了，口裏只是呢唔呀唔的糊說一頓，如喝醉

了酒的外國水兵一般。楊百萬的姨太太

了酒的外國水兵一般。楊百萬的姨太太

上。

姨太太

洋狀元的老太太不知爲什麼哭着回家去了！她口口聲聲說她不能再活了！她不能眼巴巴看着這種怪樣子！我留她，亦留不住！請趕快把個人跟着她去罷！

楊父

呀！我的老老回去了麼？啊！可憐我的老老！我！我現在亦要回去！我決不願眼巴巴的看這奇形怪狀！百萬爺！謝謝你啦，對不住你啦，只恨我們兩老不該生出這種畜生來！（指着洋狀元）我……我把你這不怕天雷打的畜生啊！天天啊！

（楊父悽切氣忿的下。）

衆愚鄉

姨太太

洋狀元

衆鄉愚

洋狀元

百萬

……
可憐！
可憐！——這有什麼可憐？他們早就該滾的！
……

My darling, 我要跳舞了！來來，我要抱着你跳舞了。

呀！你趕快下後去。洋狀元喝醉了！

洋狀元

洋狀元

誰……誰喝……喝醉了！本狀元要跳舞了！站開……站開……本……本狀元要跳……跳舞了！

（姨太太正欲下時，洋狀元突然跑過去，緊緊的抱住她，作洋人跳舞。口裏大叫：My love, My darling. 不止。全場駭得祇是抓頭蹬腳。楊百萬雖想竭力將她倆拉開，但是那裏能够。所以全場是一齣活活的『走馬燈』）

百萬

強姦強姦洋狀元強姦洋狀元強姦打打伙計們打過去打過去的有賞。

衆鄉愚

大傻子

打打打……洋……洋狀元！

不好了！不好了！天不怕已經殺到咱們門口了！殺來了！已經殺到門口了！（忙跪在洋狀元面前哀求）洋狀元救我！洋狀元救我！

我這條狗命我是死不得的！我家裏只有一個老娘！你的你的自來電鎗呢？趕快趕快拿

出去放罷！狀元爺！你聽！你聽！聽來了！

進……進……進來了！噯呀！洋——洋——

……

洋狀元

洋狀元

第以姓

二二六

狀元。

(此時全場人物均跪下，大呼救命。惟姨太太轉身倒在洋狀元的懷中。)

洋狀元

My-my-d-a-r-l-i-n-g!

幕

第三幕

(布景)……與第一幕同時間——與第二幕相離一小時。開幕時楊父正在預備磨豆腐。楊母坐在一旁哭泣。半晌無聲。

楊父

老老，別哭了罷。身體要緊。唉！做人真是難；沒兒子的時候眼巴巴的望兒子；兒子小的時候，巴不得他趕快成人。唉，如今我們總算有了兒子！如今我們的兒子總算長成人了！

楊母

我把他沒天良的畜生，十月懷胎；朝朝暮暮的替他燒香拜佛！我這輩子算白白的了！算白白的了！還活着幹嗎？我還……我還有什麼想頭！我——我——我？

楊父

楊母

(楊母暈倒，楊父急抱住。)

老老！老老！咱倆一塊兒死！老老！老老！——老老！(放聲大哭)

我們還有什麼……什麼指望！還有什麼臉做人！老老！我……我不能活了！不！不能活了！

(楊母急忙跑到磨房拿着一根繩子就要

吊頸。楊父攔住。)

老老！你真要死麼？

我還有什麼可活的？

那麼我們一同死罷！

不讓我一個人死！

老老！老老！我們一同死罷！反正沒臉再活着！

唉！死罷！死——罷！

天啊！

(兩人相抱大哭。遲疑。決心。繩子剛套上頸。

天不怕！天不怕！體格長大，衣軍服，滿面鬚，

鬚，戴一副金絲眼鏡。)

天不怕！天不怕！不是開玩笑的！一吊上去，命就沒

天不怕

楊母

楊父

楊母

楊父

楊母

楊父

了！我想你們這多年紀應該知道？

（天不怕從楊父母手中取過繩子來。）

楊父母

天不怕

你們的吊頸還是開玩笑呢！還是有何冤屈？

楊父母

天不怕

嚇！怎麼不開口？——倘是有何冤屈，望照直

講來，我將代你們雪恨報仇；萬一你們吃飽了沒事幹，想拿尋死開開心，那麼亦用不着

吊頸——太麻煩——我這兒有現成的手

鎗（由袋內取出一把手鎗）容易得很，霹

靂一聲，你們兩條命一會兒就結果了！

（楊父母嚇得臉色灰白，戰戰兢兢的不自

主的跪下。）

楊父

大爺！大爺！請你做好事！做好事！……太爺！

天不怕

我生平最歡喜做好事，最好替人打抱不平，

但不知你們有什麼冤屈！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究竟有什麼冤屈？

楊父

假若你真願做好事，那麼請你霹靂一聲，把

天不怕

我們兩口子打死罷！

（驚訝）什麼！你叫我用鎗打死你倆？對不

對？這是我生平遇見的第一件奇事！如此看

來，你們兩老倒像有莫大的冤屈！請起來！請

起來！咱們細細的談一談！不要緊！不要緊！天

大的冤屈，我亦可以替你報復。

（天不怕將楊父母扶起來，他兩老的腳只

是不住的顫動。）

天不怕

別發抖。別怕。我對你們沒有壞意。請放心。因

為看見你們這是茶酒店，我特為進來喝酒

的，那知恰碰着你們在那兒上吊。你們是老

夫老妻麼？

楊父母

點點頭。（腳還是不住的顫動。牙齒似乎沙

沙的響。）

天不怕

你們是開豆腐茶酒店麼？

楊父母

（仍是點點頭）

天不怕

既是如此，你們為什麼要吊頸呢？

楊父

因為——因為……

天不怕

因為什麼？

楊父 因為我們不想活了！
天不怕 我明知道你們不想活才要吊頸，但我問的是你們爲什麼不想活懂嗎？

楊父 因爲——因爲我們不能活了！
天不怕 （顯不耐煩狀）噯，你這個老頭兒真麻煩！

楊母 『不能活了！不想活了！』說來說去總是這兩句，還是你（指楊母）說罷？
天不怕 大爺因爲我們實在沒臉再活着！

楊父 你們做賊被人捉住了麼？
天不怕 不，因爲我們有個不孝的兒子！

天不怕 哦！我知道了！大概是你的兒子做賊被人捉住了，所以你們做父母的，亦沒臉活了？對不對？
楊母 不！他沒做賊！可是……

楊父 唉！大爺本來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可是我現在不能不照直告訴你。你噯想想，大爺，我們倆老還有什麼臉活着從小把他養成人了！爲他辛苦了一輩子！天天指望他回來！那知他如今從外國回來了就不認我兩

老了！如今他中了什麼洋狀元就不認父母了！畜生！畜生！沒天良的畜生！（泣）喔……

楊母 （泣）請問大爺！我兩老還什麼臉再活着？
天不怕 喔……喔……喔……

天不怕 （神色陡變）哦！原來洋狀元就是你們的兒子？他躲在什麼地方去了？趕快把人交來，否則你們兩條狗命難逃！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楊父 知道！知道！你啲是……是大爺！
天不怕 我不是大爺！我是天不怕！我特來捉洋狀元的人！在什麼地方！趕快交出來！

（楊父母聽到『天不怕』三字，不知不覺的又跪下了。）
天……天大爺！我……我們實在不知……

知道……不……不……知道！天大爺！（冷酷的笑）哈哈！你們還騙我！我親眼看見他向這邊逃來了！本想開鎗擊他，無奈我

想活捉洋狀元！我要看看洋狀元的威風究竟如何！

（大傻子急上，但一見天不怕，忽想退。）

天不怕
（向大傻子）站住！

大傻子
著！

天不怕
你來幹嗎的？說實話！撒了半句謊，我准請你吃『定心丸』！

（天不怕用手鎗對着大傻子，駭得他連忙跪下。）

大傻子
我……我說……說實話！大爺！我是來找洋

狀元的！

天不怕
爲什麼要找洋狀元？

大傻子
因爲我們的老爺，太太被天不怕捉住了。洋

狀元是我們老爺的保鏢的！因爲他有一枝

什麼自來電鎗！聽說天不怕最怕這玩意兒！

大爺，這全是實話，請……請饒了我這條狗

命罷！我……我是不能死的！我家裏只有一位

老娘！

（遠遠的聽着人聲噪雜。片刻天不怕的部

下押着洋狀元，楊百萬及姨太太與衆鄉愚同上。）

大爺！全活捉來了！這個怪東西就是洋狀元！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洋狀元麼？仰得很！

據說你曾經上過天，下過地，能飛山走壁，現

在我倒要請教請教？

洋狀元！你的自來電鎗呢，趕快拿出來救我

們罷！

不錯，聽說你還有一枝自來電鎗，不才倒想

見識見識？

我被騙了！我被騙了！如今我纔知道我是被

騙了！

（命令部下）來！先把他的衣服剝下！這種

怪樣兒實在看不過眼！

著！

（天不怕的部下將洋狀元的洋服，洋鞋，洋

帽……一起脫下，並由衣袋內取出『自來

水筆。』）

（指着自來水筆）小心！這小玩意兒非常

利害利害！這是洋……洋狀元的『自來電鎗？』

天不怕 什麼？這就是洋狀元的自來電鎗？（冷笑）

哈哈！我真忍不住要笑了！哈哈！就只有你們這些傻東西信！這明明是一枝自來水筆。

大傻子 自來什麼筆？

天不怕 洋鬼子寫字的筆！知道嗎？真是一羣傻東西！就信以為真了！

（將自來水筆用力撇在地下）
衆鄉愚 咱們上當了！上當了！咱們上當了！

天不怕 可是要『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才好！

百 萬 可是天大爺，你啲亦上了他的當！

天不怕 我？

百 萬 你爲什麼寫一封信給我，說你最怕洋狀元？

天不怕 你……這不是上了他的當麼？

寫信給你誰寫信給你？

（楊百萬由袋內取信示天不怕。）

百 萬 這不是你寫的麼？足見上他當的，不僅是我們這些鄉下人！

天不怕

（閱信後，冷笑）哈哈！我天不怕雖是掛牌的土匪，何至寫出這別字連篇的信！哈哈！笑話！笑話！

百 萬

那麼這信究竟是誰寫的？

洋狀元

是我捏造的。

百 萬

我……把你這狼心狗肺的洋狀元，

天不怕

來！拿出去斃了！——但在鎗斃以前，你還有什麼話說麼，洋狀元？（冷笑）

洋狀元

唉！我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對你們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騙你們的！對你們一切的舉動，都是我假裝的，騙你們的！總之，我是一個大騙子！但是——列位，我終對你們說過一句實話，就是『我到過外國十三年』

這是真的！（彷彿要流淚）

還說什麼走罷！走罷！

（楊父母跪在地下，拉着天不怕的衣角，苦苦的哀求。）

楊 父

天大爺！天大爺！請你，可憐，請你可憐我們倆老，饒他這條狗命罷！天大爺，可憐我們倆老

只有這個兒子……

你倆別糊塗罷！這種『報應』兒子還要幹嗎！況且他還不認你們是他的父母！

對！他不是曾經逼得你倆老吊頸嗎？

天大爺，話雖如此，可是天大爺，他總是我倆老的兒子！他是我倆的血肉，我們怎能眼巴巴的看着他去死！

楊母

萬一你們要鎗斃他，請先斃我們倆老罷！先鎗斃我們倆老罷！……喔……喔……

（此時洋狀元突然跑過前去，一手抱住媽，一手拉住爸，放聲大哭。）

百萬

天不怕

大概天良發現了！

也罷，只要他的天良大發，看他的父母面上，饒了他這條狗命罷。可是像他這一樣個壞東西，總要懲罰他一下，才能使人心服。你們都是上了他的當的人，你們看看用什麼法則來懲罰他最好？

百萬

我主張明天開咱們楊家莊的祠堂來打他屁股的板！

天不怕

打屁股板倒很好，可是太麻煩。你們還有別的較簡便的法則麼？

鄉愚甲

我說最簡便的辦法是要洋狀元馬上跪下，恭恭敬敬向我們這些上了他的當的人，每人磕三個響頭！

鄉愚丁

三個頭？太便宜他了！太便宜他了！非要他向每人磕五十個響頭不可！

大傻子

照我這個傻子看來，磕響頭，打屁股板子，對待我們這些鄉下人倒是很好的處罰，可是拿來對待他們這些洋大人，好像有點不很相宜！

天不怕

大傻子

那麼你有更好的辦法麼？有的有的。我有個處罰他的辦法。這個辦法又好玩，又有一點點意思。

百萬

天不怕

大傻子

大傻子！你有話就趕快說，沒有就別亂開口！讓他說完。我說最好讓洋狀元再把他的那套怪衣服穿起來，帽子戴起來，扮着一個驢兒拉着，這一個大『磨』，讓他像驢兒似的在面前走着，

衆鄉愚

我們大夥兒在後面趕着。你們諸位看看這
個辦法好玩不好玩？有意思沒意思？
大傻子這個辦法好極了。行，行，咱們馬上就
行！
（大夥急急忙忙的將洋狀元裝扮起來，套

衆鄉愚

在磨圈裏，大傻子等拿着鞭兒在後面趕
着。）
驢！驢！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幕——

（原載北平晨報副刊）

一隻馬蜂

丁西林

劇中人：

吉老太太（年約五十餘歲，身材細小，體質強健，淡素服裝，非常的清潔。）

吉先生（吉老太太的兒子年約二十六七，強健，活潑，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

余小姐（年約二十五六，姿勢美麗，面目富有表情，服裝精緻。）

僕人

布景：

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後面牆壁中間，兩扇寬門。門之左邊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邊靠牆一書櫃，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左壁的裏邊，開一獨門，門之前為短門大窗，窗邊置寫字桌，上置文具。房之右壁，後半亦開一門，前半靠壁置書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懸字畫。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之右側置大椅。

（即安樂椅，）左側置可坐兩人之長椅，兩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腳下置高墊，手中報紙，落地上。

吉先生（將左門徐徐推開，見老太太睡臥椅上，輕

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覺，吉先生含笑問：）「睡着了沒有？」

老太太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先生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將報紙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現在什麼時候了？

吉先生（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了一眼。）三點一刻。

老太太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

吉先生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

老太太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

吉先生 好，現在就寫。（坐到寫字桌，從抽屜裏拿出

信紙信封，瓶裏倒了水，磨墨取筆，預備寫字。）怎樣寫法？

老太太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

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說，我一面寫吧。一定下星期二動身

麼？

老太太 喔，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

吉先生 （一面寫，一面唸，一面說。）……十九日起

程回南。（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十九，二

十二，二十一。（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

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問。）是不

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

四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寫。）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寫

老太太

一面口中作低聲的唸。）……鄧祥發家的

也可以。（問。）還有什麼？

吉先生

（自己想她的心思。）這幾天太陽已經很

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服拿

老太太

出來晒一晒。

（好，還有什麼？）

沒有什麼。（自言自語。）王媽回家，說過了

節，就回來，不知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繼續的寫信。）

余小姐，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

（先寫完了信，然後答話，再接着寫信封。）

老太太

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寫完了信

封。）好了，寫完了。

吉先生

（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寫完了麼？

老太太

（走至椅前，將這信送出。）你要不要看一

遍？

你唸一唸吧。

吉先生

（唸信。）

二妹覽

『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母親說。』

『這是寫的什麼？』

老太太

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繼續一句一句的

唸信。）『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二十一日到

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

家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這幾

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

裏的皮衣，拿出來晒一晒。王媽回家，說過了

節就回來，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沒有寫錯吧？

老太太

（笑）『喔，你們現在寫信，都是這樣寫麼？』

吉先生

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有一句，說

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

老太太

沒有。

吉先生

這下邊是我的事。（繼續唸信。）『這次母親

在京，一切都好。惟有兩件事，不大稱心：』

老太太

我有什麼事不稱心？

吉先生

（不答，繼續唸信。）『第一，她這次來京的

目的，本想勸她的兒子，趕緊討個媳婦，她可

早點抱個孫兒。方頭大耳，既肥且皙，嚶！不想

來京兩月，絕少成績，媳婦，毫無影響，孫子，渺

無消息。第二，她滿心滿意，想親上加親，把姊

妹改做親家，姪兒變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肯

之女，又剛愎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這幾日

來，口中不言，心中悶悶。不過那位表姪先生，

現已廣託親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動神，勤能

移山，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求一稱心

合意之老婆乎！故數月之內，定有良緣。將來

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

無情人都成眷屬之愛情也。』

說得對不對？不要生氣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

你們生氣！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對你講過，由

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愛怎麼說，就

怎麼說。

吉先生

（將信封好，貼了郵票，走至椅傍，一手放椅

背上，一手理她的頭髮。）『媽，你是一個特殊

的女人，你什麼事都是非常。你是一個非常
的良妻，一個非常的賢母。惟有這一件，你沒
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

老太太

把這件大衣掛起來。（吉將衣掛原處。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賢妻良母』配不上這四個字！（吉坐到原處。）你父親死的時候，你祇有八歲。雲兒祇有五歲。那個時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那時所有的產業，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說大話，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麼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麼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

吉先生

老太太

過話，現在可以拿起筆來，做文章，她們祇要說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什麼。現在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

吉先生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太太

我問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先生

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你就願意？

吉先生

（聳肩。）真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能够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那倒容易辦了。

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這樣的不同！那一個就請這個，託那個，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總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

吉先生

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因為我把他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要是我把他當做配眼鏡一樣，那麼你的孫子已經進了中學。

老太太

（覺得他沒有辦法。）倒一杯茶給我。（吉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麼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說的是誰麼？

吉先生

余小姐，不是你問過了她沒有？

老太太

（很慢的答。）沒有。

吉先生

爲甚麼不問她？

老太太

爲甚麼不問？（少頃。）我想今天問她，——

吉先生

好不好？（語時視吉。）很好，看護婦配醫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太太

（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僕人

（推開左門。）老太太，余小姐來了。

老太太

請她進來。（僕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寫字桌，整理筆硯，摺好了桌上報紙。）

僕人

（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

（帶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錢包，進來之後，一面與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吉先生

余小姐。（吉接過帽子，掛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勞你們等了。

老太太

沒有甚麼，請坐。（讓余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氣，我這兒坐好。

（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坐長椅上。）兩點半鐘就想來，忽然來了一個病人，要替他騰出一間房間來，忙了半天，還打算打電話，說不能來了，後來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無論怎樣忙，都要來陪老太太頑半天，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來，今天是因為我們快

要回南，想請你來，我們好當面向你道謝。這一次實在勞苦了你。其先是我們吉先生，住了兩個星期，都是你招呼，後來又是我自己，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氣，那是我們的職務。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

老太太 胃口不強，我一向就是這樣。那一次到北京來，因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點辛苦，所以覺得不大舒服，實在沒有什麼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怎樣的乾淨。我總是不想去。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覺不好，非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我被他說不過了，方纔住到醫院去。我出來的時候，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

吉先生 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不相信看護婦的。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我是因為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 沒有甚麼，你現不但相信她們，並且喜歡她

們。

余小姐 我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說我們的壞話。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我常時同其餘的同事說了頑，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連生病也不會生……

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們第一就不肯聽醫生的話，要這樣要那樣，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你對她們說，教她們不要吃東西，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菓，一回兒想教家裏送點鷄湯。你想，要教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喔，說也是無用，她們那裏肯講理？

吉先生 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因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其次就要算病人。好笑得很，遇到一種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時

吉先生 候，他還要你陪他談天。（看了吉一眼。）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討厭。要是個男人，還沒
有甚麼，假若是個女人，那怕恐簡直沒有辦
法。

老太太 不過我終是不相信，其餘的人，能够同你一
樣。縱然有你這樣的能幹，也一定不會這樣
的和善，這樣的體貼。

僕人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一盤，盤中置茶壺，茶
杯，糖碟等物。）

余小姐 （老太太欲倒茶。）老太太請坐，讓我自己
來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謝謝你。（吉倒了一杯茶送余。）
余小姐 （受吉之茶。）謝謝。（欲代吉倒茶。）

吉先生 謝謝，我不喝茶。

余小姐 （一面喝茶。）老太太爲什麼不在北京多
住幾天？有吉小姐在家，難道還不放心麼？

老太太 她到甚麼都能够，不過我這次離家已經很
久。我本是因爲吉先生病了，所以來看看。

余小姐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幹。

老太太 甚麼叫能幹，不過一個女孩子應該知道的
事，我不容她們不知道。

余小姐 不過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樣的能幹，恐怕不
容易。

吉先生 做能幹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
那麼的天熱，回到家，祇有兩個星期，兩個星
期一過，就一個趕到鄉裏去種田，一個趕到
廚房去燒飯。

老太太 （笑。）我是一個很頑固的人——我現在
也有了年紀，也不怕人笑話——我以爲一
個人多知道一點事，一定不會有壞處。我不
相信，一個女人會做了飯，就不會做文章。
不錯，不過困難的不是會做了飯的女人，不
會做文章，是會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會做
飯。

余小姐 吉小姐會到北京來麼？我很想認識她，我想
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和氣，可愛。

老太太 她旁的沒有甚麼好處，不過還直爽。就是我
嫌她有點新的習氣。

余小姐（高興。）我想我們一定會變做好朋友，她來的時候，老太太一定要教她寫信給我。

老太太（向吉。）你有她的照片沒有？

吉先生（憶起。）喔，吉先生信裏說老太太要我一張照片，我今天帶來了。（走向小桌。）

余小姐（不解。）我沒有說要照片。（向吉。）我幾時……

老太太（不解。）我沒有說要照片。（向吉。）我幾時……

吉先生（裝不聽見，由錢包裏取出一張小照片。）這一張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後有了好的時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給老太太。）

余小姐（看照片。）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老太太（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講究會說話的，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你應該說，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

吉先生（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着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

老太太（看照片。）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吉先生（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講究會說話的，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你應該說，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

余小姐（看照片。）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總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對余看了一看。）

我是說的老實話。

老太太（你們還坐一會兒纔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個好看的照片框子。（吉帶照片由左門走出，兩人不語者片刻，老太太對余注視，余不知所語，取了一塊糖食之。）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

（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着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

（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着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

（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着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

（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着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

過好幾次，他都不把他當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子女的婚姻，本來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祇好由他們自己去。（嘆了一口氣，略頓。）我有一個表姪。（余轉了一轉身子，恢復了自然的呼吸。）你大概也認識他，他到醫院看過我。他雖然祇看見過你幾次，但是因為他時常聽見我說你怎樣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說了好多次，託我說媒，我都沒有提過。因為我自己兒子的事，我都不管，我那裏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過他說，他一來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開口，二來就是想對你說，也沒有個好的機會。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學的是醫道，現在預備自己掛牌行醫。他的脾氣很好，也是一點壞的嗜好都沒有——喔，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腐敗的老太婆，說媒的事，是你們現在最不歡喜的。要是這樣，我請你不要生氣。

（如夢初覺。）我很感謝老太太的好意，那

老太太

有生氣的道理？

他還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個回信。我想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樣的一件事，你如要細想一想，你回來寫封信告訴我，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略頓。）你的意思怎麼樣？你有什么話，儘可對我說；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

余小姐

（思索了一會，打定了主意。）我想我們年青的人，一點經驗沒有，什麼事都全靠年紀大一點的人到處指點教導。老太太的意思怎麼樣？

老太太

喔，這是你自己的事，總得你自己做主。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覺得很好，那自然不會有錯。

老太太

那我就說你很願意？

余小姐

不過我想總得寫一封信回去，問問父母的意思。

老太太

不錯，不錯，自然應該這樣。那你就寫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裏回信之後，再說吧。

余小姐 我想單由我寫信去，還不十分妥當。

老太太 那有什麼不好？

余小姐 可以不可以請吉先生寫一封詳細的信，把

老太太的意思告訴家裏，我再另外寫一封信，一齊寄去？

老太太 不錯，不錯，應該這樣。回來我對吉先生說一

說，教他寫起一封信來，寫好了，我教一個人送給你。你說好不好？

余小姐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太太 我們還是坐一會，還是就到公園去？

余小姐 老太太意思怎麼樣？

老太太 我們就去好不好？我教他們去請吉先生去。

（走去壓電鈴）

余小姐 我借你們的電話用一用。

老太太 在那邊院子裏，你知道。（余由右門出，僕人

由左門入。）你去請吉先生，就說我們現在到公園去了。（僕人由左門出，老太太坐回

原處，如有所思。）

吉先生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照片，裝好了框子，進

來之後，將照片放在書架上，看了一看，移動

一回。）余小姐那兒去了？

（沉思中）打電話去了。

（坐到小椅上，取了一塊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隨便的問。）你的媒做得怎麼樣，問了

她沒有？

問過了。

她怎麼樣講？（將糖送至嘴邊。）

她很願意。

（將糖由嘴邊拿回。）她很願意？她說很願

意麼？她怎樣說？

她沒有說什麼。

她沒有說什麼，你怎樣知道她很願意？

這用不着說的。

喔，不錯，這一類的事是用不着說明的，是不

是同天氣一樣，祇要看看氣色就知道了。（老太太對他嚴厲的看了一看。）那麼，已

經定了？

她還要寫封信回去，問問她的父母，要等：

吉先生 問問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塊糖投入口中。）

老太太 你笑什麼？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不是？我聽了很歡喜。

吉先生 沒有的事！我聽了也很歡喜！（又拿了一塊放進嘴去。）她說什麼時候寫信沒有？

老太太 她要請你替她寫。

吉先生 要我替她寫這真奇怪。我又不是她的親兄弟，親叔伯，她爲甚麼要請我替她寫信，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

老太太 你看了奇怪麼？我看了一點也不奇怪。

吉先生 爲甚麼不奇怪？

老太太 因爲——因爲你還沒有認出她。她是一個大戶人家出來的女孩子，知道甚麼是應說的，甚麼是不應說的。她知道害羞。

吉先生 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一塊糖放進嘴去。）

老太太 怎麼你向來不吃糖的人，今天愛吃起糖來了？

吉先生 今天的糖特別有味兒！（高興，跳起。）你們

老太太 現在就到公園去麼？等余小姐打完了電話。

吉先生 （想了一想。）你不換一件衣服？

老太太 不過是到公園去坐一坐，誰再去換衣服？

吉先生 可是天氣很涼，不換也應該加一件——在那裏，我替你去拿，好不好？

老太太 我自己去，你不知道。（吉開右門讓老太太

走出，將門關好，走到書架，取照片在手，細細的審看，將照片放回，在房裏走了兩轉。余由右門入。）

吉先生 電話打通沒有？

余小姐 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內，兩人對看了一眼。）

吉先生 （將長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後面去換一換衣服，教請你在這裏等一會，請坐。

余小姐 （由女人的直覺，知將有有趣的談判發生，爲準備抵禦起見，先摸了一摸頭髮，理了一理裙子，選了長椅離小椅遠的一邊坐了。吉坐小椅上。）老太太真是一個很可佩服的

人，那麼大年紀，穿的衣服比年青的小姐們還要講究。

吉先生

一個甚麼都可以不講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講究。

余小姐

爲什麼？

吉先生

因爲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一個人人生在世，所有的一切物質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會給他的。所以一個人對於社會，應當盡量的報答。

余小姐

那與穿衣服有關係麼？

吉先生

關係大得很！因爲報答社會，有種種不同的方法。有職業的。藉他的職業，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當兵的可以替我們殺人，做律師的可以替我們打官司，做醫生的可以替我們治病。不過還有一種人——就像我們——既無職業，又無技能，最少也應該着幾件好看的衣服，纔不至走到人家面前，教人家看了難過。

余小姐

（笑）哈，我明白了。愈無用的人，愈應該穿

吉先生

好看的衣服，對不對？

對，不過有用的人，也不應該着不好看的衣服。社會上沒有一種職業，我們可以承認他有不顧裝束的專利，一個人，自生至死，也沒有一個時期，我們可以承認他無須修飾的特權。假若一個女人，因爲他已經結了婚，就不管她頭髮的高低，因爲她生了兒子，就不管她袖子的長短，或是一個男人，因爲他能够諂得幾句詩詞歌賦，就不洗清他的面孔，因爲他能够畫得幾筆山水草蟲，就不剃光他的下巴，拉直了他的襪筒，那都是社會的罪人。

余小姐

這樣講，恐怕我們都是社會的罪人。

吉先生

你喔（欲言而止）

余小姐

我怎麼樣？

吉先生

你兩個月以前，你冤枉說我發燒的時候，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麼？

余小姐

我冤枉說你發燒？

吉先生

自然是冤枉。什麼溫度三十九，脈跳一百多，

那都是你造的謠言，——是的，完全是謠言。——不過我很感激你，假使沒有你的謠言，我如何能够住到兩個星期呢？那兩個星期，那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兩個星期（嘆）噯，無論怎樣，不會再有的。

余小姐（回想到那時的景況）是的，也不知說了多少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愛說話的病人。

吉先生 是的，那都是些極真誠，極平常，極正當的話。爲甚麼平常我們不能講？爲甚麼要男人裝了病，方纔可以講？爲甚麼女人聽了，一定要冤枉說他發燒？要是現在我說你眼睛生得怎樣的動人，嘴唇怎樣的可愛，你會裝做沒有聽見，把我的額角摸一摸，枕頭擠一擠，說一聲：『現在歇一會兒吧。』你說話說得太多？

余小姐 社會真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這一類的話，有甚麼說不得？爲甚麼現在不能說？因爲——因爲你現在不發燒？

吉先生 你怎麼知道我不發燒？我一年到頭，沒有一

天不發燒。你要不相信，你現在替我試一試。（伸手放在長椅邊上，余從長椅那一邊，先理了一理裙子，然後用右手把脈，同時看左手上的腕錶，約數秒鐘無語。）我病的時候，說了很多的話，是不是？（余點頭）說了些甚麼？

余小姐（余將手縮回）你說中國是一個可憐的社會，男人尤其可憐。除了賭錢，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人的一點意情。所以你一個星期要打一次牌，一個月要裝一次病。

吉先生 對呀！這像生病的人講的話麼？——發燒不發燒。

余小姐（猶豫）七十七次。

吉先生 可見得是說謊。

余小姐 爲什麼？

吉先生 因爲你就沒有數！

余小姐 喔，一個人可以隨便說謊麼？

吉先生 自然不能『隨便』。不過我們處在這個不

自然的社會裏面，不應該問的話，人家要問，我們不能講，所以只有說謊的一個方法，可以以把許多醜事遮蓋起來。

余小姐 我們從小就知道，說謊是不道德的。

吉先生 道德是沒有標準的，隨時代隨個人而變的東西，平常『所謂』道德，不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迷信，就是這班人對於那班人的偏見。

余小姐 這樣說，世界上沒有善惡好壞的標準了？

吉先生 世界上祇有醜的習慣是壞習慣，醜的行爲是惡行爲。

余小姐 所以什麼謊都可以說，祇要說得好聽。做賊，賭錢，都可以做，祇要做得好？

吉先生 一點都不錯。不過世界上美神經發達的人很少。做賊同賭錢的時候，大半都是不大十分雅觀。說謊說得好的人很多，不過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小姐 我向來不說謊，你說我說謊，你有什麼證據？

吉先生 對呀！所以佩服你的緣故，就是因爲拿不出

證據來。不過一個人說謊說太多了，總有一天，轉不過灣來，要露出馬腳。

余小姐 我從來不歡喜說謊。

吉先生 好吧，白說是沒有用的。我問你一件事。

余小姐 什麼事？

吉先生 老太太替你做媒沒有？

余小姐 （着急）你不應該問這句話。

吉先生 爲甚麼不應該？

余小姐 因爲這一類的話連自己的父兄都不應該問，朋友更加不應該。

吉先生 喔，新文化！新文化！不過你知道不知道？一個

人的婚事，從前是父母專制，現在因爲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用不着父母去問。（吉先生的意見，以爲婚姻的事如其不要人幫忙，則已，如要幫忙，父母應該是最重要的，現在所以不要他們過問，一則因爲他們專制，一則也因爲他們不能幫忙。這一層似乎還沒有人見到，所以附帶聲明。）但是現在的婚姻是朋友專制，要想結婚，非靠朋友幫

忙不可，所以你說朋友不應該過問，是完全錯誤。

余小姐 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先生 （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對你說，請坐。（兩人同復坐下。）我不在這裏的時候，老太太同你講了很多的話，是不是？

余小姐 是的。

吉先生 她說到我不想結婚的話沒有？

余小姐 說了很多。

吉先生 你知道，我不想結婚。

余小姐 爲甚麼不想結婚。

吉先生 因爲一個人最寶貴的是美神經，一個人一結了婚，他的美神經就遲鈍了。

余小姐 這樣說，還是不結婚的好。

吉先生 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小姐 陪你做甚麼？

吉先生 陪我不結婚。（走至余前，伸出兩手。）陪我

不要結婚？

余小姐 （爲他兩目的誠意與愛情所動。）可以。（以

手與之。）

吉先生 給我一個證據。

余小姐 你要什麼證據！

吉先生 你讓我抱一抱！（釋其手，作欲抱狀。）

余小姐 （走開。）等你再生病的時候。

吉先生 不過我的母親告訴我，說你已經答應了做

她的姪媳婦，那怎樣辦？

余小姐 （得意。）那沒有甚麼，我的父母不願意我

嫁給醫生！

吉先生 對，我知道，我們是天生的說謊一對！（趁其

不防，雙手抱之。）

余小姐 （失聲大喊。）喔！（老太太由右門僕人由

左門同時驚慌入。吉已釋手。）

老太太 什麼事，什麼事！（余以手掩面，面紅不知所

言。）

吉先生 （走至余前，將余手取下，視其面。）什麼地

方刺了你沒有？

老太太 什麼事？什麼一回事？

一隻馬蜂

余小姐

(呼了一口深氣) 喔，一隻馬蜂 (以目謝吉)

二四八

幕

(一隻馬蜂商務版)

冷飯

谷劍塵

時間 現代
地點 上海
人物

謝洛英
沈佩玲
葉少卿
布景

上海城裏普通人家沒有天井的一上一下房子。正當午飯之後，洛英方在近桌的那一隻方凳上洗碗筷。她年約三十左右，面貌清秀，衣服並不分華麗，卻甚整潔；使人一見可以知道她是勤於家務的婦人。

沈佩玲是分居在樓上的婦人。年約二十三、四，美豐姿，喜時髦，愛妝飾，活潑中帶點妖冶，伶俐中帶點驕傲；確是傾向墮落路上跑去的少奶。正是秋天已過，中秋節去，她穿上時式鮮豔華絲葛的衫

冷飯

褲，白絲襪，繡花緞鞋。她緩緩走來，伸伸懶腰，立定半晌，對洛英冷笑，這一笑含着多量輕視的意思。

洛英（覺着背後有人，回過頭去講話）是你嗎？

佩玲是我。昨天晚上，一點半鐘才回來，今天真懶得好睡。

洛英你剛起身嗎？

佩玲怎麼不是剛起身！可是昨天在大世界玩得寫意，今天還覺得腰酸，一直睡到十二點鐘，娘姨鬧着燒中飯，就睡不着了。

洛英你們一去總有好些人吧？

佩玲也沒有多少人。張家的三小姐，李家的七妹，洪興里的蘭姑娘——還有三小姐的表兄聽說在洋行裏做生意的王先生，一起五個人（有意逼她）你是正經人，近來別說上游戲場，就是小麻雀也不來了。七妹所以很怪着你。

洛英 她怪我什麼？

佩玲 她說你瞧不起她。

洛英 我並不瞧不起她。

佩玲 這幾天她邀你打麻雀，你老是回絕她，說沒有工夫，三遭兩次是這樣——不肯跟她在在一起，不是看不起她是什麼？

洛英 我有我的事情，她要怪我可見得她的多心了。

佩玲 她還叫我問你，爲什麼又做出一本正經的様子給她看？

洛英 （把碗筷整放在桌上）我也不是一本正經的待她。

佩玲 你中飯吃過了嗎？（隨便問一句）

洛英 剛吃過？

佩玲 我昨天睡得遲，今天倒覺得有點不舒服，飯也吃不下——葉嫂嫂，你真會吃苦，爲什麼不自己舒服一點呢？

洛英 你又跟我說笑話了。你說我不會舒服，究竟是什麼意思？

佩玲 （指碗筷）這些麻煩事情還得自己動手。

洛英

佩玲

洛英

洛英 （笑笑）請問我不動手，誰替我做？

佩玲 我明白了，你們將來要金子造屋，銀子砌牆呢！

洛英 你又取笑我了。我們又不發什麼洋財。

佩玲 （走近洛英，把她的左手拿起瞧瞧，笑了一笑。）

洛英 （不懂她的意思）什麼？

佩玲 有人說你的手比面孔要老得多了，真是的。

洛英 我整天到晚要料理家務，我的手自然比不得吃寫意飯的。

佩玲 你爲什麼不講究寫意些——情願給丈夫當丫頭？

洛英 可是女人不懂得治家，也太不成樣子了！

佩玲 （反）真不成樣子了。不過我說這話是有來歷的。我從前也跟你一樣正派。

洛英 現在？

佩玲 現在我看做出做妻子的祕訣了？

洛英 什麼是做妻子的祕訣？

佩玲 三年以前我也是跟你差不多的老實人，把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家，比性命還要看得重——

洛英

佩玲

洛英

——那時我們也不雇娘姨，煮飯洗碗都是我親手做的，有人說我怎樣賢德，我現在想想，反覺得可笑了，你想賢德兩個字，說得響亮些，不過把我們做妻子的好花般的時光糟蹋了，跟女人自己祇有害處。況且我們女人一有人說賢德，就要給男人看輕，男人在外頭混混，也決不記得家裏也有年紀差不多的太太，所以吃虧還是在女人身上。

洛英（不做聲）

佩玲 我們最要緊的就是不要做丈夫的忘記了自己妻子的年紀。

洛英 難道我們替丈夫管治家裏的事情，會把自己的年紀管老嗎？

佩玲 你不信——你瞧你自己的手就知道了。

洛英 我有點不明白。

佩玲（心細）我知道我們這種人不會給賢德的女人相信的。第一，我這張嘴，反反覆覆，儘說些不干正事的廢話。

洛英 我沒有說你。

佩玲（口尖）說我也不要緊。況且我們的交情也不算壞。

洛英 這是你誤會了！

佩玲（有機可乘）我知道你很講交情，你一定很相信我——今天打牌，你湊一腳好嗎？

洛英 我……我……我……

佩玲 你不要推托了，爽快些吧！

洛英 打一次牌輸一次，實在輸得有點不放心了！

佩玲（笑笑）就是輸點錢也用不着這樣膽小。你將來手法熟了，還怕不能翻本？

洛英（擔心的說）不瞞你講，這兩個月當中，輸得要算頂利害，你一定是不信的。

佩玲 我們進出都很有有限。況且你又不是輸不起錢的人，何必這樣擔心。

洛英 你不知道的。

佩玲 葉先生是外國銀行的寫字，做大奶奶的也該闊一點。

洛英（不以爲然）大奶奶？

佩玲 葉先生的進款很好，你可瞞別人，瞞不了我。

洛英 他每月不過六十幾兩銀子的進款，你是知道的——就是我瞞你，也沒有用處。

佩玲 正正經經說：今天你願意不願意打牌？

洛英 對不起得很——我早對你講過了。

佩玲 輸錢翻本？你不去翻本，誰來還你？

洛英 （擔心）我這幾個月真太荒唐了，現在心亂得很！

佩玲 （沒有聽明白）你說誰荒唐？

洛英 （有愧於心）把許多錢，瞞着他，糊裏糊塗化完了，這筆賬我怎麼交法？

佩玲 妻子把丈夫口袋裏的錢用去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這你真得太瞧不起自己了。

洛英 （愁）我告訴你，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佩玲 （打斷她話施展口才）我懂！我懂！他汗血換來的錢，被我無名無目的用掉了，不是對不起他嗎？

佩玲 葉先生脾氣很好，你們夫妻之中又是很和睦的，多用幾個錢，怕什麼！男人家爲了幾個錢，跟妻子拼命，總是說不過去的。你到底沒有做過

虧心的事，輸幾個錢，何必怕得這種樣子。

洛英 （煩惱）我很對不起她們，請你給我講聲好話，我實在有說不出的心事，不能不拒絕她們邀我打牌。

佩玲 （明知失望，卻存心要挾）哈哈！你真是不够交情，我這樣跟你說了，差不多不過沒有跪下來，叫我怎樣對她們說？她們單曉得我們同住在一起，特別要好一點，她們邀不到，我可以邀得到，所以今天託我再來邀你。既然如此，我也不必跟你講廢話了。（有心嚇她，冷笑幾聲）

葉嫂嫂！你真是一位厚道的女人，賢德的妻子，你一辈子在家裏不鬧笑話，就好了！

洛英 （剛說到心上事，因她說話尖刻，不免微愠）我也不見得有什麼把柄落在你手裏（不是自信，只是壯膽）你們也不能怎麼樣！

佩玲 （霎時翻臉）你……你不留我面子，我許有對不起你的地方。（走）從今往後，大家不認識，不招呼，不見面，不講話！（停）你說什麼把柄要落在我的手裏，我決不輕輕放過你……

佩玲

洛英

佩玲

洛英 (倒有點着急) 玲妹玲妹!

佩玲 不用多講了!

洛英 (到底忠厚,急得要哭,一時恨恨,破口而出)

都……是你……引誘……我,騙我去賭錢……

佩玲 (停住) 上海地方,這算不了什麼!不過你說

我誘騙你,這句話倒要問過明白。我看我自己

還不像十分壞的壞女人,上海頭等闊人家的

小姐也還相信我;你今天講這話未免太豈有

此理了!

(怒) 你不用辯護自己短處……

洛英 你是沒有短處的。

佩玲 你把清白規矩的人弄得拖泥帶水……

洛英 也要你自認清白的女人自己願意。

佩玲 我當初以為你是好人。

洛英 你現在把我看得這樣壞,還有什麼用處?

佩玲 我祇悔我一時糊塗,會上你的當,受你的欺詐

……瞞着他,把他的積蓄都用完了!

佩玲 不錯!你當初叫我守着秘密,不要給葉先生知

道,今天你這樣發脾氣,我倒要跟葉先生評一

冷飯

評理,看他說是誰的不是。我不瞞半絲兒告訴

他,叫他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那個時候,你想

在家裏等得住。府上還能風平浪靜,過些安穩

日子,才顯得你的真本事了! (乾笑) 葉嫂嫂!

你真犯不着這種樣子。

(動容) 唉——

況且你還有兩隻戒子押在我這裏,我要在葉

先生面前說穿,你更加不能過好日子了。(看

是心善,其實惡極) 可是我決不這樣壞法,我

為着過去的交情,決不使你在男人面前為難

——老實說,你我都是女人,我不忍心這樣胡

做。

你不肯胡做嗎?

洛英 (走近笑笑,可知她是假與決裂) 你想我的

脾氣可笑不可笑?怎麼一回兒把話說錯了!你

見怪嗎?

洛英 (垂頭) 我怪我自己。

你千萬別動肝火,你這件事情鬧得不算小,葉

先生是一身儉樸的人,他知道了,一定難收拾

的。男人家的脾氣我比你知道得多，他們待女人要好的時候，好到說不出的地步，可是一見女人家稍爲有點委曲他，他便不肯放過了。我們先生就是這種脾氣，幸而我會調度，不怕他怎樣。

洛英（坐在一旁，也覺氣平）你不告訴他了嗎？

佩玲 我不過跟你說句笑話罷了，我告訴他，於我有好處嗎？

洛英 自然於你沒有好處，不過我……

佩玲 你怎麼？

洛英 不過我覺得打麻雀拉腳像你這種樣子也是少見的。

佩玲（這種地方含笑，方始見她能幹）葉嫂，我早給你說過，我向來是給人家取笑的人——我也計較不了什麼。在別人看起來，以爲我這女人臉厚，其實還是忠厚的地方，你不相信嗎？

（做一個狐媚的身段）

洛英（婉然）我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偷偷地賭錢，把他積蓄的汗血錢化完，千萬要守秘密。假如

被他知道了，你想我還能做人嗎？無論怎樣說法，妻子用丈夫幾個錢，算不得什麼，我用在這種不正當的事情上頭，終究對不起他。

佩玲 我……我答應你守秘密，我雖然不能說有良心，我決不願意爲了小小一件事，上頭，抓破了面皮，告訴葉先生，叫你們的家庭不安。

洛英 唉——不知還有翻身的日子沒有？

佩玲 所以不怕你輸怕了，今天還來拉你去打牌。

洛英 這時候我心裏亂得很！

佩玲 你不想翻本嗎？

洛英（看她無用之人）我想翻本，就是不能全數贏回來，能得到了半數，對我們先生的地方，還可以交待得下，可是很難的事，怎樣辦得到呢？

佩玲 這個你犯不着擔心，我雖然不够交情，也得幫你的忙。

洛英（信她一片真心）不過我不該瞞他，瞞他到底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佩玲 你想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告訴他嗎？

洛英 我……我想告訴他。

佩玲 你自己親口告訴他嗎？

洛英 我親口告訴他。

佩玲 你還是將來告訴他，還是今天告訴他。

洛英 你想今天告訴他好嗎？

佩玲 (故意替她擔心) 今天告訴他，這不免太早了，況且你又是老實人，說話說得不妥當，反而

使他更起疑心了。你告訴他無非要叫自己良心無愧，可是你這樣老實不客氣，連彎都不轉一個的對他講，你自己的錯處如何能遮蓋過去。這還不算，還要叫你們葉先生爲了這事生氣，夫妻之間反了臉，你爲的要使良心無愧，見着這種情形，你的良心未必可以無愧了，你應該好好想個法子，你要想個告訴了使他不生氣，不鬧脾氣的法子。

洛英 (全無辦法) 今天不對他說明，作新他過一天要查看銀行裏的存款，那更難對付了。

佩玲 葉先生時常盤問你嗎？

洛英 那可沒有！

佩玲

既然沒有時常盤問的事情，你益發可以放心——葉先生總不見得好像已得着你用空他的存款消息，向來不來盤問的，如今忽然來盤問你了。

洛英 玲妹的意思，叫我不要先就告訴他吧？

佩玲 你不妨先探聽他的口氣，可是你決不會那麼樣幹的。

洛英 (自己承認) 我不會！

那末，你現在還是不提起這件事的好，省得鬧翻了，面子上不好看。反正這件事祇有你我兩個人知道，沒有第三個人。你不告訴他，我也不告訴他，他十年百年還是蒙在鼓裏，這麼長久的日子當中，你就可以舒舒服服設法子來彌補。你依舊做出沒有這事的樣子跟我們在一起，將來作新打牌可以翻點本，彩票中個頭獎，買的交易所股票也漲了價了。到了這個時候，你恐怕要不認識我們了。

洛英 (昏) 發財？

佩玲 我們女人不該發財嗎？

洛英 (傷心) 但是你不曉得我在彩票上頭已經化了不少錢了。

佩玲 多少?

洛英 (淒涼) 一共用去一百五十幾塊錢,連小獎都沒有得過。

佩玲 唔——這一點點有什麼稀奇,我買彩票用掉的比你要好好加上一倍呢。

洛英 我自然不能跟你比的。

佩玲 你不是還有五十幾股股票嗎?

洛英 (傷心) 有的。

佩玲 模範物品交易所的股票這幾天行情俏得很,聽說十二塊半一股的,現在已經漲到十九塊了,我昨天因為要錢用,賣掉了十股。

洛英 模範交易所的股票自然靠得住,不過我祇買了十幾股,上個月早賣掉了。

佩玲 還有其餘的呢?

洛英 (嘆氣) 其餘的呢都是倒掉的公司,一個錢也不值了!

佩玲 (假意表個同情) 唉——葉嫂嫂的運氣也

太壞了。前天三小姐說:你臉上有條紋生得很不好,應該破點財,將來你交了別的運是了不得的。三小姐的父親是考究相術的,這話一定不假吧!

洛英 我向來不相信這種東西。

佩玲 我很相信她的話,上月她給我看了一个相,準極了。她說我『幫夫運』很好,上月我們先生從漢口販『黑飯』到上海,賺了千把塊錢,不是給她猜着了嗎?

洛英 這種買賣是很危險的?

佩玲 也沒有什麼危險。(得意) 在長江船上做事,情誰不靠這注生意! 談了半天,把正經事忘了,我勸你還是照常跟我們打牌去吧。(走)

洛英 我不瞞你說——我沒有錢!

佩玲 那不要緊! (立定) 我給你想法子。我去換換衣服,再去拉兩位姊妹來。(進去了)

洛英 (自言自語) 這件事究竟怎麼辦? 自己做了

虧心事,過後想想,總覺太不上算——不過照她所說的話,不能說全沒道理,假如我一味不

理她們，她們慣會與波作浪，把我們兩個人的愛情破壞了，難說的。（低首）其實不要她們來破壞，我自己已經破壞了！（想念一番）倒不如順水推舟，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吧！丈夫辛辛苦苦積下來的錢……（突被敲門聲驚醒問）誰？

（門外的聲音房錢——收房錢的！）

（低聲自言）收房錢的來了！（無法可想，祇得敷衍）過一天來收吧！今天先生不在家，沒有預備！

（那門外的人嘴裏噤哩咕嚕了一陣走了。）

（洛英立起身沉思半晌。）

洛英 我怎麼弄得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付房租的錢一個也沒有備，怎麼好呢？（心口自問）我真對不起少卿！（佩玲換好了衣服，下樓來了。）

佩玲 剛才打門的是誰？不是有人來招呼去打牌嗎？

洛英 （無心意）收房租的。

佩玲 收房租的不錯！我真糊塗了，我們的房租還沒有給你。（頓）九塊六角！葉嫂嫂！上回在李小

洛英

姐家打牌，你短我五塊錢，我就在房錢上扣了，還要付給你四塊六角。（開門出去，一路聽她雇車的聲音）

（默然半晌）……弄到這步田地是想不到，叫我怎樣對付收房租的……我想還是老實實告訴了少卿……我們兩人的愛情並不算壞，也許他聽了一番話，因我一時之差，可憐我，不致使我為難……我一定自己告訴——我今天就告訴他——不說，多嘴一天，多增一天罪孽。佩玲的話那可相信……唉！我的一生完了，不知如何會這樣糊塗，做這樣荒唐的事情！一個人想發財為的是什麼？我是上了發財的當了！

（這時她的丈夫少卿剛推進門來，他年近四十左右，衣服樸素，面貌和善，我們但看了他額上眉梢，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忠厚規矩的人。他穿一件湖縐長衫，大袖紗褂，登着革履，並無鬚子，不像政客。）

（今天他回家來不知如何與往昔大不相同：

他好像精神上受過很大的刺激，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縐着眉頭，甚是穩重，又好像有很大的事情剛剛經過。

（他進門來，第一件事是放下帶來的紙包，第二是看了洛英一眼，這都是平日的規矩。但今天少了向洛英一眼，可以知道他有心事。）

洛英（問）回來了？

少卿（坐下）回來了！

洛英（不懂）怎麼你回來得這樣早？

少卿（眉頭的表情）心裏不很舒服。

洛英你病了嗎？

少卿沒有。不過我心裏氣得很！

洛英什麼事？（走去打開紙包，裏面是兩只罐子）

怎麼你中飯還沒有吃過？

少卿（嘆了一口氣）此刻受了氣，吃不下飯！

洛英許是你胃口不好，吃不下冷飯，我給你換熱的。

少卿（拒絕）不必。我吃了十幾年冷飯，不覺得什麼，今天難道會真吃不下？你用不着費心了，我

是不願意吃，讓我等一等。

洛英

（完全莫明其妙，走近）等一等？可是你又不是病了，爲什麼連飯都吃不下呢？——你剛才說受了氣，是受誰的氣？

少卿

我告訴你，你一定要替我難過的！

洛英

你在什麼地方受了人家的氣？

少卿

銀行裏。

洛英

銀行裏鬧什麼事嗎？

少卿

在他們說起來，一定說我火氣大。

洛英

不錯。你向來很和平的，誰說你火氣大？

少卿

他們跟我一樣是中國人，可是向來連中國人

都不認識的，所以會說我對付外國人火氣太大，不用說了。可是我爲中國人爭人格，不能不

跟他們爭理，自己的同胞，還不能幫幫忙，這種

丟臉是從來沒有的——我氣極了！

洛英

你們行裏外國人跟你發脾氣嗎？

少卿

是的。我已經做了十五個年頭的夥計了，照理

不應該這樣看待我，多少總要替我留點面子，

況且在單子上開錯了一筆款子，並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們自己寫錯的。

洛英 你應該跟他們講明白。
少卿 我是對他們講的。可是他們眼睛裏那有中國人！

洛英 他們又把中國人當什麼東西看待？
少卿 他們罵我們中國人是全沒腦子的東西，難怪

國家要弄得這樣糟……是他們自己做錯的事，推在中國人身上不算，還要侮辱我們國家，我自然格外要跟他們分辯。

洛英 還有許多中國人他們反不開口嗎？
少卿 所以我心裏更氣。他們真是生成洋奴的性子了！外國人這樣不够人格，本可一笑了之，可以不睬他們也可以不理他們，自己中國人對中國人生成這種習氣，非但不幫着講理，反對我

說了許多冷話，叫我怎樣看得過去呢？常言道：『冷飯好吃，冷話難當，』難道他們看低自己的人格，我也是忍氣吞聲，讓外國人來欺侮，我也沒有人格嗎？所以我就跑了！
洛英 你告假沒有？
少卿 告什麼假！我想爽爽快快的脫離。

洛英 脫離也好……不過

少卿 不過怎樣？你以為不應這樣做法，是不是？

洛英 這倒沒有。不過你現在每月有六十幾兩銀子

少卿 一月的進款了。

少卿 我曉得你也會說這話的，可是一個人還是人

格要緊金錢要緊？

洛英 自然人格也要緊。

少卿 我祇要你不反對我的辦法就行了。

洛英 我不反對你。況且你做了十五年的朋友了。不

是極受不下，極委曲，不致弄到脫離的。

少卿 我現在就寫封辭職信去。

洛英 現在就寫嗎？

少卿 好！（隨手在桌上拿出紙筆）當然現在就寫！

洛英 也好！

少卿 好！（一面寫，一面向洛英）常言道『人家簪下

過，怕你不低頭，』如今我可以自由了。十幾年

勤儉刻苦，不能說全沒結果。

洛英 你以後尋什麼事做呢？

少卿 我想回蘇州去！

洛英 你從前不是說過到鄉下去開書坊嗎？

少卿 是的。（一路寫）我已經有了計劃了！

洛英 那你幾時動身？

少卿 反正上海沒有什麼棄不了的事情，我們打算

就搬回去。明天我先去走一趟，把房子先看定了。

洛英 回蘇州去也好，不過你去開書坊已經有了股

子嗎？

少卿 我們自己沒有錢嗎？

洛英 （楞住）自己有錢……

少卿 洛英，我向來沒有盤問過你。我現在算算，也差不多要兩千多了。

洛英 （神思不屬）兩……千……多嗎？

少卿 你神色有點不大對。

洛英 （強自鎮定）喔——沒有！

少卿 銀行裏的存摺請你拿出來查查賬！

洛英 （支吾）大概——有這許多數目……你用

不着查了！

少卿 這都是我十幾年節省下來的，也真不容易。家

裏開銷省，要沒有你幫助我，怕我也沒有這種

結果，所以這兩千塊存款，一半是我的心血，一

半也是你肯給我省儉，自己肯耐苦。我不知應

該怎樣謝你？

洛英 （不懂）這……也不必的！

少卿 假使你也像樓上那位少奶奶一樣，恐怕我們

做一百年生意也不能有這種結果吧。

洛英 喔——她喜歡闊，她的先生進款好……

少卿 有人告訴我：說她最喜歡賭錢，凡是賭錢的東

西，沒一樁不會——一個男人娶了這種女人

做老婆，可真沒有辦法的了。

洛英 （勉強對付）你何必說別人。

少卿 還有一層，跟她住在一起，也着實不放心，她丈

夫在長江船上做事，一個月難得回幾次家，每

次也不過過一個夜，她在外邊很有些不正派，

你知道嗎？

洛英 這個我不知道！

少卿 這位奶奶可了不得的。她還自己忘了自己是

女人，常常進出交易所，不知幹什麼？她還喜歡

買彩票，那天她倒給換字紙的差不多有一大
婆，你想這種女人要得要不得？

洛英 自然是要不得的……

少卿 當初我很替你擔心……

洛英 什麼？

因為怕你被她的引誘——上海住家也真難，
比如我們不分租出去，兩個人住一宅房子就
嫌太大，租了出去，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了，又
不能預先曉得——從前我們姓何的親戚有
位小姐也是受了房客的引誘，弄得見不得父
母。本來我打聽着了消息，想叫他們退租，後來
我一轉念，就不提了。一個人要好在自己，你是
有見識的，比不得尋常，我知道不會受她的引
誘，自信可以放心得下。

洛英 (以前的樣子) 所以我很感激你——不過

你……不應該看別的女子這樣壞法!

少卿 (冷笑) 難道女人做這種荒唐的事是應該
的嗎?

洛英 (無話可答) 喔——那自然是不應該的。(好

冷飯

半天) 我聽了你這番話，我好像是瘋了！(因
爲少卿所提之事，都與她本人有關，因之字字
沉痛) 我們兩個人怕不能長久了!

少卿 (擱筆) 你說些什麼?

洛英 (醒來掩護) 我不知道。不過我不願意你說

女人說得這樣壞法……

少卿 你叫我不說嗎?

洛英 (顫聲) 是的。假如你所說的話……你自

己的……妻子都……犯着了，你怎麼對付

你的妻子?

少卿 (驚) 你會說這種話，你真瘋了!

洛英 你恨她嗎?

少卿 可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洛英 少卿，假使你的妻子也做這種荒唐的事情……

少卿 (不懂) 什麼?

洛英 假使你說玲妹的壞處，我……全犯了……

少卿 (莊嚴) 我們這樣快樂的家庭，不願意有這
種不名譽的事情發現!

洛英 你一定不願意嗎?

二六一

少卿 這種事情可以破壞夫婦的愛情，家庭的幸福，我自然不願意他發現。

洛英 可是玲妹到現在還是好好兒的，她們先生並不因為她做這種事情不喜歡她……一個人的愛情也是要緊的。假使我做跟她一樣的事情，你連愛情都不要了嗎？愛情也要緊，名譽也要緊！

洛英 (自恨失足) 男人待女人都是如此嗎？

少卿 這不是男子的錯誤！

洛英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真可憐！

(向少卿) 難道你們男人都不能原諒別人嗎？

少卿 (爽) 那能原諒！

洛英 那我真要發瘋了！我想……我們如何……

少卿 (不解) 你今天真是瘋了！你說話的分寸都沒有了！(勸慰) 剛才所說的於你並沒關係，不過是說句空話罷了，你何必怕我們男人手段太辣呢？況且你是我很相信的人——很賢德的妻子——大家同過患難，共過甘苦，你決

不會犯這種毛病，我又何至拿這種辣手段待你呢！

洛英 (沒精打采) 啊！

少卿 明天我同你到蘇州看房子去好嗎？

洛英 (想) 恐怕我沒有福氣回蘇州去了！

少卿 (爲難) 你心裏不快活嗎？你這樣胡思亂想是不行的。你爲什麼要這樣想開去？

洛英 我很對不起你。

少卿 沒有這句話！(站起，信已寫好，走向房內)

洛英 (着急) 你——你去幹什麼？

少卿 (停着) 我去到房裏瞧瞧存款的箱子。

洛英 (好像瘋了似的) 不要！不要！

少卿 (回來) 你不要我去，我祇好不去。

洛英 (侷促不安) 你(句)是(句)相(句)信(句)我的。

少卿 自然信你。所以你不讓我瞧，我就不去了！

洛英 你千萬不要疑心我……

少卿 我們兩個人不比尋常的夫妻，彼此的情性素來相同。你給我料理家務，這樣儉樸，又沒半點

嗜好我在外面做事情，早出晚歸，多少的放心。我們從結婚到現在，從來沒有紅過一次臉。到了今天，我反會疑你嗎？

洛英 我……不告訴你，你心裏一定不安……

少卿 （誤會，實是眞愛情）你又說到小孩子身上去了。從結婚到現在，雖然沒有養過一個孩子，可是我們心還是一樣的。

洛英 （搖頭）不是這個！

少卿 難道你看出我的弱點——有待錯你的地方嗎？

洛英 不是的！還是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我今天不能不告訴你……我不告訴你，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少卿 （十分詫異）什麼事情？

洛英 （哭）我告訴你——可是你仍舊要愛我的……

少卿 （十分不懂）愛你？我真不懂你的意思！你爲什麼哭了？

洛英 這件事我不應該瞞你，所以……

少卿 你向來沒有瞞過我？洛英，你有什麼心事明說

好了。

洛英 假使玲妹的壞處，我全犯了？

少卿 唔！

洛英 假使你妻子也做這種荒唐事情……

少卿 你向來沒有嗜好的。

洛英 （一遍拭泪）我說的是真心話，我瞞住你幹過不少壞事……

少卿 （隨口）樓上那位寶貝的壞事你全做嗎？

洛英 做過……

少卿 你也到交易所做買賣嗎？

洛英 是的。

少卿 你也喜歡買彩票嗎？

洛英 是的。

少卿 你也喜歡賭錢嗎？

洛英 這幾件事我偷偷做過了！

少卿 （也不相信）我當初以爲你是一位賢德的太太，原來你也會幹這種事情？我還說別人的妻子怎樣壞法，未免太可笑了。

洛英 （哭音）我……我……的人格今……天宜

告破產了！

少卿

（雖然很不滿意，也是無可如何）好了！閒話也不用多說了！我問你，你用錢多不多？

洛英

（直說）把你的積蓄全化完了！

少卿

（突然一驚）你把……我十五年的積蓄化完了嗎！

洛英

是的。我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幹這種對不起良心的事情。我那有臉再見你，再跟你說話？（長嘆一聲）唉！該死！該死！我怎麼會這樣糊塗！

——一個人走錯了一步路，那能原諒！少卿這種

沒有天良的妻子，你是不要的了！（往外就走）鑰匙在房內抽屜裏。我們再見！

（喚住）你要上那兒去？

少卿

我不好意思再在這兒了！

洛英

（祇有冷笑來安慰自己）完了！完了！這一個美滿的家庭也有這樣下場了！（向洛英）我倒要問問你，你在這兒闖了這樣大的禍，你還

想上那兒去？

洛英

我不上那兒去。我在上海也沒有可走的路，可

是我還有一條路可走！

少卿

（有點急）那是不可以的！

洛英

少卿！現在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了！你請以後千萬別提你曾經娶過沒有良心的妻子……

少卿

我是不會的！（上前拉住她手）你要這樣，太胡鬧了！你雖然把我十五年的積蓄化掉了，我們不能商量善後嗎？

洛英

請你讓我走吧！

少卿

我不能親眼見我自己的妻子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去，不去救她……洛英你是明白的……（於是洛英想要掙扎出去，少卿卻用力拉住，不肯放手。兩人立了些時候，他們重新坐下。洛英低頭嗚咽着。）

英低頭嗚咽着。）

少卿

你雖然瞞住我幹了這種事，我想也不致全用完了，多少總有點存下。

洛英

一個錢（句）也沒有了！

少卿

（不信）我一生心血竟至這種結果嗎？

洛英

你現在弄到這種地步，都是我害你的，還是讓我離開此地……

少卿 你離開此地於我有好處嗎？

洛英 於你有好處。

少卿 於我並無好處。比方你真離開了此地，或者離

開了這個世界，你毀掉的名譽，用去的金錢，依舊是不能回來的了。我們兩人不能說全沒愛情，現在夫妻之間的愛情並無損害。

洛英 我想多少要損害我們的愛情？

少卿 （一點不怒）錢是身外之物，完了就算了，我

犯不着難過，我決不爲了幾個錢，責備你，跟別的男子一樣。況且你是一時走錯了路，上了人家的當，心地本是好的。你何必看重金錢，看輕愛情。

洛英 （知道風浪過去）我悔之晚矣！

少卿 再過十五年我們又有這許多錢了，也用不着怎樣灰心。洛英，總算我們以前並無該過錢好了。

洛英 可是再過十五年我們也快老了！（頓）現在你又在銀行跟外國人鬧了意見，辭職了，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少卿 不要緊，信還沒有寄出。

洛英 你想重新回行去嗎？

少卿 重新回去！

洛英 你願意這樣犧牲嗎？

少卿 我願意爲自己的妻子犧牲一切……保留妻子的名譽，維持我們的愛情，比什麼都要重要。

（撕信）

洛英 現在你可以瞧我沒有良心的妻子害丈夫的成績了！（說着進去，不一回，端了一只小皮箱出來開了鎖，把箱子裏的東西倒出來，裏面盡是些彩票和廢掉的股票）這就是你沒有良心的妻子的成績！（不覺哭出）

少卿 （不覺墮泪）這是氣運使然，也不必說他了！

洛英 （滿面悲愁，低首不言）

少卿 現在我要回行去了……還來得及！

洛英 你不吃飯嗎？

少卿 不吃了！

洛英 你這樣待我，將來叫我怎樣報答呢？

少卿 這是丈夫應盡的責任。做丈夫的有維持自己

妻子名譽的責任！我們晚上見吧！

（少卿剛待動身，一手已開了門，佩玲忽然擠了進來，彼此不言語，少卿儘自走了。）

（洛英見丈夫走了，見這誘惑之神進來了，引起她的傷心，倒在桌上哭了起來。）

（佩玲見了這副神氣，實在莫明其妙，可是她自以爲自己能幹，猜定他們是夫妻相罵。）

（冷笑）哼！哼！天下男人沒有一個是好的，看得自己妻子那在心上。做丈夫的一出自己家

洛英

裏的門，那魂兒就半天飛了，差不多把妻子忘得干干淨淨，一回家，要收心了，好像犯人進了囚籠一般，自己恨着自己，便出氣在自己妻子身上，把妻子不當人看待！真是豈有此理！真是豈有此理！（走近）葉嫂，你別哭了！天下做丈夫的都是如此的！

（不回答，格外悲傷，哭得利害）

——幕下——

（原載劍塵獨幕劇集新亞版）

抗爭

鄭伯奇

人物：

林逸塵（二十三歲）

黃克歐（二十八歲）

沈小鶯（十七歲，咖啡店侍女）

阿招（十九歲，同）

阿巧（十九歲，同）

客甲，乙，丙，丁。

外兵A，B，C。

咖啡店主人。

羣衆（不登場）

巡捕（不登場）

時間：

早夜一九二七年夏。

地點：

上海市內的一座小咖啡店。

佈景：

抗爭

舞臺面爲咖啡店內的廣廳。

舞臺深處有玻璃窗及開放之正門。前面左方有

櫃台，台傍另有小門可以出外。

桌子三五張，椅子十數把。電燈初明，表示早夜光

景。

幕開時，客甲，乙對坐飲酒，阿巧，阿招倚桌而立，對

客談笑。沈小鶯獨立櫃台前，俯首拜指。主人高坐

櫃台後閱報。

客甲 阿巧，這幾天可曾看電影去？

阿巧 那裏能够去呢？這裏只有我和阿招兩個人

忙得要死，一點兒空閒都沒得呀。

客乙 你們不是又添了一位麼？怎麼還是這樣忙？

阿巧（目示小鶯）她麼？再不要提，她只曉得裝

樣子，一點也不合我們一道兒，什麼事還都

要我們兩個去做呢。

客乙 這也難怪。她才來呀，你們將就點就好了。

客甲 她叫什麼名字？

阿招 她叫小鶯，我們叫他鶯鶯二小姐呢。

客甲 (調笑) 她要是鶯鶯，你可肯做紅娘麼？

阿招 (假怒) 李先生總不規矩，拿人開心。討厭得來。

阿巧 李先生，你別胡想。小鶯原來是做官人家的姑娘，不比我們容易受人欺負。

客乙 怪不得她怪醜醜的，原來是大家的閨秀。

阿招 (笑) 唉呀，了不得，王先生也想作張生了嗎？

(林黃由正門登場，至左前方桌前坐下。阿招，阿巧相視而笑，故意不動。沈小鶯無法，乃遲遲至林黃前。)

沈小鶯 (低聲) 兩位先生要什麼？

黃克歐 喂，小林，你要什麼，人家在問你哩。

林逸塵 問你呢，偏你忙。(視單) 冰淇淋……香蕉……檸檬……朱古力……汽水……橙汁……啤酒……還是吃冰淇淋吧。

黃克歐 好，就拿兩個冰淇淋來吧。

阿招

客乙

阿巧

黃克歐

沈小鶯

沈小鶯 (至櫃台旁，小聲) 冰淇淋兩個。

主人 (不快) 我也曉得是冰淇淋兩個，倒底是什麼冰淇淋呢？香蕉麼？檸檬麼？你也得問個明白！

黃克歐 (大聲) 檸檬吧，檸檬吧。

沈小鶯 (小聲) 冰淇淋兩個，檸檬。

主人 照呀，還得客人教給你哩！

林逸塵 (向黃抱怨) 你總是性急，人家還沒有來問，你就趕着講了。

黃克歐 (笑) 你願意她再來麼？

林逸塵 胡說！她來又怎樣。

客乙 怪可憐的，她還不大懂得規矩。

客甲 阿招，發個慈悲，幫她招呼招呼點吧。

阿招 (冷笑) 女人家只要面子好一點，噯，大家都要心痛死了。

客乙 阿招，還沒有吃大菜，先喝起西洋醬油來了。

阿招 阿招，不要理他，他沒有正經話的。

阿巧 (阿招，阿巧同至櫃台前，主人將冰淇淋兩

阿招

客乙

阿巧

黃克歐

沈小鶯

杯放於台上，阿招趨前搶去，放入盤內，持至林黃處。

阿招 黃先生來了，今天是兩位一道。

黃克歐 沒法子，又被他拖來了。

阿招 這位先生貴姓？從前不曾多見過。

黃克歐 從前當然多見不到。一個禮拜以前，他還不

在中國呢。

阿招 黃先生講笑話哩，可是真的。

黃克歐 自然是真的。不信你去問他看。

林逸塵 在外國住慣了，咖啡店也成了生活的需要

了。可是前一兩年，我在上海，還沒有看見過

女子招待呢。

黃克歐 這也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一個現象罷。

林逸塵 昨天阿于講的話怕是真的。剛才那位確實

不像此中人。

黃克歐 阿于的話，我從前也有所聞，不過不像你這

樣熱心，沒有打聽過罷了。你問問阿招便曉

得了。

阿招 什麼事情？

黃克歐 剛纔招呼我們的那一位，不大在行。

阿招 你說的是鴛鴦小姐麼？在這裏，還要擺小

姐的架子，怎麼會在行呢。

黃克歐 她來了好久了？

阿招 來了五六天了，和我們連多餘的話都不講

的。

林逸塵 真可憐！這樣做下去，主人也不喜歡，小賬也

得不到，她真要苦死了。

黃克歐 頂好你們分班做事，要公道點。

阿招 讓給她的生意，她都做不好，怪不得別人呀。

林逸塵 （向黃）你問問她，真是沈劍雲的小姐麼？

阿招 這倒不曉得。只聽說她的阿爹從前在上海

辦過報，還做過幾任官。

黃克歐 那麼一定是了。沈劍雲本是安徽名士，辛

亥前，來上海做過申江民報的主筆，鼓吹革

命，很有點聲名。革命的時候，曾做過南京政

府的祕書。帝制時代，去日本亡了幾年命，袁

世凱倒了，他才回來，做過一兩任小官，以後

就沒消息了。

阿招 黃先生很熟悉人家的家事；倒好像報館的先生呢。

林逸塵 他的家怎麼會在松江呢？

黃克歐 這有什麼希奇？他來上海，大約不過像你我

這樣年紀，後來也許朋友介紹，和一位松江

女子結了婚，大約因此便在松江落業了。

林逸塵 這倒也說不定。

阿招 黃先生從來老實，這回對於阿鶯卻熱心起

來了。

黃克歐 （微笑，搖首）我倒不熱心，熱心的另自有

人呢。

阿招 可是這位林先生？

黃克歐 不是他，還有誰呢？

阿招 可是真的？

林逸塵 別聽他瞎說。

黃克歐 阿招你很聰明，還做個好人罷；你去找小鶯

來。他現在心裏正不自在，你再問問他，他會

老羞成怒哩！

林逸塵 （微慍）胡說！胡說！

阿招 別的事都可以，阿鶯我卻使不動呀。

客丙 （客丙，丁自正門入，據甲乙之隣桌而坐，阿招去與阿巧趨前招待。）

客丙 這地方倒很清爽。

客丁 此地房間雖小，佈置倒很好，招待又周到，確

是上海灘上有數的。

阿巧 兩位要什麼？

客丙 拿兩瓶汽水來。

阿巧 （向櫃台）汽水兩瓶。

客丙 早曉得這裏，我也不到加利咖啡店去了。今

天真倒霉，珈琲沒有吃成，幾乎吃了外國火

腿。

客丁 我告訴你，外國鬼子多的地方去不得，你偏

不聽，險些兒吃了虧。我們倒還好，那店子的

損失一定不小呀。

客丙 洋鬼子見了自己人，倒很客氣，可是在中國

人的面前，一點道理也不講。

客丁 對你有什麼道理講。要講道理，也不派什麼

軍艦，飛機，機關槍來中國了。你還不知道麼，

客 丙 今天報上登載滬西什麼地方的女人被幾個英國水兵強姦得幾乎死了。算了，算了。不要再講這些掃興的話了。這裏倒很安靜，我們坐坐談談，早點回家去休息吧。

阿 招 兩位先生看見洋兵打架麼？

客 丙 是呀。豈止看見，幾乎挨打。

阿 招 隔壁雅園，聽說，昨晚被他們把盤子，酒杯，花瓶摔了滿地，巡捕來勸，還挨了一頓飽打呢。

客 丁 你們這裏不來吧？

阿 招 今午上來過兩三個人，還算客氣。

（丙，丁相顧默然，阿巧持杯及汽水瓶，置杯於丙，丁面前，開瓶注水。）

客 丁 這位大姐很熟的，那裏見過面？

阿 巧 先生常來這裏麼？

客 丁 我想起來了，你以前不是在樂園當過招待麼？

阿 巧 是的。做過兩個月……唉呀，對不住，袖子弄濕了。

客 丙 不要緊。不要緊。

（阿巧取布來，為丙揩衣袖。阿巧自去，阿招隨之。此時林，黃吃冰淇淋，林則時時傾耳，丙丁談話。）

林逸塵 他們在講外兵常常騷擾，你聽見麼？

黃克歐 我有什麼不知道。在上海，這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中國人不爭氣，自尋恥辱，怪不得別人！

林逸塵 老黃，不知怎麼，我今天不痛快得很。

黃克歐 ……

林逸塵 上海真無聊得很，我實在不能再住了。

黃克歐 你上那兒去？上漢口去還是回家。

林逸塵 老黃，不是講笑話，你看她可以做得下去麼？

黃克歐 你說誰？可是沈小鶯……幹得下去也好，幹不下去也好，你我管不了這些。

林逸塵 （黯然）據你說，她本是書香人家的子女，

這種忍辱獻媚的生活，她如何受得住？

（正色）什麼書香人家，不書香人家。你要曉得，資本主義最初的犧牲，就是這種封建

制度的殘骸。尤其是中國，是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征服的，這種結果，更覺悲慘。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挾着傾山倒海一般的勢力侵入中國，連我們自己，什麼時代被這潮流淹沒，都說不定，那裏還有工夫管他人的閒事情呢？

林逸塵

話雖這樣說，但是她的父親從前也是爲革命出了力的，那料想他的子女還要受這種屈辱。

黃克歐

林逸塵

唉！難道這也是革命的罪過麼？你今天專和我反對，我不和你談了。

黃克歐

笑話，我又何必和你作對。實在告訴你，歸國後這幾年，我把什麼都看穿了。這一次革命的變化，尤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的什麼努力，什麼運動，都打不翻進化的自然程序，而將來的社會潮流，一定要把我們一捲而送歸於無何有之鄉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才是最不重要的腳色。從前我也很妄想，現在我卻明白了。活着一天，我便吃

一天，玩一天，在那半醉半醒的朦朧鄉裏，創造出些幻想的快樂，聊以自慰。你聽了又要說我頹廢，但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譬如對於那位密司沈，在你或者還有一種戀愛的感情。我卻不然，連對於異性的興會都沒有了。

（林黃談話時，阿招對阿巧附耳密語，視林及沈而笑。阿巧作怨阿招狀，乃由櫃台取畫報一冊，授意於沈，使其持至林黃處。）

沈小鶯

黃克歐

先生要看報麼？謝謝你，請給他吧。

林逸塵

沈小鶯

這是畫報。中國也有了這種玩意兒麼？是的。

黃克歐

沈小鶯

聽說姑娘是松江人，是的麼？是的。

黃克歐

沈小鶯

松江有位沈劍雲先生，姑娘可知道？是我的父親。

黃克歐

原來是沈劍雲先生的小姐。（半獨語）劍雲先生是一代名士，卻不料身後零落一至

於此。

林逸塵 現在革命潮流，發揚到這步田地，女同胞們，從軍的從軍，從政的從政，沈女士卻在這裏受這種折磨，這真是傷心的事，唉！

沈小鶯 先生……

黃克歐 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沈小鶯 只有母親和弟弟。

黃克歐 家中的生活，可是全靠姑娘來維持麼？

沈小鶯 是的。家中原來少許有點田產，年年打仗，佃戶誰也不肯納租。雖然有些零星積蓄，避了幾回難，也用完了。沒法子，現在全憑母親和我作工來度生活的。

黃克歐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本不應該這樣尋根究底，問你的身世；因為這位林先生對你很有情，所以問問，林先生是一位文學家，也許把你的身世描寫出來呢。

沈小鶯 謝謝先生。但是發表出來，恐怕不妥。

林逸塵 請你放心。我愛惜……不，我對於女士同情，我決不能把你的身世寫出來，供無聊的人

們作開心的材料的。我要想代沈女士一般不遇的人們，向社會責問的。

沈小鶯 先生寫出來的時候，讓我來讀讀。

黃克歐 （調笑）他是個詩人，也許寫成詩呢，你能讀麼？

沈小鶯 父親在時，常常教我做詩，可惜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不過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個詩會，我也加入的。

林逸塵 我今天卻要飲酒了，克歐，你肯陪我痛飲一場嗎？

黃克歐 好，我們就痛飲一場罷。沈姑娘，請你去拿一瓶啤酒，一瓶汽水來。杯子要拿三個。

沈小鶯 是。

（沈去。外兵 A, B, C 昂然直入，阿招，阿巧趨迎。）

（客丙，丁相顧失色，同時走至櫃台前付賬。）

主人 汽水兩瓶，大洋四角。

（丙如數付錢，與丁相率悄然退場。）

外兵 A 哈哈，我的姑娘們，我們又來了。

外兵 B 這幾位姑娘們，倒很漂亮。

外兵 C 姑娘們，來看我們照了這麼多的美人相片。

阿招 (搶看) 唉呀，真好看。

主人 (作不耐煩狀) 這批鬼東西，又來了。

阿巧 大人們要什麼呢？

外兵 B 就要你哩，可愛的孩子。

(外兵向侍女調戲，吵鬧不休。)

客甲 喂，走吧。

客乙 好。

客甲 喂，算賬。多少錢？

主人 阿招，給客人算賬。

阿招 啤酒兩瓶，一塊兩角。

(客甲付錢。)

阿招 謝謝，明早來啊。

阿巧 王先生李先生去啦。

客甲 明朝會。

客乙 再會。

(客甲，乙自正門下，阿招，阿巧送至門口。)

外兵 C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外兵 A 這些東西，敢欺負我們！來呀！

(A 擲桌上花瓶於地，B，C 拍手狂叫。)

阿招 來了，來了。

阿巧 唉呀，兇得來！

(二人趨至外兵前撫慰，復相互調笑。)

林逸塵 我真看不過眼了。

黃克歐 這樣的事，你都看不過眼，那麼黃浦灘上的飛機，吳淞口內的駁艦，你又看得過眼麼？

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偶爾在街上散步，看見一條馬路口，站了五六個徒手的外國兵，還有一兩個非洲的黑人在內。他們看見過來的黃包車上坐的女子，一個一個都要摸摸臉，搦搦奶頭。有些年紀輕臉皮嫩的小姑娘，簡直嚇得眼淚花撲撲地亂滾。我當時看見了，就恨不得痛痛地打他們兩拳。我一個入衆寡不敵，想了想，也就算了。但是氣得我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

這種事情，我也曾親眼見過。當時我真覺得非常悲觀。我想至少爲保護各人的家庭安

林逸塵

黃克歐

寧，也應該想個辦法，不能平白地叫外國人這樣糟蹋。再不然，上海不少秘密團體，也應該有一種結合，專對外國無禮的兵士，打報這種不平。然而什麼都沒有！中國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妻女姊妹受人的無禮，都不敢過問，男兒的意氣一點也沒有了。

還有什麼意氣不意氣呢！上海灘上的人，受洋大人的統治，五六十年的什麼氣都受慣了。就是這次戒嚴的時候，街上來往的男男女女，那一個不是教外兵和巡捕搜身摸腰的。婦女們被欺負的更厲害。試問誰說過一個不字。從前美國獨立戰事，全憑各地方的民衆，自己武裝起來，和英兵對抗。美國獨立的成功，不全是華盛頓的武力，實在靠這種力量很多。上海租界上也有什麼商團，保衛團，卻從來沒有反抗外國統治的表示。

林逸塵

克歐，我越想越不對。沈小鶯姑娘，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混了。再混下去，真不堪設想了。就連我們也不能在這裏再混。我們不能再

黃克歐

抗爭

林逸塵

看這些畜牲們的醜把戲。

……

（沈自左方小門登場，持酒向林，黃處走去。）
呀，啤酒來了。

外兵 A

這位姑娘真漂亮，我們還不會見過。

外兵 B

喂，好孩子，把酒拿到這裏來。

外兵 C

要酒麼？大人們，不要忙，讓我去拿。

阿招

不，不就要她拿來。

（沈驚惶不知所措。阿招趨至沈前，作耳語。沈視林，黃作爲難狀。外兵 B 跑去拉沈，沈驚盤墮地上，酒杯破碎。）

外兵 B

你好不知趣，把酒瓶都摔了！

外兵 C

來吧，來吧！管什麼酒，只要她人來就好了。

（外兵 C 趨前，與 B 同拉沈手。外兵 A 拍桌高叫。沈驚極而哭。阿巧、阿招，不知所措。主人怒容滿面，而莫可如何。林怒，趨至沈前，黃亦起立。）

林逸塵

你們這種無禮舉動是不行的。她有她的自由。

外兵 C 呸！自由，你們還配有自由。
外兵 B 你有挨打的自由。

（外兵 B 言時以足蹴林，林踉蹌而退。林大怒，復撲前以拳擊 B 腰，C 擊林，林復擊其胸。B 與 C 均後退。林乃攜沈逃。外兵舉椅作擲擊狀。黃躍前持其手。）
黃克歐 逸塵，請你帶沈姑娘先出去，一切事都有我來擔當。

（林攜沈由小門下。外兵三人包圍黃。門外窗外羣衆聚積漸多。）
黃克歐 （怒號）你們這輩沒羞恥的東西。你們受本國政府的豢養，欺負自己的同胞，還嫌不

够，又來欺負我們。來，來，我給你們一個好教訓。

黃克歐 （外兵三人向黃突擊，黃力抵抗之。）

（狂怒）來！我打死你！你們這些人類的叛徒！

（巡捕的警笛聲漸漸由遠而近。）

巡捕來了，巡捕來了，把路讓開。

（絕望）唉呀，巡捕來了！

（羣衆動搖與警笛狂吹聲中。）

——幕——

（抗爭）

暗 嫩

向培良

角色：

暗嫩 以色列王大衛的兒子。

約拿達 暗嫩的朋友。

埃及人亞東 大衛的武士。

赫人希利斯 武士。

以帖 武士。

他瑪 大衛的女兒。

書該亞。

一個男僕。

拿火把的人們。

女侍們。

（這個故事見舊約撒母耳下十四章，約在西歷紀元前千零三十年左右。）

佈景：

一張暗紫色的幕懸在舞台中間，把舞台隔作前後兩部，前部約佔四分之一。幕幔兩旁看見柏香

暗 嫩

木的牆，用紫色幔子護着。希利斯武裝拿槍站在右邊，看守着。

埃及人亞東從左邊進來，也是武裝，但未拿槍；他已經老了，垂着東方人的白色長髯。

亞東 勇敢的希利斯，你在這裏爲王的兒子看守

嗎？

希利斯 是的，可尊敬的老亞東，誰差遣你到這裏來

呢？

亞東 衆王之王大衛差我到這裏來的，他叫我來

看王的兒子暗嫩，叫我問他好，並且還有話

叫我傳說呢。

希利斯 呵，可尊敬的亞東，你一定來傳報好消息的。

我叫書該亞去看看王的兒子醒了沒有。書

該亞書該亞

（書該亞從右邊進來）

書該亞 勇敢的希利斯，你叫我有什麼事呢？

希利斯

你去看王的兒子醒了沒有。要是醒了，你對他說。大衛王差埃及人亞東來問他好，並且有話傳說。

書該亞

我一定照你的話去做。（他走進幕內）

亞東

勇敢的希利斯，你在這裏看守已經很久了嗎？

希利斯

（攀開幔子）沒有。我從太陽在上面照着的時候才看守起的；現在，牠已經到西邊去了，我的時候也就到了。

書該亞

王的兒子還沒有醒來呢。只要他眼睛一離開睡和夢，我便立刻告訴他的。（退）

希利斯

你來得很不幸，你要在這兒等候了。

亞東

沒有什麼，我應該等候着王的兒子的——看，那不是以帖人以拉來了嗎？

希利斯

是的，他來代替我的職務——好以拉，你來得這麼早嗎？

以拉

我應該趕太陽還沒有休息以前來到，這是我的職務。呵，可尊敬的老亞東，你來看我們嗎？

亞東

我是從王那兒來的，來問王的兒子暗嫩的，好，並且還有話傳說。你好嗎？

以拉

我是同一頭野牛似的健壯。呵，可尊敬的亞東，你是從王那兒來的，王在什麼地方呢？

亞東

王知道他的兒子暗嫩病了，他很憂愁，王的嬪妃們替他擺設筵宴解憂呢。

以拉

在什麼地方？

亞東

在拔示巴那裏。

希利斯

是曾經作過赫人，烏利亞的妻子的拔示巴嗎？

亞東

可憐的烏利亞，我從先曾經跟他同在一個帳幕底下住過。他勇敢如獅子，奔走如野地的鹿，他的腳賽過亞撒黑的腳，他的手臂堅

希利斯

強。他的刀快利，不幸他同王的僕人們攻擊拉巴域的時候，被刀劍所傷了。他死的時候，

希利斯

還打倒比他多二十倍的人呢。

希利斯

是的，他很年輕，他的妻美麗，就是現在作了大衛王的妻的拔示巴。

亞東

我沒有看見過有他那樣忠誠的人，我也很少看見過他那樣勇敢的人——王的僕人約押打發他回來報告消息的時候，他三天睡在王的宮門外面，王對他說：『你回家去，洗洗腳罷。』他沒有回去。第二天王又對他說：『你從遠路上回來，爲什麼不回家去呢？』他回答王說：『約櫃和以色列兵都在棚裏，我主約押和王的僕人都在田野裏安營，我豈可回家吃喝，與妻子同寢呢？』那樣的忠誠是值得尊敬的。

以拉

但是他不應該有一個美貌的妻。

希利斯

赫人烏利亞是我的兄弟，我們一處長大，一同奉事大衛王，他的忠誠和勇敢是無雙的，但是我敢賭咒說：要是他沒有那美麗的妻，他一定不至於死的。

以拉

我聽說有一天大衛王在宮中平頂上行走，看見拔示巴在洗澡，便喜歡她，叫她到宮中，玷辱了她。以後赫人烏利亞到戰陣上去，大衛寫信叫約押把他放到戰陣最危險的地

希利斯

方，所以烏利亞便被亞捫人殺了。這話真麼？同你現在看見我一樣真實！正如先知拿單所說的，富人有了許多牛羊，卻奪了窮人惟一的心愛的羊羔去款待客人，我們的大衛王也作了這樣的事。

亞東

唉，你們少年人，不要這樣說王的壞話。

希利斯

上帝看見，我們並沒有說王什麼壞話，不過說我們所真實看見的。

亞東

是的一切的事上帝都看見的，不用我們有什麼卑微的評論。

以拉

但是爲什麼拔示巴給大衛所生的孩子所羅門卻得到上帝的喜歡呢？

亞東

她前一個兒子已經死了，她已經受到了她的懲罰。

以拉

上帝很快地忘掉了大衛的過失，因爲是他自己心愛的僕人，不是別個。

希利斯

但是先知拿單說過，耶和華必定在他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他，他暗中所行的，耶和華必定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他的。

亞東 唉，少年人，不要這樣誹謗王。

希利斯 赫人烏利亞是我的兄弟，他為刀劍所傷，現在他的妻卻作了大衛的妻！

亞東 唉——怎麼？勇敢的希利斯，不要這麼氣憤。

希利斯 爲什麼要氣憤？氣憤有什麼用處？我不過——

亞東 | 呵，書該亞來了，我要走了。可尊敬的亞東，

願上帝祝福你！好以拉，願上帝祝福你！

亞東 願上帝祝福你，勇敢的希利斯！

以拉 願上帝看見我們！

亞東 (希利斯把他的矛交給以拉，退。書該亞從幔子裏出來。)

書該亞 可尊敬的亞東在什麼地方呢？

亞東 我在這兒等候着。

書該亞 王的兒子已經醒了，他要看見你。

亞東 (書該亞掛起幕幔來，以拉退到一邊，差不多看不見他的身子。只偶然瞥見他移動一下。幕幔裏面是暗嫩的宮殿，右邊一排柱子，一端隱在遠遠的黑暗裏，一端被幔子遮着，左邊是柏香木雕花的牆壁，用朱紅和紫色

暗嫩

你是從我父衆王之王大衛那兒來的嗎，可尊敬的亞東？

亞東 是大衛王打發我來的，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願上帝祝福衆王之王大衛，榮耀都歸與他！

亞東 願上帝也同樣地祝福你，王的兒子。

暗嫩 我父親叫你來有什麼話說呢？

亞東 大衛王知道你病了，他十分憂愁，叫我來問你好，並且叫我告訴你；你的請求已經允許了；一到宮中的宴會完畢的時候，王的女兒，押沙龍的妹妹他瑪，就要到這裏來的。

暗嫩 怎麼，宮中現在有宴會嗎？

亞東 尊貴的王的兒子，衆王之王大衛因爲你病了，他很憂愁，他的妻拔示巴替他擺設筵宴，想要減少他的憂愁，押沙龍的妹子他瑪也被邀請。只要筵宴一完，王便打發她到這兒

暗嫩

亞東

來的。

暗嫩

呵，可尊敬的老亞東，你回去對王說：他卑微的僕人暗嫩說：王的慈惠，他非常感謝。願上帝祝福你！

（亞東行禮退出）

以拉

你已經完了你的使命嗎？

亞東

是的，我要到王那兒回話去了。好以拉，我們再見，上帝祝福你！

以拉

是的，要是上帝能够看見我們的時候。再見，可尊敬的亞東（亞東退。）

暗嫩

書該亞，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呢？

暗嫩

太陽已經下去，黑暗快要來了。你把燭點上罷。

（書該亞點上一個有六枝燭的蠟台，放在暗嫩旁邊。）（一個男僕進來。）

男僕

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來了，他叫我告訴王的兒子。

暗嫩

請他進來。（男僕下。約拿達上。）

約拿達

尊貴的王的兒子，你的病能够好了嗎？

暗嫩

是的，謝謝你。聰明的約拿達，因為你我的病是能够好的。

約拿達

那麼，大衛王已經允許了你的請求嗎？

暗嫩

在宮中的宴會完畢的時候，美麗的他瑪就要到這裏來了。

約拿達

那麼，我似乎不應該留在這兒，是嗎？

暗嫩

不的，好朋友，我正要跟你談話呢。書該亞！你到外面等候着，當你看見王的女兒他瑪遠地來到的時候，你趕快來報告我。

書該亞

王的兒子所命令的，必定能够實行。（書該亞退）

暗嫩

現在你可以留在這兒了，示米亞的兒子。

約拿達

假如你喜歡的時候，我不妨留在這兒，一直等到書該亞的報告。

暗嫩

對於你，我沒有什麼要隱藏的。以前你曾經看見我是如何地渴望，如何地焦急。我戀愛

着我的妹子他瑪，但是她還是處女，我不能够親近她——

約拿達

所以你便病了。可是我以為一個人自己痛

苦自己是不應該的。你要什麼東西，便得想法子把所要的拿到手。

暗 嫩

但是我沒有法子親近她。聰明的約拿達，你告訴我躺在牀上；大衛王已經來看過我，我對他說：『求父叫我妹子他瑪來，在我面前爲我作兩個餅，我好從她手裏接過來吃。』
剛才王打發埃及人亞東來告訴我，他瑪被宮中的宴會留住了，只要宴會一完，她立刻就來到。現在，美麗的他瑪就要來了——
天氣怎麼這樣冷？

約拿達

暗 嫩

你錯了，王的兒子。現在正是美麗的夏天，溫和的南風從海裏吹來，現在並不冷。那麼，爲什麼我的皮膚都在戰動呢？
你被喜悅所充滿了。

暗 嫩

我並不喜悅。我覺得急迫，好像葡萄酒在催促着我似的。

約拿達

這正是喜悅，喜悅像葡萄酒似的催促着你呢。

暗 嫩

你要知道，我是怎樣地愛她，怎樣地渴想着

約拿達

暗 嫩

約拿達

書該亞

和她接近。我的靈魂不屬於上帝，是屬於押沙龍的妹子他瑪。整個夜裏我夢見她，約拿達，我夢見她遠遠地站着，遠遠地向我微笑。但我一走近去，她卻跑開了，我不能夠親近她。

不要緊的：時候一到，她將不再走開，將和你接近；這樣的夢快實現了。（書該亞上。）

怎麼來了嗎？

是王的女兒他瑪來了嗎？

王的女兒他瑪還沒有來。（暗嫩吁了一口氣。）是以利法的女兒拿俄米打發人來請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的。她現在病得很厲害，請約拿達去見她一面。她說，恐怕上帝要招她回去了，恐怕她不能再與約拿達見面。她說只要請約拿達去見她一面，並不敢希望他停留好久。來的人告訴我，他已經找了很多的地方，最後才聽見人說約拿達在這兒，所以來得很晚。

約拿達

你告訴他說：『約拿達說，他現在沒有功夫，

等到太陽再出來的時候，他或許到以利法的女兒拿俄米那兒去一趟。（書該亞遲疑着想要再說話。）你就是這樣告訴他。（書該亞退）

暗嫩

爲什麼要等到明天呢？

約拿達

因爲我不願意去。

暗嫩

那麼，你的心已經不在那裏了？

約拿達

我的心不會長久留在一個女人那兒的，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我曾經聽見過你們的故事。你們是如何地相愛，瘋狂地相愛呀！你們的心變爲一個，你們的身體結合在一處，你們像利巴嫩的野鹿永不分離。她曾經拋棄了她的父母，拋棄了她的兄弟，拋棄了她的族人，拋棄了她的神，走到你面前，與你合爲一體。這樣熱烈的動情的愛使我迷醉，使我夢想爲什麼就結束得這樣快呢？親愛的王的兒子，因爲我們到了不能不結束的時候，所以便結束了。

約拿達

暗嫩
約拿達

爲什麼呢？

因爲愛情也有她的生命，她的年齡的。最初你愛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也愛你，兩人合而爲一，中間便有了無限動情的迷人的言語，無數溫柔的姿態，無數緊緊的擁抱和接吻，而這些東西都是新鮮的。可是時候一久，一切都像一件繡花的紫色袍子，慢慢會陳舊，暗淡，沒有光采了。到那個時候，你沒有遇見她以前，就可以知道她要向你說些什麼話；知道她會問你怎麼樣笑；知道她要如何地擁抱，她的左手或右手伸出在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她向你哭泣並且你也知道你可以用些什麼話或什麼方法去對付她。到那個時候，最初熱烈的新鮮的愛情已經死去，只有些照例的板滯的東西，於是你同她就不能不結束了。尊貴的王的兒子，你曾經看見我常常穿着同樣的衣服沒有看見我常常在同樣消遣的地方走動沒有。當然沒有的那麼，爲什麼我要永久愛一個人，而不另找

新的愛情呢？

暗嫩

但是，以利法的女兒拿俄米呢？

約拿達

也許她聽見我的話，一定要悲傷，也許她一定要恨我，可是，也不要緊，日子久了，她就會忘記，因為女人的記憶是不會留得很長久的。

暗嫩

那麼，她以前爲你而拋棄了她的父母兄弟，拋棄了她的族人，拋棄了她的神，豈不是沒有得到結果嗎？

約拿達

我從先對她的熱情，她同我所過的幸福生活也可以償還她了。愛情既然不能長存，而我又不能沒有愛情，所以我只好時時找尋新的。

暗嫩

唉，示米亞的兒子，你是一個有幸福的人，愛情常常與你同住呢。

約拿達

我有什麼可羨慕的呢？高貴的超絕的愛情已經來到你面前來了，王的兒子。

暗嫩

（猶疑地）怎麼還沒有來呢？

約拿達

你不要着急，一定是宮中的宴會還沒有完，

暗嫩

一定是王和拔示巴把她留住了。

是的，一定就要來了。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你看見我的血跑到我頭上來了，沒有我覺

得我的臉在發燒呢。

約拿達

沒有，完全沒有。你是同鷹一般安靜，獅子一般莊嚴。

暗嫩

示米亞的兒子，我告訴你；我一想到美麗的瑪要到這裏來，我的心便止不住跳。我想到他瑪的足將踏到這兒的地上，她白而小的手要觸到這兒的東西上面，我的心不知道是爲的喜悅還是爲旁的什麼，便止不住顫動。你看我的手現在不是戰抖了嗎？每一次看見她纖長的影子在我面前經過，我便好像看見了上帝的榮光。每一次我聽見聲音在她纖鮮的嘴唇上顫動，我便好像聽見天使唱着美的頌歌一樣。示米亞的兒子，我從來不會知道她，從來不會懂得她，甚至於從來沒有看清楚她。她在我面前實在太高，太遠，太迷離，太使我驚慌了。呵，她現在立

約拿達 刻就要到我這兒來了，呵，上帝！（他埋他的臉在手裏，約拿達靜候他的安靜。）

王的兒子，你不要這麼激動。現在你可以看清楚你從來所沒看清楚的，可以懂得你從來所不會懂得的了。

暗嫩 我很感謝你！

約拿達 爲什麼要感謝呢？難道對於尊貴的王的兒子，我不應該服事嗎？

暗嫩 但是，示米亞的兒子，你告訴我，這個——

約拿達 你有什麼吩咐？

暗嫩 你告訴我，這個，這個——我心裏有一點恐懼。

約拿達 有什麼恐懼的呢，王的兒子？不久你就會覺得這是一件最平常的事。

暗嫩 最平常的事嗎？愛情是——平常的事嗎？

暗嫩 （他深想着，靜默。）

你聽！我好像聽見什麼東西在響動，像是刀劍交擊的聲音。

約拿達 沒有，尊貴的王的兒子，我一點也沒有聽見。

暗嫩

暗嫩 夜很安靜，那來刀劍交擊的聲呢？（靜默）示米亞的兒子，我覺得有一點不安；他瑪是

約拿達 爲什麼不安呢，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他瑪是——是父親的——女兒。

約拿達 （突然打斷他的話。）沒有什麼，你不要爲

這件事不安。撒萊豈不是亞伯納罕的妹子嗎？利百加以掃的妻，豈不是哈蘭的孫女嗎？

我們第一個先知摩西和他哥哥亞倫的母親，豈不是他們祖父的妹子嗎？上帝沒有在

以色列人中間禁這個，況且，上帝更沒有禁止戀愛呢。所以——

暗嫩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實在於我太

奇妙了，太不可思議了！——聰明的約拿達，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約拿達 這並不是一件祕密，愛情是沒有祕密的。

暗嫩 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祕密，常常壓迫着我的。我不能

够懂，不能夠知道，但是牠卻常常引誘我，使

我驚奇，情我疑慮，使我不能安靜，卻又不讓我走開。呵，上帝，你爲什麼要創造女人，又創造了美？到底女人是什麼東西？爲什麼這樣不休地引誘着我呢？我不知道，完全不能知道。呵，要是我常常在這種憂疑與驚奇，猜想中生活，我一定要發狂，我知道我一定要發狂的。前幾天你不是看見我病了嗎？我把病的原因告訴你，聰明的約拿達，你便替我出主意，使我能够遇見她。但是，我的病會好嗎？或者更要加重我能够了解這個神奇嗎？我能够明白這個秘密嗎？告訴我，示米亞的兒子！（稍停，好像等待着約拿達的回答，但是，當約拿達正要說話時又急速接下去。）我一定要知道，我非知道不可，我要看，我要聽，我要考查；我要信託我的眼，我要信託我的耳朵，我要信託我的手——我一定要知道，知道一切，一切的秘密。我將不再心驚，不再膽戰，我將把她當作一個普通人一樣看待——我不知道，我能够這樣嗎？我——

書該亞
暗 嫩
書該亞
暗 嫩
書該亞
暗 嫩
書該亞
暗 嫩
約拿達
暗 嫩
約拿達
暗 嫩
書該亞
暗 嫩
約拿達
暗 嫩

（書該亞入，打斷他的話。）

王的女兒他瑪來了。

呵——

王女兒他瑪來了。

呵——

王女兒他瑪來了。

來了嗎？——王的女兒他瑪真的來了嗎？

是的，我遠遠看見她跟隨的人替她舉着火

把，正向這兒走來。

怎麼樣辦？

尊貴的王的兒子，你要鎮靜一點，並且要勇敢一點。

是的，要勇敢一點——你到前面去向候着

王的女兒，並且問候她，書該亞！

我將盡我的力量。（退）

（應聲似的）我應該走了，尊貴的王的兒

子。

你應該走了——不，不，示米亞的兒子，你

趕快去阻止王的女兒他瑪，叫她不要到這

兒。

兒來——我害怕！

約拿達 沒有什麼，你可以隨便一點，王的兒子。

暗嫩 你叫她不要來——不能，我不能不看

見她，我忍不住了！我應該——我——我——

約拿達 尊貴的王的兒子，再見，願你平安（約拿達

退）

暗嫩 我應該怎麼樣辦——勇敢一點！

（他瑪入，穿着五綵的衣裳，書該亞在她前

面引導着，她後面隨着有女侍們，拿火把的

人們，同以拉。以拉叫拿火把的人出去了，他

自己反站在原來的地方。）

書該亞 尊貴的王的兒子，你要起來，要留心聽！衆王

之王大衛的女兒押沙龍的妹子他瑪來看

你了！她是從宮中，從大衛王和拔示巴那兒

來的。

暗嫩 願上帝祝福你，你仁慈而美麗的他瑪，我的

妹子，因為你不肯忘掉我這樣的病人。

他瑪 呵，親愛的哥哥，我早應該來看你的。大衛告

訴我說你病了，並且說你想要我來看你，我

暗嫩

應該立刻就來的，但是在拔示巴那兒的宮

中的宴會把我留住了。

唉，我聽見話我妹子願意來看我，我是多麼

喜歡呢。唉，仁慈而美麗的他瑪，我妹子，病裏

面的孤寂是可怕的。但是只要太陽能够照

到我這裏，我還訴說旁的什麼呢。但是，美麗

的他瑪，我妹子，我卻不願意你夜裏來，我怎

麼敢要你夜裏來呢？夜裏的風恐怕要吹在

你頭上，你的瞳孔恐怕要在黑暗裏睜大。唉，

我爲什麼要讓你在黑夜裏來呢？

沒有什麼，哥哥，你不要着急，不要埋怨你自

己。黑夜是如此安靜，我的眼也不會因恐怖

而睜大，而且，武士們替我拿着火把，像在曠

野中引導過我們祖先的火柱呢。

來，仁慈而美麗的他瑪，瑪迦的女兒，願你留

在這兒。（他瑪坐在桌後）親愛的妹子，願

你的腳不要匆忙，你的踪跡不要急急地離

開我。我希望同你說話，從你的嘴唇上聽到

他瑪 你要是有什麼吩咐，我一定謹尊你的。
暗 嫩 你們都出去罷！（書該亞，女侍，以拉同下。暗嫩走上走下，靜默。）

暗 嫩 爲什麼不說話呢，親愛的妹子？

他瑪 我因爲——我是——我正要想跟你說話呢，哥哥。

暗 嫩 呵，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說話。你的聲音像約

但河的水流那樣活潑，像基路伯的翅子那樣和軟。你的聲音，像從利巴嫩吹來的微風，帶着南方太陽的溫暖，和利巴嫩山上柏樹的清香。呵，我妹子，我希望你能够常常跟我說話。

（換一種聲調。）

（慌亂着，不知怎麼辦。）

病裏面是這樣孤寂！

是的，我希望我的聲音還不至使你討厭。

暗 嫩 呵，不要這樣說！誰能够不爲你的聲音所迷惑呢？凡有耳朵的都應該聽底波拉的聲音。沒有你的這樣優美，她戰勝了迦南王時所

他瑪

作的歌沒有你的這樣嘹亮。呵，我妹子，求你不要遺棄我！

王的長子，上帝與你同在，他永遠不遺棄你。至於我，我不過是瑪迦的女兒，王的一個卑微的婢女，我怎麼敢說遺棄或不遺棄這一類的話呢。

暗 嫩

不要這樣說，我妹子。——但是你的聲音何等的美呢？我愛這聲音，這是至高無上的音樂！（靜靜地向她走去。）

親愛的妹子，——（忽然驚覺。）

有什麼東西在響動呢？——刀劍交擊的聲音？

他瑪

（驚退一步）沒有，我沒有聽見什麼。

暗 嫩

又——不，不，現在我也聽不見了。夜很安靜，那裏來的刀劍交擊的聲音呢？這一定是我耳朵不好的原故。——我驚駭你了？

他瑪

沒有，你沒有讓我吃驚。這真是我的不好，討厭的病把我的耳朵弄衰弱了。真的，我——（他徘徊着，靜默。）

暗 嫩

暗 嫩 (在很遠的一角不安) 他瑪, 我親愛的妹子!
他 瑪 你有什麼吩咐呢?

(暗 嫩沒有答應, 他低着頭用左手支着下
頰, 靜默)

暗 嫩 (並不擡頭) 他瑪!

他 瑪 (不安) 你有什麼吩咐?

(靜默——暗 嫩穩靜地前進, 像獵者趨近
他的捕獲物, 他瑪爲他所驚)

他 瑪 (恐懼) 你有什麼吩咐?

暗 嫩 (停止相當距離之處) 我——愛——你!

他 瑪 不要這樣, 你駭着我了!

暗 嫩 我愛你!

他 瑪 不要這樣望着我, 你的樣子多麼駭人!

我愛你, 妹子, 我是發瘋般愛你! 我愛你, 我
知道我最愛你的眼睛, 引誘我的, 迷惑我的
就是這眼睛! 牠們像天上的星似的向我微
笑, 像月亮似的向我說出祕密的言語, 真的,
牠們向我說出許多祕密的言語。唉, 這一雙
眼睛, 像曠野裏的雲柱和火柱, 牠們怎樣引

暗 嫩

他 瑪

暗 嫩

導了我們的祖先, 這一雙眼睛也怎樣引導
了我。啊, 在世界上沒有這樣神祕這樣美麗
的東西! 早晨的天空沒有這樣深藍, 野地裏
的百合花沒有這樣鮮潔, 商人從沙漠中運
來的金子沒有這樣光輝, 推羅王希蘭的寶
石沒有這樣多的顏色, 我妹子, 我是多麼愛
這眼睛, 瘋狂地愛這眼睛呀!——你不要向
旁處望, 你的頭不要轉開, 啊, 我妹子, 不要離
開, 我求你! 讓我看這眼睛, 我最愛的這眼睛
呀!
唉, 你安靜一點, 不要煩擾我啊! (她手扶
着桌子, 想要站起來, 但是沒有站起來的力
量)
啊, 你的手, 我已經看見你的手了! 你的手這
是多麼神奇的手啊! 一定, 這是你的最高
的美, 超乎一切的美, 惟一的美! 我愛這手, 這
是我所最愛的, 只有這手才是我所最愛的。
你的眼睛雖然美, 但是趕不上你這手。你的
手多麼白, 又多麼紅潤! 你的指頭多麼纖細,

又多麼柔軟！你的指甲多麼圓滿，又多麼玲瓏！你的指節上的紋理是多麼優雅，牠的突起多麼合式。牠們長在你手掌上，就像葡萄樹上初生的嫩芽，是紅潤尖纖的嫩芽，牠們又像公鹿頭上的角，公鹿在約但河的原上遊行，在利巴嫩的樹林中遊行，牠的角是用以號召羣母鹿的。你的指甲上的紅點像鳳仙的花瓣，那藏在葉子底下而露出牠紅色的花瓣。牠白的地方像初升的新月，像早晨在露水中洗淨的百合花。啊，我妹子，你這優美的手，才是我所最愛的。我多麼愛這手，瘋狂地愛這手呀！只要有這手，我已經够了。我不愛旁的，我只愛這手。

他 瑪
你不要這樣，你是我的哥哥，你將為以色列人所恥笑。

暗 嫩
我愛你是的，我知道我最愛你的嘴唇。你的手雖然美，但是趕不上你的嘴唇。你的嘴多麼甜美！你的小嘴唇在你雙頰中間，像西乃山的榮光被雲擁着，像伊甸園中的無花果

藏在葉子中間。牠是多麼新鮮，有如新熟的葡萄，又像利巴嫩初生的柏香木。牠像是從海外回來的商船，揚着白帆，滿載着沒藥和乳香，從裏面噴出芳烈的香氣。在牠裏面的牙齒，像熟透了的石榴，在裂開的紅色雙唇中間，露出珍珠般的一粒粒榴子；又像迦南草地的乳羊，是母羊雙生的乳羊。啊，我愛這嘴唇，這是惟一引誘我的美，迷惑我的美！我愛這嘴唇，瘋狂一般愛這嘴唇，唉，我妹子，讓我吻牠，我要像噙着鮮紅的蘋果似的深深地吻牠！

他 瑪
哥哥，你為什麼對我說這樣的話呢？你不要忘掉你自己的地位，你是王的長子。你不要向我說這樣的話。我還是處女，是王的女兒，也是你的妹子。你要安靜一點，不要向我說這樣的話，恐怕以色列要笑你是愚昧的人，王也要向你發怒。

暗 嫩
你為什麼拒絕我，為什麼向我發怒，親愛的妹子？我愛你，愛你發了瘋！我愛你的手，愛你

的眼睛，愛你的嘴唇，愛你的頭髮；但這些都不是我所最愛的，因為不是你的最美處。我妹子，瑪迦的女兒，我愛你，最愛你的身體！你的身體，像睡在東方的綢子裏的寶石，像用沒藥和乳香薰透了的禮物，像裹在帕子裏的一隻白色鴿子。你的腳躺在鞋子裏面，像睡在母親胸前的一對雙生——我知道——

——你的腿應該是美玉所琢成；你的肚腹會溫柔如天鵝絨；你的腰軟和得像一條絨帶，不獨軟和，而且溫暖！唉，你的雙乳——我妹子，這誘惑着我的雙乳，躲在衣服底下又隱隱顯出來的雙乳——牠們應該如象牙一般白，如大理石一般柔滑，如寶石一般圓潤；唉，牠們應該如葡萄一般甜蜜，如葡萄酒一般使人迷醉！唉，你的身體是這樣引誘人，牠在我耳邊說着甜蜜的祕密的言語；牠像濃酒一樣在腦裏飛奔；使我的血液跑的飛快。我妹子，我愛你，最愛你的身體，愛得快要發瘋了！唉，我妹子，讓我擁抱，讓我把你擁抱在

他
瑪

我的懷裏！讓我嘗你的雙乳，像嘗新熟的葡萄一樣；讓我嘗你的嘴唇，像嘗熟透了的蘋果——我愛你——我最愛你的——愛你的身體！

暗
嫩

你不要這樣，不要恐嚇我，不要使我受驚！我哥哥，你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要這樣行；你不要作這醜事！你玷辱了我，你將何以掩蓋我的羞恥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不也成了愚妄人嗎？你可以求王，王一定把我歸於你的，我哥哥，你不要這樣。不，不，你不要拒絕我！我愛你。愛你發瘋了。我的口枯焦，我的腦裏面燃燒着火，讓我用我的手環抱着你的腰；讓我嘗你的雙乳，像嘗新熟的葡萄一樣；讓我嘗你的嘴唇，像嘗熟透了的蘋果——

暗
嫩

（他走近去要捕住他瑪，他瑪逃避着，抗拒着。在掙扎中打倒了燭台，舞臺完全黑暗，聽見跌倒的聲音，接着是死一般的靜默。）（絕望，忿怒而且空洞聲音。）我恨你——

我知道了——祕密，一切的祕密！——沒有美（靜默。）

暗 嫩

暗 嫩

（跳起來。）我恨你！（靜默。）

（絕望，忿怒而且空洞的聲音。）我知道了

我從先所不知道的祕密，一切的祕密！沒有

我所追尋的美！——我恨你！你起來走罷。

他 瑪

你不能這樣，你趕我出去的罪，比你以前所

暗 嫩

作的更甚。我恨你！——你們來罷！把這個婦人趕出去，

給我關上門。

（書該亞，拿着一枝燭走進來，完全莫名其妙；

以拉同另一僕人停在幕幔外面；他瑪撒

灰在頭上，撕裂了她的衣裳，她望着暗嫩，憎

恨而且恐怖。暗嫩倚着桌子，忿怒，疲憊，失望

而且畏縮。）

我恨你！

（幕下）

——全劇完—— 十五年八月。

（原載沉悶的戲劇，泰東版）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袁牧之

角色：女子

巡警

佈景：一間精緻的公寓房間。

（開幕時台上寂靜，並且黑暗。因為這是一間三樓的房間，所以路燈要比窗子低，從窗子透進來的路燈的光照在屋頂上。就從屋頂反射下來的些微光亮，才能辨出屋內的大概。過一會，有了鑰匙開門的聲音，門隨着就開了，有一個手開亮了電燈，一盞有美麗粉紅紗罩的燈。）

女子（先走了進來。）請進來吧，沒有關係的。（一個巡警在這時隨了進來，女子關上了門。）這兒除我以外就沒有第二個『人』。

巡警（靠在門邊觀察屋子的四周。）

女子（放下了手提篋，脫去了大衣。）這很出於你的意料吧？當我對你說，讓我回家灣一灣的時候，你總以為我所謂的家不過是一間亭子間，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巡警

而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一間精緻的屋子吧？自然我也有亭子間的家，可是那是我換了另外一身衣服才到那兒去的。你若詳細了我的生活，你就會知道那是多麼神祕呢！

（沒有回答，臉上扮得很莊重。）
女子（把沙發上的一個腰枕拍拍鬆。）你們局子裏是不會有這麼舒服的沙發的，也許有，可是那要你們長官才有得坐，怕你們是沒有得份兒吧？（微笑。）哦，我說的是實在，並非輕視你，你可別誤會了。（像一個侍者樣地候着他來賓坐。）

巡警

（並不過去坐，只看看左腕上的錶，嚴正地說。）
僅五分鐘呀，別嚕囉了，回頭晚了不能交差。五分鐘？那怎麼行？我不是跟你說至少得有一刻鐘嗎？

女子

二九三

巡警 可是我沒有答應你啊。

女子 可是我也沒有答應你說五分鐘就夠了，我答應了你沒有？

巡警 好了，別說廢話了，你說有要緊事幹，那末快些趁五分鐘幹完就走。

女子 但是……

巡警 你得要明白一點兒啦，我已經跟你很客氣了，讓你回來一次；可是你也別叫我為難哪？

女子 是的，本來我犯了罪，給人發覺了，交給了你，是就應該直上局去的，多承你的美情答應我回來一次，那已經是你給了我優待了，多謝你（微笑）我真是還沒有謝你，可是，五分鐘……哦，這樣吧，爲了免得使你爲難，我們還是就走罷。（預備穿大衣的樣子）

巡警 怎麼你拿我開心嗎？你不是說回家有件要緊事嗎？

女子 是呀，但是這事也可以說是一點兒都不要緊……啊，叫我怎樣說好呢？你知道，進了局裏就得站在一邊，要等長官有空才問到我，若是先

被抓進去的人多，也許一等會等上兩三點鐘……

……我不是怕腳酸，那還能怕嗎？不過——哦，我怎樣說好呢？就像你們男人站了這許多時候，我想也得有一件自己想不到要做，而不能不做的事要做，自然咗，你們男人是方便得多，可是我們女人……

巡警 （搶着）我懂了，我懂了，那末快些吧！

女子 快些（微笑着）朋友，我想你大概沒有結過婚吧？

巡警 廢話，那有什麼關係？你問它幹嗎？

女子 是的，那看去似乎毫無關係，但是回頭你們長官若知道了你曾陪我到這兒來過，而對你起了一種懷疑——你知道這懷疑是會很自然而有的，因爲你是個男人，我是個女人——他就會問起你結了婚沒有？到那時候，你再和我商量怎樣回答，就來不及了。

巡警 爲什麼要跟你商量是怎麼，就怎麼，名冊上寫着沒結過婚，騙結過婚也沒有用。

女子 （微笑）那末你是沒有結過婚。我因爲不是

你的長官，又沒名冊可查，所以才問的。這當然是難怪你了，因為你是沒有結過婚，所以你不能了解我們女人的種種麻煩和困難。可是我說你也不應該不了解這樣普通的事，你縱然沒有妻子，可是你總有個母親。孩子，難道你也不了解你母親有種男人所沒有的麻煩和困難嗎？

巡警（辨出了她的話，嚴厲地。）別估便宜！快些。（說完在屋子的四角找什麼的樣子。）

女子找什麼？（微笑）你又把我這屋子當了亭子問了是不是多謝你，你這人很識相，我知道，不過我不會把你趕出去的，那裏還有一個小間，你可以不用讓我。

巡警（不耐煩）那末快些吧，對不起。

女子好，可是你別那麼客氣。（微笑着走向那另一個門）

巡警慢！你別施鬼計！（走近她，從袋內取出一副手銬來。）帶上！帶上！帶上！那末你有鑰匙嗎？

巡警鑰匙在局裏。

女子那怎麼行？要是你有鑰匙的話，那不妨帶一帶，回頭到裏面那間房間你可以再為我開一下，但是沒有鑰匙那怎麼好？（微笑）

巡警（想了一想，明白了過來。）

女子這樣吧，你若不放心的話，你可以看一看屋子，這屋子僅兩個門，那個門（指進來的門）你可以守着，不打磕睡，我就逃不了。這個門吧，（開了小間的門給他看）這是一個洗澡間，僅一個窗子。這是三層樓，若跳下去那是定得死的；若不死，那面四叉路口，也有着守夜的狗，也是同樣的，要被牠咬住。那浴缸裏是有一個放水洞，可是那恐怕我的身體——（打量着自己身體大小）不容易鑽下去吧？

巡警好了，廢話，進去吧。

女子（微笑）好。（一個腳踏進了門又回了出來）要是你真不放心的話，（走到進來的門邊，用鑰匙鎖了門，把鑰匙交給他。）這樣比較安全得多了，你也不如在沙發上稍微睡一回兒，

就我的牀也不妨。要是不睡的話，這兒有煙，這是會抽煙和不會抽煙的人全愛的茄力克。這兒還有酒，這是可以當藥補身體的六十年陳的白蘭地。你請坐，我真真對不起得很，失陪了。（進那間屋子，把門反關上。）

巡警

（躡了一回，像是有些不放心似地到門邊去聽室內的動靜，聽了，使他放心了。）

（他到書架上，看了一回兒，抽了一本出來，坐到了沙發上，想翻來看看，但一坐下，被沙發的舒適給忘了，把書丟在桌上，在沙發上躺了下來。）

（他順手從煙盒裏取了一枝煙，看一看煙上的牌子，咬在嘴上點了吸。）

（他注意到了那白蘭地瓶子，他倒了一杯，聞一聞，聞到了香，嚐一嚐，嚐到了甜，他想喝，可是望一望門，像是一點怕她，知道不好意思，想倒回瓶裏去，但瓶口太小，杯口太大，不容易倒，結果是一口把他裝入了肚裏。）

（他再走到門邊去聽，聽了他呆住了，他現了

奇怪的表情，他看看腕上的錶，走開了。）

（他又倒了一杯白蘭地，喝了，看看瓶子，淺了許多，他抓抓頭，把一把茶壺裏的水沖進了酒瓶裏，便成了剛才一般地滿。）

（突的，那個門的鑰匙洞裏射出了一只篋來，這使他很有點急，他便再到門邊去聽，聽了比剛才更現了奇怪，他又看看錶，走開了。）

（他在她的牀上坐坐，覺得很柔，他又把妝台上的洋囡囡拿來看，一不留神，按着了機關，那東西叫了起來，他急得馬上放回了它，望望門，好在門上還沒有動靜，他就再坐到了沙發上。）

（開了門出來）真是對不起得很，勞你久候了。

（丟了煙頭，站了起來。）

（一副主人的架子）哦，不要客氣，何必這樣講禮節呢？請坐。

（舉目呆望，不解。）

呵呵！（笑，以手拍着額。）我的腦筋真壞，我以

女子

巡警

女子

巡警

女子

爲你是來我這兒做客的。我忘了你是個長解崇老伯，而我是個罪犯玉堂春了。好，我們就預備走吧，你看怎麼樣？哦，這是午夜了，外面寒得很，請喝一杯白蘭地煖煖身子罷。（倒了一杯遞給巡警。）

巡警

多謝，我可從來不喝酒的。

女子

從來不喝酒的那真是好，我可沒有那麼好，我不但愛喝酒，而且喝酒的脾氣很壞，王寶和的酒我還喝，可是張崇新的，我就不愛喝了，因爲張崇新的水和得太多了。

巡警

（聽了她的話立刻注意到了那只從鑰匙洞射出來的筷子，同時聽見了那小屋子裏像有着聲音，他湊到門邊去聽，聽了他呆住了，看一看女的，女的臉上現着驚惶的樣子，他便一個手把着腰間的手鎗，一個手猛的把門開開了。）

女子

喔（也奔到了門邊，向內一望，露出了笑。）哦，我以爲是什麼事使你這樣大驚小怪地，倒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我洗了臉忘了關住水管。

了。（她進去關。）

巡警

（看一看腕上的錶，吐了一口氣，明白了剛才兩次聽見的是什麼聲音。走到了書架邊。）

女子

（重復出來）我說你們幹這種行業的是不要喝酒的好，喝了就沒有這般清醒了，也許還會把犯人放走的。

巡警

噲，我問你，爲什麼你要……（想到了另有一個問題要先問，就把話換了。）我問你，這書架上的書是不是你的？

女子

當然是我的，在我的屋子裏，不是我的，是那一個的呢？喔，明白了，你的問話是有別種用意的，是不是？

巡警

（點頭）唔。

女子

（微笑）你也許誤會這些書是我的丈夫的，是不是？這是誤會了，我沒有丈夫，你不信，你可以看，（把牀前的被單揭了起來）你看牀下有沒有男人的拖鞋？

巡警

（急）哦，不是，不是你誤會了，我管你男人不男人幹嗎？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是說，這書架

既是你的，那可以證明你是受過教育的。你既是受過教育，家裏的生活又很舒適，爲什麼還要幹那種行業呢？

女子 那種行業？我不大明白你說的是那一種行業？

巡警 就是你幹的行業！

女子 我幹的行業？我還是不明白你指的是那一種行業，你知道我幹的行業很多呢！

巡警 （舉目望她像有點兒發呆。）我說的是你剛才幹的那種行業。

女子 喔，我懂了，你說的是『招待員。』

巡警 不是，不是。

女子 是的，我懂得，是『招待員，』這在我們中間是叫做『招待員，』要是說三只手，那多麼不好聽？

巡警 但是你爲什麼要幹那種行業呢？

女子 這話說起來長，你要知道，我告你也不妨，不過怕十五分鐘講不了吧。（看錶。）喔，時候不早了，我看我們還是馬上就到局裏去一次吧，回頭晚了使你不好交差的。

巡警 （倒被她提醒了，可是很有點疑她。）我有點不大信任你，你這人太狡猾，把這東西帶上再出去。

女子 帶上嗎？（微笑）現在我不再需要做什麼事，現在可以帶上了。（伸出兩個手去預備他來鎖，他果真預備來鎖。）啊，這手銬的圈子這麼大，那怎麼好？你不看見我的手太小了嗎？（從臂上除下個手鐲來，和手銬的圈子作比。）這

手鐲我帶着還覺得大，可是你這手銬的圈子比我的手鐲還要大，那怎麼好？

巡警 （有點爲難）

女子 這事情使我代你爲難了。（裝腔作勢地）喔，伙計，你再找一副小號的讓我試一試，好不好？我那裏還有小的？

巡警 喔，呵呵（笑，以手拍拍額。）我的腦筋真壞，你知道我的生活的複雜，使我的腦筋糊塗，我一

會兒又忘了是怎麼回事了，我好像是在一家鋪子裏買手鐲，呵呵……可是朋友，這便是現在這社會佈防的缺點，從今天的經驗，你可以

回去給局裏兩個提議：因了女子的手老比男人的小，你叫他們再造一種小號的手銬，是專為女人用的，那末女人犯了罪就不容易再逃走了；另外你再要提議叫他們僱用女巡警，這因為有許多沒有結過婚的巡警對於女人的了解太不夠，也因為用男的巡警去抓一個女的犯人有時難免要用情……

巡警

（瞠目向之）

（微笑）自然，像你這樣正直無私的人是不會用情的，我說的是一般，你真不知道這世界是怎樣黑暗呢！（想）哽，我剛才說到那裏啊？喔，女巡警。假如你這個提議他們不accept的話，那你就再進一步的提議，用狗來當巡警，現在不是已有很多人訓練警狗嗎？用了牠們，你們就可以多一點兒休息了。你提議的時候有一個強有力的理由可以說，你說：『我能做的，狗能做的，狗的能力並不下於我。』

巡警

（嚴厲地）廢話！

女子

廢話？你真不知道我是在為你打算呢，那與我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有什麼好處？你若提議了，他們就會看重你，而使你加級了。加級並不是為虛榮，虛榮是像你這樣的人所不需要的，我知道，那正和外國的

幾只有功的警狗替牠們胸前掛一塊獎章一樣，與牠們本身沒有點好處。我說的是加級了，可以多得一些經濟上的幫助，像你現在這樣，我知道你是不够開銷的，我知道你不過四十塊錢一月的薪工吧？

巡警

（奇）你怎麼知道？

女子

（微笑）你覺得奇怪吧？我當然知道，因為我的巡警朋友很多，他們常告訴我局裏的種種情形，所以我一見你身上的制服，就知道你是什麼等級，你幹了多少時候，由此可以知道你賺多少薪工一個月。

巡警

（索性坐下，抓抓頭）喂，你到底打算怎樣？不是預備和我在這兒談到天亮，餓不餓？要不

女子

要買一點點心吃，乖乖！
（微笑）噢，對不起，對不起，我們立刻走吧。
（穿大衣，拿手提籠）

二九九

巡警 (先到門邊等她)

女子

(走到門邊,預備關燈,在關燈以前向室內四周望了一望,像是在找什麼東西,掉了沒有,突然被她看見了巡警拿過的那本書,她便過去拿了過來,很正經地對他說)是不是你拿過來的?

巡警 是的。

女子

憑什麼你可以在我屋子裏把東西隨便搬動?

巡警

(想說什麼,但找不到話)

女子

(裝着發急的樣子)你拿了我的什麼秘密文件沒有?

巡警

(不解)秘密文件?

女子

(很凶地)你讓我搜!

巡警

我讓你搜(更凶,擺着一副巡警的架子)我倒要搜一搜你的(過去到書架上搜)

女子

(在他背後裝着鬼臉)

巡警

(在書架上找出了一個紙包,拿着到桌邊來)

女子

(裝着發急的樣子追過去)哦,你不能看!

巡警

(以鎗對着她)你動!

女子

(裝着很後悔的樣子,坐入在沙發裏,閉上眼,以手托着額)

巡警

(解開了包,取出一疊紙,念着)輾化革命同盟會志願書,劉芝蘭女士,二十一歲,長歌唱;

:(念另一張)朱貞女士,十九歲,長跳舞;

:(又另一張)姜慧娟女士,二十四歲,酒量

宏大……(望着她)你姓什麼的?

女子

我嗎?我沒有準兒,我的姓常常換,有的時候一天要換幾次。

巡警

正經的!

女子

是正經的。

巡警

名字呢?

女子

名字嗎?那更沒有準兒,我常用外國名字,有時我叫瑪利亞,有時我叫莎菲亞,有時我叫

巡警

浦西亞,有時候我叫蘇維亞,也有時候我叫亞細亞……

女子

得了,得了,管你姓什麼,叫什麼,你告訴我,這裏面那一張志願書是你的? 喔,我懂了,你問我姓名,原想找出我的志願書,

拿來當證據的。那你也太傻了，你偵探的知識還不及外國的幾個偵犬。你只要這麼想，這東西既然在我的屋子裏，我就一定是這同盟會的重要份子，你想對不對？那不比填一張志願書的罪更重了嗎？

巡警 那末你是這同盟會的什麼？

女子 我嗎？我是發起人，並且是現任的委員會主席。

巡警 （用驚奇的眼望着她）

女子 （微笑）你有一點兒怪嗎？你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巡警 哼。有眼不識泰山，好！（嚴厲地）走！

女子 走那裏去？

巡警 局裏去！（把志願書挾在腋下）

女子 哦，這會兒你是破獲了一個旁人並不知道的機關，那你是定得加級了，這是再好沒有了。（微笑）剛才我不是就在爲你打算，怎樣可以使得你的薪金加一點兒嗎？那末，既是這樣，我就跟你走一次好了。（向門走）

巡警 （以鎗對準她，跟在她後面）

女子 （到門邊，回過頭來）但是……

巡警 走！別施狡滑，我不讓你再說半句話！

女子 是，我只問一句話，那是於你有益的，問了這句，

我就不再開口了，馬上到局裏去。

巡警 快！

女子 我問你，這個輟化革命同盟會的名字在前你

有聽見過沒有？（巡警搖頭）那末你是不會

知道這是怎樣個組織，要是你的長官問起你

來，你怎樣回答？

巡警 用不到我回答，就叫你自己回答得了。

女子 （點頭）噢，叫我自己回答，我不肯回答怎麼辦呢？

巡警 用鎗對着你，怕你不回答！

女子 （點頭）噢，用鎗對着我，但是我若天花亂墜

說這個組織是一個好的組織，那你怎樣辦？

巡警 （拍拍腋下的包）有革命兩個字，也就好不

到那兒去了！

女子 （點頭）噢，好不到那兒去，那末，這樣好不好？

你暫時代一代你的長官，（微笑）當然你不

久要升做長官了。那末你也得先練習一下；而我呢，我也來練一下回頭應當怎樣回答。

巡警（像要說話的樣子）

女子（搶說）這於你是有益的，是不是？因為你可以預先知道一點這是個怎樣的組織。

巡警（又像要說話的樣子）

女子（又搶着，裝腔作勢地。）長官，這個組織也許你有一點誤會了，我們這組織是對於現社會

有很大的幫助的。現社會對於一般革命者是用強迫的手段來壓制他們，這在我們覺得是一種錯誤。我們的組織是完全女同志，沒有一個男的，長官，你知道女人的心是怎麼弱？所以我們覺得革命是太可怕了，我們因此有了這樣個組織。我們中間會跳舞的用她們的跳舞，會唱歌的用她們的歌，善辭令的用她們的嘴，會喝酒的用她們的酒……我們是取種種麻醉的方法來使這些熱血的激烈的革命者都軟化下來，這便是我們軟化革命同盟會的宗旨。

巡警
女子

……
現在我們本埠有一個總會，三個分會，外埠也已有四十幾個分會，我們的計劃預備在一年中成立二百個分會，散布在各村各鄉，來監視革命者的活動。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為女人的本性，愛好虛榮和繁華，因循習慣，使她們不同意於革命，會使她們很樂意做這件工作，你覺得對不對，長官？

巡警
女子

……
至於我剛才的做『招待員』那只是我們本會工作之一，我們不能把這組織宣佈而從別方面得些經濟的幫助，於是我們只能藉此以充會內的開支，長官，你知道那四十幾個分會的開支，完全要由上海供給，所以在上海的同志們就不能不加以努力。剛才我是犯了罪，那是應當處罰的，我也不希望因我發起了這樣個有益於現社會的組織，以功來贖罪，我很願意受罰，只是把我處罰了，對於我們的組織會有很大的阻礙，我們也無法再為現社會出一

點什麼力，這是得請長官留意的！（她說完，臉上現了得意之色。）對，就這樣說好了。好，我們現在該走了，我再不開口說半句話。（走向門邊要出去）

巡警（嚴厲地）慢！

女子（微笑）什麼事？

巡警坐下！

女子在那兒坐下？

巡警這兒！（那女子就在他指定的一張椅上坐下，

他把燈拉低了一點，照着她的臉，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女子為什麼這樣地望着我？這使人多麼不好意思？

（微笑）哦，我知道了，你發現了一件事，是不是？可是那你不應該在這時候才發現，當你站在四叉路口的時候，不是一天要開幾百次的紅燈嗎？你發現了在紅光底下的臉比平常美，是不是？

巡警呸！你把這組織的實在情形告訴我！

女子我不大願意告訴你，因為你太凶了。

巡警（真的凶）不願意告訴我也得告訴我！

女子（嬉皮）不告訴你怎樣呢？

巡警（凶）向你開鎗！

女子（微笑）這意思是你預備坐牢監？

巡警我不打死你，打壞你一個手，或是一條腿！

女子你的意思是留着我的嘴？（微笑）那你更吃

虧了，你的罪會被我說得比殺死我更重！

巡警………

女子（微笑）朋友，你對我用強制的手段你是錯了；不但對我，就對我們同盟會的任何一個同

志你都錯了。你知道鎗彈怕的是什麼？鎗彈怕的不是鋼，鐵，而是棉花。你沒有見過我們同盟會的徽章和標記吧，那上面是一株棉花樹，意思就要同志們以棉花來制服鎗彈。我想你不會想像到其中的力量，什麼暹羅的不流血革命，印度的不抵抗主義，那都沒有我們的組織，我們的計劃，我們的主義來得厲害！要是你不信，我們可以馬上來試驗。（把口裏的留蘭香橡皮糖取出來，黏在他的制服上。）現在看你

怎樣除掉它？

巡警

（用手想去除掉它，但已黏了一手，除不掉它，於是火了。）混蛋！你怎麼一點兒規矩沒有？

女子

這因為你剛才太凶了，要給你一點小小的懲罰，這便是我們的政策。關於我們的政策，我也不妨告訴你一點，我們第一個步驟便是向狗進攻，換一句話說，便是拿橡皮糖來黏在巡警們的制服上。

巡警

別罵人！

女子

不是罵你，朋友……

巡警

誰是你的朋友？

女子

現在也許不是——（看錶）快了，再一會兒，你就會是我的朋友了。你知道，我有很多你這樣當巡警的朋友，他們對我都很好，對於我們的會務有着很大的幫助。我們第一個步驟便是要把所有的巡警都做我們的朋友，目的是要你們不再在大鐵門之下為那些老爺太太們守家，而暗下給我們以幫助。我們實行第一個步驟的方法自然各個同志都不同，而我的

方法呢，就是做『招待員』。我做『招待員』

有時是為着會裏的開支，那是怎樣也不會被人發覺的；若被發覺的，就是為和巡警有接觸。你只要這麼想，以我的腦力，以我的聰明，像今晚這樣地做這一些小事，也會被人發覺嗎？那原是為了你而故意被人發覺的，而且你知道那把我發覺交給你的人是誰？（微笑）那就是你剛才志願書上見過的，朱貞同志，她的錢袋還是我借給她的，裏面塞着一疊申報紙，連一個大錢都沒有在裏面，那你沒有想到吧？（微笑）

巡警

（如夢初醒）

女子

我預先就打聽到你每晚八點鐘的時候總在那條馬路的轉角上。你姓張，家裏有一個母親，一個寡婦的嫂子，一個姪子，兩個姪女。你拿四十塊錢一月的薪工，不夠開銷，欠着一點債。我知道你愛看京戲，你也會哼幾句，你對於京戲很有點迷。還知道你愛賭，老輸錢，你天天想戒賭，可是老戒不掉，就因了這一點，我確定了你

是意志薄弱的，所以今天晚上就來找到你。

巡警

(呆立良久)喂，你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個狐狸？

女子

(微笑)就是狐狸，但是狗怕狐狸，還是狗要咬狐狸的？

巡警

放屁！

女子

哪，那就是你的不漂亮了，爲什麼你罵我可以，我罵你就耍生氣呢？我知道，你是奇怪我怎會知道得這般地詳細。其實那也不是什麼秘密，儘可以告訴你。(走到書架邊，翻着一本簿子看。)那是你的同事二百四十三號告訴我的，他還把你的個性和環境都寫上，你是三百六十四號是不是？(過來看他頸間的號頭)不錯，是三百六十四號，可是你在我這兒的號頭是三十二號，那你也得記住了，那很容易記，只要把你的六十四號除一除二就得了。

巡警

呸！我的意志可不像你所想的那般薄弱，我憑什麼要信服了你？我憑什麼怕了你？哼，一個堂堂的男子漢，也怕了女人嗎？

女子

(點頭)噢！男子漢！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巡警

(暴躁地)住嘴！我不准你再說半句話！(以鎗對之)走！要是你再說半個不字，我馬上開鎗打入你的腿！

女子

(畏懼的表情)好，走，馬上就走。(開門)啊，門怎麼鎖着了？鎗匙(在屋子四處找鎗匙)別忙！

巡警

(回頭看見鎗匙在他手裏)啊，在你手裏？！記起了，還是我交給你的。

女子

哼，這會兒你可也有點慌了吧？(怒目向之)是的，有一點兒。(望着他的眼更畏懼)我真沒想到你會是這樣一個不肯屈服的英雄！你

巡警

倒像潞安州裏的陸登！

女子

哼——哼！(冷笑，瞪着英雄的眼，用鎗匙開門)怎麼的？這鎗匙怎麼開不開的？

巡警

鎗匙在你手裏的呀？你換錯了沒有？我就拿着放都沒有放過，那會換錯？

女子

那末給我看看。(他把鎗匙交給了她)啊，這是那小間門上的鎗匙，但怎會到你手裏的？讓我想。(以手拍拍額)我的腦筋真壞。剛才我

是先開那間小間的門，後鎖這兒的門，也許就在那時候給換錯了，但是這兒門上的鑰匙被我放到那裏去了？

巡警 別裝傻！你以為……

女子（阻止他）你不要響，你不要響！（以手拍拍額）讓我靜靜地想，我的腦筋真壞，我簡直想不起來了。（反身很惱地怪着他）這都得怪你的不是，拼命地催我五分鐘，五分鐘，要是早答應我一刻鐘，我就不會這樣慌亂了！現在這成什麼樣子，要是你全夜待在我屋子裏不去？去明天不給人笑話嗎？

巡警（倒呆了一下）哼，狡滑，你狡滑也沒有用，我怎樣也要想法把你帶到局裏去！

女子（微笑着點頭）噢，想法。

巡警（摸着門）

女子 門太厚。

巡警（仔細那鎖）

女子 鎖太好。

巡警（看那牆）

女子 牆是一呎半厚的磚砌的。

巡警（擡頭望）

女子 天花板是水門汀的。

巡警（俯視地）

女子 地板下有鋼條。

巡警（走到窗邊）

女子 窗是很好，可惜是三樓。

巡警（怒）不要你多嘴！你以為我就沒有辦法了嗎？（拿出一個警笛來）看見嗎？我還有着它！

女子（微笑）對了。這才聰明呢，但為什麼這時候才想到好，吹吧。（他預備吹）但是，慢。（微笑）吹了就把附近的巡警都叫來了，他們合着力把門衝開了，但是我們一男一女處在屋子裏那成什麼樣子呢？

巡警 別花言巧語，這會兒再不信你，我只要把你抓去，什麼都不管！（又預備吹）

女子 但是他們若知道了我們在這兒已待上半點鐘了，而在這半點鐘內我們是這樣安逸地坐着談笑，那——於你的職務上多少有點講不

過去吧？所以至少得表現我們是衝突了半點多鐘了，在這些時間裏，你會竭盡你的力來拘捕我，而我曾竭盡我的力向你抵抗，結果，你因為一個人的力量不够抓我，所以吹警笛叫他們來幫助你，至少得表現這一點？不然，那於你的名譽，於我的名譽，都有關，是不是？我老實告訴你，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到局裏去了，不怕沒出來，所以去一次到不要緊，但是受這樣冤枉的誹謗可我有點不大願。

巡警
（臉上並不怎樣表現，可是心中很以為然。）
這樣吧，你等一等吹，讓我們先佈一下局。（把一包志願書和那本名冊都交給他）這是兩件憑據，你拿好了。（把一只椅子斜了倒來）

這表現我逃的時候碰倒的。（拿兩個腰枕丟在地上）這表現我拿它們當過盾牌。（把粧台上的幾件不會碎的東西丟在地下）這表現你追的時候給帶下的。（把一個枕頭也丟在地下）這也是盾牌。（把牀上弄一弄亂）這表現我曾在這兒跨過去好了，喔，不，這副

模樣兒那像用力抓過人的？你應當鬆去兩個衣扣。（替他鬆去兩個衣扣）你的帽子不應該再帶在頭上。（替他除下丟在地上）你的頭髮也太整齊。（為他弄了亂）我的模樣兒也不像逃過的樣子。（把自己的頭髮也弄一弄亂）哦，我還得拿一樣東西來。（她奔進那間小屋去，關上了門。）

巡警
（疑她是計，走近門邊，以鎗對着門。）
（出來，腳上脫去了絲襪和高跟鞋，套上一雙拖鞋，身上掉了一件睡衣，手裏拿一個粉盒，故意在門檻上裝着拌跌的樣子，衝到他身邊，把粉撲在他身上。）喔，對不起，對不起。可是現在你可以吹了。（說着把睡衣的兩個袋都撕去一半，走到桌邊去。）

巡警
（並不吹，只望着她身上，好像對於她的服裝感到不滿意。）

女子
（斟了兩杯酒，一杯滿，一杯淺，拿四五枝香煙，每枝折成三四段，散幾段在牀邊，散幾段在桌邊，又拿些火柴梗散在地下的四處。）現在可

以吹了，爲什麼不吹了。

巡警 (望望屋子的四圍，好像感到屋子裏的空氣有些不大對。)

女子 (從粧台抽屜裏也拿出一個警笛) 要是你不吹，我就代你吹了。

巡警 誰要你代我吹？

女子 (微笑) 你吹的是叫他們來抓我；我吹的是叫他們來抓你。

巡警 抓我？

女子 (微笑) 是的。你看這屋子的樣子，你看我的樣子，(給一面鏡子給他照) 再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是你犯了什麼罪了？(微笑)

巡警 (猶如當頭一棒) 好，好狡猾，好得很。但是上有天，下有地，中間有良心，我不怕你咬我一口，我今晚死不放過你，怎麼樣也要抓你去！你恐怕沒有用，我還是要吹的！

女子 (微笑) 你真是個英雄，一個戰太平裏的花榮，那末好，你吹你的，我吹我的，看他們來了，抓你去還是抓我去？我們試一試看誰得勝好不

好？吹呀，你先吹呀，爲什麼不吹？

巡警 當然吹，爲什麼不吹？

女子 (用嘴唇膏在左右嘴角上搽上些紅印)

巡警 沒有用，你把滿臉搽得關公一般都沒有用！

(預備吹)

女子 (搶在他吹的前頭，先是一聲非常高的，尖銳的，動人心魄的直叫) 啊！

巡警 (怔住了，倒有些怕起來，不知她是何鬼計。)

女子 啊！(又是一聲，叫了見他的窘狀微笑)

巡警 (更急) 喂，你瘋了嗎？別真的鬧出什麼不好

看來！我跟你無冤無仇的，你真是！

女子 (不理他，微笑) 啊！(又是一聲，可輕了點兒)

巡警 喂！喂！……(急得沒法，正要說話，聽見了敲門

聲，他睜大了眼呆住了。)

女子 噓！(用食指按住在嘴邊，意思叫他不要響，自己輕輕地走得和門離遠些。)

(敲門聲更大，巡警就拿出鎗來對住了門。)

女子 (走近門，故意把拖鞋發出聲音來) 誰呀？

林太太嗎？什麼事？喝我嗎？喔，是的。(望了巡警

林太太嗎？什麼事？喝我嗎？喔，是的。(望了巡警

一眼，巡警急着向她搖頭，叫她不要說。是的，林太太，我做了一個很怕的夢（說完又望了巡警一眼，他回過了呼吸，吐一口氣，放心了。）把你嚇了一跳嗎？也許還有別人也被我嚇了一跳呢！（說完笑着對他做一個鬼臉）呵呵（笑）真對不起，把你驚醒了，好，明天見（聽着，聽腳步遠了）走了，沒有事了。

巡警

（把手裏的警笛往地下一丟）見鬼！你真是個狐狸！算我倒霉，今天晚上碰到了你！老子也不用再幹這行業了（坐下，取了一枝煙）好吧，你說吧，你說你要我怎麼吧！

女子

（微笑着過去，撫着他的肩）今晚是白板對死了，可是會和還是會和的，別生氣，我來替你點個火吧（點火，自己擦去嘴邊的紅，撲着粉）（抽煙）但這算什麼呢，把我鎖在屋子裏，不是要代你母親招個女婿？

巡警

女子
（笑着）行呀，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就不妨來一個鐵鏡公主，而你來一個楊四郎。
巡警
（倒有點不好意思）……

女子

（笑着）朋友，你要跟我硬，我會拿鞭來抵制你；你要跟我頑皮，那你更頑皮不過我。

巡警

是的，你和狐狸一般的聰明，不過太惡毒了一點。

女子

你是指剛才那會事，使你受驚了，是不是？但是我是好意。

巡警

唔，又是好意。

女子

（微笑）我是故意嚇一嚇你，使你不要吹，你知道你若吹了會多麼與你不和嗎？我告訴你，這時候是（看錶）九點鐘，那東面角上是一百另七號，西面角上是二百八十號，南面是三百九十九號，北面就是介紹你給我的二百四十三號。現在你再看看（翻看那本名冊簿）他們在我這裏，一個是十五號，一個是七號，一個是十一號，一個是新換過來的，所以他是二十九號。你只要這麼想，你的崗位離這兒很遠，而且也編入了三十二號，他們的崗位都在我屋子的四周，他們的號碼怎麼不要編在你的先？走路總打近路走，就像你打麻雀的時候，總不

會兩交不聽，聽對倒。（微笑）所以你偵探的知識實在太不夠，剛才我說你還不如個偵犬，倒並非挖苦你，倒是實在的話。

巡警

女子

（又不高興的樣子）別生氣，我是給你個忠告。一個警犬只要主人餵飽了牠牛肉，他就會代牠主人拼命；但人呢，人就是主人餵飽了他，他還得想一想，值得不值得爲了暫時的飽煖替人去拼命？況且目前還餵不飽你！（轉一種口氣）關於這些，我們此刻暫且不談，到了你真我的朋友時候，你可以常來我這兒作談話，我也可以借些書你看，我們開會的時候你也可以來參加，不消十幾次，你就會很明白什麼是值得，什麼是不值得？

巡警

女子

喂，你到底打算怎麼樣？你的嘴不會乾是很可佩服的，可是也別忘了我還得回去交差呢！是的，我沒有忘，可是你得明白，在你沒有在我這簿上簽字以前，我是不能讓你回去交差的。你簽了字就承認了是我們的朋友，我就得代

你想好回去以後的種種托辭，要使你毫無嫌疑和爲難。現在就請你簽上個字，好不好？

巡警

（站起來）不行，我真想把我們男人的臉都丟光嗎？他們能這樣，我可不能！

女子

（點頭）噢，男人。你以爲一個男人信服一個人是丟臉的嗎？好，我真想不到許多話和你從那兒說起好，現在我們就談談男人和女人吧。你知道女人是多麼好勝嗎？一個女學生的功課老想超過一切人的頭上，不但想超過同性的女學生，還想超過異性的男學生，這是常見的事實，這便是女人好勝的天性。我們的同盟會就根據女人好勝的心理，要把全世界的女人都聯合起來，以抵制男人……

巡警

女子

（笑）哼！笑不要笑，你以爲這是可笑的話嗎？我告訴你，有兩點可以證明這是可能的。第一點，歷來的女子老在男子的壓迫之下，而現在的女子是明白得多了，現在那一個女子不想擡一擡頭？那一個女子不想和男人爭一爭平等？

巡警

(笑) 呵呵! 和男人爭平等就是抵制男人了嗎?

女子

(微笑) 也不能說不是抵制了, 不過我了解你, 我了解你的笑不是嘲笑我們女子, 而是對我們女子很善意的, 你是以爲女子這樣抵制男人還不够, 女子應當制服男人, 對不對?

巡警

(笑) 呵呵! 制服男人, 呵呵(笑)

女子

(微笑) 不要笑, 我告訴了你第二個證明你就會信了, 你只要這麼想, 世界上的妻子那一個不要步步監視她丈夫行動自由的所以朋友, 我告訴你, 假如我們的世界同盟會成立以後, 而從總部發一個通告給全世界的女人說: 『某月某日某時到某時, 各同志都監視自己的丈夫或情人, 不准他們出大門一步。』那末到那時候全世界的路上走的只是些小孩子了, 你信不信?

巡警

(笑) 呵呵! 異想天開! 我對你說, 要是我是個丈夫的話, 那時候我就偏要出去!

女子

(微笑) 你妻子會偏不讓你出去!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巡警

沒有用呀, 力氣是我大, 我把她一推在地上我就出去了。(得意地)

女子

(微笑) 力氣沒有用, 我們輾化革命同盟會有輾禁的手段呀!

巡警

(笑) 呵呵! 輾禁, 呵呵(笑)

女子

(微笑) 不要笑, 別那麼好笑, 世界上真有那麼奇事, 別說以丈夫的資格對妻子, 就以巡警的資格對犯人, 有時也會出不得門呢!

巡警

(笑臉頓時變成了窘臉)

女子

(微笑) 這便是我們輾化革命的力量! 我對你說, 你別以爲我都是些空想, 有些人在說, 中國以五個人打一個就可以毀滅了日本, 這倒是空想, 要是日本的軍器好, 一鎗能死十個人, 中國的軍器壞, 一鎗只死一個人, 中國那能毀滅了日本, 所以這儘是些無稽之談的空想。但我們是很實際的, 我們是用一個妻子來領導一個丈夫……

巡警

(又笑) 哼! 那末和尙怎麼辦?

女子

(微笑) 你真想得到, 可是我們已經比你先

想到了，那志願書裏有十幾個是尼姑，她們就是專門領導和尚的。此外，還有兵士也是沒有妻子的，那你不曾想到了，那我們已有看護去領導。除了兵士，還有水手也是沒有妻子的，不過目前中國的海軍不發達，所以還不是急需的，假如世界同盟成立以後，那末全世界的妓女，舞女，都是領導他們的人。我們還預備派幾個封神榜裏的妲己到執政者的周圍去，你想那力量多麼大？有人說，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是階級戰爭，但我們相信，那不但是如此，而且是男女戰爭！

巡警

好了，你說了這麼一大泡，是要伸張你們的聲勢，使我害怕而簽字了，是不是？你錯了，那反會使我不肯再簽了，因為我是個男人！（很以男人自傲）

女子

（微笑）不簽？或者你今晚不簽，但是你早晚逃不了。就猛虎般倔強，也不消來這屋子七次，我就要他簽下。你還沒明白我們的力量，你要相信我是個連環計裏的貂蟬，但你別做了董

卓做了，那三十一個（指名冊）呂布，就至少有一個會來拿下你的頭。

巡警（微笑着）那與你們軟化的宗旨未免不大合。

女子（也微笑）對，不大合，所以我們也決不會這

巡警樣做，我們會用其他的手段。也許是卑鄙的手段。

女子（微笑）也許是，不過那在我們中間不叫做卑鄙的手段，我們叫做最後的軟化手段，不是不得已，就不那麼做。卑鄙？那是男人故意造了

來籠絡女人的字眼兒，他們就怕女人有不顧一切的一天，便是男人的末日。試看古來革命女性的成功，不是很多因為打破了這一點？

巡警很好。（走到牀邊躺下）那末讓我躺了聽你的山海經吧。

女子喔，對不起，對不起，我真是講得太遠了，我知道

你的心的多麼焦急，現在我們該討論你回去交差的事了。（看他並不坐起來）你還要回去嗎？

巡警 (坐了起來) 怎麼能不回去?

女子 那末你回去怎樣說呢?

巡警 我不知道,天曉得!

女子 (也在牀邊坐下) 我告訴你……(接着講得很輕)

巡警 (點頭) 但是那……(接着也講得很輕,他們樣子很像一對夫婦坐在牀沿上談家事)

女子 在他們知道以前,你自首,你一定便宜的,我對你說……(接下又輕了)

巡警 (點頭) 但是我不大相信你,你別又給當我上,你知道……(又輕了)

女子 ……你真是……九更天的滾釘板,借東風的苦肉計,要成功一件事,多少得先吃虧些自己……況且你這又毫無痛癢的,你聽我講……

(又輕了)

巡警 (搖頭) 我不信。

女子 你這人真是我害你,我有什麼好處?若是出了什麼毛病,我明天來替你想辦法,這你總相信我有這點子能力可以代你辯護吧?就我自己不

來,我會叫這三十一個裏的任何一個來幫你的忙,或者三十一個全體出馬也能行,你看怎麼樣?

來塞在他的袋裏) 這樣可以給你一個保障,這裏有他們三十一個人的簽字,就是我不代

你出力,他們還敢不代你出力嗎?去,不要沒勇氣,我老實說……(又輕了)

巡警 (點頭) 好吧。

女子 那末帶上這吧。(從他袋內取出那個手銬,預備替他銬上)

巡警 (猶豫) 但是這成個什麼樣子呢?

女子 不這樣怎能使他們信你實在講,放了一個扒兒手有什麼大罪?不過你一定得小題大做一下先壓倒他們,不然他們便會小題大做了,或是扣你薪工,或是記你一次過,那不犯不着了嗎?我不會騙你的,帶上吧。

巡警 (還是遲疑) 這成個什麼樣子呢?

女子 那有什麼要緊?上次那十三號(指名冊)也是這樣回去的,結果是一點沒有什麼,長官還

獎勵他幾句，說他並不把小事看輕了，辦事很認真。所以你不要害怕，帶上吧。

巡警

（總是躊躇）但這算什麼一齣呢？

女子

（微笑）就算是一齣華容道吧，你就是虎將關夫子，因為你放了曹操，所以你現在縛了自己去見諸葛亮。

巡警

但是走在路上成什麼樣子？

女子

那不更容易了嗎？把兩個圈縮在袖子內，手上遮一塊手帕，這又是晚上，誰來注意你？快時候不早了，帶上吧，好孩子。

巡警

（很遲疑地伸出兩個手，她就代他帶上，『得』『得』兩聲手銬上了鎖。）這玩意兒帶了真不好看！

女子

是的，可是一個女人帶上不更不好看嗎？並且一個扒兒手是還不够帶這玩意兒的資格，那你爲什麼要叫我帶呢？（微笑）剛才是我演蘇三起解的玉堂春，現在是你演白水灘裏的靑面虎了，好，別說這些廢話了。（看錶）你快走，吧，明天來我這兒吃午飯別忘了呀？（巡警

點頭）要是等你到十二點你還不來，我就知道這鎖還沒有開，我會到你那兒把你設法弄出來，其實那是不會的，你不用怕。（用他自己的手帕爲他遮住手銬）好，明天見。但是，我們現在既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在那名冊上頭簽個字？

巡警

別再傻我，那是你給我的保障，我也能簽字的嗎？

女子

喔，保障，保障我看你還是拿志願書去好不好？

巡警

不要！

女子

這又是你發傻了，志願書是印刷品，上面有什麼革命同盟會的字樣，而且每個人都有地址，有下落，那名冊除了三十一個簽字以外就沒有什麼了，也沒有反動的證據，他們竟可以抵賴說這是他們的一個什麼會，或者是什麼俱樂部，的名冊，那你拿着有何用？

巡警

……

女子

我看你還是拿這些志願書去的好，這是真話。（從他袋內取出那本名冊，把志願書分放在

他兩個袋內。現在你信我是好意了吧？

巡警 (點頭)

那末明天見。(巡警預備走) 喔，此刻我又想起你戒賭而老戒不掉的事來了，你這人不能把握你自己的心，也許你回頭把我們的事全講了出來……

巡警 那不會，你放心，咱們山東人不是那樣的人。

女子 但是我有點怕，能否你也給我一個保障呢？

巡警 你要什麼保障？

女子 能否請你簽個字？

巡警 那不行。

女子 爲什麼不行？一本俱樂部的名冊簽個字有什麼要緊呢？你說對不對？你仔細想一想！

巡警 (想一想) 好吧。(簽字)

女子 多謝你。現在我對你有一個警告，這本東西

(指名冊) 在現在是一點沒有關係的，可是

等我一犯罪這本東西就連着有關係了，你說

對不對？所以……那你當然明白了？

……

巡警

女子 (向他一打量) 喔，還有一件事，但是我說了，你一定要說我狡猾的，要不說，又會害你的，好

吧。(拿了一面鏡子給他自已照) 你看，你不覺得你的口袋大胖嗎？那是對你很危險的，說不定你的手銬再沒有機會開，要是你們長官注意了你的口袋。

巡警 不錯，對不起，請你替我拿一拿出來吧，帶一張做保障就行了。

女子 那就帶四五張也看不出來，只要不那麼胖就行了。(替他把志願書全拿出來，數了十張，放

入他的袋裏。) 我跟你放十張在裏面好不好？可是你明天要還我十張的，別丟了一張，那不是玩的？

巡警 當然，那你放心。(預備走)

女子 且慢，我問你，你們的長官，多疑不多疑的？

巡警 那當然了。

女子 那末他會不會疑你是受了那個扒兒手的賄

才使你放了的？

巡警 我可說不定。

女子 那末也許他會來查一查你口袋裏有多少錢，會不會？

巡警 你的意思是連這十張也不要帶去，簡直連一張也不要帶去？

女子 這話我不能說，說了你又會罵我是狡滑。

巡警 好吧，你全拿去。自己把志願書從袋內抽了出來丟在桌上。我佩服你，但也是走。我今晚倒了霉，不用說了，快把鑰匙給我讓我

女子 (微笑) 鑰匙在你的口袋裏。

巡警 在我口袋裏？

女子 是的，那是在你想吹警笛以前就在你的袋裏了。

巡警 胡說！

女子 一點都不胡說，我因為防你剛才會搜屋子的，要是搜的話，這小小的屋子不消十五分鐘就會被你搜得了，所以我故意放進你自己的袋裏，想利用心理學的作用，使你搜也搜不到，好像把你等的第四個白板放在櫃底裏。

巡警 很好，今晚上我是完全被你做了一個試驗品。女子 不，你已是三十二號了，那裏還是試驗品？今晚不能算費事，但也不怎樣省力。

巡警 (舉起手銬示她看) 可是我今晚就費事了。

女子 (微笑) 那你放心 (拍拍胸) 全由我。

巡警 我完全相信你呀！

女子 對，這才像是我們朋友的話。(跳過去，爲他拍去身上的粉，替他扣好那兩個衣扣，代他把手帕遮住手。) 你明天別忘來我這兒吃中飯，要是你有空，我陪你上我另外一個亭子間的家裏去，那是在你崗位的附近，以後找我就便了。多謝，還煩勞你替我拿一拿鑰匙，我要大便。

女子 (微笑着) 爲什麼不在你銬住的以前就拿出來呢？

巡警 好了，別挖苦了好不好？還不够嗎？

女子 好，從此不再挖苦了，從此我們不再把你看作一條替人守家的狗，而把你當作我們的朋友了。(開了門) 朋友，我們應當握一握手。(和

他握手）也許這還是你第一次和女人握手吧。可憐的孩子。（放了手）

巡警（預備走）

女子慢。（過去用手挽着他的臂）我送你下樓好不好？

巡警多謝！

（她用頭靠着他的肩，充滿着像舊雨重逢一般的熱情，她帶了鑰匙，他們走出了門，門反碰上，燈亮着）

——幕——

（現代雜誌）

我積保唯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 茅盾等著(一册) 小品文(二) 林語堂等著(一册)

小說(二) 郁達夫等著(一册) 戲劇 田漢等著(一册)

小說(三) 魯迅等著(一册) 詩 徐志摩等著(一册)

小說(四) 丁玲等著(一册) 書 信 胡適等著(一册)

小品文(一) 周作人等著(一册) 日記與遊記 韜奮等著(一册)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精裝 全書十大厚冊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七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購買

714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廿日

收到

劇 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月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四 元
編 纂 者	錢 公 俠 施 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37

